武俠世界



$2.00

672

· 特別介紹 ·



小鬼子傳奇故事之二：**魔術手** 上官庸 · 著



一個神秘的老人，一個神秘的紙盒，一個洋葱，加上一個精靈百出、鬼計多端的"小鬼子"，構成了這個神秘莫測，波譎雲詭的故事。你想知道這神秘老人的傳奇和他與那個紙盒，洋葱有什麼關係嗎？請參閱是期本刊第十一頁

督印人：羅輯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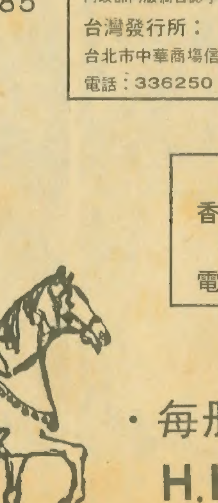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皇后大道中
振邦大廈904室
電話二五三一九一號



武俠世界

第67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 每冊港幣二元 ·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唐手一跆拳道一舉成名

白彪與武術淵源

性格好武的白彪，他有國術的六合八法武功，為了拍片關係，他不辭勞苦，親赴韓國學習跆拳道，經過苦練後，他已經成為一名武功超羣的影星。

圖文：專欄作家　梅元欽

渾身是勁的白彪

八步追魂出白彪

八步追魂把一個武藝超羣的青年又帶進了本港的影壇去，以他的武術，演技，終於担當了武俠片的主角來，這是近年來繼狄龍，陳觀泰等由武林高手進入影壇而能躍登大明星地位後，又一位武林人進軍影壇，他就是現在長江影業公司的當家武俠片小生——白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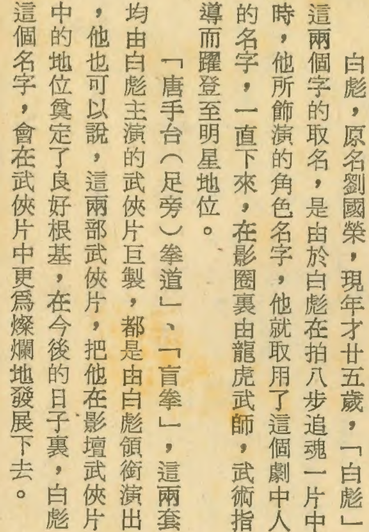
白彪，原名劉國榮，現年才廿五歲，「白彪」這兩個字的取名，是由於白彪在拍八步追魂一片中時，他所飾演的角色名字，他就取用了這個劇中人的名字，一直下來，在影圈裏由龍虎武師，武術指導而躍登至明星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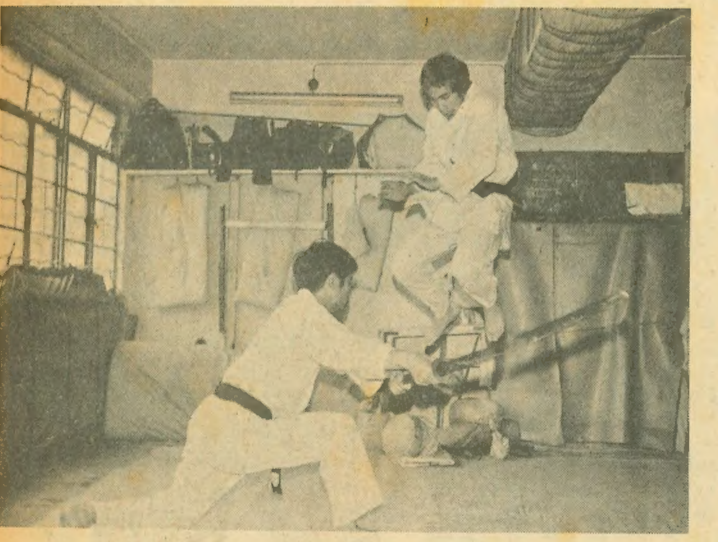
「唐手台（足旁）拳道」、「盲拳」，這兩套均由白彪主演的武俠片巨製，都是由白彪領銜演出，他也可以說，這兩部武俠片，把他在影壇武俠片中的地位奠定了良好根基，在今後的日子裏，白彪這個名字，會在武俠片中更爲燦爛地發展下去。

在上一期介紹白彪的至交好友林琛時表示，拍武俠片，一定要拿出眞功夫來，否則，祗憑藉攝影特技與道具的帮助，亦難有良好的表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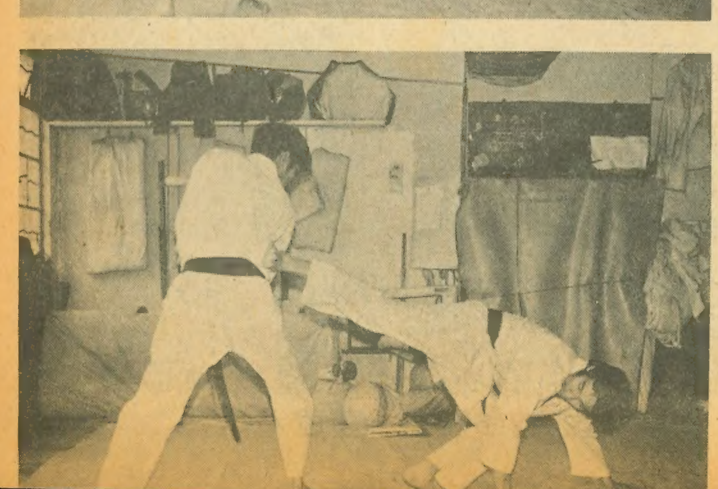
白彪精通中韓武技

白彪就是一位渾身是胆，精通中外武術的人，說起白彪，他是與武俠巨星金童屬同門師兄弟，他們都是隨香港最著名的六合八法宗師陳亦人師傅學習六合八法的，陳亦人這兩位得意門徒都能以眞正的超羣武術，進入影壇，也許可以說，六合八法的









空手敵東洋劍：

1面對劍客攻擊。
2劍客一劍斬來，白彪身形一縮飛躍而起，避過來勢。
3在飛躍起之同時，凌空發招攻擊，右飛腿直擊劍客頭部。
4跳回地上後再用連環脚向劍客右腰一撐。





白彪以絲巾擒敵招式



白彪的跆拳脚與胡茵茵過招

拳術，已受到影壇的重視了。

六合八法的沿革與發展，在本刊對上一期介紹金童與六合八法一文中已有詳盡的介紹，這裏不再重複了，總而言之，六合八法拳派，自從金童在星加坡擂台大賽中有良好優異的表現後，已爲武林中人重視，加上金童與白彪這一對六合八法的得意後起之秀，先後進入影壇，使六合八法在武林上，平添不少光彩。

敵攻我守敵守我攻

六合八法拳術，簡單的再爲介紹，是一種以柔制剛，敵攻我守，敵守我攻的優良中國拳術，並且習六合八法拳術，是最能使學者修養身心的武技。

像金童與白彪這一對師兄弟，他們兩人今日雖然都成爲大明星，但他們兩人一點明星架子都沒有，對人謙恭有禮，尊師重道，不恥下問，這是陳亦人師傳傳授他們六合八法拳術中所傳授他們的身心修養術。

修練身心的六合八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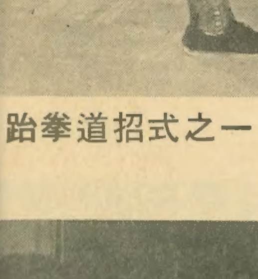
事實上，六合八法拳術，是一種修練個人身心脾性的一種剛柔武功，金童與白彪都得到了眞傳。

不過，在這對師兄弟中，金童始終仍然在修練六合八法拳，而白彪除了尙勤習六合八法拳術外，他爲了拍片的需要，還去學習韓國著名的台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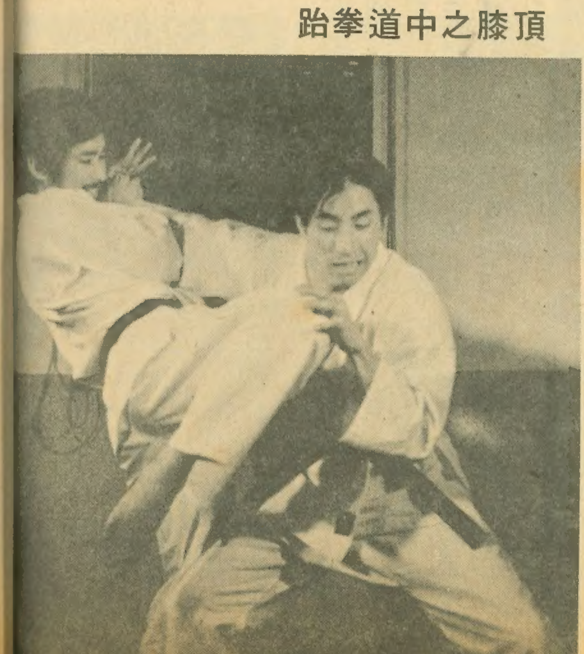
由於白彪是一個天資聰頴，學武興趣







跆拳道招式之一



跆拳道中之膝頂

白彪一個美妙的飛脚姿勢

及求知慾甚强的靑年，因此，他學習武術，日子雖然不算長久，但他的武功，就因他的苦心勤習，有一日千里之進步。

跆拳道名師親傳授

白彪學習韓國台拳道的歷史，雖然僅僅是一年半載的時間，但他獲得韓國台拳道七段名師權承文的親自教導下，加上他早已有六合八法的國術良好基礎，因此，不如初練台拳道之人一樣，要化長時間來練習手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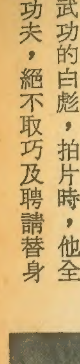
白彪爲什麼學跆拳

白彪爲什麼要學習韓國台拳道？

原來，在時下流行的武俠片中，大部份的武打場面都是以脚法表現才被認爲吸引觀衆的武術，因此在白彪拍「唐手台拳道」時，乘該片赴韓國拍攝外景之便，在韓拜台拳道七段名師權承文爲師，日夕苦練台拳道，使他在短短的時間裏，吸進了台拳道的精華，靈活運用他本身精通的六合八法國術，加上韓國的台拳道，使他在「唐手台拳道」中，有極驚人的表現，在「盲拳」一片中，白彪也發揮他的眞正武功，使這兩部武俠電影，在武打的場面中，有精彩刺激的鏡頭出現。

拍片全用眞正武功

有了眞正武功的白彪，拍片時，他全部使用他的眞功夫，絕不取巧及聘請替身



飛身橫撐

前直踢



飛身直撐

白彪苦練飛身踢

，及利用攝影技術與電影道具來表現驚人的武功，這是難能可貴的。

白彪習武，算起來已有十四年之久，在他十二歲時，由於他個性愛動，在他的十二個兄弟姊妹中，他是最好動的一個，不過，他的動，是如打球，游泳，田徑等等運動，因此，在他發育之年，他的身體已非常健碩，在十二歲的那一年，白彪獲得親友的介紹，已開始隨師學習國術的散手自衞術。



會習空手道和泰拳

白彪當時雖然已開始學武術，但未有一種特殊的傾向，集中去專心學習一門武功，也可說是，當時他祗是樣樣武術都學，例如空手道，柔道，泰國拳等等，亦爲白彪在學習國術散手時兼學的武術。

由於在他學時未能夠專心學習其中一種武術，致使他在武功上，未獲得理想的效果。

至後來白彪加入邵氏公司武術訓練班，當時，該武術訓練班是由武俠巨星林蛟主持，時下不少武俠巨星亦在該訓練班出身，在訓練班中，白彪在名師的指導下，武術根基已做得相當好。

大決鬥復仇顯身手

在訓練班結業後，白彪即在邵氏公司當龍虎武師，先後在「大決鬥」，「報仇」等片担任重要角式。

後來，影壇著名的武術指導陳少鵬離開邵氏，獨闖天下時，白彪隨着陳師傅在外間拍片，一樣以武師姿態出現銀幕。當時，有識貨之人已認爲白彪將來絡非池中物，這是從他的身手中可以看得出來的。

在二十歲那時開始，白彪即爲陳少鵬



十指運勁，一觸即發

側身直撐

師傅的副武術指導，不少武俠片的武鬥場面就是由他設計出來的，如在泰國拍的「龍沐香」、「三十六殺手」等片，白彪均有良好的表現。

經過多年的磨練，白彪對自己的武術絕不滿意，於是在二十一歲開始，爲了增加自己的武術修養及武功，拜六合八法宗師陳亦人師傅爲師，苦練六合八法拳術。

得陳亦人宗師眞傳

因白彪對武術的感染力及領悟性甚强，加上陳亦人師傅的悉心敎導，在很短的時間裏，他已有一副好身手。

一面練習拳術，一面在影片裏當武師，這樣，他的表現是一片比一片更佳，他的武功隨即被人認爲有了長足的進步，可以担綱起更重要的角色。

尤以白彪的對自由搏擊（對拆）術更有興趣，可以在任何練習場合中，白彪均喜與師兄弟研究對拆搏擊，對他來說，也是他的武術有迅速進步的主要原因。

練任何一種武術，都是一件很辛苦的事，但白彪是一個絕不畏苦的練武人，他一天可以在練武場內練上五六個鐘頭亦不疲。

親赴韓國苦練跆拳

在白彪赴韓國拍「唐手台拳道」，由於他認爲台拳道在脚法方法，運用起來，在銀幕上是會更吸引觀衆，因此，當他到達韓國時，立即獲得介紹與著名韓國的七段高手權承文，拜權承文爲師。

白彪在韓國的日子裏，幾乎化了一半是爲學習台拳道，他能爲練功而忘餐，日夕在練武場，酒店等地方對權承文師傅傳授的台拳道招式重重覆覆地苦練，終於在短短的日子裏，由於他的台拳事實上有優良的表現，經過台拳道的嚴格考試後，白彪終於獲得台拳道的初段。

由韓國拍片及學到台拳道回港後的白彪，大受其屬下之長江影片公司的重視，將力捧他登上百萬小生之行列。

優美凌厲的踢拳脚

據白彪說，台拳道的脚法非常優美，打法兇狠，但白彪很坦白的表示：「我的台拳道尚未能登上大雅之堂，因爲學習的時間實在太少了，不過，我會繼續的練習，除此之外，我每個星期還要練幾天的六合八法國術，希望在這一兩年內，練好更佳的武功。」

獲得六合八法奧秘

事實上，白彪練習六合八法國術的日子只有三數年的時間，以前在介紹六合八法拳術中已說過，六合八法拳術，是一種非常深奧的武術，一定要有一段長時間的磨練，才能有更高深的功力。

但白彪在那短短的數年間，他已得到六合八法的奧祕。白彪的師傅陳亦人亦表示白彪的武術的確進步神速，實爲不可多得的後起之秀。



橫撐腿



直撐腿



跆拳招式：右手用絲巾緊纏來勢，左手後踭擊對方。

考獲跆拳黑帶初段

至於韓國台拳道，白彪已考得黑帶初段，在台拳道中，已算爲難能可貴的事，但無論如何，白彪的台拳道已有良好的表現。

從他主演的唐手台拳道及盲拳兩片中，將可見到白彪的不凡台拳道身手。

克苦學習跆拳秘技

事實上，學習台拳道是一件非常難的事，但習者有恒心，有克苦的學習精神，則會事半功倍。

如白彪，他雖然祇學了幾個月的時間，但他在韓國時，他每日除了拍片外，餘下來的時間就在練習台拳道，不管在路上，在酒店休息間。

反正，他一有時間，便手舞足蹈，但非在跳舞，而是在打拳，打的是剛剛由師傅中學到來的台拳道招式。

正如白彪的台拳道師傅權承文對人表示，他在韓國教授的徒弟不少，數以千計，但像白彪這樣的學習精神，實屬少見，所以他的台拳道武功有一日千里之勢。

將來赴韓繼續學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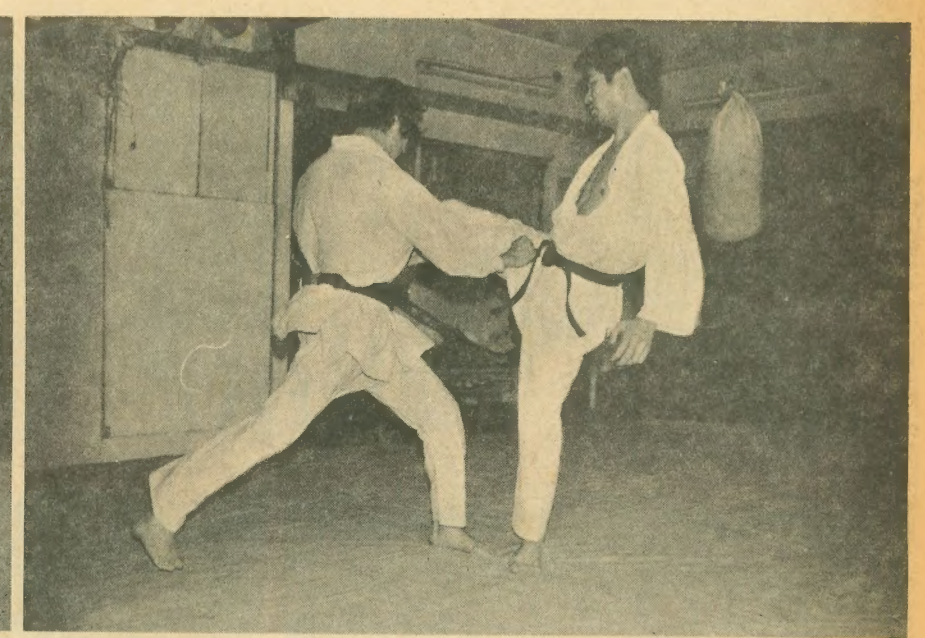
白彪對台拳道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但他並沒有放棄了學習國術的六合八法，他每天的練武時間，分得很清楚。

有兩小時是自練台拳道，另一些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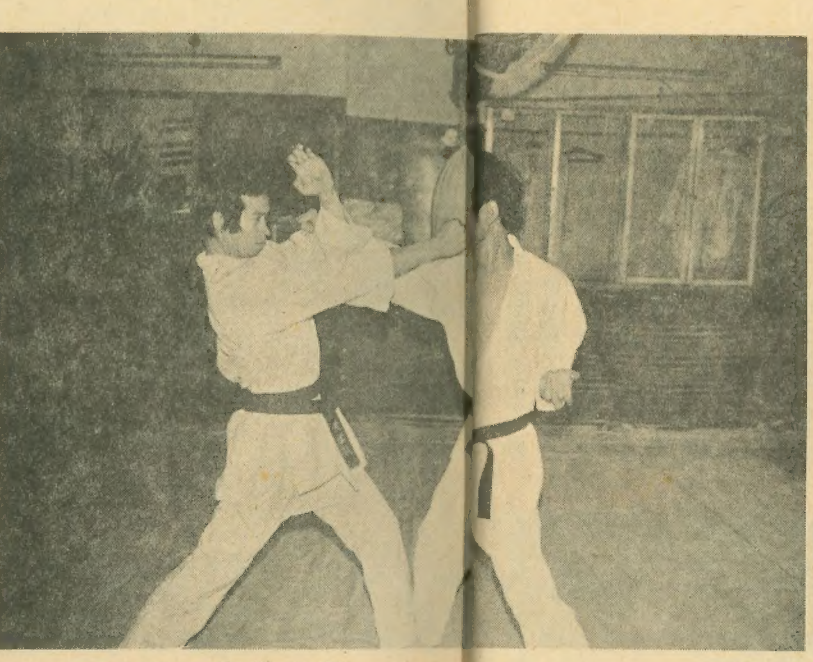
就是學習六合八法國術，所以他的武功是與日俱增。

白彪對人表示，目前他在港正在拍片而忙。

但他將會利用任何時間，包括在韓國拍片之便，繼續學習台拳道，希望台拳道的技術打得更好。



⇧連消帶打左手擋攻來之腿，右手發招攻對方小腹。



跆拳道之直拳攻勢

白彪以絲巾禦敵



臥地橫掃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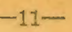


⇩連消帶打以直拳攻對方之脅部。



跆拳道之反手攻擊

蓄勢待發



小鬼子傳奇故事之二

上官庸・文
董培新・圖

魔術手



巧手怪老頭　神珠贈小鬼

王小克盤着脚坐在石頭上，斜陽餘暉射在他那雙精靈黑溜的眸子上，將他的影子拉得很長很長，他一動不動地坐着，從遠處望去，就像一座雕像。

良久，他望一望腕錶，已經是下午六時五十分了，他定眼凝望着離他三四丈遠的一塊大石，似乎那塊大石上有神蹟會出現一般。

然而，那塊大石只不過是「翠叢谷」中最普通的一塊大石而已，並沒有什麼異樣，如果說有，就是大石頂光滑異常，便像石櫈一般。

王小克不是一個坐得定的人，他忽然站起身來，遲疑了一下，向那塊大石走去。

他在大石前停了下來，雙眼却向附近的樹叢望去，口中喃喃地說道：「怎麼他還沒有來？」

就在這時，附近的樹叢傳來了「籔籔」的脚步聲，王小克眼珠一轉，急忙轉身奔到他剛才坐着的山石，坐了下來，放眼向前面山谷望去，對那陣脚步聲似乎不在乎的樣子。

只見樹叢後出現了一個雙鬢斑白的老翁，手中拿着一把形狀十分奇特的小刀，另一手拿着一個洋葱，正在雕刻着。

那老者望也不望王小克一眼，逕自在大石上坐了下來，俯首聚精匯神地刻着那個洋葱，碎塊一塊塊地掉了下來，掉在山石的旁邊。

王小克鼻端嗅到那陣濃烈的洋葱之味，不由楞了一楞，轉頭向那老翁望去，他目力雖好，但夕陽西下，而且老者將洋葱揑在手中，一點也看不清楚。

「小朋友，你過來。」蒼老的聲音在王小克的耳畔响起來。

王小克呆了一呆，向那老者望去，見他正向自己招手，這才站起身來。

他來到老者面前，道：「老先生，你在叫我，是不是？」

老者向四週掃了一眼，道：「這裏除了我和你外，還有第三者麼？」

「沒有，沒有！」王小克急忙的回答。

老者滿意地點點頭，指着大石旁邊的一塊小山石，道：「你坐下來。」

王小克依言坐了下來，仰首問：「老先生，你天天在這裏刻些什麼？」

老者臉上泛出一陣詫異的笑容，道：「你想知道麼？」

王小克由衷地向他點點頭。

「那麼，你首先回答我一個問題，爲什麼這三四天來，你經常來這裏？」

王小克搔了搔頭，道：「我……我，……」

「小孩子不許說謊，」老者正色地說：「我要你老老實實地告訴我。」

「我無意中發現你常常獨自一人坐在這裏雕刻東西，前天你把一枝樹幹雕成一條蚯蚓，昨天又把一塊石頭刻成一隻厮雀。」

老者闊言臉色一變，道：「你……你都看到了？」

「是的。」

老者右手倏地一伸，抓住了王小克的胸口，道：「你有沒有把自己所見的告訴別人？」

王小克吃了一驚，急忙道：「沒……沒有。」

「眞的沒有？」

「我可以發誓，如果我將這兩天見到的事告訴別人，我小鬼子王小克給車撞死。」

老者鬆了一口氣，把王小克放開了，道：「你叫王小克？」

「是的。」

「小鬼子是你的花名？」

王小克點了點頭。

「你覺得我的手藝很好，所以在這兒看着我做手藝，是不是？」老者問。

「是的。」

老者臉上泛着淡漠的微笑，忽然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老……老先生。」王小克低聲喚他。

「什麼事？」老者側頭望着他，眼眶裏精光四射，王小克心下凛了一凛，把下面的話咽回了。

「快說。」老者催促他。

「沒……沒什麼，我只想知道你是什麼人，爲什麼要天天跑來這裏刻東西。」

老者雙眼遠眺，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並不答話。

這時，王小克留意到老者手上的洋葱，竟然雕成一個上面有山水人物的小球，不由暗暗咋舌。

王小克曾在旅遊區的玉石古玩店看過這種雕刻，但那些全是用象牙雕成的，洋葱脆薄，而且容易發乾，老者手藝之高，雕刻速度之快，簡直使人不敢相信。

老者見王小克凝望着自己手上的洋葱，將它舉了起來，道：「這枚洋葱一共有多少層？我不知道，但我要將每一層都雕成一幅風景圖，然後將它弄通，使它會轉，你看過這種雕刻品嗎？」

王小克急忙向他點頭，他聽人說過，我國的雕刻藝術便是將一塊象牙雕通七八九個圈，一圈大過一圈，裏面還會轉動，這種雕刻還有個名稱，只是王小克一時忘了。

「現在我已雕通了三層，大概還有七八層吧？」老者望着那個洋葱說。

「老……老先生，你爲什麼要刻這個洋葱？」王小克問。

「不爲什麼，好玩而已。」

王小克心下嘀咕，這是一件多麼難做的工作，而他竟然感到好玩。

「老先生，如果你將刻成的東西拿出去賣，一定要値不少錢。」

老者淡淡一笑，並不回答。

「老先生，爲什麼不將它們拿出去賣？」王小克又問。

老者嘆了一口氣，忽然站起身來，道：「王小克，你明天還來嗎？」

王小克呆呆地望着老者，不知道他是什麼用意。

「我問你明天還來不來，你聽不到嗎？」老者不耐煩地問。

「你……你要我來？」

老者沉吟了一下，向他點點頭，說道：「如果你明天來的話，我有一樣東西給你。」

王小克幾乎想衝口問他是什麼東西和究竟值不值錢，但話到口唇邊又咽回了，他覺得面前這個老者週身透着神秘感和莫測高深的氣氛，如果自己出言相問，說不定會改變了他的主意。

「現在，你回去吧！」老者向他揮揮手。

王小克正欲轉身離去，老者忽然又喚住他：「記住，不要告訴任何人！」

「是。」

王小克答了一聲，向山下的小谷走去，他居住的木屋區就在半山。

× × ×

機場裏萬頭鑽動，雖然是最後的一班機，但餐室裏，候機室中，却塞滿人羣。

在機場餐室裏，一個山也似的肥胖女人，正招手叫伙記埋單。

肥女人手中只提了一個小皮包，兩個穿着白制服的少女，左右陪着她，看她們的樣子，就像是私人看護一般。

不久，伙記拿了賬單上來，必恭必敬地說：「董太，多謝你三十四元五角。」

肥女人取出一張百元大鈔，放在那小盤子上，道：「免找！」

伙計似乎料得到肥女人有如此闊綽的手面一般，除了加倍地鞠躬道謝之外，臉上並無驚訝的神色。

然而，肥女人的舉動，却引起了隣位幾個外籍男子的注意，紛紛向她望來。

肥女人也不望別人一眼，只是向兩個女看護道：「走吧！」

「是！」兩個清秀脫俗的少女急忙站起身來，一左一右地扶着她站起身，離開機場餐室。

三人來到一家航空公司櫃枱前，漂亮動人的地勤航空小姐已經堆上了笑臉，道：「董太，祝你旅途愉快！」

肥女人只是淡淡地應了一聲，其中一個看護已經伸手接過航空小姐遞上來的機票。

當她們三人離開那家航空公司的櫃枱時，一個鼻樑上架着太陽眼鏡的高瘦男子，忽然自人叢裏閃出來，跟上前去。

他來到了肥女人的身側，故意碰了她一下。

肥女人被他一碰，險險仆跌下去，兩個女看護急忙扶住她。

肥女人看到碰她的是一個高瘦男子，不由大怒，罵道：「他媽的，你推我幹什麼，沒長眼睛嗎？」

「對不起，對不起！」高瘦男子急忙道歉。

「對不起便算了嗎？」肥女人不可一世地指着高瘦男子的鼻子，罵道：「你曉得我是什麼人？我操你的親娘！」

那肥女人的聲嗓已經够大，況且罵的粗口又是連罵人也要臉紅的，因此，不少人都圍上前來看熱鬧。

外籍人士，當然聽不懂肥女人罵的是什麼，幾個中國人却禁不住掩嘴偷笑。

「狗娘養的，下次再走路不帶眼碰着了老娘，老娘一叫起非禮來，要你不得好死！」

「是的，是的，下次一定小心，對不起，對不起！」高瘦男子不斷道歉。

肥女人又罵了一回，這才洩了心中之氣，在兩個又羞又窘的女看護扶持下，踏進了機場裏面的乘客候機室。

那高瘦男子托了托眼鏡，踏着輕鬆的步伐，向附近的公衆電話亭走去，拿出了三枚輔幣，撥通一個號碼，低聲道：「行了！」

他說完了這句話後，立時掛斷電話，離開機場。

機場外面早已有一架豪華房車停在那裏，高瘦男子打開前座車門，跨上車去，車子馬達立時打着了火，絕塵而去。

在機場候機室裏，金髮的航空小姐向三四十位乘客宣佈：「請各位過來。」

肥女人聽不懂英文，問左邊一個苗條纖秀的女看護道：「她在說什麼？」

「叫我們過去。」

「去那裏？」

「不知道。」女看護說着扶起肥女人，隨着人羣往前面一個房間走去。

制服嶄新筆挺的海關人員臉上堆滿了笑容，道：「各位，由於近來刼機事例太多，因此委屈大家一下接受檢查，如果引

起大家不便，我們深致歉意。」

海關人員分別以英文和粵語將上段話說了一次，肥女人總算聽懂了，然而，她却立時把兩道眼眉皺在一起。

「我是什麼身份，怎會騎刧飛機？」肥女人喃喃地說。

「太太，這是循例。」苗條的女看護扶住肥女人的右臂，溫婉地說。

「豈有此理，你去告訴他們我是什麼身份！」肥女人咆哮起來。

女看護尷尬地望了同伴一眼，刹那間手足無措。

「去啊，去告訴他們我是什麼身份！」肥女人催促着：「看他們還要不要檢查我！」

「太太，這——」另一個女看護冀圖爲同伴解圍，然而，她的話只說到一半，便被肥女人大聲一喝，怒聲道：「我叫她去告訴那些狗娘養的，我董何淑雲是什麼身份！」

「是，是！」苗條的女看護爲了不想把事情擴大，急忙趨上前去，在一個年輕的海關人員耳畔說了幾句話。

那海關人員一面聽着，一面把兩道劍眉皺了起來。

最後，他隨着女看護來到肥女人面前，道：「董太太，你好。」

肥女人從鼻孔裏冷哼了一聲，並不回話。

「這幾個月來，世界各地都發生着刧機事例，我們是爲了大家，也是爲了您們的安全，所以才要檢查乘客行李而已。」

「你知道我是什麼人了嗎？」肥女人不可一世地問。

年輕的海關人員有點沉不着氣，然而，他强行忍着，道：「我知道，董太太是世界十大首富董存明的夫人，董先生同時又是世界上唯一是中國籍而列身於十大首富的人。」

「那麼你說，我會騎刧飛機的嗎？」

海關人員尷尬地一笑，訥訥道：「上面命令下來，不論是什麼人的行李，都要經過嚴密的檢查。」

「叫上面的人來見我！」

「對不起，他們現在很忙。」

「告訴你，我現在趕着飛到紐約，我丈夫有一筆價值凡五千萬美金的生意，在等着我商量！」肥女人說：「你以爲很空閒嗎？」

「是，是，」年輕職員陪着笑臉：「不過，例行檢查只消一分鐘，甚至幾十秒便可以了。」說着自然而然將眼光射向肥女人的手提包上。

肥女人見這個年輕職員執令如山，到這個地方風頭也出盡了，於是將皮包遞上前，道：「好吧，看看我這手提包裏面有沒有手槍和手榴彈吧！」

「當然不會有，當然不會有！」海關人員一面說着，一面打開了手提包。

然而，就在他將眼光看向手提包時，不禁臉色一變拿着手提包也在微微發顫。

「怎麼了？」肥女人也發覺到事態有點蹊蹺，急忙追問。

年輕職員抬起頭來，滿面狐疑地望定了肥女人，道：「董太太，請你稍候一會，我去請示一下。」

肥女人欲待追問原因，年輕職員已經像捧着一枚定時炸彈般小心將那皮包捧走了。

肥女人頓了頓脚，道：「在攪些什麼鬼玩意！」

大約過了五分鐘，一個主任級的海關人員匆匆忙忙趕了過來，道：「董太太，請你隨我們過來。」

「怎麼？我的皮包裏有違法的物品，是不是？」肥女人問。

「不，不是。」

「有一枚炸彈。」

「也不是，」那主任說：「董太太，我們再阻你五分鐘的時間，好不好？」

肥女人沉吟一下，終於向他點點頭。

兩個女看護扶着肥女人便欲向前走，那主任後面的海關人員問道：「董太太，你自己一個人走得路嗎？」

「廢話，你當我是跛子不成？」

「好，那麼請董太太個跟我來。」

「爲什麼？她們是我的貼身看護。」

「董夫人，我們這樣做全是爲了你好，相信你等一下會明白的。」

肥女人沉吟了一下，道：「好吧！」

兩個海關人員左右擁着肥女人，將她帶到了一個小房間。

「嘭」地一聲，小房間的門關上了，只剩下兩個滿面狐疑的女看護你望我一眼，我望你一眼，猜不透到底發生什麼事。

× × ×

王小克吹着口哨，踏着輕快的步伐向山谷那邊走去，他心底下不斷在想：「那神秘老翁會將什麼東西送給自己呢？」

昨天晚上，他已經爲了猜想這個問題而失眠，早上阿發過來拍門，他剛要闔上眼。

阿發手挽擦鞋箱，望着睡眼惺忪的他，問：「小鬼子，今天不開檔嗎？」

王小克搓揉着雙眼，問道：「現在幾點了？」

「快九點半啦，中區正是最熱鬧的時候，這時開檔，可以做多幾單生意，」阿發向他眨眨眼，「說不定够咱們今天晚上到酒帘去樂一下子！」

王小克只覺眼皮沉重，向阿發揮了揮手，道：「我昨晚沒有好好睡過，不開檔了！」

阿發不知好歹，追着問：「爲什麼沒有好好睡過？是不是在想女人？」

「去你的，才十四歲，整天就會想女人！」王小克又向阿發揮揮手，道：「你自己開檔去吧！」

阿發離去後，他重新躺到床上去，想女人是假的，想財物才是眞，王小克一直想着：那神秘老翁會不會送給自己一枚大大的金鋼鑽？

他繼續又想：也許老翁送自己一疊鈔票？

王小克雖然年方十四，但想像力之豐富，絕不遜色於任何成年人，他將老翁的話想了一千遍一萬遍，仍然不能確定老翁要送什麼東西給自己，一來他和自己非親非故，二來看他衣着寒酸，絕對不是有錢人。忽然，王小克念頭一閃！那老翁會不會是「天外來人」，要送自己一個可以變錢的法寶？

看官，王小克似乎滿腦子都在動錢的念頭，這其實並怪不得他，他自小無父無母和婆婆相依爲命，在這個什麼都講錢的現實社會中，一個十四歲的小孩子以擦鞋爲生來供養盲眼的婆婆，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王小克試過窮的滋味，也試過沒有錢的痛苦和有錢的快樂，因此才會如此重視金錢，是無可厚非的。

他胡思亂想了一番，呼呼入睡去了。

當他睡醒時已經是日落西山，如果不是婆婆叫他，他還不知道要睡到什麼時候才起來。

王小克弄了一點冷飯菜汁給婆婆吃畢，自己塞了幾塊鹹餅乾入袋裏，一面哨着一面向後山走來。

他來到了這幾天來碰到老翁的地點，果然看到老翁獨自坐在那塊大石上，正在雕刻什麼東西。

「老先生。」他走上前低聲叫着他。

老翁轉過頭來望了他一眼，又俯首刻着手中的洋葱，沉默。

王小克想問他究竟要送給自己什麼東西，但又覺得不好意思，於是在他身畔的一塊山石上坐了下來。

「老先生，你在刻什麼？」王小克望着那個洋葱，忍不住問。

老翁停止了動作，道：「你看過象頂球沒有？」

王小克呆了一呆，驀地想起一層一層用象牙雕刻出來圓球，急忙向他點點頭。

「很奇妙，是不是？」

「是的，一層一層地刻下去，還會轉，這……這簡直是鬼什麼神工！」

「鬼斧神工？」老翁嘴角泛笑，道：「你沒讀過什麼書，所以連這句成語也說不好。」

王小克臉上一紅，不說話了。

「你知道這種『象頂球』最多刻成幾層？」老翁側頭問。

王小克搖了搖頭，道：「不知道。」

「二十八層。」老翁道：「而且每一層都會轉動，上面都有風景人物。」

王小克張大了口闔不攏，簡直太不可思議了！

「我們中國的手藝，實在很神奇，是不是？」老翁微笑問。

「是的，太神奇了。」王小克頓了一頓，又問：「沒有人可以刻二十九層，甚至三十層？」

老翁沉吟了一會，道：「可以是可以，但沒有這麼大的料子。」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他心底下有一個念頭：如果每一層的厚度薄一點，豈非可以刻成三十層之數？然而，他沒有說出口來。

老翁似乎猜透了王小克的心意，道：「我試過將每一層的厚度薄半分，結果被我破了紀錄。」

「你——刻了多少層？」

「三十六層，」老翁笑着道：「而且每層都有一段歷史，自春秋時代開始。」

王小克沒讀過書，不知道「春秋時代」的歷史是什麼，但一想到三十六層的「象頂球」，還是咋舌不迭！

「這個洋葱，也是一層層構成的，是不是？」老翁問。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

「我想看看可以將它刻成象頂球一般。」老翁望着那個洋葱說。

「可是洋葱是一塊塊的，它——。」

王小克話未說完，老翁插口道：「這個我知道，它同時還有一個缺點，那便是水份容易乾涸，除非速度快，否則未完工之時，已變了樣子。」

「就算完了工，過一段日子後還不是一樣變樣？」王小克道。

老翁聽到他這句話，忽然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王小克仰首望着老翁，見他眉宇之間似乎隱有重憂，剎那間也不敢說話。

老翁忽然揚起手來，將那個洋葱拋下山谷之中。

「老先生，你——」

老翁苦澀地笑了一笑，喃喃道：「唉，我是不甘心躲在這裏等死，所以才找些事來做做而已。」

王小克呆呆地望着他，想着他「躲在這裏等死」那句話是什麼意思。

「小朋友，我昨天答應過要送你一樣東西，是不是？」老翁語氣祥和地問道。

「是的。」王小克心頭一喜，他果然沒有忘記自己的諾言。

「你猜我要送你什麼東西？」

王小克搖着頭，昨天晚上想了一晚也想不到！

老翁伸手入袋，摸了一枚小珠子出來，道：「你看看！」

那小珠子光芒四射，王小克一望而知是寶物，不由大喜過望，小心翼翼地接了過來。

當他的眼光接觸到小珠子的表面時，不由低呼了一聲：「啊！這——」

「是我刻上去的。」

王小克雙指挾着那枚不會比波子更大的珠子，在黃昏中，它仍然發射着耀眼的光芒，更難得是上面刻着幾個古裝人物。

王小克湊上前一看，依稀認得有一個背掛葫蘆，跛了脚的「鐵拐李」，另一個是倒騎驢子的張果老。

「這……這是八仙啊！」

「對了，」老翁微笑着說：「是八仙鬧東海！」

王小克再細心一看，果然看到海水的波濤。

王小克雖然不學無術，但也知道要在一枚小珠子上面刻八個人物是何等困難的事，所以剎那間張大了口望着它出了怔。

「這……這送給我？」王小克不置信地問。

「不錯，送給你。」

王小克又驚又喜，也忘了說多謝，只是拿着那枚珠子左看右看。

「如果將它放在放大鏡下面看，上面更有一首詩。」老翁說。

「這……簡直不是人做出的！」王小克脫口道：「老先生，你是神仙不成？」

老翁的臉上露出由衷的笑容，道：「我只是一個人，一個像是你一樣的人。」

「可是我不會刻這個東西。」王小克羡慕地說。

老翁忽然嘆了一口氣，道：「我寧願

和你一樣，什麼事都不懂！」

王小克楞了一楞，心想面前這位老翁情緒轉得眞快，先前才見他笑容滿面，忽然間又將雙眉皺在一起，却又不敢動問。

「小心收藏起來，不要給人看到，知道嗎？」

叱咤風雲客　凄清山洞囚

王小克呆了一呆，像這樣神奇的東西，他巴不得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要他不讓人知道，的確有點不甘心。

老翁凝視着他，正色道：「如果你拿給第三者看，那麼，我以後將永遠不再見你！」

王小克咬了咬牙齦，道：「好，我答應你！」

「那才是我的好朋友。」

王小克將小珠子小心翼翼地放入袋中，詫異地問道：「老先生，你……你爲什麼要將它送給我？」

老翁沉吟了一會，道：「對了，我差點忘記向你提出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我要你帮我做幾件事。」

王小克一拍胸膛，慷慨激昂地說：「老先生只管吩咐好了，我小鬼子辦得到的事，一定替你去辦！」

「好，好，好極了！」老翁不斷點着頭，却沒有接着說下去。

隔了半晌，王小克實在按捺不住了，問道：「老先生，你要我做什麼？」

老翁猶豫了一會，又自袋中取出了一個金錶，道：「我要你將這個錶到當舖去，當了它！」

王小克搔着頭，他實在不明白老翁爲什麼要這樣做。

「它大概值三千元，」老翁望着那隻金錶，道：「但當舖裏不會給足數，能够當得一千八百，也很不錯的了。」

「老先生，爲……爲什麼要當這隻錶？」王小克問。

「爲了生活，知道嗎？」

王小克點了點頭，他經常到當舖去，但當的多數是偸來的東西，這隻金錶原價值三千元，會不會也是偸來的？

「你放心，」老翁道：「這隻錶是我一年前買的，現在，它對我已經一點用處也沒有了。」

「爲什麼你自己不拿去當？」王小克將心底下唯一的疑團說了出來。

老翁面色一沉，道：「如果你肯爲我做事，那就不要東問西問。」

「是。」

「好，你收下吧！」老翁將金錶遞了給他。

忽然，王小克念頭一閃，倘若自己將這隻金錶吞掉，老翁大概也無奈己何，不過，這個念頭一閃即逝，老翁送了自己一件稀世奇珍，倘若連人家的金錶也吞下了，這還有天良嗎？

「聽着，你將它當了，便買點食物，飲品和日常用品，送來這裏給我，」老翁道：「剩下來的錢放在你身邊好了，我將來還有用途。」

王小克只是點着頭，不敢追問。

老翁吁了一口氣，道：「小孩子，如果你對我好的話，我將來有說不盡的好處給你，知道嗎？」

「知道。」

「最要緊的一點是，你不能告訴任何人在這裏看見我，同時，那枚珍珠也要小心收藏，萬萬不能給人看到，記住！」

「記住了。」

「好吧，你可以走了，明天同樣時間再來，」老翁向他揮揮手，道：「別忘記我要你買的那些東西。」

「是。」

王小克回到家裏時，心底下又是興奮，又是驚奇，興奮的是那老翁對自己的信任，倘若自己忠心替他辦事，將來說不定眞有許多好處，驚奇的是那老翁具有一身好手藝，却像逃犯一般匿居在山中。

王小克自小就喜歡看連環圖書，書中有隱居山上的茅山道士，有法術高強的天仙化人，他不禁這樣想：那老翁會不會是仙人？

常識告訴他：那老翁決不會是神仙，他是一個很不尋常的人，却是可以肯定。

這天晚上，他躺在床上翻側難眠，想着那老翁的神秘身份。

翌日，他一早起身，替婆婆弄好了早點，便離開家門，路上碰到阿發，被他一把拉住了。

「小鬼子你今天不開檔？」阿發問。

「不開檔就不開檔，少了一個我，你的生意反而多起來，有什麼不好？」

「唉！咱們是死黨兄弟，你這坐着吃穀種也不是辦法啊？」

「誰說我吃穀種？」

「你那兒來的錢？」

「財來自有方！」王小克脫口說一句成語，得意洋洋地向前走了。

他來到相熟的當舖，將金錶舉了上去，道：「盡當！」

朝奉架起放大鏡，仔細端詳了一會，道：「小鬼子，這隻錶是偸來的？」

「別亂說，是一位朋友送的。」

「朋友？」朝奉懷疑地問：「你幾時有這樣的闊朋友？」

「別小覰老子，老子有的是闊親戚，」王小克不耐煩地問：「你當不當？不當的話老子拿到別間去了。」

「要多少？」

「那位朋友說原價三千，才買了一年，」王小克道：「打個六折吧！」

「獅子大開口，一千二，當不當？」

「五折怎麼樣？」

「不行。」

「這樣吧，一千四。」

「千三。」朝奉說。

「好，就是千三。」

不一會，王小克數着花花綠綠的鈔票，離開當舖，他在街市買了點罐頭食物和飲品，再到百貨公司買了內衣短褲，牙刷肥皂，捧了一大堆的貨物回家。

婆婆聽到脚步聲，問道：「小克，是你嗎？」

「是的，」王小克將東西放了下來，道：「婆婆，今天我買了一隻燒鵝，咱們吃燒鵝飯好不好？」

「你那兒來的錢？」

「我——我碰到了一個朋友，是他送我的。」

婆婆早知這個孫兒說謊不用本錢，但知道他鬼計多端，精明伶俐，一嗅到燒鵝的香味，急忙催促他做飯。

下午，王小克出外看了一場電影，又到餐室裏喝了一杯啤酒，然後回家捧了那堆食物，向後山走去。

王小克只顧着手中的東西，生怕忘掉下來，忽略了在他身後不遠處，有一條人影鬼鬼祟祟地跟了上來，正是他的隣居阿發。

不一會，王小克已來到了後山，向前一望，只見四五個打扮新潮的男女，正在老翁獨坐的大石附近野餐。

王小克猶豫了一會，將懷裏東西放下地來，坐在山石上遙望着那羣新潮男女。

那些新潮男女一邊開着卡式錄音機在跳舞，一邊燒着鷄翼，嬉笑和音樂聲不斷傳來，王小克定眼一望，沒有老翁影子。

王小克暗自咒詛了一聲：他媽的飛仔飛女遲不來早不來偏在這個時候來！

在背後跟踪的阿發見王小克停了下來，也在不遠處一塊大石後躲着，靜伺王小克的動靜。

過了半個小時，王小克見那些新潮男女開始收拾東西，不由暗喜，只要他們一離去，那老翁便會出現了。

又過了片刻，那些新潮男女相擁離去了，留下了滿地報紙和食物殘屑，還有燒不熄的炭火。

那些新潮男女剛走，老翁便自一塊大石後轉了出來，王小克瞥見了他，急忙拿起地上的食物，趨上前去，一面叫道：「老先生，我來了！」

他一口氣奔到了老翁跟前，却見他面有不悅之色，噤聲道：「小聲一點！」

王小克楞了一楞，在這荒郊野嶺，天色又逐漸黑了下來，還怕有人聽到？

老翁見他手上捧滿了東西，問道：「都買齊了？」

「買齊了。」

「很好，很好！」老翁說着在石上坐了下來。

「要不要我替你拿回去？」小克問。

老翁霍地抬起頭來，兩道凌厲的眼光向王小克射來道：「我自己不會拿嗎？」

王小克討了個沒趣，訕訕地不再出聲了。

「這些年輕人！」老翁望了四週的垃圾一眼，搖頭嘆了一口氣。

「老先生，我……我還可以爲你做些什麼？」王小克訥訥地問。

「把這裏清理一下，他們眞沒有公德心！」

王小克答應了一聲，正要起身將那堆炭火踏熄，老翁忽然大叫一聲，道：「且慢！」

王小克呆了一呆，轉頭向他望去，只見老翁面上神色大變，兩道烱烱的眼光，正望住一張攤在地上的報紙。

王小克認得那是一張銷數很廣的早報，上面有一張胖女人的照片，兩行標題只認得幾個字，那是「富翁夫人」、「之內有」、「手」、「信物」。

只見老翁微顫着手，緩緩將那張報紙拾了起來，喃喃唸道：「富翁夫人機場被扣盤問，行裝之內有魔術手信物。」

良久，老翁緩緩抬起頭來，道：「爲什麼？他們又在攪些什麼鬼？」

王小克站在一旁，猜不透老翁看到了那則新聞便神不守舍的原因。

老翁口唇翕動，半晌才道：「小克，將食物拿起來。」

王小克依言捧起地上的食物，老翁將報紙摺起，道：「跟我來！」

王小克隨着他向前走，來到了剛才他現身的那塊大石旁，老翁伸手一推，外表看來完整無缺的大石，竟然現出了一個入口。

老翁向內踏了進去，招手道：「你也進來！」

王小克滿腹狐疑，隨着老翁踏進去。

老翁反手將石板推回原狀，原來大石竟然是空心的，裏面鋪着一張毛氈，面積雖小，但裏面設備一應俱全，還有一盞油燈，散發着微弱的光芒，王小克將食物放了下來，老翁指着毛氈道：「坐下來！」

王小克依言坐了下來，打量着這大石裏的「房間」。只見大石頂有幾個細到無可再細的通風小洞，四壁被削得光滑整齊，剛好容納得下兩個人。

「這是我的家。」老翁苦笑着。

「老先生，它……它是被你挖空的？」王小克訥訥地問。

老翁向他點點頭，說道：「不錯，在外面看來，它就像一塊大山石一樣，是不是？」

「如果你不說，誰也猜不到原來大山石是空的，而且還住着人哩！」

老翁淡淡一笑，說道：「你認爲很好玩？」

王小克童心未泯，由衷地點了點頭，老翁却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我過着這種暗無天日的日子，已經半年有多！」

「老先生，你是說在這塊大石裏住了半年？」王小克訝異地問。

「不錯，」老翁答道：「我白天不出去，只有晚上才出去透透風。」

「爲……爲什麼？」

「當然有原因，」老翁攤開報紙，指着「魔術手」那三個字，道：「我就是魔術手。」

「魔術手？」王小克啊地一聲，道：「難怪你刻得成三十六層的象頂球和八仙鬧東海了！」

老翁淡淡一笑，舉起了雙手，道：「小克，你知道嗎？我這雙手不但可以刻三十六層的象頂球和八仙鬧東海，我還可以做很多東西。」

王小克呆呆地望着他，眨着眼。

「你還不懂得我的意思？」老翁道：「我這雙手可做到許多人做不到的事！」

他接着又道：「只要是用手做的工作，我都可以做得比任何人更好更快，因此，他們叫我魔術手。」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道：「包括畫假鈔票？」

「對了！」老翁讚許地向他望過來，說：「十年前，我畫過一種面額五十元的美鈔，交給國際僞鈔黨印製，傳眞的程度，甚至連美國銀行的鈔票鑑辨專家也分不出來。」

「啊！那你不是發達了？」

「我有了這雙手，幾乎擁有了我所想得到的一切，」老翁說到這裏，忽然又嘆了一口氣，道：「可是也因爲有了這雙手，我惹了不少麻煩。」

王小克托着下頷，不解地望着老翁。

「你年紀還小，你不明白的，」老翁說：「因爲我有這雙神奇的魔術手，因此很多人想得到我，要我替他們做事！」

老翁頓了一頓，接着說：「可是，有些事是我不想做的，所以我躲了起來，躲在這塊大石中。」

王小克長長地吁了一口氣，他逐漸瞭解面前這個神秘莫測的老翁了！

「我不能出現，一出現便有人來找我，要我去做我不想做的事，所以，我只能化裝改容，趁天黑時才下山買食物，我一直想找一個可以幫助我的人，最後，你出現了。」

王小克緩緩點頭，忽然同情起他來。

「小克，我知道你很聰明，也會對我好，所以我將我的藏身之所給你知道，」老翁凝望着他，道：「你會將我的秘密說出來嗎？」

王小克立時豎起了三隻手指，道：「我發誓！」

老翁滿意地笑了一笑，道：「很好，很好！」

王小克問道：「老先生，報紙上所登的那件新聞，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老翁沉吟了一會，道：「我懷疑那是一種陷阱。」

「什麼陷阱？」

「我現在還不知道，可是隱約覺得，我又將捲入一個漩渦中。」

「如果你一直躲在這裏，怎麼會？」

老翁苦笑了一下，道：「小克，你不明白的，他們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他們是誰？」

「數不清的國際犯罪集團！」

「我知道了！」王小克一拍大腿，道：「他們想冒你老人家的名字，去做傷天害理的事。」

老翁雙眉微皺，喃喃道：「不，他們本意不是這樣，可是——」

「老先生，你的信物是什麼東西？」王小克忍不住插口問。

老翁自毛氈底下取出一枝形狀十分奇怪的鋼條，道：「這便是我的信物。」

王小克接過來一看，那鋼條便像樹幹一樣，分叉着，不禁問道：「它究竟有什麼用？」

「有了這枝『魔術匙』，任何鎖都可以迎刃而開。」老翁得意地說：「它是我發明的，携帶方便，任何人都可以用。」

「它怎會成爲你的信物？」

「那是有一段故事的，」老翁道：「若干年前，有一家全世界規模最大的夾萬廠，揚言他們製造了一種防盜夾萬，任何百合匙也不能將它打開，那時我年輕氣盛，潛進一家備有那種夾萬的公司，用『魔術匙』將它打開了，但並不取分文，只是將這把『魔術匙』留在夾萬之中，再附加了一張小字條，上面寫有『魔術手』三個字。」

「這樣一來，他們便知道了是你？」

「是的，日後我做過幾次大案，都故意留下這種信物。」老翁苦笑了一下，接道：「當時我大概是着了傳奇小說迷，當着書中人物一樣，每做一件案子便留下信物，現在回想起來，眞是幼稚得可憐。」

「老先生，可是你也因此成名了。」

「那又怎樣？如此一來，反而使我到什麼地方都受國際刑警，甚至蘇格蘭場的便裝警員，聯邦調查局的密探的注意。」

「那個富翁夫人身上爲什麼會有你的信物？」王小克問。

「這便是一個謎了，」老翁喃喃說道：「他們到底在打什麼主意？」

「你是說那件信物是被人故意放下去的？」

「小克，你好聰明，」老翁問：「你猜得到他們故意將『魔術匙』放在那個富翁夫人的行裝中是什麼用意嗎？」

王小克沉吟了半晌，道：「會不會他們故意要讓世人重新想起你？」

「想起我？」老翁喃喃地道：「爲什麼要故意讓世人想起我？」

王小克托着下頷，緘默着，他畢竟年紀還小，對於國際犯罪集團的行動企圖，不能有澈底的瞭解。

「小克，你肯帮我去查一查嗎？」

王小克心頭陡地一跳，道：「怎樣查法？」

「我目前還想不到主意，」老翁道：「這樣吧，明天上午你到這裏來，也許我會想到辦法。」

「好的。」

「時間晚了，你回去吧！」

臨走前，老翁鄭重叮囑王小克道：「不要將我的秘密告訴任何人。」

「放心好了，我站在你這邊！」王小克誠懇地說。

老翁推開石板，送了王小克出去，這才重新把石板推上，又是一塊大石了，誰猜得到內裏乾坤？

就在王小克踏出石門之時，阿發正展開脚步，向下山小徑奔了下去……。

× × ×

「小鬼子，昨天晚上你到什麼地方去過？」阿發倚在王小克門口，微笑着問。

王小克心底下一凛，暗想莫非昨天晚上和老翁的會面讓阿發看到了？他鎭定地答道：「到外面走走而已。」

「別騙我了，你到過後山，是不是？」阿發問。

王小克面色一變道：「是又怎樣？」

「昨天我看見你買了一大堆東西，去送給誰？」阿發又問。

「送給誰關你什麼事？」

「好，就算不關我的事，」阿發忽然低聲道：「咱們是死黨兄弟，如果你有了好處，大家可要有福同享啊！」

王小克心下一寛道：「這個當然。」

「今天開不開檔？」

「疲倦得很，不開了。」

「那麼，再見了！」阿發挽起擦鞋箱，向外走去。

王小克目送他背影在轉角處消失，這才向後山跑去。

可是，就在王小克向後山飛奔而去時

，阿發的身影又在轉角處現身，閃閃縮縮地跟在後面。

王小克已有了戒心，不斷回頭觀看，但阿發十分機警，總是把身子遮蔽在山石之後。

不久，王小克已來到了後山那塊大石之前，他左右望了一眼，見沒有半個人影，這才舉手敲一敲大石。

不久，外表上看來毫無破綻的大石，忽然移開了一個小縫，兩道烱烱的眼光自小縫裏射了出來。

「老先生，是我。」王小克低聲說。

老翁見是王小克，這才把石板移開，道：「快進來！」

王小克急忙閃身而進，老翁旋即把門關上了。

「坐！」老翁指一指地上一塊石櫈。

王小克坐了下來，凝望着老翁，見他蓬頭散髮，往日的神采已經消逝了，眉宇之間罩着憂色。

「老先生，你——你想到了方法沒有？」王小克訥訥地問。

老翁搓着雙手，在石屋裏面踱來踱去，並不回答。

半晌，他站定了脚步，大力拍了一下手掌，道：「好，就這樣吧！」

王小克仰首望着他，老翁俯身在石床側小心翼翼地拿起了一個小硬紙盒，鄭重地交給王小克，道：「這盒東西，我要你去交給一個人。」

「誰？」王小克問。

「他是本市犯罪集團的一個重要人物，」老翁道：「個子很高，身材瘦削，鼻樑上永遠戴着太陽眼鏡。」

「他……他叫什麼名，住在什麼地方？」王小克又問。

「他姓趙，名叫不花，其實是個花花公子，」老翁道：「住在半山道高尚住宅區的一幢大厦裏，」老翁說着拿起了紙筆，接道：「我把他的住址寫給你吧！」

王小克澀笑道：「老先生，我……我並認不得多少個字，還是說給我聽聽！」

老翁呆了一呆，嘆了口氣才道：「小克，你人很聰明，遺憾的就是目不識丁，倘若你肯學好的話，將來一定是社會的棟樑，國家的中堅份子。」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他自幼失學，靠擦鞋爲生，有時碰到街上揹着書包的學童，偶爾也會興嘆一句：爲何我不能像他們一樣上學，可是，他自己心底下明白，就算有機會讓自己上學，他也是不會在課室裏呆得長久的——他是個好動的人！

「他住在半山道景峰大厦二樓C座，」老翁道：「你懂得英文字母C字嗎？」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自己雖然認字不多，但記性絕好，見過的字如果有人解釋，多半可以牢記不忘，二十餘英文字母，他倒是全部識得的。

「好，你現在便去吧！」老翁將那紙盒交給他。

王小克伸手接過，老翁又道：「記着，這盒子裏的東西是十分容易破碎的，你要小心！」

王小克心中有着幾個疑問，但不好意思問出來，老翁見他面有猶豫之色，問道：「小克，還有什麼問題？」

「老先生，我……我用什麼辦法交給他？」王小克道：「同時，要不要向那個趙不花說明這是送給他東西？」

老翁淡淡一笑，道：「對了，我差點忘記告訴你，你要偷偷的將這個紙盒交給那個趙不花，不但不能告訴他是我送的，而且還要使他看不到送這個紙盒的是什麼人。」

王小克茫然地點着頭。

「小克，你知道嗎？他們用盡千方百計要找我，如果你被他們看到了，那麼，對你是有危險的！」

王小克咬了咬唇，道：「老先生，我一定不讓他們看到我。」

老翁觸摸着王小克的頭髮，道：「你是個絕頂聰明的孩子，我深信你一定辦得到。」

「我走了。」

「回來時順便替我買幾份早報，」老翁道：「我想看看他們還有什麼進一步的報導。」

× × ×

王小克緊緊地將硬紙盒揣在懷裏，一路不斷猜想着：紙盒裏究竟是什麼東西？

最初，王小克猜想大概是老翁的「信物」，但這個想法立時被自己推翻了，因爲老翁的信物是一把鋼製的「魔術匙」，而老翁告訴自己：紙盒裏裝的是一件很容易破碎的東西。

那容易破碎的是什麼？會不會是玻璃杯？

想着想着，車子已經駛進了半山道。

「停車吧！」王小克向的士司機說。

司機呆了一呆，附近還是一片樹叢，最近的建築尚有三四百尺，但既然顧客吩咐停車，他只好依言踏了煞掣。

王小克雖然經常囊空如洗，但一有了錢却不吝嗇，他袋裏有着昨天當金錶的千餘元，當下抽出了一張十元面額的鈔票遞給司機，道：「不用找了。」

司機連忙稱謝，還替他打開了車門。

驚逢謀殺案　喜得救星臨

王小克心知此行責任重大，而且可能還有危險，所以不願驅車直進，寧願一邊步行，一邊觀察四週的動靜。

他吹着口哨，向前走去。

不久已經來到了半山道的高尚住宅區，只見大厦附近栽滿了奇花異卉，微風吹來，帶着花香草氣，不由深深作了一個呼吸，精神立時爲之一振。

半山道豎立着七八幢樓高二十餘層的大厦，王小克打算逐幢查看，那趙不花住在「景峯大厦」，而他剛巧認得那個「景」字，暗想只要找到有個「景」字的大厦，便不會有錯了！

當王小克接近了第一幢大厦，向停泊在行人路上的一架豪華房車望去時，不由心下一凜，暗呼不好！

原來坐在豪華汽車裏面的，竟然是久違了的周探長！

周探長因爲查案的關係而認識了王小克，而且洞悉他鬼計多端，機靈百出，如果這時候上前搜查自己，紙盒裏的秘密豈非當場揭穿？

王小克一呆之下，立時安慰自己：也許周探長也住在這個高尚住宅區，可能他與佳人有約，正在樓下等候女友吧！

可是周探長手中拿着一個咪高峯，臉上神情緊張，似乎在指揮着一次行動的一般。

王小克腦中念頭一閃：莫非他是衝着自己來的？正要轉身逃走，周探長的眼光已經向自己射來。

王小克只瞥了那眼光一眼，便肯定是自己神經過敏了，因爲周探長的眼光告訴他：周探長也因爲在這個時候碰到了自己而詫異。

王小克嘴角泛笑，向他走了過去。

「小鬼子，你來這裏幹什麼？」周探長急忙將咪高峯放下，作成若無其事的樣子。

「找朋友。」王小克輕鬆地說。

「你有朋友住在這裏？」周探長不置信地。

「怎麼？乞丐也有朋友，何況我有正當工作的！」王小克振振有辭地說：「你不要看不起我們這種擦鞋童！」

周探長困窘地一笑，說道：「好，走吧！」

王小克見他不是衝着自己而來，反而不想立即離去，好奇地問：「周探長，你有冷氣調節的辦公室不坐，跑來這裏幹什麼？」

周探長臉色一變，大喝道：「我叫你走！」

「走就走！」王小克聳一聳肩，向他扮了一個鬼面，道：「什麼了不起！」

周探長似乎不欲生事，瞪着眼向他揮揮手，示意立即離去。

王小克吹着口哨，踏着輕快的步伐向前走。

他表面上裝作一派若無其事的樣子，其實却暗自留心四週的環境，只見草坪上有兩個西裝煌然的大漢坐着在抽烟聊天，樹旁靠着一個大漢，而小花園裏，更有三四個看上去如警方便衣人員在散步。

王小克告訴自己：周探長是來這裏辦案的！

然而，爲什麼他們只偷偷地埋伏着？

在大厦對面的一爿士多店裏，有一對情侶在喝汽水，可是王小克看得出，那女的眉宇間全是英氣，說不定是化了裝的女警，他們將這幢大厦包圍住了。

王小克抬頭一望，看到幾個漆金大字，他認得是「景×大厦」，第二個字的上面有個「山」字，大概便是老翁所說的「景峰大厦」了！

警方人員爲什麼要將「景峰大厦」包圍起來？王小克不及細想，他告訴自己：要裝作若無其事地進入大厦，像平日去探訪朋友一般，倘若稍作遲疑，可能會引起警方人員的思疑。

電梯剛好停在地下，王小克筆直向前走，踏進了電梯，當他伸手要向那個阿拉伯字母「1」字按下去時，忽然念頭一閃，按下了「6」字。

電梯門關了，向上緩緩升了上去。

王小克改變主意按下「6」字的原因是在那刹間想到了一件事：周探長大舉出動，說不定就是要來對付那個趙不花的！

而他甚至可以肯定，當他踏進電梯時，警方人員必定注視着電梯的燈號，自己上的是「6」字，自然與趙不花無關。

電梯安穩地向上升，不久，已經抵達了。

王小克抖擻精神，準備電梯門一開，便沿着樓梯走下二樓，想辦法將紙盒交給趙不花。

可是電梯門一開，他便看到有個碩大的人影一閃，王小克暗吃了一驚，却仍然踏出電梯。

他向左面一看，原來有個穿着黑色西裝的大漢，正埋伏在左側，他見了王小克，先是呆了一呆，然後將戒備的神色鬆弛了下來，但額上汗珠已潛潛而下。

王小克望了他一眼，見他額角上有一道長凡兩寸的刀痕，急忙轉過頭，向樓梯走去。

那大漢立時衝進電梯內。

王小克下了一半樓梯，估計電梯門關了，這才回過頭來，見燈號不斷變換着，那大漢乘着電梯向樓上升去。

王小克隱約覺得那大漢有點蹺蹊，但自己任務在身，而且，這時最重要的是如何想法將那紙盒送到二樓C座，而不是去猜想那大漢的身份。

不久，王小克已經來到了三樓，他將脚步放輕，一級一級而下。

當他來到二樓與三樓之間的梯級轉角處時，便停下步來，探頭向外一望。

二樓C座的大門竟然虛掩着！

王小克本來打算將紙盒放在門口，按一下門鈴便飛快上樓，如今見大門洞開着，不由改變了主意。

他躡着足來到大門口，伸手一推，大門又移開了幾吋。

王小克眼光銳利，一眼便瞥見屋內的地板上有幾點殷紅的血漬！

看樣子屋內發生了命案！王小克一顆心不禁怦怦跳起來，緩緩伸頭進去觀看。

首先映入他眼簾的，是地板上一副碎了璃玻的太陽眼鏡，跟着是一隻染滿了鮮血的手！

屋內一點動靜也沒有，王小克鼓着胆子將大門再移開一點，這時，他看得更清楚了，一具滿身都是血的男屍，作「大」字形躺在廳中心。

屋裏的傢俬擺設，全部凌亂不堪，顯然經過一場劇烈的扭鬥！

王小克一顆心如撞鹿般怦怦亂跳，但他畢竟是經過波折的人，立時控制着自己的情緒，逐漸鎮定下來。

他又向地上的那具死屍望去，只見他身材高瘦，大概便是老翁口中的「趙不花」了，瞧地上血漬未乾，顯然斃命不久。

這時，王小克腦際念頭一閃：剛才電梯口碰到的那個大漢，莫非便是刺殺趙不花的兇手？

一想到自己剛才和兇手打了一個照面，不禁暗揑了一把冷汗。

一個新的難題跟着升上了王小克的心頭：趙不花已經死了，老翁交托的紙盒，還有必要留下來嗎？他站在門口躊躇難下決定。

就在這個時候，外面忽然傳來「卜卜」槍聲，跟着，王小克聽到有急驟的脚步

聲向樓梯衝來！

在那十分之一秒的時間中，王小克下了一個決定：先脫離這個漩渦才說。他心念一動，立時轉身向梯後奔了上去！

王小克一口氣奔上了四樓，只聽得樓下人聲沸騰，看來是周探長率領部下現身了！

他站在六樓的梯後間喘着氣，一面盤念着等一下如何脫身。

過了一會，他聽到有脚步聲向四樓爬來，本來打算再向上奔逃，但回心一想：這樣只會引起對方的疑心，因此反而伸手去按電梯的燈掣。

這時，電梯正停在樓下，王小克一按掣，它便向上升來。

「小鬼子！」周探長的聲音在他背後傳來。

王小克轉身一望，只見周探長率領着兩個便衣探員，氣咻咻地向上爬來。

「發生了什麼事，周探長？」王小克裝出一副詫異無已的表情。

「這裏發生了命案，」周探長答話時，一雙眼光射向王小克手中的紙盒，道：「你手中拿的是什麼東西？」

王小克心下一凜，勉強擠出一個微笑，道：「一……一個紙盒而已。」

「我當然看得出它是一個紙盒，」周探長趨上前來，沉着聲問：「紙盒裏究竟是什麼東西？」

「這……這……」王小克訥訥地說不出話來，事實上連他自己也不知道老翁紙盒裏裝的是什麼東西。

周探長見他答不出話，將手一伸，道：「拿給我看看！」

王小克心下暗叫苦也，但反而理直氣壯地說道：「憑什麼要給你看？」

周探長料不到王小克會說出這句話來，老羞成怒，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我是探長，這够了吧？」

「我沒有犯法，也沒有殺人，你憑什麼搜查我的私人物件？」王小克提高了聲音，道：「你以為我不懂法律？」

周探長被他搶白一番，不由勃然大怒，因為在他的心目中，王小克畢竟只是一個擦鞋童而已，而區區一個擦鞋童竟然够胆頂撞自己，當然吞不下這口氣。

「你再嚕囌，我告你阻差辦公！」周探長冷冷一笑，道：「快拿給我看！」

在這種情況下，王小克知道自己無論如何是不能再保守紙盒裏的秘密了，像周探長這種人物，若要在自己頭上加罪的話，起碼可以數到十項！

然而，王小克這人是吃軟不吃硬，周探長倘若好言相求，他說不定會乖乖將紙盒交出來，可是周探長竟然向他擺起官架子來！

「你有本事就來拿吧！」王小克反手將紙盒藏到背後。

「好小子！」周探長踏前一步，劈手搶奪王小克藏到背後的紙盒。

王小克閃身一縮，從樓梯上奔去。

周探長怒吼一聲，向他追去，王小克精靈異常，一口氣奔到七樓，周探長啣尾跟着，其他兩個便衣警探也隨後追來。

王小克奔到七樓梯口，忽然停步轉身，將紙盒高舉過頭，道：「停步！」

周探長和那兩個探員聞言一呆，均是不由自主地停下步來。

「你們信不信紙盒裏是炸藥？」王小克笑着說：「要不要我試一試它威力？」

周探長凜了一凜，急忙道：「王小克，快放下來！」

「老子偏偏不放！」說着作勢要將紙盒向三人拋去。

周探長鑑貌辨色，心知紙盒裏決計不會是炸藥，忽然一個箭步奔上前去，伸手往那紙盒搶去！

王小克料不到周探長驟然出手，吃驚之下，「噗」地一聲，紙盒自他手中掉下地來，蓋子立時裂開。

四人八道眼光同時向那紙盒射去，均是不約而同，輕輕地「咦」了一聲。

原來盒中裝的乃是一隻雞蛋，摔在地上早已破裂，蛋黃和蛋白正向地上散開。

周探長冷哼了一聲，向兩個部下打了個眼色，道：「咱們走！」

王小克望着周探長等三人的背影在樓梯轉角處消失，這才輕輕吁了一口氣，蹲下身來去察看地上的碎雞蛋。

然而，當他的眼光射在那碎裂的蛋殼上時，又不自禁地低呼了一聲。

只見蛋殼上雕刻着山川風景，凹凸分明，功夫十分細緻，正是「魔術手」的手筆。

王小克望着那堆碎蛋殼呆呆出怔，暗想老翁的雕刻功夫，實在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試想雞蛋殼能有多厚，要在上面雕刻東西，下手重了一些，蛋殼便會破碎，若非手勁均勻神奇，怎能刻出一幅山川風景畫來？

他慢慢將蛋殼拾了起來，放回紙盒之中，拾級下樓。

這時，大厦門口圍滿了觀看熱鬧的人羣，救傷車剛巧在這時駛了過來，王小克穿過人羣，向下山的小徑走去。

一路上，王小克不斷思索着應該怎樣向老翁交待，那趟不花已經離奇死去，老翁還有聯絡的對像嗎？

王小克在半山截了一架的士，來到市區，他付了車錢，往附近的報攤走去。

報攤上排列着數十種的早報，王小克胡亂抽了五份，放下了五毛錢，向他居住的木屋而去。

半個小時後，王小克已經來到了老翁匿居的後山，他向四週打量了一眼，見沒有人影，這才伸手往那塊大山石的石門敲去。

他一連敲了幾次，仍然得不到老翁的回答，心下不由暗暗詫異，莫非老翁睡着了？於是貼近石板的縫隙，低聲叫道：「老先生，我回來了！」

裏面仍然沒有動靜，王小克心知事有蹊蹺，用力向石板上一推，只聽「軋軋」聲響，石板緩緩向內陷了進去，現出一個洞來。

王小克放眼向內望去，只見大石裏空空如也，那裏有老翁的影子。

「老先生，老先生！」他又叫了數聲，肯定大石裏沒有人，這才把石板移上了，靠在石上呆呆出怔。

「他分明告訴過我白天不敢出外的，」王小克心裏想：「怎麼不見他的人？難

道他破例出去了？」

王小克接着又想，除非有特別的事發生，否則，老翁必定會在大石裏等待自己的消息的，到底發生了什麼特別的變故？

王小克望一望腕錶，已經是下午十二時多了，忽然覺得飢腸轆轆，心想還是回家吃過午飯，再來這裏等候老翁消息吧。

想到這裏，他霍地站起身來，朝下山小徑而去。

回到家裏，王小克炒了一大碗冷飯，囫圇吞棗般地塞進肚子裏，他心中掛着老翁的安危，將飯碗一推，離開家門，又向後山而去。

此時驕陽當空，天氣炎熱異常，王小克一面抹拭着自額上淌下的汗珠，一面急步向那塊大石走去。

他來到大石之前，伸手敲了一敲，問道：「老先生，你回來了麼？」

裏面沒有回音，王小克又將石板推開了半呎，探頭進去一望，大石裏仍然空空如也，那裏有老翁的影子。

這一來，王小克一顆心不由怦怦亂跳，知道老翁必定發生了意外！

他將石板推回原位，找到一個遮蔽太陽的陰處，坐了下來。

王小克一面抓着地上的野草，一面左右觀望，希望老翁會突然間出現在他的眼前。雖然他認識老翁不久，但心底下却將他當成至親的人一般，一來老翁對他和藹慈祥，二來王小克自小只有一個盲眼婆婆相依為命，他實在是需要更多的愛的。

老翁的突然失踪使王小克急得如熱鍋上螞蟻一般，但，除了坐在大石旁等待之外，他想不到第二個辦法。

等着等着，時間一分一分地過去，已經是日下西山的時刻了！

王小克從來不曾試過單獨一人坐着那麼久，他站起身來，只覺背脊酸痛，雙脚痲痺，於是伸了一個懶腰，再望一望腕錶，已經是下午六時多了——他足足等了四個小時！

肚子又開始在响了，王小克忽然想起昨天曾經買了一些罐頭食物回來，現時正好拿它來充飢，於是推開石板，踏入大石洞內。

罐頭好端端地放在毛氈旁邊，當王小克拿起了一個火腿罐頭時，瞥見毛氈掀了起來，四週的物件都凌亂不堪，不由呆了一呆。

剛才他只留意老翁的在與不在，沒有細心看看裏面的情形，此時見鋪在地上的毛氈掀起來亂作一團，不由細心觀察四週的情形，只見洞裏亂糟糟地一片，除了食物之外，以前所看到的擺設和精緻雕刻品都不見了！

王小克告訴自己：老翁不會再回來！

他為什麼會匆忙離去？到底是為了什麼？

王小克忘記了肚餓，他坐下地來，托着下頷呆呆出怔。

× × ×

屋外傳來野犬的吠叫聲，王小克翻了一個身，藉着月光望一望腕錶，已經是午夜十一時半了。

他躺在床上翻倒難眠已經有兩個多小時，忽然心想：也許這時候老翁已經回來了？於是爬起身來，披上恤衫，打算到後山去看一看。

當王小克摸索着找尋皮鞋時，木門忽然傳來一陣輕輕的「軋軋」聲，王小克心頭陡地一跳，外面有人想撬門進來！

最近盜刦搶案特別多，但多數發生高尚住宅區裏，木屋區住的都是貧苦大衆，能偷到什麼東西？王小克心下暗暗詛咒了毫無天良的盜匪一聲，躡着足走到門後，拿起了一枝長凡三呎的水喉鐵管來。

那陣「軋軋」的聲响越來越大，王小克暗自祈禱千萬不要吵醒了婆婆，否則她經不起驚嚇舊病復發，到那裏去找一筆錢送婆婆入醫院？

他緊緊提着手中的水喉鐵管，靜伺那盜賊入屋時給予重重一擊，但畢竟年紀還小，暗想如果一擊不中的話，賊人手中若有兇器，可是凶多吉少，不由手心沁汗。

時間一秒一秒地過去，木門終於被撬了開來，王小克急忙舉起水喉鐵管，等待賊人探首進來時立刻迎頭砍斬下去。

然而，門開着，却沒有人探頭進來。

王小克一顆心怦怦亂跳，雙脚在開始發抖。他又等待了一會，仍然沒有絲毫動靜。

王小克腦中念頭一閃，莫非來的是一個無胆匪類，撬開了門却沒有胆量入屋行窃，他忽然想到老翁送給自己的那枚小珠子，於是躡足向床前走去，打算打開床畔的窗子，爬出去看個究竟。

怎知來到窗前，却看到一副猙獰的臉孔，瞪着兩隻陰森森眼睛，正望着自己。

王小克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忙揮動手中的鐵喉管，向那面孔打去。

但鐵管只打了一半，王小克連忙收住去勢，因為窗子隔着一道鐵網，並打不到對方，這時他已看得清楚，窗外那副臉孔有一道刀疤，正是上午在「景峰大厦」六樓電梯口碰到的那個大漢。

王小克拿着那枝水喉鐵管渾身發抖，背後倏地傳來桀桀獰笑聲，他腦中轟地一聲，連呼不妙，看來自己是被前後夾攻！

剎時間，王小克簡直沒有勇氣回頭觀看，只覺得脖間一緊，已被背後那人箍住了頸。

背後那人力道奇大，將王小克抱了起來，向屋外走去。

那人一踏出屋外，刀疤大漢便迎了上來。

「老七是不是這個小子？」那人問。

刀疤大漢端詳了王小克一眼，哈哈一笑，道：「不錯，正是他！」

那人聞言將王小克抱得更緊，逕自向下山的石級走了過去。

王小克頸脖被箍，連救命兩字也喊不出來，只好蹬踢着雙腿掙扎。

「小子，聰明的乖乖跟着咱們走，否則老子一刀宰了你！」刀疤大漢忽然自腰間拔出一把鋒利無匹，閃閃生光的小刀子來。

王小克心知掙扎也無濟於事，那刀疤大漢若是一刀向自己身上刺來，不是倒足了大霉，當下不敢再動。

兩人一前一後下了石級，來到一架停泊在附近街口的房車前，刀疤大漢打開車門，道：「阿斌，進去吧！」

大漢將王小克放下地來，道：「小子，乖乖上車，大爺載你去遊車河！」

王小克望了兩人一眼，腦中忽然想到「殺人滅口」四字，不由打了一個寒顫，那刀疤大漢殺了趙不花，却爲自己所見，現在是殺自己滅口來着，只是他如何得知自己居住的地方，却是一個疑團。

大漢將王小克一推，喝道：「還不上車！」

王小克那禁得住大漢一推之力，立時撲進車廂之中。

刀疤大漢道：「阿斌，你駕車，讓我看着他！」

那個喚「阿斌」的大漢答應了一聲，走過去打開車門，坐上司機位，刀疤大漢跟着上車，兩人將王小克夾在中間。

「好小子，乖乖地坐着別動，否則大爺在你身上刺一個透明大窟窿！」刀疤大漢揚揚手中的小刀。

王小克瑟縮着身子，背上冷汗涔涔而下，那裏敢動分毫？

阿斌打着了馬達，正想踏下油門，怎知後廂出現了一個冷冷的聲音，道：「孫七曾斌，你們很好啊！」

兩人一聽到這個聲音，身子均是微微一顫，王小克則大喜過望，那正是老翁的聲音。

「相信你們還不曾忘記『魔術刀』的厲害，是不是？」老翁接着說道：「現在抵在你們背上的就是我的『魔術刀』！」

「何……何老爺子，你……手下留情！」刀疤孫七微顫着聲音道。

「唉！」老翁嘆了一口氣，道：「我本來想平平安安地活下去，你們怎麼不給我機會？」

「何老爺子，這……這可不關小的事。」孫七連忙道。

「我知道是不關你們的事，」老翁聲音平定，淡淡地問：「錢老大這次又在攪什麼花樣？」

「小……小的不知道。」

「看來不試一試我『魔術刀』的厲害，你是不肯說的了？」

老翁那幾句話說來平淡得很，但刀疤孫七和曾斌却好像聽到有人要將他們送下地獄一般，滿身抖索個不停，曾斌上下牙關交戰，結巴巴地道：「何……何老爺子，你……你就算殺了我們，我……我們也眞的不知道。」

老翁聽他語氣不像有假，輕輕嘆了一口氣，道：「好吧，我問你，你們爲什麼來找我這位小朋友的麻煩？」

孫七身子一顫，道：「他……他是你的朋友？」

老翁聞言一怔，道：「難道你們不是因爲這個原故才找他的嗎？」

「不，不！何老爺子，我可以向你發誓，我們絕對不知道他是你老的朋友。」

「好，那麼告訴我，你們想帶他去什麼地方？」老翁問。

兩人身子仍然顫個不停，只是答不出話來。

「快說！」

「老……老實不瞞何老爺子，這……這小……小朋友看到我殺了趙不花，所以……所以我……」

老翁聲音微現驚異，道：「你殺了趙不花，爲……爲什麼？」

「我也不知道，是錢老大吩咐的，」孫七訥訥地道：「你知道，咱們只有聽命辦事，那敢查問原因？」

「這樣說來，你是想殺人滅口了？」老翁淡淡地問。

「這……這個——」孫七囁嚅道：「既然他是何老爺子的朋友，小的就算生了豹子胆，日後也是不敢動他一根毫毛。」

「假使錢老大下令你將我這個小朋友殺了呢？」老翁問。

「這個——這個……」孫七訥訥地答不出話來。

車廂裏沉默了一會，老翁忽然嘆了一口氣，道：「你們走吧！」

靈巧魔手術　義勇江湖人

兩人如逢綸音大赦，急忙答道：「是！」各自開了車門，便欲下車。

「且慢！」老翁忽然叫道。

兩人身子又是一顫，立時停下步來，孫七胆子較大，問道：「何老爺子又有什麼吩咐？」

「回去告訴錢老大，不論他要什麼花樣，我都有辦法粉碎它！」

「是，是！」

「走吧！」

「是！」兩人跨下車去，亡命價地向黑暗裏奔去！片刻間已不見了踪影。

王小克這才長長地吁了一口氣，轉過頭去，只見老翁手中拿着一把刀身甚厚的小刀呆呆出怔。

「老先生。」他輕輕喚了老翁一聲。

老翁緩緩地抬起頭來，凝望着王小克，眼光中已經沒有以往的慈祥和藹。

王小克心一凜，急忙道：「老先生，你……你今天跑到什麼地方？我……我找不到你！」

老翁爬到司機位去，側頭望着王小克，沉聲道：「小克，你有沒有出賣我？」

王小克呆了一呆，道：「老先生，你……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老翁凝視打量着王小克的神情，忽然道：「沒有什麼！」說罷一踩油門，車子向前急馳而去。

「老先生，咱們要到什麼地方去？」

「去一個安全的地方，」老翁道：「你知道嗎？那兩個大漢不會饒過你，同時，我的住處也被人發現了。」

「這——這怎麼會？」

老翁嘆了一口氣，道：「天下間就是有這般湊巧的事，總而言之，那塊石房子我是住不下了。」

王小克心下納罕，但不敢再加追問。

兩人緘默了一會，王小克忍不住問：「老先生，原來你姓何。」

「是的，」老翁向他緩緩點着頭：「名字叫三手。」

「三手？」王小克心中暗忖：好一個奇怪的名字。

「你知道我這個名字的來源嗎？」老翁微微一笑，道：「三十年前，我並不叫三手，那是因爲我偸竊東西的功夫很高明，人家叫我作『三隻手』，叫着叫着，我

連眞名是甚麼也忘記了。」

王小克這才「哦」地一聲，看來老翁是累積了三十年的經驗，手上功夫才有今日這般厲害。

「老先生，你剛才那把『魔術刀』當眞嚇了他們一下哩！」

何三手淡淡一笑，道：「就算四五十人將我圍住，只要我取出『魔術刀』來，一樣能嚇退人！」

王小克面上有不以爲然的神色，問道：「那把『魔術刀』有什麼秘密？」

「你想見識見識？」何三手側頭問。

王小克連忙向他點頭。

「沒有機會的，」老翁忽然又嘆了一口氣，道：「從現在起，我又要過着像以前一樣的生活了！」

王小克茫然地望着他，何三手繼續說道：「這種生活可能不適合你。」

「爲什麼？」

「因爲你還是一個小孩子。」

「我已經十四歲了。」

老翁哈哈一笑，道：「你還有很多十四歲要過，現在才是你人生的開始。」

王小克心下嘀咕，何三手却住口不言了。

車子風馳電掣般在街道上飛馳，不久，在一條橫街口停住，王小克向外一望，看到了「春光招待所」的光管招牌。

「下車吧，到了。」何三手說。

兩人下了車子，何三手搭着王小克的肩膊，向「春光招待所」走去。

王小克心下暗暗奇怪，怎麼何三手會帶自己來這種地方，難道他想找個小姐快活一下？

他的想法立時被事實推翻了，兩人剛踏進招待所，伏在櫃枱上打瞌睡的一個中年漢子立時站直起身來，臉上顯出驚訝無已的神情，道：「何師父，你來了！」

何三手淡淡地應了一聲，道：「有房間嗎？」

「有，有！」中年漢子望了王小克一眼，打開抽屜拿出一把鎖匙，領路向一條走廊走去。

三人在一道門前停下來，王小克以爲中年漢子會用手中的鎖匙開門，怎知他一扭門柄，房門應手而開，他伸手扭亮了房中的燈，道：「請進來。」

「還是那一間？」何三手問，聲音保持着平淡。

「是，是，這個房間，隨時爲您準備着。」中年漢子必恭必敬地說。

「很好，很好！」何三手緩緩地點着頭，顯示嘉許。

中年漢子走到房中一個衣櫃之前，打開櫃門，裏面除了衣架之外，並無衣物，他提脚踏進櫃去，用那把鎖匙插進了一個小洞之中。

只聽得「的」地一聲，衣櫃底板向旁移了開來。

王小克這時才知道原來衣櫃裏另有乾坤，剛才兩人所說的「房間」，大概就在衣櫃後面的密室。

「何師父，要不要我進去替你打掃打掃？」中年漢子問。

「不用了，」何三手道：「蕭東華回來時，告訴他我來了。」

「是。」中年漢子垂立一旁，又道：「何師父要吃什麼點心？」

「不用了，你出去吧，這個時候客人最多。」何三手向他揮了揮手。

中年漢子答應一聲轉身出房，還順手帶上了房門。

「老先生，這裏便是你所指的安全之所？」王小克仰首問。

「不錯，」何三手逕自向衣櫃走去，一面道：「小克，跟我來！」

王小克跟着他踏進衣櫃，原來移開的木板後面還有一道隔聲板，何三手伸手一推，隔聲板應手而開，他說了一聲「小心」，這才領前踏了下去。

何三手踏進密室後，純熟地找到燈掣，將密室中的燈開了，然後轉身推動木板將衣櫃恢復原狀，再將一塊厚厚的隔聲板掩上。

「怎麼樣？」何三手這時臉上才露出一絲笑容。

王小克在房間中轉了一個身，只見這是一間布置得十分豪華，面積寬敞的套房，四週都裝滿了隔聲板，房中心吊着一盞水晶燈，通風系統似乎剛才開動，房中逐漸有了清新的空氣。

何三手打量了房間一眼，喃喃說道：「也眞難爲了蕭東華，仍然把我這個房間保持得這般整齊。」

王小克正踩着地上厚厚的地氈，忽然抬頭問：「老先生，那蕭東華是誰？」

「他是我的徒弟，」何三手自衣袋裏取出無數的雕刻用具和雕刻品，一一放在茶几上，道：「十五年前收的徒弟。」

「他……他對你很好？」

「當一個人連續救你三次性命的時候，你會對他好嗎？」何三手反問。

「你救過他三次？」

何三手點頭道：「不錯，而且他成爲本市招待所之王也是我一手扶植的。」

「你給了他很多錢？」王小克問。

「也不算多，前前後後大約四五百萬。」何三手在沙發上坐了下來。

王小克張大了口闔不攏來，四五百萬在他心目中已經是個天文數字，而面前這位衣着樸素的老先生，竟然說不算多。

「老先生，你一定是個千萬富翁！」王小克羨慕地說。

「如果我要做億萬富翁的話，我可以在一個月內達成目的，可是，那有什麼用？億萬富翁和窮光蛋又有什麼分別？」

王小克望着何三手呆呆出怔，他實在不明白何三手話中之意。

「小克，錢並不是一切，你知道嗎？」何三手的眼光又轉向柔和。

「可是……可是沒有錢怎樣活？」王小克不解地問。

「只要有一雙手，那還成問題嗎？」

王小克緩緩舉起自己的雙手，道：「我這雙手有什麼用？它不是魔術手。」

何三手淡淡一笑，道：「小克，你年紀還小，許多事都介於明與不明之間，在你想像中，是不是人一有了錢就開心？」

王小克向他點點頭。

「可是當你有了一點錢後，你便會想有大錢，有了大錢後，你的慾望還未止境，你會繼續希望得到別的東西！」

王小克腦際裏一片迷茫，在他想像中，他只希望有一筆錢，可以買一層樓和婆婆住，請一個工人服侍婆婆，再買一架車，請一個司機，過着無憂無慮生活，如此而已。

「好像錢老大，他是本市犯罪集團的老大哥，錢他有了，勢力也有了，在社交場合裏，他還是一個名流，可是，他仍然不滿足，」何三手說到這裏，不禁又嘆了一口氣，道：「這一次，不知道他又在想到什麼東西，究竟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引起他的興趣！」

「也許他想統治世界？」王小克道。

「統治世界？」何三手笑了起來，道：「錢老大還不致有希特勒這種雄心。」

「除了統治世界，他什麼都有了，還需要些什麼？」王小克道。

何三手沉吟間，床機上的一盞小燈閃閃亮起來，還發着輕輕的「嘟嘟」聲。

何三手急忙趨上前按下一個掣，一個粗沉的聲音立時自擴音器傳來：「師父，你老人家來了？」

「東華，你進來吧！」

「是！」

何三手熄了那個小燈，道：「小克，我的徒弟回來了，他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你一定要認識！」

王小克眨着一雙精靈小眼，心中暗想：像何三手這種了不起的人，竟然能讚美另一個人了不起，那麼，被他讚美的人一定有眞材實料。隔了幾分鐘，密室的門傳來了開啓聲，何三手旋即奔到門邊，向王小克打了個眼色，示意他也躲到門後。

王小克呆了一呆，立時會意，當下也奔到門後以防萬一。

這時，隔音板的門緩緩推了開來，粗沉的聲音又出現了：「師父，是我！」

何三手仍然沉默着不回答，跟着，一個高大的人影出現了。

何三手一見到那大漢，這才走了出來，道：「東華，我在這裏。」

那大漢關上門，轉過頭來，王小克向他望去，只見他皮膚黝黑，肌肉結實，看上去大約三十餘歲，滿面都是精悍之氣。

原來這大漢正是本市招待所之王蕭東華，在他名下，一共有二十三間招待所，每天營業額超過二十萬元。

何三手替他介紹了王小克，這才在房中的沙發上坐了下來。

蕭東華望了何三手一眼，道：「師父，你這大半年到什麼地方去了，我找得你好苦！」

何三手淡淡一笑，道：「我以為隱居避世便可少却不少麻煩，怎知他們又來惹我！」

「對了，機場發生的那件事，究竟是——」蕭東華話未說完，何三手插口道：「你先告訴我，趙不花為什麼會被錢老大下命殺死的？」

「我聽到一點消息，據說海關人員自那位董夫人銀包中搜到的『魔術匙』，正是由趙不花放下去的。」

「他們怎會知道？」

「董夫人接受警方查問時，發誓說從來不曾見過你老人家，但她臨上機前，和一個戴着太陽眼鏡的高瘦漢子撞了個滿懷，你的信物大概是那刹間被放進去的。」

何三手緩緩地點着頭，道：「這就是了，錢老大在警局中也有不少耳目，他得悉趙不花的行藏露了出來，因此派孫七去將他殺了！」

「趙不花是錢老大的得力助手，而且是『四霸』之一，錢老大這次竟然派他出手，可以想像到不是一件普通的案件。」蕭東華說。

何三手雙眉緊蹙着，半晌才道：「而且事敗後還下手殺了他，照錢老大以往的行事作風，他輕易是不肯下手殺手下的，這——」

坐在一旁不出聲的王小克忽然插口道：「老先生，也許那個錢老大派趙不花將你的信物放在那個有錢女人的銀包中，就是故意讓人搜出來的。」

何三手聞言楞了一楞，只見他口唇噏動，喃喃道：「故意給人搜出來？這又是為了什麼？」

「師父，我又探到一點消息，不過這個消息的來源可能不大正確。」

「說來聽聽。」

「前幾天，我到大檔去推牌九，東區的單眼超告訴我，錢老大最近頻頻與美國紐約的一個大犯罪集團接觸，」蕭東華忽然壓低聲音，接道：「好像有所圖謀！」

何三手雙眉揚了一揚，道：「就只知道這些？」

蕭東華點着頭，道：「錢老大近來似乎也神秘了許多，不輕易肯露面，他葫蘆裏究竟在賣些什麼藥，大概只有親信的『四霸』知道了。」

「四霸已去其一，如今只剩下三霸。」何三手道：「東華，你和老四郭添福很熟，可以想法子向他探點口風嗎？」

蕭東華皺眉道：「據我推測，他們這次的圖謀似乎和你老人家有關，而行內人都知道我是你的徒弟，怎肯輕易向我吐露口風？」

「對了，這陣子他們還有來向你查問我的踪跡嗎？」

王小克坐的士，反跟踪那會釘踪他的大漢。

「昨天郭添福派了一個馬仔來請我到他家裏吃酒打沙蟹，我因為有點要事覊身沒有去，」蕭東華道：「大概那個沙蟹局是有作用的吧？」

何三手咬着唇不作聲，半晌才道：「看來只有我親自出馬去探它一探了。」

「師父，你——」

「怎麼，你以為我人老不中用了？」何三手說着橫了蕭東華一眼。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只是……只是……」蕭東華訥訥地說不下去。

「只是怎麼？」

「錢老大近來如神龍見首不見尾，想找他恐怕不容易。」

「一定要找錢老大本人才行嗎？」

「這個——」蕭東華望了何三手一眼，沒有接着說下去。

「吩咐李煥發將樓下一架車牌三四六七九號的黑色房車駛開去，」何三手道：「那是孫七的車子，不要讓他們看到它泊在樓下。」

「我一聽到師父來此，已經吩咐阿發去做了。」蕭東華道。

「你怎知道我是駕着孫七的汽車來的？」何三手詫異地問。

蕭東華淡淡一笑，道：「我認得孫七的車子，而且師父泊車手法和人不同。」

何三手讚許地笑了一笑，道：「好，你出去吧，我勞碌一天，也想休息了。」

「是。」蕭東華說着站起身來。

王小克待蕭東華離去後，問道：「老先生，你這個徒弟是不是黑社會？」

何三手呆了一呆，隨即笑道：「你以為黑社會一定是壞人？」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

何三手微笑道：「傻孩子，黑社會講的是江湖義氣，像我這個徒弟，便是個義氣干雲的好漢子。」

「你……你半年前為什麼不來找他？」王小克指着豪華的套房，道：「有這樣好房間不住，反而要去住在大石裏面？」

「小克，我本來不想再見任何人，任何認得我的人，所以才會住到那塊大石裏面，可是如今——」說着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恐怕不成了。」

「老先生，剛才那個帶我們進來這裏的中年人是誰？」王小克忽然問。

「他姓李，名叫煥發，是蕭東華的手下。」何三手答道。

「我們可以信任他嗎？」

何三手楞了一楞，喃喃地道：「是的，我們能夠信任他嗎？」

× × ×

王小克緊緊揑着手中的紙包，推開了大門。

「誰？」婆婆的聲音充滿了驚詫。

「婆婆，是我。」

「小克，小克！」婆婆驚喜交集，伸出雙手來摸索王小克的身子。

王小克將手中紙包放到木枱上，趨上前去，讓婆婆將他摟在懷裏。

「小克，你這兩天到什麼地方去了，婆婆担心得很哪！」

「我在一個朋友家裏。」王小克柔聲安慰婆婆：「不碍事的。」

「你怎麼靜悄悄地就這樣的走了，也

不告訴婆婆一聲，我還以爲你和阿發一樣哩！」

「阿發怎麼了？」王小克心下一凜，急忙問。

「你不知道嗎？」婆婆撫着他的頭髮，猶有餘悸地道：「他們說阿發被兩個兇神惡煞的人捉去了！」

「阿發被人捉去了？」王小克一顆心怦然而跳。

「是啊，就在昨天晚上，」婆婆說：「隣居王大媽親眼看到的。」

「那兩個大漢是什麼人？」王小克急忙追問：「是不是警察？」

「不，」婆婆忽然將聲音壓低，道：「聽說是專門捉孩子去賣的壞人。」

王小克當然不會幼稚到相信這種傳說，他腦中念頭一閃，已經猜到那兩個大漢是什麼身份了。

可是這件事和阿發有什麼關係？

一時之間，王小克想不到半點頭緒，他離開婆婆的懷抱，走過去拿起那個紙袋，道：「婆婆，我還要在那位朋友的家中住下去。」

「你說什麼？」婆婆問。

「我說我還要在那個朋友的家中住下去，暫時不會回來。」王小克將那個紙袋塞在婆婆的手裏，道：「婆婆，這裏面全是十元面額的鈔票，一共是一千元，你要買什麼東西的話，抽一張給王大媽，叫她代你買便行了，如果她肯的話，你多給她幾塊錢，叫她替你煮飯洗衣。」

「你……那兒來的這些錢？」

「是朋友送給我的。」

「一天到晚都是朋友，」婆婆不置信地問：「你那兒來的這許多有錢朋友。」

「唉，婆婆，反正錢又不是偷來的，你担心些什麼，」王小克道：「我走。」

「小克！」

王小克住下脚來，道：「什麼事，婆婆？」

「你在外面要小心一些，不要讓婆婆掛心，」婆婆慈愛地說：「我不想你像阿發一樣。」

「知道了。」王小克答應了一聲，逕自離開家門。

是深夜十一時多，王小克雙手插在褲管裏，向前走着，經過阿發家門，看到裏面還有燈光，依稀聽到有哭啼之聲。

王小克停了脚步，躡足走到窗口，向內望去；只見阿發的父親坐在木椅上猛抽着烟，阿發母親則伏在木枱上啼哭飲泣。

「阿發媽，我已經聽你的話去報了警，你還哭些什麼？」阿發父親的語氣有點不耐煩。

「你以爲我們是有錢人家，阿發是公子哥兒？」阿發母親抬起頭來，王小克見她雙眼已經哭成紅腫一片。

只聽得她繼續說下去：「警察是專門爲有錢人服務的，像我們這種人家的兒子，丢了一百個他們也不會放在心上。」

「警方做事是不論貧富高低，照樣辦案的。」

「你在自欺欺人，你明明知道報了案也沒有用，也找不回阿發！」阿發的母親呼天搶地哭了起來：「我的阿發心肝寶貝啊！」

王小克心裏一酸，阿發是他的玩伴，也是他最好的一個朋友，如今，阿發莫明其妙地失踪了，心下當然有點黯然。

「還哭些什麼，想吵醒附近的人嗎？」阿發的父親低聲呼喝。

「我丢了兒子，哭幾聲也不成嗎？我心肝呀，菩薩保佑他平安歸來啊！……」

「叫你不要哭還要哭！」阿發的父親語氣已微惱。

「你這沒良心的傢伙，阿發難道不是你的骨肉？他現在生死未明，你一點也不担心！」

阿發的父親垂下頭來，長長地吁了一口氣，王小克看到他眼眶裏噙着眼淚珠。

屋裏不斷傳來了低低的泣聲，王小克輕輕嘆了一口氣，轉身向山下走去。

阿發究竟被捉到什麼地方去了？他們會怎樣對付阿發？王小克渾渾噩噩地拾級而下，不斷思慮着這個問題。

他告訴自己，如果有機會的話，他要救阿發脫離虎口！

可是應該從何着手？憑自己的力量辦得到嗎？

如果阿發眞如自己料想一樣是被錢老大的手下捉去的話，那簡直是束手無策！

走着走着，已經來到了石後的盡頭，王小克偶爾一抬頭，瞥見一個人影在石級附近的木棚上一閃，隱沒了！

王小克機警異常，立時想到那人影是不願意被自己看到，所以才會隱起身子。他一呆之下，心中已經有了計較，若無其事地向前走去。

王小克吹着口哨雙手仍然插在褲管裏，一面踢着地上的空罐頭和碎石子一面向鬧市走去；他知道背後有人跟踪，而那個跟踪他的人大概是想自己回居所——將他帶到「魔術手」何三手的藏身之所去！

想通了這一點，王小克知道自己絕無性命之憂，因此，步伐也輕鬆了起來。

而且，王小克還盤算着如何作弄一下後面那個跟踪他的人，好讓他知道「小鬼子」的厲害。

雖然是深夜十一時多，但街上行人仍衆，這個城市已經成爲了「不夜城」，就算凌晨三四點，仍然有不少夜遊人徘徊在街上。

王小克逕自向一爿餐室走去，推開了玻璃門，在一個向着店門的座上坐了下來——他必須看清楚跟踪自己是什麼人！

在王小克猜想中，那人一見自己踏進餐室，必然會尾隨着進來，可是，事實上他料錯了，當伙計將他叫的朱古力雪糕送上來時，仍然看不到有人踏進餐室。

王小克心裏想：莫非那人守在店門口實行「守株待兔」之策？

機警反追踪　密室驚巨變

如果那人眞的守在店口，那麼，這不是自己的機會嗎？只要自後門一溜，便可以逃之夭夭，擺脫他的跟踪了。

王小克大口大口地吃着雪糕，心想吃完了雪糕自後門一溜了事。

然而他隨而又想：跟踪的人應該也猜得到這點，他會不會守在後門等待自己？一想到此點，他不禁又有點躊躇難下！

王小克告訴自己，應該先探一探那人是不是守在門口才說，於是拿出了一張五元面額的鈔票放在枱上，抹抹嘴向店門走去。

伙記望一望枱上的鈔票，急忙趨上前要替王小克開門。

「不用。」王小克阻止他。

伙記詫異地望了他一眼，轉身去收拾杯碟，王小克將門拉開了一道小縫，向外望去。

街道上行人稀少，王小克看到對面電燈柱下，靠着一個大漢，一面抽着烟，一面向店口望來。

王小克腦中念頭一閃：那大漢並不知道自己已經洞悉了他的行藏。

換言之也即是說，那大漢小睹自己！

王小克一直認爲自己年紀小，所以出來社會做事要吃不少虧，然而世界上的事有其弊必有其利，任何人都認爲他年紀不足重視，豈知他往往因爲這一點而佔了不少的便宜。

既然那大漢料不到自己洞悉了對方的行藏，自然想不到後門一着。

王小克心下大喜，自餐店後門溜了出來，遠遠地看着那個大漢。

此時，那大漢已經顯出不耐煩的動作，他將手中烟蒂大力往地上一抛，向餐廳走去。

王小克心下暗自好笑，眼光一直跟着他。

不久，大漢匆忙地推門出來，四週查看着——這已經在王小克意料之中。

大漢看不到王小克的踪跡，跺了跺脚，伸手攔了一架的士，跨上車去。

王小克急忙截了一輛的士，吩咐司機，道：「跟着前面那架的士。」

司機不發一言，按下錶，跟上前去。

王小克經常在街邊看電器舖的電視機，看到了不少外國片集，這時不禁想起了電視片集的「跟踪」方法，立刻向司機道：「大老，別跟得太貼，最好不要讓對方發覺！」

司機詫異地望了他一眼，果然將速度慢了下來。

王小克心底下暗自得意，想不到自己也有機會扮演一下占士邦的角色。

前面那架的士風馳電掣地向郊外直駛，王小克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前面，便似那架的士會隨風而逝一般。

半個小時後，的士駛進了半山高尚住宅區，王小克向外一望，不由凜了一凜，正是被殺斃命的趙不花所居住的地方。

這時，前面那架的士已經在一幢大廈，停了下來，王小克向前望去，發現那是另一幢建築物，似乎比趙不花住的「景峯大廈」更要高尚，因爲大廈前面還有一座花園。

王小克吩咐司機遠遠停下車來，取出兩張十元面額的鈔票塞到司機手中，道：「不必找了。」

「喂，小朋友，前面那個是你的什麼人？」司機好奇心起。

王小克呆了一呆，低聲笑着回答：「他是我二叔，趁二嬸不在家出來走私，我查到了證據可以發一筆通風報訊財！」

司機發出一個會心的微笑，正要將車子掉頭，王小克心念一動，急忙叫住他，道：「大老，你在這裏等着，我還要用你的車子。」

司機見王小克出手闊綽，反正深夜沒有什麼生意，也想看看這鬧劇，當然答應了。

王小克躡足竄上前，只見那大漢已經走入大廈之內，王小克在門口靜窺了一會，聽到電梯門「軋軋」聲後，這才伸頭探究。

原來那大漢已經踏進電梯之內，電梯向上昇着。

王小克仰首向燈掣望去，只見電梯在「四」字上面停住了！

「他媽的，老子來一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看看你是什麼貨色！」王小克一提氣奔上樓梯。

不一會，他已經來到了五樓，向左右兩個單位望了一眼，一時間分不出那一個單位才是大漢的所在。

忽然，左邊大門內傳出一個清脆的耳光聲，跟着有人咆哮道：「狗娘養的，一個小孩子也跟不上，你還有個屁用！」

王小克一聽到這個聲音，不由大喜過望，急忙將耳貼在門外小心傾聽。

「偉哥，那小子精靈得很，我一眨眼，便不見了他的影子。」

「廢話！一個眨眼便不見了他的影子，」偉哥厲聲道：「你在騙誰？」

「偉哥，」是另一個陰聲細氣的聲音：「現在既然失了那小子的踪跡，你一味責怪阿標又有什麼用？」

「哼，等一下錢大哥責怪下來，說我手下都是膿包，我有什麼面目去見人！」

「阿標，其實這也是你太過疏忽，須知大夥兒這陣子把所有的正經事放下來不做，就是爲了找尋何三手那老頭兒，而你明知那小子去到什麼地方便可以查到何老頭的所在，却仍然漫不經心！」那人說到最後，「嘖嘖」連聲地嘆息着。

那阿標一直緘默着不敢作聲，「偉哥」忽然問：「神算子，錢大哥交代下來的事，咱們說什麼也要替他辦好，你說現在應該怎樣？」

屋內一片沉寂，不久，那陰聲細氣的「神算子」咳一聲，道：「照我看來，何老頭離開了那個窠穴之後，大概會躲在蕭東華的架步之中——」

「偉哥」一拍大腿，道：「對了，近來蕭東華經常在那一間招待所出現？」

「這個我已調查得十分清楚，蕭東華最近天天都回『春光招待所』巡視業務，」那神算子陰惻惻地笑了起來，道：「試想想，蕭東華有數十間招待所，爲什麼偏偏只巡這一間？」

「對！快派人去搜查！」偉哥急不及待地說。

「且慢，」那神算子又道：「錢大哥吩咐過，若是得到了何老頭的消息，一定要先報給他老人家知道的，是不是？」

「唉！錢大哥這次不知葫蘆裏在賣些什麼藥，既要大夥兒落力調查他的消息，又要小心行事不能打草驚蛇，再要對何老頭禮貌有加，這——」

那「神算子」插口道：「偉哥，快撥個電話給錢大哥再說吧，咱們先得到了他

的消息，這份功勞是咱們的，老邵和小郭可得不到！」說罷得意地笑了起來。

王小克聽到這裏，暗想再聽下去也聽不出什麼了，於是躡足離開，來到了樓下的士之前，打開車門跨進去，道：「春光招待所，快，快！」

司機呆了一呆，似乎料不到王小克會到那種地方去，笑道：「想去找位小姐舒服一下？」

「快！」王小克那裏還有心情談笑，連聲催促道：「快開車！」

司機這才踩下油門，車子緩緩向市區駛去。

王小克靠在椅上，閉起了眼睛，將剛才那幾個人的對話想了一遍。

這兩天，他自何三手口中得知，「錢老大」錢百樂手下有四個得力助手，稱爲「四霸」，首霸邵正氣，掌握着本市絕大部份的地下賭檔，二霸黃偉，是本市販毒頭子，他又有一個綽號「神算子」，名叫盧國策的助手，鬼計多端，許多販毒手法是他構思出來的。

三霸趙不花則是「字花」的主持人，四霸郭添福，專收保護費。

剛才那個跟踪自己的大漢，正是二霸黃偉的手下。

聽他們的口氣，錢老大似乎下了一道命令——誰找到「魔術手」的踪跡，誰便可以得到若干好處。

像「四霸」那種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的大人物，普通的獎勵自然看不在他們的眼中，這次錢老大的確花足了心機要得到「魔術手」，究竟是爲了什麼？

王小克當然想不到答案，他打算回到「春光招待所」後，將這一切告訴何三手，讓他分析研究。

王小克一踏進「春光招待所」，就意味到氣氛有點異樣；首先，他發現幾乎廿四小時都有人坐在櫃枱，竟然闃無人影。

「發叔，發叔！」王小克叫道。

沒有人回答他，李煥發當的是夜更，他第一天和「魔術手」來這間招待所時，接待自己的就是李煥發，可是這個時候却看不到他的人影。

「發叔！」他又叫了一聲。

仍然沒有人回答。

整間招待所裏面，靜得好像死一般！

王小克一顆心開始怦怦亂跳起來，他知道必定有事情發生了，然而，爲什麼會這麼快？

忽然間，王小克有一股衝動想轉身向外逃去，然而，他回心一想：如果眞的發生了什麼事，錢老大一幫人是不會放過自己的！

他存着萬一的希望，朝着走廊那邊走去。

每一次王小克踏在厚厚的，腥紅色的地毡上的時候，他都有一種舒服的感覺，然而這時候他沒有了那種感覺，代之的是恐懼。

終於，意料中的事擺在他眼前了！

隔他一兩碼處，有一個人伏在地上，背上的恤衫染滿了鮮血！

他緊緊抿住自己的嘴，這才沒有叫出聲來，仔細看清楚，正是當夜更李煥發！

王小克鎮定自己，緩緩地踏上前，喚了一聲「發叔！」

當王小克出聲的時候，他自己也嚇了一跳，原來自己的聲綫竟然在過度吃驚下，變得如此乾澀沙啞，幾乎無法辨認。

地上的李煥發沒有應他。

王小克蹲下身來，伸出手去，觸了觸李煥發的手，觸手處一片冰涼，顯然已經死了！

然而，他背上的鮮血仍然汩汩地淌着，表示才死去不久！

他想到密室裏的何三手，如果錢老大的手下先他一步抵達的話，何三手看來也難以倖免的了！

當王小克緩緩起身，正要向密室走過去時，冷不防背後有人叫道：「別動！」

刹那間王小克如入冰窖僵住了身子抖索個不停。

「小鬼子，你怎麼會在這裏？」是周探長的聲音。

王小克這才吁了一口氣，緩緩地轉過身來。

只見周探長率領着一隊便衣軍裝警員，圍住了「春光招待所」的門口。

「你過來，小鬼子。」周探長向他招招手。

王小克猶豫了一會，向他走過去。

周探長打量着他，道：「怎麼發生命案的地方，總有你出現的機會？」

「不……不是我殺的！」王小克急忙說。

「我沒有說過是你殺的！」周探長自以爲是地說：「我說過沒有？」

王小克凝視着周探長，訥訥地說不出話來。

周探長向旁邊一個探員使了一個眼色，吩咐道：「看着他！」說罷，走過去檢查屍體。

攝影師，指紋師，還有王小克所不清楚的警方特別人員在「招待所」裏忙了一會之後，周探長來到他的面前，道：「小鬼子，跟我回警局吧！」

「我沒有犯罪！」

「是啊！」周探長得意地說：「你可以去找一個律師，假使你有的話。」

王小克咬着牙，狠狠地瞪了周探長一眼。

他背後的便衣探員已經大力一推，將他推走。

× × ×

王小克望着辦公枱上那些雕刻刀，嘟着嘴不出聲。

「小鬼子，咱們做個好朋友怎樣？」周探長將啣在口中的雪茄取下來，俯着身問。

他橫了周探長一眼，不明白爲什麼周探長會前倨後恭。

「你抽不抽烟？」周探長忽然問。

王小克仍然不回答。

周探長却逕自取出一根香烟，放到王小克的口中，又替他劃着了火。

王小克噴了一口烟霧，感覺上好了許多。

「小鬼子，我對你不算壞吧？」周探長低聲下氣地說：「上次我還給錢你去醫你婆婆的病哩！」

小王克心中陡地一動，周探長最討厭

的地方便是攞官腔欺壓平民，人倒是不錯的，上次如果不是他的錢濟急，婆婆怎可以進入醫院？

「小鬼子，告訴我，魔術手和你是什麼關係？」周探長的主題來了。

王小克狠狠地吸了一口烟，道：「我只是認識他而已！」

周探長雙眉一揚，面露喜色，道：「對了，你是怎樣認識他的？」

「這並不關重要。」王小克說。

「重要得很，」周探長說：「你知道嗎？世界上有多少個國家在通緝魔術手？」周探長在室內踱着方步，接道：「起碼六個，他是一個重要的通緝犯！」

「他……他犯了什麼罪？」

「哈！說來你也不明白，他假造過證件，信用咭，鈔票，旅行支票，股票，公債票，總而言之，只要是一張紙便可以換許多銀紙的文件，他都做！」

「你們不是有很多專家嗎？」王小克問。

周探長嘆了一口氣，道：「專家！魔術手所製造出來的東西，倘若是專家們可以分辨眞僞的，他也不配稱魔術手了！」

王小克不禁有點代何三手驕傲，只聽周探長繼續說道：「現在，幾乎每一個國家都有國際警察在追查他的踪跡——」

「還有犯罪集團！」王小克挿口說。

「咦，你——你怎麼知道？」

「春光招待所的那個傢伙，就是犯罪集團裏的人殺的！」王小克說。

「你以爲我們不知道？」周探長大力地咬着雪茄：「可是到底是誰殺的？」

「錢老大的手下。」

「哈！」周探長苦笑了一下，道：「錢老大的手下沒有一千，也有八百，我們總不能隨便去抓一個回來。」

「你可以偵查。」

「現在我們都沒有時間！」周探長倏地停下步來，望定了小王克，道：「我們要找魔術手！」

「找到他之後又怎樣？」

「將他交給法庭去審判！」

王小克緩緩地嘆了一口氣，他一方面爲魔術手驕傲，另一方面又爲他的遭遇担心，如今，黑社會在找他，警方也在找他，而他却踪跡杳然，不知到了什麼地方。

「小鬼子，如果你帮我抓到魔術手，那麼，你將會得到一筆獎金，」周探長强調着：「一筆你發夢也想不到有那麼多的獎金！」

換作以前，王小克必定會先問獎金的數月，然而，現在他似乎完全站在魔術手一面，他所記掛的，只是那個慈祥老人的安危而已！

王小克告訴自己，只要自己能力所致，他不但要帮助魔術手擺脫黑社會勢力的糾纏，甚至要帮助他和警方作對！

「周探長，我可以走了嗎！」王小克忽然問。

周探長呆了一呆，一時間找不到理由回絕他，門開處，一個警目走了進來，將一張字條交給周探長。

周探長向那張字條望了一眼，道：「小鬼子，你可以走啦！」

王小克料不到周探長眞會那麼大方放自己走，不由大喜過望。

「記住，下一次再發生命案，希望不會在現場看到你！」周探長說。

王小克踏着輕鬆的步伐離開周探長的辦公室，一來到外面，不由呆了一呆！

只見蕭東東笑吟吟地望着自己。

「小克！」蕭東華趨上前來。

「蕭先生，是你！」王小克也是驚喜交集。

「周探長有沒有難爲你？」

王小克腦中念頭一閃，問道：「是不是你將我保出來的？」

蕭東華微笑着點點頭，道：「我在家中接到『春光招待所』發生了命案的消息，急忙趕到現場，有人告訴我你被警方帶走了。」

「何師父呢？」王小克問。

蕭東華皺起了眉頭道：「不知道。」

「會不會被錢老大他們擄走了？」

「我最初也這樣猜想，可是後來暗中一調查，發現何師父並不在他們那裏。」

王小克聞言心下一寬，只要不是在錢老大的手中，那麼便安全了。

「小克，你現在打算到那兒去？」蕭東華忽然問。

「我——」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看來只好回家了。」

「你不怕錢老大手下再去找你嗎？」

王小克咬一咬唇，道：「他們的勢力這樣大，我躲到那裏，都是一樣，逃不掉的。」

蕭東華淡淡一笑，道：「來，我送你回家吧！」

王小克隨着蕭東華向一架豪華房車走去。

× × ×

王小克翻了一個身，忽然發現有一隻手搭在自己的肩膊上，不由倏地自夢中驚醒，睜開眼睛一望，赫然看到一雙精光四射的眸子，正望着自己。

他吃驚之下，便想叫出聲來，怎料一隻手迅速無倫地掩住自己的嘴吧，跟着，他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在身旁低聲道：「小克，是我！」

王小克一呆之下，低呼了一聲，道：「老先生，是你！」

床前那人這才鬆了手，道：「不錯，是我！」

王小克急忙坐起身，只見被自己加了三把大鎖的門已經被人打開，不由啼笑皆非。原來床前那人正是「魔術手」何三手，王小克買回來的三把大鎖，在他說來自然算不了什麼一回事。

「老先生，你……你跑到什麼地方去了？我——」

何三手不待他說下去，便說道：「小克，我查到了一點端倪，可是，還要你的帮忙。」

王小克立即答道：「只要是我做得到的事，我一定盡力！」

何三手滿意地點了點頭，道：「我要你到錢老大的家裏去一趟。」

王小克愕了一然，道：「這——」

「怎麼？你沒有胆量？」

王小克心下豪氣頓生，道：「怎麼沒有胆量，錢老大又不是吃人的妖怪，怕他

什麼？」

何三手輕輕嘆了一口氣，道：「可是他比吃人的妖怪更可怕，你明白嗎？」

王小克不由猶豫了起來，不過話已說在前頭，無論如何是要實踐諾言的了。

「到錢老大的家裏去幹什麼？」王小克問。

「是這樣的，我查到錢老大近來很少露面，頻頻和國際犯罪集團的人馬接觸，看來他們正在計劃着一宗大買賣，一宗大得令人想像不到的買賣。」

「會不會是走私販毒？」王小克忍不住插口問。

何三手苦笑了一下，道：「錢老大這一生，根本就不曾停止過走私販毒和爲非作歹，我看，這宗買賣可能關係着國際的局面。」

「對了，他想轉行做間諜！」王小克衝口而出。

「不像，」何三手搖了搖頭，道：「一來錢老大不是這種材料，二來酬勞也不放在他的眼中。」

「這樣說來，他們這次的大買賣的確是十分神秘了。」王小克說。

何三手緩緩地點了點頭，道：「所以我才要你去查一查。」

「我——我做得到嗎？」

「憑你一己之力，大概做不到，」何三手說：「不過我會在暗中幫助你。」

「萬一我被他們發現呢？」

「我的本意就是如此。」

王小克心頭陡地一跳，訥訥地道：「這……這……」

「小克，如果他們這宗大買賣缺不了我的話，那麼，你的性命是絕對安全的，他們不會加害於你。」

王小克心下嘀咕！倘若他們的買賣缺少了「魔術手」也一樣可以成功的話，自己的性命豈非……

然而，他沒有把心底下話說出來。

「小克，你有一個好朋友失踪了，對不對？」何三手忽然問。

王小克楞了一楞，道：「咦，你怎麼知道？」

「剛才我經過一座石屋，聽到裏面有人在哭泣，」何三手道：「你想不想救回他？」

「老先生，你怎知道阿發是被錢老大他們捉去的？」王小克詫異地問。

「很簡單，阿發是第一個發現我住在石洞裏的人。」

王小克大吃一驚，道：「這……這怎麼可能？」

「這是事實，」何三手正色道：「小克，最初我還以爲是你出賣了我，後來才知道是那個阿發暗中跟踪着你，得悉我住在石洞裏的秘密。」

王小克至此才恍然大悟，原來那天何三手忽然失踪便是這個原因，只是錢老大他們又怎會和阿發扯上關係？

「阿發得悉了石洞的秘密後，他抱着發現新大陸的心情，四出宣揚，錢老大手下耳目衆多，立時知道了，他們派人來找我，但我已先一步離去，失望之下，以爲阿發還有進一步的消息，於是將他扣留了起來。」何三手說，「現在，阿發正在錢老大的別墅中，你假爲尋阿發而去，暗中查探他們的目的爲實。」

王小克沉吟了一會，道：「好吧！」

「小克，」何三手自懷中取出那把「魔術刀」來，道：「這把刀你帶在身邊防身吧。」

王小克接了過來，撫弄着，道：「我怎樣用它？」

「我教你。」何三手說着將那把「魔術刀」的用途和威力向他解釋起來，只聽得王小克張大了口闔不攏來。

× × ×

王小克在街上閒蕩着，他一時間把持不定應該到那裏去好。

袋子裏有數百元現鈔，那是當了何三手的金錶用剩下來的，本來够他到酒店快活一下，但阿發不在身邊，自己一個人到酒店却沒有這種勇氣。

看一場電影吧？又沒有看電影的心情，因爲今晚上要到錢老大巢穴中去偵查。

是下午四時多，他在街上漫無目的地走着，偶爾向穿得十分性感的寫字樓女郎望幾眼。

忽然，他發現身後有脚步聲趕上來，接着，鼻端臭到一陣香水味，一個身段惹火的外籍女郎和他擦身而過。

俏女顯身手　胖婦揭僞裝

那金髮女郎身材性感，大概有五呎六吋高，年紀看來才十八九歲，身上穿着一件短到無可再短的迷你裙，婀娜多姿地向前趕路。

王小克望着她渾圓的盛臀和修長的美腿，不由自主吹了一下口哨，像這樣漂亮性感的金髮女郎，他只在外國圖片裏看到，本市雖然有不少外國遊客，但多半是白髮龍鍾的老婦而已。

忽然，那金髮女郎停下步，轉身向王小克望來。

王小克一顆心不由怦怦地跳了起來，心底下不斷地叫着：「她望我了，她望我了！」

那金髮女郎露出一個十分甜膩的笑容，向王小克走過來。

「請問，這裏是中區嗎？」金髮女郎說的竟是十分流利的國語。

王小克呆了一呆，急忙向她點頭。

「我——想找希爾頓酒店，」金髮女郎聲音嬌美：「你可以告訴我，它在什麼地方。」

希爾頓酒店是世界性的大機構，王小克雖然只是一個擦鞋童，却也知道它的名氣，立時向她點點頭，道：「希爾頓酒店就在前面，轉兩個街口便到了。」

「謝謝你。」女郎手中拿着一份地圖，接着說：「小朋友，你有沒有空？」

王小克一顆心猛烈地跳着，女郎甜膩的聲音和性感的身材已令他神魂皆醉，忙不迭點頭。

「陪我走過去好不好？」

「好。」

王小克精靈絕倫，如果換作一個魁梧大漢，他必定會懷疑對方的企圖；然而，站在他面前的是一個可以征服任何男子的尤物！

刹那間，王小克只覺得雙頰發熱，心頭狂跳，絕沒有想到女郎爲什麼要自己陪的原因。

他和女郎一面向「希爾頓酒店」走去一面談着。

「你是遊客？」王小克問。

「是的，我昨天剛到。」

「自己一個人？」

「是啊！我爸爸到大溪地渡假去了，」女郎笑着說：「他不肯陪我。」

王小克本來想問一句：「那麼你的男朋友呢？」然而話到口邊又嚥回了。

不一會，已經來到了酒店，女郎溫婉地問：「上來坐坐怎樣？我喜歡中國小朋友。」

王小克望着她高聳的胸脯，又望了望豪華的酒店，暗想自己從來未曾看過這爿國際馳名大酒店的房間，反正無事，何不上去坐一坐？

女郎不待他回答，牽着他的手向電梯走去。

當王小克踏進電梯的那一刹間，忽然腦際一亮，想到了金髮女郎爲什麼要邀請自己到她房間裏的原因！

倘若自己是個英俊魁梧的青年，這還構得成理由；然而，自己只是一個十四歲的「小朋友」而已！

她爲什麼選中自己？難道正如她所說，她喜歡「中國小朋友」。

王小克知道天下間絕對沒有這等便宜的事，面前這位操着流利國語的金髮女郎，說不定是錢老大的人！

一想到錢老大，王小克的意馬心猿立時收斂了起來，代之的是滿背的冷汗。

他不由自主地又瞥了女郎一眼，見她櫻唇邊泛着迷人的笑靨，一顆心又定了下來，心想：就算她要對自己不利，只要有機會一親美人香澤，那也值得了！

王小克是個貪生怕死而又好色的「小大人」，如果以「死」和「色」衡量輕重，他自然是「生」爲重，可是他想到何三手告訴過自己，錢老大有利用「魔術手」的一天，自己便可以履險如夷！

反正今天晚上也要到錢老大的家裏去探險，如今他的手下碰上了，那是一樣。

不覺間，電梯已經到了，王小克留意到電梯是停在「十四」上面，那等於十五樓了。

「來。」女郎親熱地拖着他的手，向一道房門走過去。

在這種情況下，王小克只好不動聲色，伺機行動。

那是一間佈置得十分豪華的套房，棕色地氈，棕色傢俬和窗簾布，房間裏有雪櫃電視機，沙發和一個面積很小的酒吧。

「你喝酒嗎？」女郎問。

「不。」

「汽水？」

「我不口渴。」王小克打定了主意不吃不喝房間裏任何東西，包括香烟在內。

女郎自己斟了一杯酒，在沙發上坐了下來，凝望着王小克。

「小朋友，你知道我爲什麼請你上來嗎？」女郎忽然問。

「你說過，你喜歡中國小朋友。」

「是的，我更喜歡聰明的中國小朋友。」女郎深意地笑了起來。

王小克心下一凛，女郎大概要表示身份了。

「我够聰明嗎？」王小克強行擠出一絲笑容。

「那要看你怎樣和我合作了。」

「做你的嚮導，帶你環遊本島？」王小克試探着問。

女郎淡淡一笑，起身打開一個抽屜，自內取出一叠嶄新的鈔票來。

王小克眼前一亮，那全是五十元面額的美鈔！

「這是美國鈔票，你知道嗎？」

王小克向她點了點頭。

「小朋友，如果你幫我一個小忙的話，我會將它全部送給你。」女郎揚揚手中的美鈔。

「幫你找一個人？」

女郎呆了一呆，旋即笑了起來，道：「不錯，你相當聰明，全猜對了。」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如果自己聰明的話，就不該跟她上來。

「只要你告訴我他在那裏，這些錢全是你的，」女郎望着那叠鈔票，道：「雖然美鈔貶了值，但對於你來說，仍然是一筆財富哩！」

王小克咬了咬唇，苦笑着說：「可惜我沒有這種福氣！」

「你說什麼？」女郎面色一變。

「我說我沒有這種福氣。」

「不肯合作？」

王小克聳了聳肩，道：「我根本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

「胡說，昨天晚上，你不是和他見過面嗎？」女郎說。

王小克心下一凛，昨天晚上何三手到自己家裏來的事，竟讓她知道了！

「既然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和他見過面，爲什麼還要我告訴你他的所在？」

女郎赧然一笑，道：「小朋友，許多人都在找他，我們不方便做得太過份，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王小克楞了一楞，細心咀嚼着她那句話。

「你們是誰？」王小克忽然問。

女郎淡淡一笑，道：「我們就是我們，爲了你的安全，最好不要知道。」

王小克緩緩點着頭，道：「我知道了，你們是間諜！」

女郎臉色一變，但旋即笑了起來，道：「小朋友，如果你和我們合作的話，相信對你更加有利。」

「我應該怎樣合作？」

「將他藏匿的地方告訴我。」

「我不是說過了嗎？」王小克攤了攤手，道：「我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

「你在說謊。」

「唉！你不相信，我有什麼法子？」

女郎正要開口說話，房門忽然傳來「篤篤」的敲門聲。她急忙用手指放在口唇邊，示意王小克不要說話。

王小克心知來了不速之客，急忙站起身來。

女郎躡足走到房門口，側耳聽了一聽，却不應門。

過了不久，房門又「篤篤」地響了起

來。女郎向浴室指了一指，示意他躲到裏面去。

王小克猶疑一會，轉身向浴室走去。

這時，門柄緩緩地轉動了，王小克自浴室門縫內向外張望，看到女郎自胸口乳溝中取出一枝唇膏型一般的圓筒來。

門緩緩地打開，一個男子的聲音出現了：「安妮姐，我們知道你在裏面。」

女郎閃身躲到門後，王小克看到進來的是兩個彪形外籍男子。

那兩個男子將手放在上裝袋內，從口袋微微隆起的形狀看來，他們手中都握着短鎗。

就在爲首那大漢踏進房門的那刹間，安妮姐忽然跳了出來，喝道：「歡迎你們光臨舍下！」

說時遲，那時快，安妮姐話甫出口，只見銀光一閃，首先那大漢左手掩面，痛叫了一聲。

後面那大漢推了同伴一下，跨進房來，右腿向後一踢，將房門踢上了。

安妮姐舉起手中圓筒，向那大漢指去；那大漢見同伴着了道兒，心知圓型鐵筒裏有鬼，急忙撲下地去，滾了兩滾，來到浴室門口。

安妮姐見大漢身手敏捷，倏地轉過身去，手中圓筒向前一揚，王小克只覺眼前銀光閃動，那大漢要站起身來，想是身上又中了圓筒裏的利針，倒下地去。

就在大漢倒下地去之時，王小克聽到輕輕「噗」地一聲，對面牆上一幅抽象畫上，出現了一個小洞。

安妮姐身手異常敏捷，像野貓一般竄上前去，揚起了美腿，一腳往大漢捅在袋中的右手踢去。

那一刹那間，王小克看到了安妮姐迷你裙下的春光，換作平時，他必然會興非非之想，在這個時候那裏還有興緻，急忙向地上那大漢望去，又聽得「噗」地一聲，厚厚的地氈，竟然冒出了烟來。

安妮姐得勢不饒人，一腳又向大漢面門踩了下去，那大漢痛叫一聲，身子軟了下去。

這時，爲首踏進房中的大漢正掙扎着自地上要站起身來，安妮姐轉過身去，冷然說道：「愛廸，你們是自尋煩惱來此，可怪不得我。」

愛廸抬頭望了安妮姐一眼，忽然又軟下地去了。

這一切變故不過是一分鐘之間的事，王小克躲在浴室之中看得清清楚楚，不禁爲安妮姐的身手暗暗喝采；看她剛才出手之快，儼然是空手道和跆拳道的好手，自己手無縛鷄之刀，怎是她的對手？

王小克望着地上那兩個一動也不動的大漢呆呆出怔，心下暗想：他們又是什麼人馬？

安妮姐輕輕嘆了一口氣，抬起頭來，道：「小朋友，你可以出來了。」說着把那圓筒放回胸口。

王小克暗自捏一捏袋裏的「魔術刀」，心想如果等一下要用强的話，必須先下手爲强，否則自己絕對不會是安妮姐的對手。

「小朋友，快過來啊！」

王小克猶疑了一會，終於硬着頭皮踏出浴室。

「來，帮我一個忙，把他們抬到浴室去。」安妮姐指看地上的兩個大漢說。

「他們……他們死了。」

「不，只是痲醉過去而已，」安妮姐說：「我們並不隨便殺人，尤其是在別人的國度裏，四個小時之後，他們便會醒來了。」

王小克一邊帮着她將其中一個大漢拖進浴室，一面問道：「這兩個大漢是什麼人。」

「當然是我的敵人。」安妮姐簡短地答。

兩人花了一會的時間，才將兩名大漢拖到浴室中，安妮姐又斟了一杯酒，喝了一口，才長長吁了一口氣。

王小克望着房門口，門沒有上門，如果他跳起身打開門逃跑的話，大概還有機會。

安妮姐似乎看到了他的用意，忽然問道：「小朋友，你看我像不像壞人？」

王小克凝視了她半晌，說道：「你不像。」

安妮姐甜甜一笑，道：「他們呢？」

王小克反問：「他們是壞人？」

安妮姐向他點了點頭，道：「不錯，他們是大大的壞人。」

「剛才他們好像要殺你？」

「不錯，因爲他們要做一件壞事，而我奉命阻止他們。」

「你是女占士邦？」

安妮姐淡淡一笑，柔聲道：「小朋友，世界上沒有占士邦這個人的存在，他只是幻想小說家塑造出來的角色而已。」

「告訴我，他們想做什麼壞事？」王小克試探着問。

安妮姐欲言又止，最後嘆了一口氣，道：「小朋友，你不會懂得的，而且，我也不能告訴你。」

王小克望着秀眉微皺的安妮姐，忽然覺得她不但不再可怕，而且還有一種可親的感覺。

「你是間諜，是不是？」

安妮姐苦笑了一下，向他搖搖頭，道：「我不是間諜，但我做的工作和間諜差不多。」

「這就是了。」王小克點點頭。

安妮姐掠了掠頭髮，道：「小朋友，既然你不肯帮忙我，那麼，你走吧，我會自己想辦法找到他的。」

「你……找到他之後會怎樣？」

「我也不知道。」安妮姐聳聳肩。

「你——會不會殺了他。」

「這個很難說，」安妮姐向他揮揮手，道：「你還是走吧！」

王小克猶疑了一會，望着她美妙玲瓏的身材，忽然有一種依依不捨的感覺。

「我求求你，千萬不要殺他，」王小克說：「他不是壞人，他是被逼的。」

「你是小孩子，怎懂得這麼多？」安妮姐說着起身替他打開房門，笑道：「再見。」

王小克無可奈何地踏出門去。

他望了望腕錶，是下午六時多，天還沒有完全黑下來，暗想先找間餐室吃過東西再說。

王小克在酒店附近找了一間餐室坐下來，叫了東西後，將剛才所發生的事想了一遍。

照剛才的情形看來，何三手又添了一個敵人，他現在是三面受敵了，犯罪集團要找他，警方想拘捕他，而十分神秘的金髮女郎也要得到他才甘心！

金髮女郎身手雖然不凡，但在她背後，一定還有個更大的勢力存在，何三手是否可以應付這三方面的敵人？王小克簡直不敢想下去。

雖然現在何三手躲了起來，但憑這三方面的勢力，總有一天要被他們找出來，問題只是遲與早而已！

何三手現在躲在什麼地方？王小克眞的不知道，他只知道有必要時，何三手會來和自己聯絡。

不過，照安妮姐剛才的話聽來，自己的住處已經被他們監視着了，當何三手再次和自己聯絡的時候，會不會還有那種運氣擺脫？

王小克越想越覺得事情的複雜，食物剛好在這個時候送了上來，他囫圇吞棗般地塞下肚去，眼見外面天色已經逐漸暗了下來，於是結賬離開餐室。

× × ×

王小克離開酒店不久，安妮姐隨後乘電梯下來，她臉上又補了脂粉，使她的俏臉看來更俏更美。

安妮姐一踏出電梯，便吸引了無數男仕的眼光，她掠一掠滿頭金髮，往停車場走去。

在酒店一根巨柱之後，有一個白髮老婦，正瞪着一雙灼灼的眼光望着安妮姐婀娜多姿的步伐，那老婦身上穿着一套黑色綢布唐裝衫褲，一拐一拐地隨在安妮姐之後。

安妮姐向一架紅色跑車走去，打開車門踏進車中，那老婦遠遠地停了下來，將眼光移到其他的地方。

當安妮姐駕着車子離開停車場時，老婦立時取出一把形狀十分奇特的鎖匙，打開她身邊一架平治房車的車門，踏上車去，看她動作敏捷，根本不像是個上了年紀的人。

老婦一踏上汽車，立時發動了馬達，汽車絕塵向前駛去。

在汽車經過停車場門口時，稽查打手勢示意她停下來繳交車費，老婦說了聲「月票。」將車子的速度增加，風馳電掣地駛離了停車場。

安妮姐平穩地駕駛着她的跑車，向一條天橋駛上去，而老婦則在後面跟隨着。

不一會，安妮姐的車子來到了一幢建築十分宏偉的大厦門口停了車，她打開車門，向大厦門口走去。

老婦也在不遠處的一個車位泊下車來，向大厦望了一眼，忽然雙眉一揚，喃喃道：「對了，她果然是他們的人！」

原來這老婦正是「魔術手」何三手，他手上功夫天下無雙，化妝技術自然也是一流，如果不是細心觀察，根本看不到是經過喬裝改扮的。

安妮姐踏進了那幢「A國領事館」大厦不久，何三手也跟着走了進去。

守門的向她看了一眼，心想大概是要申請到A國去探望兒孫的老人家，好心地問：「老太太，你是不是要來辦手續？」

「是的，是的，」何三手逼着嗓音回答：「請問申請拿護照的在幾樓？」

「四樓，」守門回答道：「電梯按三字。」

「謝謝你。」

何三手踏着龍鍾脚步向電梯走去，看電梯的小姐問：「幾樓？」

「四樓。」他答。

不一會，電梯抵達了，何三手踏出電梯向前走去。

那是一條鋪滿了厚厚地氈的走廊，何三手一面盤念着，一面左顧右盼。

這時，他看到安妮姐正站在領事館會客室處，似乎在等待着接見。

在會客室的隔壁，有一塊塑膠牌子掛着「女界」兩字，何三手沉吟了一會，向那道門走去。

他推開了門，迎面看到一個胖女人，從她身上的制服看來，似乎也是領事館的職員，職責是在洗手間裏服務。

胖女人望了何三手一眼，遞一張厠紙給他。

何三手謝着接過了，向最左的一個洗手間走去。

他一踏進洗手間，立刻轉手門上了門，自懷中取出一個小瓶，拔開瓶蓋，用一支上面紮着棉花的牙籤蘸了一點瓶裏的液體，往瓷磚牆塗。

然後，他將小瓶蓋好揣入懷裏，又取出一支小鐵支，朝塗過液體地方上刺去。

說也奇怪，那塊瓷磚突然如豆腐一般被鐵枝刺了進去，何三手收回鐵枝，拿出一具耳筒也似的儀器，將另一端嵌入牆壁之內，再將耳筒塞在耳中。

那是一具袖珍竊聽器，構造雖然不十分精密，却是他自己發明的。

這時，他聽到有一個美國口音的男子道：「安妮姐，你實在不該到這裏來。」

「我沒有選擇。」安妮姐說。

「你的身份會因此暴露，知道嗎？」男子的口氣微慍。

「我的身份已經暴露了，」安妮姐平靜地說：「他們剛才到酒店找我。」

「誰？」男子緊張地問。

「黑手黨的人。」

室內一陣沉寂，那男子又發言了：「既然如此，咱們要加快行動了，安妮姐，魔術手找到了沒有？」

「他好像神龍一般見首不見尾，」安妮姐回答：「我將那個和他在一起的小孩子捉了來，然而，他也不知道魔術手在什麼地方。」

那男子「唔」地一聲，道：「在他們未曾找到魔術手之前，我們要先他一步找到他。」

「可是，我一個人辦不到，」安妮姐說：「黑手黨的人和本市的犯罪集團有聯絡哩。」

「我會加派人手協助你。」

安妮姐道：「這不是違背了我們起初的計劃了嗎？」

「有什麼法子？我們決不能使魔術手落入他們的手中。」男子口氣異常堅決。

「依我看，最好的辦法是給他一顆子

彈。」安妮姐說。

「胡說，上面吩咐不要傷害他。」

「他們中國人有一句老話，好像叫做士急馬行田，」安妮姐說：「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我們只有見一步行一步，也顧不得上面的命令了。」

「不行，在我們的組織中，不服從命令，就等於是叛國，這個罪名你擔當得起嗎？」

安妮姐緘默了。

「你的任務是去找魔術手，然後將他帶來交給我。」男子又說。

「可是你知道有多困難！」

「再困難的事你也做過了，」男子說：「如果魔術手落在他們的手中，後果眞是不堪設想。」

「眞有這般嚴重？」安妮姐忽然問。

那男子似乎呆了一呆，接着說：「安妮姐，你的任務是絕對服從上面指示，而不是盤三問四。」

「可是我就不明白何以我們的國家這樣急切想得到這個中國人。」

「因爲——」男子頓了一頓，才說下去：「我也不知道究竟是爲了什麼，不過，在私人感情方面，我可以告訴你的是，如果這個中國人落在黑手黨上面，對我們國家將會是一種極大的損失。」

「我仍然不明白。」安妮姐說。

一直在細心偷聽那男子和安妮姐對話的何三手也不禁皺起了眉頭來，他本來以爲可以自安妮姐身上得悉一些消息，然而，他失望了！

甚至A國聯邦調查局的密探也不知道何以他們政府這般急切地要求找到自己。

照他們剛才的話聽來，何三手隱約感覺到：自己在A國政府和黑手黨心目中，是一個極其重要的人物！

而且，A國政府和黑手黨之間，似乎還在醞釀着一場「戰爭」，而這場「戰爭」的得失關鍵，完全繫於誰可以將自己得到手！

這時，男子的聲音又响了起來，他道：「安妮姐，我建議你化裝一下，既然黑手黨的人找上門來，他們還會再來的，爲了你的安全和辦事方便起見，我命令你從今天起，化裝成爲一個滿面雀斑，身段臃腫的遊客。」

「我還有選擇麼？」安妮姐笑着問。

「沒有，」男子正色說道：「你的選擇是絕對服從命令去執行你的任務。」

「是。」

何三手聽到這裏，知道再聽下去也聽不到什麼秘密了，於是取了那是竊聽器放入懷中，打開洗手間的門。

當他一打開門時，不由呆了一呆，那個胖女人似笑非笑地望着他。

令他剎那間呆住的原因當然不是胖女人的笑，而是她手中那把裝上了滅音器的點四五口徑短鎗。

不幸的是——短鎗的鎗咀正指住自己的心窩！

何三手一生行走江湖，什麼風浪不曾見過，所以一呆之下，立時鎮靜了下來，佯作驚訝地問：「你……你想搶刦？」

胖女人沒有回答，只是向他掀了掀嘴角。

艷麗似嫦娥　嬌痴賽童騃

「我……我身上沒有錢，你放過我吧！」何三手微顫着聲音。

「帶他進來！」一個聲音突然自天花板隱蔽處的擴音器傳了下來。

何三手一聽到那個聲音，不由暗叫一聲「完了」，原來那把聲音正是剛才和安妮姐會談的男子。

胖女人揚一揚手槍，示意何三手向前走。

何三手嘆了一口氣，向前走去，來到了會客室內，只見一個上唇蓄着短髭的中年男子，正望着自己得意而笑，安妮姐仍然坐在沙發上。

「何先生，高興見到你！」男子伸出手來。

何三手和他握了握手，說道：「未請教？」

「叫我羅拔便行了，」男子向安妮姐一指：「這位安妮姐小姐何先生大概見過了？」

安妮姐掀唇向他淺淺而笑。

「出去吧！」羅拔向那胖女人揮手。

胖女人不發一言地轉身離去，羅拔轉向安妮姐道：「你也可以走了。」

「祝你們有個開心的會談。」安妮姐說着離開會客室。

羅拔起身替她開門，然後將門輕輕地關上了，道：「何先生，你是我們的貴賓，請坐！」

「難道貴國的聯邦調查局改變了主意？」何三手平淡地問。

羅拔先是呆了一呆，但他畢竟是A國駐遠東的特務頭子，隨卽笑了起來，說道：「何先生，你的生命受到了威脅，知道嗎？」

「據我所知，黑手黨找我只是想我替他們辦事，而不是想殺我。」

「可是你能担保他們在你辦完了事後不殺你麼？」羅拔凝望着何三手，道：「現在的黑手黨，已經和以前的不同了。」

「起碼我還有機會，」何三手道：「好吧，你們要關我幾年？」

「何先生，請千萬不要誤會，我們這次並不是這個意思，相信剛才你也全聽到了？」

何三手聞言凜了一凜，照這樣看來，他剛才分明知道自己在偸聽，爲什麼不立時揭發？

「何先生，我們要你明白，A國政府對你並沒有敵意，」羅拔搓着手在室內踱來踱去，道：「而且，我們願意將你以前在我們國家所犯的案件，連同案底一筆勾銷！」

何三手聞言心中陡地一動，A國是世界上當今第一大國，因此法例嚴明，自己四五年前在A國所犯的案件，包括製造僞鈔和公債券，使A國國庫損失了上億元，他們竟然能將這一切一切勾銷，那意味着什麼？

「什麼條件？」何三手淡淡地問。

「只要你帮我們去做一件事。」

「什麼事？」

羅拔並不立卽答話，他只是凝望着何三手，緘默着。

「我不相信貴國會這樣大方不咎既往。」何三手又說：「這件事相當困難，是不是？」

羅拔將微皺的眉頭舒展開來，道：「也許相當困難，也許易如反掌。」

「這話怎樣說？」何三手詫異地問。

「錢老大要你爲他做什麼？」羅拔忽然問。

何三手楞了一楞，道：「直至今天爲止，他還找不到我。」

「所以你不知道他要你爲他做些什麼事？」

「不錯。」

「我們所要求的是——」羅拔頓了一頓，才接着說下去：「不論錢老大要你做什麼，他都是被黑手黨委托出面的，我們希望你照他的話去做！」

「你說什麼？」何三手幾疑自己聽錯了。

然而，羅拔正色地重複一句：「不論他們要求你做什麼，你都要照着去做。」

何三手臉上保持着平定的神色，心底下却不斷問着自己：這究竟是爲了什麼？爲了什麼？

× ×

天已經黑了下來，錢老大那幢建築豪華宏偉的別墅，就像巨獸一般盤踞在郊外的「淺水灘」上。

別墅裡有燈光，那顯示裡面的人還沒有休息。

王小克望了望腕錶，是晚上八時三十分了，錢老大當然還未就寢。

他躊躇了一會，終於鼓起勇氣向別墅走去。

門口有一道大鐵柵，但緊緊地關閉着，王小克自然沒有能力去弄開那這大鐵柵，而且也不能按鈴求見，因此，他打算從圍牆上爬進去。

圍牆的高度只有四五尺，王小克估計自己可以輕易地翻過，問題是圍牆上有沒有示警儀器，自己貿貿然爬上去會不會危險一點？

當然，王小克此行的任務是讓錢老大發現，然後從中套取他急切想找「魔術手」的原因，可是王小克心裡想：倘若可以不必讓錢老大發現，而又可以探聽到原因的話豈非兩全其美？

王小克在圍牆下想了一會，決定先翻過圍牆進入別墅再說。

他猛地一提氣，雙手扳上了圍牆，慢慢地爬了上去，向內望了一眼，見花園中沒有人影，也沒有警鐘的鈴聲，於是屈着腿向下跳下去。

王小克身手敏捷，一着地便倒彈了起來，站在當地側耳聽了一會，見四周沒有動靜，於是向前面竄了出去。

他躺在一條水管旁邊，不斷喘着氣。四周靜得像死的一般，王小克定下神來，開始觀察環境。

他試過摸黑入高尙住宅區偸東西，也曾跟隣居「大虎」做過「世界」，因此，對於四周環境的估計和判斷倒是有點心得的，他只向上望了一眼，便肯定二樓那一間房是主人房。

王小克心裡想：錢老大這時候說不定會在房裡，就算不在，也可以趁機搜查一下，看看有什麼值得注意的東西。

他心念一決，立時向上攀爬了上去。

當他爬到一半時，門外忽然傳來一長兩短的汽車喇叭聲，跟着，一道强烈的光向大門口射去。

王小克凜了一凜，急忙緊緊抓着水管，將身子貼近牆上，以防被人發覺。

他聽到一陣急驟的脚步聲奔向鐵柵，跟着，鐵柵開了，汽車的馬達聲由遠而近，在大門口停了下來。

接下來是關車門的聲音和脚步聲。

「老大在嗎？」有人問。

王小克一聽到那個聲音，心中不由震了一震，好熟悉的聲音！

然而，王小克一時之間竟然想不到在什麼地方聽過那個聲音，他將面貼在牆上不敢回頭，因此看不到說話人到底是誰。

只聽得一個男子聲音說道：「老大正和那兩個鬼在書房裡會談。」

王小克明白答話的人口中那個「鬼」字的意思，他是說：錢老大和兩個外國人在一起。

一陣急驟的脚步聲過後，四周又靜了下來，連那盞强烈的燈光也熄了。

王小克又向上爬去。他知道錢老大在書房裏，因此少了一層戒心，迅速無倫地爬着。

不一會，他已經來到窗口冷氣機畔，伸手扳住冷氣機的機身，向內望去。

那是一間佈置得美輪美奐的寢室，傢俬是法國式鑲金邊的，配以腥紅色的地氈，顯得高貴無比。

然而，當王小克向床上的被褥望去時，不由呆了一呆。

被褥是粉紅色的，錢老大今年已經五十餘歲，他有可能還用粉紅色的被褥，粉紅色的枕頭套嗎？

王小克定眼一看，原來不單被褥和枕頭套是粉紅色，甚至牆上的牆紙，也是玫瑰花圖案的粉紅色。

「他媽的，錢老大莫非心理變態？」王小克心底下暗自嘀咕。

這時，王小克的眼光停在一張梳妝枱上。

梳妝枱擺着不少化妝品，右側有一個假髮架，放着幾個假髮。

於是，王小克知道自己找錯了房間，正想向下爬，忽然聽到一陣悅耳的歌聲自房裏傳來。

房間裏沒有人，怎麼會有歌聲？王小克不由望多了一眼。

這一眼，讓他看到了一幅奇景；只見一個頭裹浴巾，全身赤裸的少女，自浴室裏走出來，口中正哼着時代曲。

王小克一看到那裸體少女，兩道眼光再也轉移不得，雙腿便像不聽使喚似地凝住了！

那少女看來只有十六七歲，但已經發育得很好，只見她胸前微鼓，腰肢纖細，下圍丰腴，正是少女們最吸引人的時候。

何況那少女眉淸目秀，瓜子臉型，兩片櫻唇薄而帶弧型，身上一絲不掛，婀娜多姿地向床沿走去。

王小克兩道眼光停留在她的身上，剎那間再也轉移不開，只盼望那少女一直不

要穿衣服，讓自己躲在窗外靜靜欣賞。

可是，少女拿起床上的晨褸披在身上，坐到梳妝枱去，解開頭上的浴巾，梳起頭髮來；她那一綹秀髮烏黑光亮，一梳之下，馴順地披在肩上，王小克望着她美妙的動作，竟是看得痴了。

不一會，少女梳好了頭，起身向冷氣機走來；王小克心下一凜，急忙將身子縮了下去。然而，他由於心情緊張，立足不穩，雙脚一滑，竟然向下摔去。

在那電光火石間，王小克再也顧不了隱蔽自己的身份，雙手一伸，抓住了冷氣機的機身，這才穩住了向下掉去之勢。

只聽得屋內那少女發出一聲低低的驚呼聲，打開窗子，向下望來。

王小克心中暗叫苦也，想不到出師未捷身份先暴露，不由後悔自己太過大意，一看到了漂亮的女人便魂不守舍。

忽然，一雙細嫩的玉手抓住了他的手，跟着溫柔的聲音傳進了他的耳朵：「快爬上來，掉下去雙脚會摔斷！」

王小克幾疑自己是在夢中，然而，抓着自己雙手的玉手已經大力地在向上拉。

王小克運一運氣，順勢爬上窗檽，只見那少女滿面都是關懷之色望定了自己。

「有沒有摔着？」少女問。

「沒……沒有。」王小克拍拍身上的灰塵，氣喘喘地回答。

少女掠一掠須髮，瞪着兩隻晶瑩徹亮美眸問：「你是誰，為什麼會在窗外？」

當那少女將王小克拉上來的時候，他心中已想好了這兩句話的答案，於是回答：「我叫王小克，幾天沒有吃飯了，想……想來這裏偷點值錢的東西……」

少女凝望着他，忽然「嘖嘖」地嘆起氣來。

王小克一顆心怦怦亂跳，暗忖她一定不相信自己的話。

果然，那少女開口了，她道：「王小克，你在撒謊！」

王小克撒慣了謊，因此並不臉紅，他立即道：「我沒有騙你。」

「可是你看看，這是什麼東西？」少女指一指他的口袋。

王小克俯首一看，原來口袋裏的幾張百元大鈔，因剛才下跌之勢而露了出來。

這一來，他不由漲紅了臉，訥訥地說不出話來。

少女臉上露出得意之色，道：「哈，給我猜到了，是不是？」

「猜……猜到了什麼？」王小克訥訥地問。

「你不是來偷東西的。」少女說着將手指放在口中舐着。

王小克何等聰明，他一見了少女的神態，心中陡地一動。

「那麼，你說我來幹什麼的？」王小克試探她。

「我知道你來偷我父親的打火機。」

「你父親是誰？」

「我父親就是父親，」少女眨着一雙美眸，道：「還會是誰？」

王小克至此再也深信不疑：面前這位少女就算不是白痴，也是神經不正常。

錢老大有一個白痴女兒，他再富有又有什麼用？

王小克肯定少女是個白痴後，心頭上一塊大石不由卸了下來，他摸出袋裏的打火機，劃着了火，道：「打火機我也有，為什麼要偷你父親的？」

少女劈手搶了過去端詳半响，道：「不同，不同！我父親那隻打火機和你的不同！」

王小克呆了一呆，問道：「有什麼不同？」

「不同就是不同，」少女仰首望着王小克，問道：「你不相信？」

「除非你說得出不同的地方。」

少女嘟起了嘴，忽然，她一拍大腿，道：「好，讓我偷來給你看看！」

「為什麼要偷？」王小克詫異地問。

「因為我父親不許任何人動他那具打火機！」少女吐了吐舌頭，說：「給他知道的話，砰，殺了！」

王小克剛才和少女圍繞着打火機作話題，不過想分散她的注意力而已，聽到後來，錢老大竟然會為了一具打火機殺人，這樣說來，那具打火機必定大有蹊蹺了！

王小克好奇心十分重，急忙道：「好，你偷來給我看看！」

「你跟我來，」少女喋聲說：「不要出聲。」

那少女拉着王小克的手往一面大鏡走去，只見她用手一推，大鏡陷了進去，現出一個門戶來，竟然是一間暗室。

「我父親就住在隔壁，」少女低聲說：「我經常偷偷入他的房看他的東西。」

少女說着往牆壁上一按，果然又是一道暗門，通到另外一間寢房。

那是一間佈置得更加豪華的房間，王小克生平從來不曾見過那樣華麗的房間，幾疑自己踏進了皇帝的寢宮一般，看得痴了。

少女奔到一張長枱之前，打開抽屜，小心翼翼地自內取了一具打火機出來。

那具打火機外表並沒有什麼特別，只是比普通的打火機大一點而已。

少女將打火機遞給王小克，道：「你看看！」

王小克接了過來，劃着了火，望着穩定的火舌端詳半响，道：「這有什麼不同？還不過是一具普通的打火機而已。」

「不，父親說，這具打火機不用加油的。」少女說。

「不用加油？」王小克詫異地問。

少女向他點點頭，道：「是啊，父親說，不用加油，也不用換火石，它可以幾十年，幾百年，甚至幾千年地用下去！」

「我才不信，」王小克滿面不以為然的神色，道：「天下間那裏有不用加油和換火石的打火機。」

「哈！這具就是了，」少女得意地說：「我父親還說，現在全世界雖然只有這樣的一具打火機，但將來發展下去，不但每個人都可以有，還可以有不用汽油的汽車呢！」

王小克呆了一呆，道：「不用汽油的汽車怎走得動？」

「父親是這樣說，他告訴我，祇要這一次成功的話，他可以成為全世界最富有的人。」

王小克楞了半响，他實在不明白少女

所說的一切。

就在這個時候，房外忽然傳來了一陣脚步聲，少女面色一變，道：「父親來了！」說着將打火機放回抽屜中，拉了王小克的手向那道暗門奔去。

當少女關上了暗門後，一個男子的聲音出現了：「他媽的，既然調查局也派了人來，顯然他們知道了我們的企圖，是不是？」

「老大放心，咱們有辦法對付的。」是神算子的聲音。

「對付？怎樣對付世界第一大國的聯邦調查局？」

「說話的是我的父親。」少女在王小克耳畔低聲說。

王小克緩緩點着頭，少女拉了他一把，示意離開密室到她的房裏去，王小克心想這正是最好的機會，低聲道：「聽聽看你父親為什麼會有那具打火機。」

「我告訴你，是人家送給他的。」

「誰？」

「我不知道是誰，」少女在他耳畔低聲說：「總之是兩個外國人。」

王小克心中陡地一動，會不會是那兩個偷襲安妮姐的大漢？

這時，錢老大的聲音又响了起來，道：「咱們的計劃本來是想攻他們一個出奇不意，但照目前的情況看來，似乎沒有可能了。」

神算子接道：「如果找到了『魔術手』，仍然有機會的。」

「魔術手在那裏！」錢老大咆哮了起來：「你們花了多大的人力物力，連影子都找不到一個！」

「我們會加倍努力去找！」

「限你們二十四小時之內將他帶來見我！」

「老大，這……」

「不用多說，快去！」

就在這個時候，另一個聲音出現了：「老大，他來了。」

錢老大聲音興奮道：「請他進來！」

王小克暗暗奇怪，是什麼人令錢老大的聲音如此興奮？

不一會，一個聲音出現：「老大！」

「請坐，請坐！」錢老大客氣地招呼他。

王小克一聽到「老大」那個聲音，腦中不由一亮，原來是剛才那個抵達別墅的人！

剛才，那人也說了一句，王小克祇覺聲音非常熟悉，一時間却想不到是誰，如今，那聲音又出現了，但他仍然猜不到是誰。

王小克忍不住想推開那道暗門觀看，然而那少女拉了他一把，道：「快走吧，等一下被父親發覺了，砰，殺了！」

王小克心下一凜，猶豫了起來。

少女強行將王小克拉了起來，他怕掙扎間會發出聲响，萬一被錢老大聽到便糟糕，於是乖乖地和少女來到她寢房中。

「你放心，父親從來不進我的房間。」少女在床沿坐了下來。

「剛才那個進入你父親房中是誰？」

「我怎知道？」少女說：「父親不准我和他的客人說話。」

「為什麼？」

「他說那些人都是壞人。」

王小克心底下暗暗好笑，問道：「那麼你父親呢？他是不是壞人？」

「父親當然不是壞人！」少女說：「他對我才好呢！」

「既然你父親對你好，為什麼不肯將那具打火機送給你？」

少女呆了一呆，道：「對了，明天我去跟他談，叫他將那具打火機送給我。」

王小克望着俏麗無匹的少女，忽然覺得同情她起來。

她長得這般漂亮年輕，可惜却是個「半白痴」，王小克隱約記得這樣的一個傳說：錢老大三十歲生下惟一的女兒，但這個女兒一生下來便啼哭不休。

錢老大請遍了名醫護理，但仍然不見效，每天晚上都哭到天光。

那時候，錢老大請了不少女護士担任夜更看護，但換了一個又一個，仍然沒有辦法將女兒的「哭症」看好。

忽然，有一個中年女護士做到了這一點，每天晚上餵她吃過奶後，便乖乖地睡了。

錢老大認為這個中年女護士有護嬰常識，加了她三倍的薪水，送了她一層樓，要她永遠留下來照顧自己的女兒。

四個月後，錢老大的私人醫生發現小女嬰精神萎靡，根本不像一個六七個月大的嬰兒，錢老大也懷疑那中年女看護的「本領」。

終於，醫生在奶瓶中發現有安眠藥的成份！

原來那女看護為了賺一份優厚的薪水，把安眠藥放在奶中給女嬰啜食。

錢老大當然立刻將那女看護解僱，然而，他惟一的獨生女腦細胞受了破壞，從此神智不清了。

當然，她有時也清醒得有如常人，但還是清醒的時間居少。

「你叫什麼名字？」王小克問。

「父親叫我阿九。」

「阿九？」

「是啊，這個名字不好聽麼？」

「不，不，好聽得很！」王小克說着不由自禁地伸手觸了她的下頷。

阿九身子微顫，王小克急忙縮手。

阿九抬起頭來，一雙水汪汪的美眸瞪住了王小克，忽然低聲道：「你……你再做一次。」

「你喜歡？」王小克心底一蕩。

「好舒服！」

王小克初見阿九赤身露體時，心底下的確有非份之想，然而，當他知道阿九是錢老大那個有缺憾的女兒時，同情之心油然而生，再也沒有淫褻之念。

他見阿九含情脈脈地望着自己，知道以她這樣的年紀，正是情竇初開的時候，但錢老大生怕她吃虧，因此不肯讓她出外結交男朋友。

阿九的腦子雖然有點不正常，但她仍然有人性需要，王小克心念一動，道：「你閉起眼睛來。」

「我才不，你想趁我閉着眼睛時溜掉是不是？」阿九不依地說。

「你趕我都不會走！」王小克望着她

天眞無邪的俏臉，衷心地說。

「眞的？」

「我不會騙你。」

「好。」阿九說着閉起了眼睛。

王小克站起身來，俯身在她櫻桃般的小嘴吻了下去。

阿九先是身子一顫，然後「依唔」一聲，張開了小嘴，讓王小克的舌頭伸了進去。十六年來，阿九從來不曾接觸過異性，因此讓王小克一吻，身子立時軟了下來，躺到床上。

王小克壓着她的身子，深深地熱吻着她……。

很久，阿九長長吁了一口氣，睜開眼睛！痴痴地望着王小克道：「你眞好！」

王小克牽唇一笑，阿九的溫柔和馴順，也使他體會到女性的眞正魅力！

他痴痴地望着阿九，忽然問：「你喜不喜歡我？」

阿九向他點點頭，道：「喜歡。」

「那麼，你肯帮我一個忙嗎？」

「我……我帮你的忙？」

「是的，我有一個好朋友，被你父親捉來了——」

王小克話未說完，阿九坐直起身，道：「我知道了，他叫阿發，是不是？」

進步里程碑　核子反應爐

王小克大喜過望，急忙道：「對了，他在那裏？」

阿九忽然秀眉緊蹙，道：「他……他在地牢裏。」

「阿九，你帮忙我去救他出來，好不好？」

阿九猶豫着。

「怎麼了？你不肯？」

「不是不肯，」阿九搖着頭，道：「父親用鎖緊緊鎖着門，我們不能進去。」

王小克呆了一呆，隨着念頭一閃，取出了那把「魔術匙」，道：「不怕，我們可以通行無阻。」

「這是什麼？」

「魔術匙，」王小克得意地說：「它可以開任何的鎖！」

阿九面上露出不置信的神色，王小克催促着她，道：「快點帶我去吧！」

阿九猶豫了一會，道：「好！你跟我來！」

她領着王小克打開房門，向外張望了一眼然後低聲道：「沒有人，出來吧！」

王小克隨着她閃閃縮縮地來到地牢，阿九望他一眼，道：「眞好玩！」

「什麼好玩？」王小克詫異地道。

「就好像捉迷藏一般，我們藏，他們捉！」阿九說着噗哧一笑。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道：「阿發被關在那裏？」

「就在裏面。」阿九指着不遠處一道門戶。

王小克立時趨上前去，拿出「魔術匙」來，正想往鎖匙孔插去時，不由呆了一呆。

原來那道門只是虛掩着，那裏有鎖？

這時，阿九也躡着足來到他的身後，道：「怎麼了？」

「門沒有鎖的。」王小克悄聲說。

「怎麼會的？」阿九皺起了眉頭：「他們一天到晚鎖着，甚至不許任何人接近哩！」

「莫非有人進去了？」王小克心下一凛，喃喃地說。

「唔，一定是有人進去了。」阿九附和着。

王小克望着虛掩的門戶，猶豫起來。

「怎麼，進去看看啊！」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暗想阿九眞是不知天高地厚，萬一裏面眞是有人的話，這一進去豈非等如「送羊入虎口」？

「站在這裏救不到人。」阿九說。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阿九說得相當有理，他忽然想起了阿發父母悽慘的面色和哭啼聲，於是咬了咬牙齦，將「魔術刀」拿在手中，伸手向那道門推去。

「呀」地一聲，門開了。

「阿發！」王小克低聲叫道。

裏面沒有人回答，王小克轉頭和阿九望了一眼，均是不明所以。

「進去看看！」阿九興奮地說。

在這個情況下，王小克那有猶豫的餘地，他將門推了開來，躡足踏了進去。

當他甫踏進房去的時候，忽覺腦頂生風，一雙强而有力的手臂緊緊箍住了他的頸頸。

王小克暗叫不妙，急忙揚起了手中的「魔術刀」，便想向那人刺去。

「小克，是我！」

王小克聞聲大喜過望，道：「老先生，你也來了！」

原來那自後箍着他的正是「魔術手」何三手！

他緩緩地放開了王小克，兩道詫異的眼光向阿九望去。

「她是錢老大的女兒阿九！」王小克急忙替他們介紹：「這位是何伯伯。」

「我見過你！」阿九指着何三手的鼻子，笑着說：「你上次還送了我一個鷄蛋，上面刻着一個大花臉！」

何三手淡淡一笑，道：「那個鷄蛋還在嗎？」

「在，在！」阿九轉身欲向外走：「我去拿來給你看好不好？」

「不必了！」何三手急忙拉着她，轉頭向王小克，道：「你怎麼會和她在一起的？」

「我——」王小克搔了搔頭，道：「我撞進了她的房間。」

何三手望了阿九一眼，道：「阿九，咱們好幾年沒有見啦，虧你還記得我！」

「何伯伯是好人，我當然記得你。」

「阿九，你爸爸最近和他們在商量些什麼？」

「他們？」阿九楞楞地問。

「就是那幾個外國人啊！」王小克插口說。

阿九聞言恍然，道：「我不知道，爸爸不許我跟他們在一起。」

王小克念頭一閃，道：「老先生，他們有一具永遠不用加油，和換火石的打火機。」

「什麼意思？」何三手莫明其妙問。

「我也不知道，」王小克道：「剛才

阿九拿給我看過，其實形狀也沒有什麼特別，反而比普通的打火機要大一點！」

何三手忽然面色一變，道：「那具打火機在什麼地方？」

「在錢老大房間的抽屜裏。」王小克回答。

何三手口唇噏動，皺起眉頭，似乎在思索着什麼事一般。

「阿發，你出來！」何三手忽然道。

王小克這才想起自己的目的，急忙向房間四週一望，只見阿發自床底下爬了出來，滿面都染滿了灰塵，非常骯髒。

「小鬼子！」阿發跳着趨上前來。

王小克和他相擁着，差點叫出聲來。

「小克，你和阿發走吧！」

「你呢？」

「這裏不關你們的事了，」何三手雙眼望着房門外，低聲說：「我已經有了計劃。」

王小克望了阿發一眼，心想阿發的父母正掛念着他，於是拉了他的手，道：「好，我們走吧！」

「小克！」何三手忽然喚住他，道：「你們暫時還是不要回家。」

「——爲什麼？」

「恐怕會有危險，」何三手沉吟了一會，道：「這樣吧，你們先找個地方避一避。」

王小克點着頭，一時間却想不到該到那裏去避風頭。

「你認識我的徒弟蕭東華，」何三手道：「現在，春光招待所是不能去了，你們到迎賓招待所去吧，那裏比較安全，同時，蕭東華也會照顧你們。」

「是。」

「我會和你聯絡的。」

王小克拉着阿發的手正要向外走，阿九忽然出聲了：「喂，你帶我一起去，好不好？」

王小克呆了一呆，道：「你——」

「求求你，帶我到外面玩玩吧！」阿九用懇求的眼光望着他。

王小克一時間拿不定主意，眼光向何三手射去。

何三手緩緩點着頭，道：「好吧，你帶她出去玩玩也好！」

阿九聞言大喜過望，道：「好極了，我知道有一條暗道，可以由別墅通到外面去，而且是沒有人看守的！」

王小克大喜，道：「眞的？」

「跟我來！」

何三手望着阿九蹦蹦跳跳地拉着王小克的手向外走去，嘴角不由泛出笑意來。

他這次是另有目的而來，最初還在担心可能會讓錢老大棋高一着，佔了上風，如今，阿九的離去對自己倒是十分有利的事。

他望着三人離去後，這才隨後離開房間。

錢老大的別墅是發跡以後才興建的，因此一切設備全經過細心設計，從外面望進來宏偉不凡，處身其中，却彷彿在宮殿中一般。

何三手離開了地牢，將手背負着，緩緩向二樓的梯級走去。

看他那副優哉悠哉的模樣，根本就不像單刀入虎穴的樣子，而就像在自己的家中走動一般。

這時，有一個大漢匆匆忙忙自二樓拾級而下，當他瞥見了何三手時，不由楞了楞，瞪目結舌好半晌說不出話來。

「孫七，你好啊！」何三手微笑着和他打招呼。

原來那大漢就是那天在汽車中企圖綁架王小克的「刀巴老七」孫七。

他揉了揉眼，幾乎不相信自己眼睛。

錢老大這陣子出動了所有的手下去追尋「魔術手」的踪跡，然而，他竟會乖乖地自己送上門來，這簡直是不可思議了，是以孫七站在當地好像一具石像般，動也動不了。

「錢老大在嗎？」何三手淡淡地道。

孫七定了定神，急忙回答道：「在，在！」

孫七說着便欲轉身通報，怎知何三手喚住了他，道：「小七哥，讓錢老大來個驚喜不是更好？」

孫七署呆之下，看看何三手拾級而上，自後面跟上去。

不一會，兩人來到錢老大房間之外，何三手側頭問：「錢老大在裏面？」

「是，是！」

何三手伸手敲門，也不等裏面回答，逕自推開門踏進去。

當何三手踏進房間時，有三個人不約而同的「啊」了一聲，那聲音充滿了驚詫，意外和迷惑。

第一個發出那聲音的是錢老大，他呆呆地看着何三手，半晌說不出話來。

第二個是坐在錢老大對面，本來正在侃侃而談的蕭東華，第三個則是何三手！

何三手想不到會在這種場合下看到蕭東華，然而，他畢竟是久經江湖的人，一呆之下，立時明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他向錢老大點了點頭，然後朝蕭東華一笑，道：「東華，你很好啊！」

蕭東華的臉上靑一塊白一塊，迅速地變幻着，只見他訕訕地站起身，然後向何三手笑了一笑，道：「師父，你……你老人家來了。」

「坐，坐！」何三手大方地說：「不用客氣！」

神算子盧國策替何三手搬了一張沙發道：「何老爺子請坐！」

「多謝了。」何三手說着，坐下來。

「何老哥，咱們找得你好苦！」錢老大皮笑肉不笑地說。

「正要請教老大爲何四出派人找在下。」何三手說。

「蕭先生，你可以走。」錢老大道。

蕭東華站了起身，吶吶地道：「師父，你老人家坐一會，我先走了。」

何三手「唔」了一聲，心下暗暗叫苦，剛才叫王小克等人去找蕭東華這個徒弟，這不是「送羊入虎口」嗎？

然而，他表面上鎭定着，只盼望王小克等人逢凶化吉了！

「你走吧，阿策。」錢老大又向「神算子」盧國策打了個眼色。

盧國策知趣地站起身，和蕭東華一塊離開了房間，還順手帶上了房門。

「我那班手下眞沒有用，竟然連你何

老哥來了，也不上來通報一聲。」錢老大乾笑了一聲，道：「太不中用了！」

「老大，不用說客氣話了，咱們還是開門見山吧！」何三手說。

「對，對！經年不見你何老哥，想不到一樣性情豪邁，乾脆痛快！」

「老大，我不明白你爲什麼會搭上了『黑手黨』，」何三手道：「他們絕對不是易與之輩！」

錢老大面色一變，沉吟半晌後，道：「何老哥，不瞞你說，只要是大家都有利益的事，我都沒有所謂。」

「這一次的利益相信不是絕後，也該空前，」何三手試探着問：「是不是？」

錢老大面色凝重，道：「不錯！」



王小克擁着阿九向路邊草叢一滾。

何三手數十年來行走江湖，和錢老大有過不少來往，深知他的事業如日中天，普通的「利益」並不會吸引他，如今，他說得這般愼重，必然有其原因。

所以何三手沉默着，等待他說下去。

怎知錢老大站了起身，向床頭櫃走了過去，拉開抽屜，取了一具打火機出來，道：「何老哥，你看看這個東西。」

何三手剛才在王小克口中已得悉錢老大有一個「不用加油換火石」的打火機，然而，他仍然裝出一派莫明其妙神情，道：「這只是一具普通的打火機而已。」

「不，它不是一具普通打火機，」錢老大道：「世界上，目前只有它一具。」

何三手劃着了火端詳半晌，道：「它有什麼與衆不同的地方？」

「它可以用一輩子，一百年，甚至一千一萬年也不用加油換火石。」錢老大得意地說。

「這——」何三手抬起了頭，望定了錢老大。

「何老哥，如果你有了製造這具打火機的方程式，試想想，你會成爲全世界的首富嗎？」

何三手只是望着那具打火機出神，並不出聲。

「告訴你，這具打火機是用袖珍核子反應爐作動力的，它的能量取之不竭，用之不盡！」

何三手雙眉揚了一揚，只聽錢老大繼續說下去：「這具打火機還只是雛型而已，將來發展下去，可以取世界上任何動力而代之。」

何三手怔怔地望着錢老大，一時間不明白他在說些什麼。

「也許我應該更詳細地解釋一下，」錢老大笑了一笑，道：「有一批科學家，他們全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核子專家，研究出沒有輻射，體積細小的核子反應器，他們將之稱爲袖珍核子反應爐。」

何三手雙眉揚了一揚，他逐漸明白。

「世界上所有的汽車都是用汽油推動引擎的，是不是？」

何三手向他點了點頭。

「如果汽車上裝了一具袖珍核子反應爐，豈非永遠不用添料，永遠不會排出廢氣？」

何三手又向他點了點頭。

「同時，我們的電力是靠煤炭供給能量的，如果我們可以利用核子分裂的反應，我們的電費要便宜十倍以上！」

何三手緩緩地點着頭，道：「這是一個偉大的發明！」

「不錯，核子動力的潛艇，客輪早已有之，但建造一具核子反應器的人力財力，却也是不可想像的大，」錢老大侃侃而談：「而這個發明，却是以最低的成本，製造出了用之不竭的能量！」

「這樣發展下去，世界上凡是需要能量推動的機器，却可以核子能來代之。」

「不錯，上自星際旅行，火箭發射，下自一枝電筒，一個電鬚刨，甚至一枝電動牙刷，都可以安全地利用核子能！」

何三手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這將是人類向前跨進一大步的里程碑！」

「老哥，現在一切全繫於你的身上！」錢老大用手指一指何三手。

「這話怎麼講？」

「發明這種核子反應爐的科學家團體，是世界上五個大國所組織起來的，」錢老大說：「他們現在已經接近了成功的階段。」

「他們的基地在A國，對不對？」

「當然了，A國是世界上物質最豐富，人材最盛的國家，」錢老大說：「那批科學家十多年秘密研究，結果分享其成的，將會是我們！」

何三手緩緩點着頭，忽然說道：「我們？」

「不錯，只要我們可以設法將那個方程式偸出來，那麼，全世界的鈔票都會源源入我們的袋。」

「他們可以繼續再研究，」何三手道：「而且，方程式是那批科學家研究出來的，我們就得了它，也沒有用。」

錢老大得意地笑了起來。

半晌，他忽然低聲道：「老哥，你知道這項研究爲什麼要一直在最嚴密保密情況下進行嗎？」

何三手皺起了眉頭，道：「因爲如果他們公開的話，不少人會提出反對！」

錢老大一拍大腿，道：「對了！人都是自私的，試想想，如果這項研究功德圓滿的話，那些世界石油大王，電機器，煉氣公司，礦場豈非完全要倒敗？因爲只要這種發明成功，沒有人會再用汽油，也沒有石油氣，煤氣和電氣了！」

「相信A國的石油大王也得悉了有這麼一項研究的存在？」

「不錯，A國的石油大王家財超過十億美元，而且是世界十大首富之一，只要這項研究成功面世，他便要垮台了，」錢老大眉飛色舞地說：「那時候，世界上便會冒出一個史無前例的大富豪，想一想，史無前例！」

何三手緩緩地點着頭，他開始瞭解到錢老大急切需要自己的原因了！

「石油大王正在設法對付這個研究，據我所知，他組織了一個突擊隊，要去將研究基地炸爲平地！」

何三手不禁凛了一凛，在A國，大財閥要組織一個突擊隊，的確是容易不過的事！

「這個突擊隊配備了最新型的武器，他們甚至有火箭和飛彈，」錢老大道：「憑這支突擊隊的力量，可以征服中東任何一個國家！」

「他們什麼時候開始行動？」

「只要研究大功告成，他們立刻採取行動！」錢老大道：「而我們要在他們採取行動之前，將方程式偸出來！」

何三手蹙着眉，道：「任由突擊隊將全世界第一流的科學家殺死？」

「人不爲己，天誅地滅，這樣一來，再也沒有人可以發明這種方程式，而我們也可以得到專利權了！」錢老大說着得意地哈哈大笑。

「我們有機會混進基地裏嗎？」

「黑手黨爲了這個計劃，花了近三千萬美元，終於買通了一個助理工程師，可以帶人進去。」

「這還用得着我？」

「可是他們面臨到一個難題，一個眞正的難題！」錢老大咬一咬唇，接着說下去：「每一個進入基地的人員，都有一張通行證。」

「這並不算困難，A國有不少僞證製造專家，他們可以爲五千美元而造一張」何三手道。

「可是，檢查通行證的並不是人，」錢老大一字一頓地說：「是電腦！」

何三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電腦有時候比人眼更要可靠！

「全世界，只有你一個人可以瞞騙了電腦，」錢老大望定了何三手，道：「所以我們需要你！」

「我可得到什麼代價？」何三手問。

「隨便你，」錢老大說：「只要方程式一到手，全世界的錢，都在我們的手中了！」

「黑手黨呢？」何三手問：「他們不會將方程式給你的！」

錢老大哈哈地笑了起來，道：「何老哥，你以爲東方人和西方人鬥智的話，誰會佔上風？」

「全世界的人都承認，東方人是最狡猾的。」何三手說。

「這就對了，我會利用我一切的條件，將那張方程式拿到手的，這個你不用担心。」

「看來我似乎不該失了這個飛黃騰達的機會哩！」何三手笑着說。

「何老哥，咱們拍檔了這許多年，如今既然有一個機會擺在眼前，豈能不大家分享？」

何三手沉吟了一下，道：「老大，有一件事我不明白，爲什麼趙不花要將我的信物放在那女人的手袋之中？」

錢老大楞了一楞，隨即笑起來，道：「這只是一種技倆而已。」

「什麼技倆？」

「最初，黑手黨出了一筆錢，要找你到A國去。」錢老大說。

何三手插口道：「多少錢？」

「一千萬美元。」

何三手心下一凛：想不到「黑手黨」出手如此闊綽。

「一千萬美元並不是一個小數目，於是我答應替他們找，」錢老大赧然一笑，道：「可是你老哥又神龍見首不見尾，好像在這個世界上消失了。」

何三手聽到這裏立即恍然，道：「後來他們追得緊，又懷疑你根本沒有我的消息，你只好將我的信物拿出來，故布疑陣了？」

「不錯，都被你老哥猜中了，」錢老大道：「我爲了賺那一千萬美元，一方面四出尋找你，一方面僞稱風聲太緊，你離不開本市。」

「然後你查到他們找我去的目的？」

「不錯，一千萬和史無前例的大富豪比起上來，自然是後者重要了，」錢老大道：「如果再找不到你的話，你猜我會怎樣做？」

何三手望定了錢老大，暗想這個無所

不作的黑社會大頭子會怎樣做。

「我會展開地氈式的搜查，再也不理要顧前顧後了！」

何三手吸了一口氣，他相信錢老大的努力，也相信他是個說得出做得到的人。

「如果我和你合作，應該從什麼地方做起？」何三手問。

「照以前一樣，」錢老大說：「在你的工作室中。」

「廿四小時關在裏面？」

「這是我們數十年合作下來的規例，當然如此。」錢老大道：「我已經吩咐黑手黨將一份通行證的影印件寄來，影印件一到，你立時便開始工作。」

「目前呢？」

「可以在我別墅裏走動。」

「意思是說，不可以出去？」

「老哥，我這座別墅雖然和白金漢宮差一大撇，却也可以住得相當舒服了。」

何三手淡淡一笑，他知道錢老大是想將自己軟禁起來，不許和外界接觸。

在他來此之前，已經有了這種心理準備，因此並不覺得怎樣，他只是担心王小克，阿發和阿九的下落。

如果王小克他們落入蕭東華的手中，那麼，對自己將來計劃，便有所妨碍了！

何三手接着又想：當錢老大發覺自己的獨生女兒失踪後，他會有什麼反應？

飛車逃命急　溫馨依戀情

王小克隨着阿九，自一條石板鋪成地道離開別墅後，並沒有截車回去的打算。

就算他們想截一輛車，在深夜時分的郊區也沒有任何車輛了！

王小克專擇小徑而走，生怕走在大馬路上碰到了錢老大的手下的話，又要身入囹圄了！

他拖着阿九柔軟小手，往市區走去。

藉着月光，他們互相攙扶着下山，阿九忍不住問：「喂，你要帶我到什麼地方去玩？」

「帶你到招待所去。」王小克笑着回答。

「什麼叫做招待所？」阿九詫異問。

王小克和阿發對望一眼，相視而笑。

「等一下你去到便知道了。」王小克說着轉頭問阿發，道：「你怎麼會被他們捉去的？」

阿發將那天自後跟踪他的事說了出來，果然和何三手所說差不多。

「小鬼子，我不能回家嗎？」阿發皺起眉頭。

「剛才你沒聽到老先生的話嗎？」

「可是……可是我媽媽一定以為我遭遇不測，我……」阿發哭喪着臉說：「還是讓我先回去告訴他們一聲，然後——」

王小克不待他說下去，便截住他道：「阿發，如果你跟着我的話，那麼我可以保証你安全，否則，發生什麼事我便不担保了！」

阿發欲言又止，最後嘆了一口氣，緘默了。

這時，三人來到一座電話亭前，王小克心念一動，道：「我去打個電話！」

他取出三個輔幣放入電話機中，首先查明了「迎賓招待所」的電話，然後又放入三個輔幣，照查到的號碼撥通。

電話剛接通，便有人接聽：「迎賓招待所。」

「請問蕭東華先生在嗎？」

「那一位找他？」對方問。

「姓王的。」

「好，你等一等。」

王小克趁那人去叫蕭東華來接聽時，用手掩住話筒，向阿發和阿九說道：「咱們等一下去找這位蕭先生，他可以保護我們！」

這時，蕭東華的聲音傳了過來道：「喂？」

「蕭先生嗎？我是王小克。」

「啊！小克，你在那裏？」蕭東華的語氣出乎王小克意料之外地興奮。

王小克望了那電話亭一眼，立刻答道：「我在郊區第十六號電話亭中。」

「好極了，我立刻來接你！」

王小克忽然臉色一變，將電話掛斷，轉身奔出電話亭，拉了阿九和阿發的手，道：「咱們快逃！」

「怎麼了？」

「是他，那聲音正是他！」王小克說着加快了脚步向前奔跑。

「他是誰？」阿發問。

「唉！別問這麼多，咱們又碰到了危險了！」王小克頓一頓脚，道：「要命的就快逃吧！」

原來蕭東華的聲音一出現，王小克心中陡地一動：似乎在什麼地方聽過這個聲音！

後來回心一想，正是剛才在錢老大的別墅中聽到的，當時他想了很久也想不出那熟悉的聲音誰屬，如今一聽蕭東華在電話筒裏的聲音立時恍然！

顯然地，蕭東華也是錢老大的人！

王小克想到李煥發的慘死，想到他和何三手藏在「春光招待所」中，一樣被錢老大他們找上門來的理由了，原來是蕭東華做的奸細！

如此看來，「迎賓招待所」非但去不得，還要盡速離開這裏，因為自己剛才向蕭東華說出了所在。

他拉着阿九的手，向前疾奔着。

「喂！別跑得這樣快成不成？我跑不動啦！」阿九秀眉緊緊地皺了起來，不斷喘着氣。

「錢小姐，咱們有生命危險啦！」

「是不是我父親派人來找我們？」

「是的。」

「那怕什麼？父親不會殺我的，」阿九說：「他很疼我！」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道：「你父親可不疼我。」

「你是我朋友，我會告訴父親——」

阿九說到這裏，王小克忽然聽到一陣汽車的引擎聲，急忙掩住了她的嘴，摟着她向路旁草叢一滾，噤聲說道：「不要出聲！」

阿發也隨後跳進草叢，伏下地來。

不久，那汽車在他們面前風馳電掣而過，王小克望着已在遠外消失，這才自草叢中站起身來，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不是找我們的？」阿九問。

王小克點了點頭。

「你們不用怕，父親不會傷害你們的！」阿九拍拍胸口道：「我可以担保！」

「走吧！」王小克摟着她的細腰，向一條小徑走了過去。

「我覺得很好玩，」阿九向阿發笑了一笑，道：「不是嗎？」

阿發苦笑一下，他年紀雖然還小，却也知道這絕對不是好玩的事，如果不是王小克將他救出來，不知道還要被他們關多久哩！

王小克一面向下山小徑走去，一面思索着抵達市區後，那裏才是藏身之所。

不一會，三人來到了小徑盡頭，前面除了一條大馬路後，並無其他下山之道。

王小克站在馬路與小徑交界處呆呆出怔。

「喂，怎麼不走了？」阿九問。

「讓我想想——」王小克咬了咬唇，一時間下不定主意。

「如果從大馬路走，大約十分鐘便抵達市區了，」阿發說：「我看還是走大馬路吧！」

王小克沉吟了一會，終於點了點頭，領先向前走去。

他一面走着，一面小心傾聽。

倏地，他聽到一陣汽車的「軋軋」聲自前面傳來，急忙伸手攔住了兩人的去勢，道：「有汽車來了！」

「現在的時間還不太晚，馬路上當然有汽車。」阿發說。

就在這時候，後面又傳來了汽車的馬達聲。

王小克前後望了一眼，左面是懸崖，右面是峭壁，根本沒有可以藏身的地方，心底下不禁大急。

然而，兩邊的汽車聲越來越近，王小克向前望去，隱約看到向前駛來的是一架豪華房車。

當王小克看清楚那架豪華房車的車型時，不由吃了一驚，那正是蕭東華到警局保釋自己所乘坐的！

這時，汽車的兩盞車頭燈忽然亮了起來，王小克眼前一花，轉身便想逃跑。

可是他才轉了一個身，後面那輛汽車已經駛了上來，在他身旁戛然而止。

刹那間，王小克暗叫一聲「完了」，忽聽一個嬌美之極的聲音說道：「小朋友，快上來！」

王小克雙眼剛才被車頭燈一照看不清楚，這時定眼一看，原來停在身邊的是一輛紅色跑車，金髮藍眼的安妮妲，手搭着駕駛盤，正催促着自己上車。

王小克大喜過望，一躍進了車廂，一面伸手拉阿九上車，一面道：「阿發，快上車！」

阿發見王小克認得車中的冶艷美女，當下也跳進了車子。

當三人上了車後，前面那輛豪華房車也已駛了過來，只聽對方連按了幾下喇叭，跟着，蕭東華的聲音出現了：「小克，快下車，她是特務，別跟他走！」

「小心坐穩了！」安妮妲低聲吩咐。

王小克雙手摟住了阿九和阿發，道：「坐好了！」

安妮妲一咬銀牙，大力踩下油門，只聽得車子怒吼了一聲，像巨獸一般向前衝去！

當車子在蕭東華的房車旁經過時，蕭東華亂揮着手叫道：「小克，別跟她走，她是特務！」

「你却是叛徒！」王小克將頭伸出車外，大聲叫道。

安妮妲哈哈地笑了起來，道：「回得好！」

「喂，你真的是特務？」阿九忍不住問。

「你說我像嗎？」

「我看過電視上的特務，他們都好兇！」阿九端詳了安妮妲半晌，道：「你不像。」

「謝謝你。」

「他追來了！」阿發忽然叫起來。

王小克急忙回頭向後望去，只見蕭東華的車子已經掉了頭，正尾隨着追來。

「好啊！咱們跟他鬥快！」阿九拍手笑說。

安妮妲往倒後鏡望了一眼，道：「好，你們瞧着，看我的駕駛技術！」

安妮妲話甫出口，一陣怒吼聲便響了起來，車子的速度在那刹間增加了一倍，好像箭一般向前疾馳。

王小克只覺左右景物不斷後退，車子便像在飛一般，急忙將阿九摟在懷裏，道：「小心掉下車去！」

「我不怕！」阿九掙扎着又往車門爬去。

這時，車子已經進了市區，只見馬路上汽車擠迫，安妮妲一扭右駄，車子向一條天橋駛了上去。

那天橋最新近落成的，通往海傍大道，安妮妲將車速增加到一百咪，風馳電掣般疾馳。

不一會已到天橋盡頭，前面是一條三岔路，剛巧紅燈亮着，三四架汽車停在紅燈之前。

「小心，有紅燈！」王小克叫起來。

安妮妲並不減低速度，車子如同一條出閘猛虎，怒吼着向前疾馳。

阿九發出了一尖叫聲，眼看車子正要撞上前面所停的汽車，安妮妲忽然一扭左駄，一陣刺耳的磨擦聲過後，車子自安全島上剷了上去，越過前面所停的汽車，穿過紅燈，仍然向前疾馳。

衆人剛鬆了一口氣，忽聽得前面喇叭聲大響，原來一輛貨車正自三岔路飛馳而來。

王小克見貨車攔腰撞來，不由閉起了眼睛，忽聽安妮妲叫道：「坐穩了！」

她話甫出口，王小克只覺身子向右邊傾斜，匆忙間伸手一抓，抓住了一團軟綿綿的東西，這才定下勢子，然而，幾乎在同一段時間內，身子轉向左邊傾斜。

他死命抓住了手中的東西，這才避免被那一股力量拋出車去。

當他睜開眼睛時，只見安妮妲向右避過了貨車的來勢，正在超級公路上急馳，不由揑了一身冷汗。

「喂，你……你幹什麼？」阿九的聲音從右邊響了起來。

王小克向她望去，只見自己的右手竟然緊緊抓着她的胸前不放，不由臉上一紅

，鬆開了手。

「抓得人家好痛！」

「你們沒事吧？」安妮姐問。

王小克轉頭一望，只見阿發捧着頭正在雪雪呼痛。

「你怎麼了？」王小克仔細一看，見阿發指縫間有血漬，急忙問：「擦傷了那裏？」

「額……額頭。」

「讓我看看。」王小克轉身道。

「不……不要緊，只是擦傷了外皮而已。」

「你們看看，後面還有車追來？」安妮姐側頭吩咐王小克。

王小克依言向後面望去，只見超級公路上已經沒有了蕭東華那輛豪華房車的影子。

「我們擺脫他了！」王小克鬆了一口氣。

「很好！」安妮姐說：「現在，咱們要找個地方爲這位小朋友敷藥。」

× ×

王小克大力往沙發上跌坐下去，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我們安全了！」

阿發打量了四週的環境一眼，道：「想不到鄉下也有這樣的好地方。」

這時，安妮姐已經泊好了車子，踏進屋來，問：「地方怎樣？喜不喜歡？」

阿九咬着手指，道：「我爸爸的別墅比這裏要大！」

「你爹爹是大富豪，」安妮姐笑着說：「我們這個地方只是租來的。」

「啊！原來是租的。」阿發說。

「來，我替你洗洗傷口，然後搽點藥水，」安妮姐向阿發招招手。

阿發跟着她踏進一個房間，安妮姐取出紅十字箱，先用消毒水洗淨傷口，然後用膠布棉花貼住了。

「咱們到大廳去吧！」

「小姐，你……你眞的是特務？」阿發問。

安妮姐呆了一呆，向他點點頭：「是的。」

「那……那一國的？」

「A國。」安妮姐問：「爲什麼要知道？」

「我從來不認識特務，」阿發傻傻地一笑：「不知道特務是什麼樣子。」

安妮姐聳了聳肩，道：「現在知道了嗎？」

阿發向她點點頭。

「來，到大廳去坐，我先替你們弄點吃的東西再說。」安妮姐逕自向外走去。

阿發望着她苗條的背影向廚房走去，這才轉身來到王小克之前，道：「小鬼子，原來特務是這樣漂亮的！」

「她動起來的時候，你就會有另外一種看法了！」王小克說。

「她會功夫的？」

「何止會，簡直是所向無敵。」

「她……她爲什麼要救我們？」

王小克皺起了眉頭，他自始至終也在想着這個疑問；她爲什麼要救自己？

同時，爲什麼她不再問自己關於「魔術手」的踪跡，爲什麼？

王小克腦際間亂成一團，根本找不到半點頭緒。

然而，他可以肯定的便是：安妮姐對自己，阿發甚至阿九在內，都沒有惡意！

× ×

錢老大搓着手在房裏踱來踱去，何三手却好整以暇地雙手交盤在胸前，靠在一張沙發上。

忽然，錢老大停下步來，望定了何三手，道：「何老哥，這把鎖天下間除了你，沒有第二個人可以弄得開，一定是你放走他的！」

「我早已承認了，」何三手淡淡地說：「既然我人已在你這裏，拘留一個無辜的小孩子，似乎是不必要的！」

「我知道，可是我的女兒呢？」

「我怎知道？」

「她是和那個狗娘養的小子一塊失踪的！」錢老大額角上已現出了豆大汗珠。

何三手看看他焦急的神態，心底下便多一分安全感，因爲錢老大愛女之情愈切，自己的安全便越有保障。

然而，現在的問題是王小克會去找蕭東華自投羅網嗎？

如果王小克精靈的話，他是應該可以見機而退的！

不但錢老大焦急，何三手亦然，不同的是一個發洩了出來，另一個則暗底下心急。

「老大，蕭東華的電話。」一個手下進來禀告。

錢老大幾乎是飛一般跑到了電話機旁，道：「怎麼了？」

「小姐果然和那小子在一起。」蕭東華一邊喘着氣，一邊道。

「你可曾將他們截下來？」錢老大追問。

「我——」蕭東華囁嚅着說道：「我——我……」

「你怎麼了，」錢老大急得如熱鍋上螞蟻，咆哮了起來：「快說！」

「被他逃了！」

「混帳，他只是一個小子而已！」

「老大，那一個跟我們師父在一起的小鬼子也在，」蕭東華道：「而且，是聯邦調查局的女密探截走他們的！」

錢老大的汗珠簌簌而下，拿着電話筒呆了半晌出不了聲。

「我命令你立刻派人去將他們截回來！」錢老大道：「不惜任何代價！」

「是！」

錢老大掛斷了電話，何三手淡淡地笑着問：「我的徒弟幾時也被你收買爲手下了啊？」

錢老大關心自己獨生女兒的安危，只是冷冷哼地一聲，沒有答話。

「替我接通邵正氣，黃偉和郭添福！」錢老大轉身吩咐雙手垂立的手下。

「是！」

何三手坐在一旁冷眼旁觀，見錢老大急得團團轉，吩咐手下三霸調動弟兄追捜，安妮姐和小鬼子等人，忽然插口道：「老大，你這樣做只會驚動了警方，他們會以爲你想搶刦市立銀行！」

錢老大哼地一聲，道：「我不惜任何代價，要將女兒找回來！」

「老大，不瞞你說，令千金是我唆使我那位小朋友帶走。」

「你說什麼？」錢老大倏地轉過身來，雙眼凝視着何三手。

「我說令千金是我那位小朋友帶走的。」何三手淡淡地說。

「他將阿九帶到什麼地方去？」錢老大情緒緊張。

「我這位小朋友很聰明，同時也很聽我的話，」何三手道：「他會照顧阿九的，只要將來我安全地離開這裏，她自然會安全歸來。」

錢老大狠狠地咬了一下牙，然後緩和了語氣，道：「何老哥，你怎能這樣不信任我？」

「我當然信任你，可是現在不是你的問題，還有黑手黨在。」

「你——」

何三手不待他說下去，便插口道：「不錯，你要負責保護我的安全！」

錢老大瞪了瞪眼忽然轉身離開客廳。他來到寢房中，拿起了電話撥着。

電話撥通後，他問：「邵正氣在？」

邵正氣是「四霸」之首，手下凡三四百人，在本市有極大勢力，接電話的正是他。

「老大嗎？有什麼吩咐？」

「剛才我叫你派人去找阿九，你的手下出動了嗎？」錢老大問。

「他們全出去了。」

「聽着，和阿九在一起的，有一個A國聯邦調查局的女密探，一個綽號『小鬼子』，年紀大約十四五歲的小子，另一個叫阿發，卽是你那天捉回來的那個小子，」錢老大吩咐：「命令你的弟兄，一碰到這幾個人格殺勿論！」

「可是——」邵正氣猶豫着。

「何三手對我們有了懷疑，」錢老大低聲說：「現在，我只要找到阿九，其他的人殺了算數。」

「老大，那個女密探是A國的人，咱們殺了她的話，恐怕——」

「怕什麼？」錢老大接道：「她妨碍我們的計劃，我們就要除去她！」

「這個——」邵正氣猶豫了一下，道：「好吧，我照你的話辦事！」

「黑手黨的影印件這兩天就會到了，你要加派手足行事！」

「知道了！」

錢老大緩緩掛上了電話，取出一口香烟，打開抽屜拿出那具核子能打火機，嘴角才泛出了笑容來……。

× ×

「姊姊，我到外面走走好嗎？」阿九奔到安妮姐的面前，仰首問。

「不行。」

「整天呆在屋裏，悶也悶死了。」

「外面有惡鬼，」安妮姐向她扮了一個鬼臉：「會吃人的！」

阿九將信將疑，來到王小克跟前，道：「喂，你陪我到外面走走怎樣？」

「不成，你剛才沒聽淸楚嗎？外面有惡鬼！」

「早知道跟你們出來這樣不好玩，還不如呆在家裏。」阿九翹起了小嘴。

王小克瞥了她一眼，見她滿面都是委屈，心下不由一軟，道：「阿九，你眞的很喜歡到外面去玩？」

「是啊！外面有花有草又有樹，屋前還有一個小潭，」阿九面露喜色：「難道你不喜歡？」

「這樣吧，你偷偷跟我出去，」王小克道：「不要讓他們知道！」

阿九大喜過望，連忙道：「是，是，不讓他們知道。」

王小克拉着她的手向廚房走去，打開廚房的窗戶，向外跳了出去。

「來，你也跳出來吧！」

阿九望一望草地道：「痛不痛的？」

「不痛，我接住你好了。」王小克說着伸出兩隻手來。

阿九這才提氣向外一跳，王小克雙手摟住她的細腰，不料一個立足不穩，同時滾下地去。

王小克緊緊摟着阿九的身子，只覺她身上發着烈香，鼻端嗅到她吐氣如蘭，一顆心不由騷了。

王小克在下，阿九在上，兩人就這樣躺在草地上。

「喂！你快放開我！」

「我喜歡這樣抱着你！」王小克說着乘勢在她粉頰上印了一吻

阿九暈紅雙頰，嬌羞無限地說：「不要，等一下被他們看到了不好！」

王小克心想阿九神志雖然有點不正常，這句話却說得相當有理，於是向遠處樹叢指指道：「咱們到那邊去，好不好？」

阿九呆了一呆，立卽答道：「好！」

王小克放開了她，兩人分別自草地上爬起身來，拉着手向那樹叢走去。

其實王小克面對着阿九和安妮姐兩個絕色美人時早已心癢難搔，可是碍於安妮姐在側，不好意思向阿九調情，重溫那天在她房中的舊情；當阿九要求他出外走走時，他腦中念頭一閃：在屋內不可以，到屋外幹什麼事，都沒有人看到了！

他拉着阿九柔若無骨的小手向樹叢走了過去，胸中慾火已經逐漸在昇華。

兩人到了一棵大樹底下坐下，此時天色已暗，四週景色逐漸模糊，王小克向屹立在小潭邊的石屋望去，裏面透出了一點燈光，便如鄉下農人的住所一般，誰會想到裏面住着一個A國聯邦密探？

王小克摟着阿九的細腰，耳聽四週虫聲唧唧，懷疑自己是在夢境。

「阿九，你喜不喜歡我？」

「我當然喜歡你。」

「我不信。」

「好，你閉起眼睛。」

王小克一呆之下，立時明白她的意思，當下閉起雙眼，果然嗅到她如蘭的氣息，逐漸在接近自己。

最後，兩瓣潤濕的雙唇貼了上來，王小克那裏還忍得住，張開雙臂，緊緊地將她摟在懷裏，深吻了下去。

阿九的反應也是强烈的，兩人往草地上滾着，滾着……。

當王小克正要重溫舊夢時，忽然聽到樹林中有脚步聲傳了過來，接着，有人道：「那小子綽號小鬼子，自然精靈如鬼了，咱們要小心一點！」

王小克一聽到這句話，腦中轟地一聲，所有的慾念綺思立時拋諸九霄天外，自

地上坐直起身來。

阿九要啓聲相問，王小克急忙伸手按住了她的櫻唇，拉了她向石屋跑去。

槍彈遍地竄　鮮血四邊流

可是，當王小克起脚要向前跑時，忽然心中一動，暗想：「他們是什麼人？爲什麼要找我？會不會是老先生派來和我聯絡的？」

王小克一念及此，拉着阿九的小手，藏身於一棵大樹幹之後，豎起耳傾聽那兩個大漢的對話。

「咱們許久沒有用過這種吃飯傢伙了。」另一個大漢說。

「看來這次老大是打定主意置他們於死地，否則不會將這種傢伙派給我們！」

王小克心下一凜，雖然不知道他們所說的「吃飯傢伙」是什麼，但相信那必定是殺傷力極大的武器。

想到「武器」，王小克立時向腰間一觸，幸好那把「魔術刀」尚在，於是將它提在手中。

這時，那兩個大漢的話聲越來越近，只聽其中一人道：「老八，你有多少枚子彈？」

「我有八枚，你呢？」

王小克心頭一跳，原來他們身上帶着短槍！

在其他國家，人民有懷械的自由，槍店更是公然賣槍，因此犯罪份子有槍並不足爲奇，然而在本市，法律却禁止人們佩槍，甚至私自藏有也是犯法的！

王小克一想到「槍」字，不由冷汗涔涔而下，只盼那兩個大漢只顧着談話，沒想到附近有人。

「那大哥吩咐下來，說是咱們如果救出了錢大小姐，有一筆大獎金。」

「怎麼我沒聽說過？」大漢問：「有多少？」

「錢小姐的身價當然值十萬八萬！」

「哈哈！咱們這不是發達了嗎？」

「哼！我說單眼釗對咱們偏心，將最有可能查到的地區分派給他的心腹，而派咱哥兒倆來這種窮鄉僻壤，有什麼機會領到那筆獎金？」

「不錯，他媽的單眼釗，改天有機會要整一整他！」

那大漢咬着牙說。

「咦？你看，前面是什麼？」

王小克心頭一跳，自然向前望去，只見地上赫然有一雙女裝鞋，不由向阿九雙腿望去，叫了一聲苦也！

原來剛才兩人在草地上糾纏時，阿九脫去了雙鞋，一時間却忘記穿回。

那兩個大漢趨上前來，拾起了地上的鞋子，道：「啊！是意大利的名牌貨，價值不少哩！」

「你留意到嗎？這雙鞋還是嶄新。」

「怪，窮鄉僻壤怎會有這雙鞋子？」

這時，其中一個大漢向前一望，看到了不遠處的石屋。「老八，咱們過去看看。」大漢說罷將手中的鞋子往地上一拋，拉着同伴向前走去。

阿九一直躲在王小克懷裏不敢出聲，此時見大漢將鞋丟拋下地，急忙竄出去將它拾了起來。

怎料其中一個大漢忽然轉過頭來，一眼瞥見了阿九，黑暗中看不眞切，喝道：「誰？」

阿九僵在當地動彈不得，王小克心中暗叫苦也！

兩名大漢轉身向阿九走來，其中一個喃喃地道：「奶奶的哥兒眞是財星拱照，執到寶了，你看，這個不是大小姐嗎？」

「嗯？有點像。」

王小克手中緊緊提着「魔術刀」藏在樹幹之後伺機行事。

「小姑娘，你是不是姓錢的？」

「唉！」阿九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道：「我跟你們回去吧！」

兩大漢聞言喜出望外，道：「果然是錢大小姐！」

「大小姐，你那些朋友呢？」其中一個大漢問。

阿九的眼光向王小克藏身的大樹望去，道：「我不告訴你！」

兩名大漢相視一笑，其中一個道：「你不告訴我，我也知道！」

說着向王小克藏身之處走去。

王小克一顆心怦怦亂跳，不由暗暗後悔貪小便宜陪阿九出來尋歡；但在這個情況之下，他也知道「先下手爲强」了！

「呔！」王小克喝了一聲，自樹幹後跳了出來，手揮「魔術刀」，按下了一個暗掣，只聽「嗤嗤」連聲，兩名大漢各自慘叫一聲，彎下腰來。

王小克趁那兩名大漢彎下腰去之際，趨上前拉了阿九的手，道：「快走！」

兩人沒命的地向石屋跑去，也想不到由厨房的窗口入內了，只是大力地拍着門，道：「不好了，他們找上來了！」

安妮姐打開大門，見了兩人口喘氣敗，不由愕了一然，道：「你們怎麼會在外面？」

「錢……錢老大的手下找……找上來！」王小克向外一指。

安妮姐臉色一變，道：「好！快走！」說完入內收拾了一會，十秒鐘後，重新出來，道：「上車去！」

那輛紅色跑車停泊在石屋之後，本來用禾稈掩蓋着，衆人合力將禾稈草拿開，跳上車去。

當車子在公路上疾駛時，安妮姐問：「他們有多少人？」

「兩個，」王小克驚魂甫定，「但相信一定不止這兩個。他們四處都有人。」

「你們怎麼逃出來的？」

「我……我……」王小克不欲將自己身上有「魔術刀」的事公開，向阿九打了一個眼色，接道：「我聽到他們的聲音便跑回來報訊。」

「咱們又要到那裏去？」阿發問。

「看來只好走最後這一步了！」安妮姐臉色凝重地說。

跑車在公路上疾奔着，半個小時後，已經來到了市區。

安妮姐將車子在一幢建築宏偉的大厦前停了下來，道：「快下車！」

「這——什麼地方？」阿發問。

王小克望一望飄揚在夜空中的旗幟，脫口而出，道：「這裏是A國領事館。」

「不錯，」安妮姐道：「全世界最安全的避難所便是領事館！」

「如果他們照樣闖進去呢？」王小克担心地問。

安妮姐一面領着他們踏進電梯，一面道：「不會的，那會引起國際糾紛，再龐大的犯罪集團也沒有這個胆量！」

電梯緩緩地向上昇，王小克一顆心仍然沒有平定下來，阿九則滿面都是興奮之色，道：「這樣有趣得多了！」

阿發橫了她一眼，礙於王小克在旁，不好意思出聲斥責。

電梯在領事館辦事處停了下來，安妮姐自腰間取出一枝鎖匙向大門走去。她打開了大門，扭亮了電燈，道：「快進去！」

王小克猶豫了一會，這才踏了進去，他心中忽然有一種預感：這並不是一個安全之地！

安妮姐轉身關好大門，還上了門。

阿九好奇地打量着辦事處的佈置，安妮姐逕自向會客室走去。

她推開了會客室的門，也是扭亮了電燈。

王小克站在不遠處，並不跟隨安妮姐進去，他預感到會有意外。

果然，當安妮姐踏進會客室時，便尖叫了一聲。

一聽到安妮姐那聲尖叫聲後，王小克立時向附近一張寫字枱底鑽了進去，手中又握住那把「魔術刀」，牢牢地望着會客室的門口。

然而，安妮姐在叫了出聲之後，便轉過身子，滿面都是茫然之色。

王小克見沒有其他變故，這才緩緩地爬了出來，向前走去。

安妮姐捧住了頭，道：「這是不可能的，這是不可能的！」

阿九和阿發也自寫字枱後現身，隨着王小克戰戰兢兢地向會客室走去。

首先映入王小克眼簾的，是一塊染滿了紅色的地氈，然後，是一個背上插着一把七首的男子，伏屍在地氈上。

安妮姐情緒逐漸平定下來，她重新來到會客室，蹲下地來去查看地上屍體。

「羅拔，羅拔！」她明知道地上的人已經死去，仍然搖着他的身子叫。

原來地上那人正是A國駐遠東的特務頭子羅拔，也卽是說服何三手去見錢老大的人。

只見他雙眼圓睜，五指緊屈抓住地氈，死狀極爲恐怖。

安妮姐仔細一看，見地氈上有幾個用血寫成的英文字母，她喃喃地唸道：「船王，法蘭基……」

王小克看不懂地氈上的血字，但一聽安妮姐唸了出來，立卽道：「殺他的是船王法蘭基！」

安妮姐緩緩抬起頭來，道：「難道眞的是他？眞的是他？」

王小克見安妮姐一副失魂落魄的樣子，急忙追問：「安妮姐姊，船王爲什麼要殺他？」

「不成，我要立卽向上級請示！」

安妮姐奔到電話機旁，拿起了電話聽筒。

「安妮姐姊，電話通嗎？」王小克問。

安妮姐呆了一呆，附耳聽一聽，道：「通的。」

「那麼，他們一定在電話裏駁了綫！」王小克指着那具電話說。

安妮姐雙眉一揚，道：「對，幸好你提醒我，唉！十八個月的訓練，一經變故便忘得一乾二淨了！」

安妮姐在這裏踱來踱去，口中喃喃地道：「我要怎麼樣才好？」

「剛才你不是說過世界上最安全的避難所是領事館嗎？」阿發指着地上的屍體：「怎麼這位先生會被人殺的？」

「他們全是瘋子，可怕的瘋子！」安妮姐咬了咬唇，道：「不成，我一定要將這個消息傳出去！」

「什麼消息？」王小克問。

「小朋友，你跟我來！」安妮姐向王小克招了招手，逕自向洗手間走去。

她等王小克進來之後，將門關了上來，低聲道：「我們的任務是查明一個龐大犯罪集團的幕後主腦，現在，羅拔查到了，他是船王法蘭基，可惜他查到之後，却爲人殺死。」

「你要將這個消息呈報上去？」

「是的，你帮不帮我這個忙？」

「怎……怎樣帮法？」

「我寫張字條給你，你立刻送到一個地址去交給一個人，」安妮姐說：「本來我可以自己去的，但因爲他們監視得緊，所以，我不能現身。」

「可是——可是錢老大手下也在！我，我這一出去，立刻會給他們發覺。」

安妮姐楞了楞，隨卽嘆了一口氣，道：「這樣說來，只好希望他們遲一步下手，等明天領事館人來上班再才設法了。」

× × ×

何三手將那張「通行證」詳細看了一遍，這才交到錢老大的手上，道：「這是你們想要的東西了！」

錢老大一手拿着「通行證」，一手拿着影印本，互相比較一下，緩緩點着頭。

「立刻送出去！」錢老大將那張「通行證」交給站在一旁的蕭東華。

「乘今晚這班機？」蕭東華問。

「當然，現在是分秒必爭，」錢老大道：「不要忘記用什麼方法僞裝着它。」

蕭東華答應了一聲，轉身離去；錢老大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現在只有等待了！」

「我可以走了嗎？」何三手問。

「何老哥等到我接到蕭東華的消息後才可以決定。」

「那最少要四十八小時！」

「何老哥，我的女兒已經失踪了七十二個小時了，」錢老大道：「我心不急，你急什麼？」

「好了，現在可以告訴我你要用什麼方法去獨佔那個方程式嗎？」

「A國有不少華僑，對不對？」

「不錯，同時黑社會的組織和勢力也不遜於本市。」何三手說。

「這就是了！」錢老大得意地說：「我這幾年間，已經爲自己的勢力擴展到A國的唐人街去，他們都効忠於我。」

何三手嘆了一口氣，道：「你有了這樣成就，爲什麼還要爭奪那個方程式？」

「何老哥，你不會明白有錢人的心理的，」錢老大道：「越是有錢的人，越是希望有更多的錢，好像船王法蘭基，不也是有這種心理？」

「船王法蘭基？爲什麼將他拉在內？」何三手詫異地問。

「很簡單，因爲他才是這個計劃的幕後主持人！」錢老大說。

「可是……可是你告訴我黑手黨！」

「不錯，但黑手黨是被法蘭基收買的，他們只負責辦事，」錢老大道：「我現在的財產，大概只及得上船王的十分之一，然而事成之後，哈哈！全世界的鈔票都在我手上，那時說不定可以弄個總統來做做！」

何三手望着得意洋洋的錢老大，忽然嘆了一口氣。「你該恭喜我才對，」錢老大道：「爲什麼反而嘆起氣來？」

何三手只是苦笑着，他怎能將故意在「通行證」上留下破綻的事說出來？

當何三手得悉到那次發明之後，他心底下暗自思量，就算這次發明真的成功，也寧願政府掌握着「專利權」，這樣才有促進全世界的進步。

如果被石油大王的突擊隊破壞了，那麼，始終有人重新研究的！

可是，不論落在黑手黨的手上也好，落在錢老大的手上也好，他們會藉此大歛民財，形成了社會的大動亂！

因爲他深深明白，政治和經濟是分不開的，當一個人控制了全世界的經濟後，他很可能會涉足政治，而不論黑手黨也好，錢老大也好，都不算是好人！

何三手決定在「通行證」失敗後被錢老大處罰，也不願爲虎作倀。

誠如錢老大所說，現在只有等待，等待……

× × ×

「小朋友，我看你們還是離開這裏吧！」安妮姐頹喪地說：「這裏再也不安全了。」

「安妮姐姐，你一定可以想到法子，將那個訊息傳出去的。」王小克說。

安妮姐苦笑了一下，道：「我們低估了黑手黨和船王的力量，他們將所有的通訊網全破壞了！」

「何不到電報公司去拍封電報？」

安妮姐又苦笑了一下，道：「相信那封電報發到中途時，便會爲人所截住。」

「這如何是好？」

「希望總部發現到這種不尋常的現象時，會猜想到他們已經展開了行動！」

王小克托着下頷沉思片刻，道：「安妮姐姊姊，我到阿九的家去看看怎樣？」

「爲什麼？」

「我……我掛念老先生。」王小克道：「同時阿九也很想回去見見她父親。」

安妮姐沉吟了半晌，道：「好吧，反正現在是最安全的也是錢老大地方了！」

阿九聞言大喜，拍着手道：「好啊，我又可以回去見我爸爸了！」

「阿發，你去不去？」

阿發猶豫着，搖搖頭。

王小克知道他好不容易才逃出虎穴，那有再回去的道理，於是拉了阿九的手，道：「咱們走吧！」

× × ×

阿九領着王小克自暗道底下進了別墅，那出口處是大廳附近的一個儲物室，王小克側耳聽了一聽，見外面毫無動靜，於是將門打開一道小縫，望了出去。

只見大廳中坐着錢老大，大霸邵正氣，二霸黃偉和四霸郭添福，兩側坐滿了手下，神算子盧國策和何三手則坐在錢老大的左右，衆人臉色凝重，大廳中靜得針跌下地也聽得到。

王小克望了錢老大一眼，見他手中把弄着那隻「核子能」打火機，頻頻地望着手表。

這時，有個大漢衝了進來，道：「黑手黨的人帶出消息來了！」

衆人臉上神色立時緊張起來，只見錢老大向西邊幾個手藏在袋中的大漢使了個眼色，低聲道：「如果他們一說成功，你們立刻開火。」

「是！」

王小克聽見一陣急驟的腳步聲傳了過來，幾個外籍男子相繼入廳。

爲首那個外籍男子往何三手一指，咕哩咕嚕地說了一大串英文，只見錢老大面上微微變色，道：「何老哥，你太不聰明了！」

王小克一顆心怦怦亂跳，暗暗爲何三手的安危担心。

「他們說你的通行證有瑕疵，蕭東華被拘捕，同時，計劃也失敗了！」

何三手淡淡一笑，並不答話。

那幾個外籍男子趁錢老大說話時，忽然自袋中拔出自動手槍，向錢老大人等發射！

衆人料不到有此一着，均是大驚失色，錢老大不愧是黑社會的大阿哥，他見黑手黨徒進來報告計劃失敗的消息，早有所防，在他們拔槍之時，立時撲倒下地滾進一張大枱之下。

錢老大的手下立刻將袋中的槍拿了出來，朝那幾個外籍男子射去。

剎那間，大廳裏亂成了一遍，各人尋找障碍物掩護，交戰起來。

王小克一顆心怦怦亂跳，一時間分不清自己究竟希望那一方得勝。

「爸爸！爸爸！」阿九叫着便要衝出去。

「你想找死！」王小克急忙拉住她。

只見錢老大的手下被射殺了一大半，大霸二霸和四霸身上也掛了彩，躲在一張翻倒的八仙桌下還擊。

錢老大剛才隱約聽到阿九之聲，叫道：「阿九，你在那裏？」

阿九不理一切掙開王小克的懷抱，開了門向乃父藏身之所奔去。

「阿九，回去，快回去！」錢老大叫了起來。

在錢老大話聲甫落時，王小克也叫起來：「阿九，快回來！」

「砰」地一聲，子彈呼嘯而過，阿九跌下地去，錢老大怒喝一聲，道：「殺了他們！」

衆手下瞄準發射，有個黑手黨黨徒中槍慘叫一聲，踣下地去。

錢老大又開了幾槍，却不敢過去相扶緩緩向他這邊爬過來的女兒。

此時，大門外忽然傳來了汽車輒輒之聲，衆人停了火細聽。

只見幾名西裝煌然的外籍男子踏進廳來，爲首那人一見當時情況，皺了皺眉頭，道：「你們在攪些什麼？快出來！」

錢老大向身旁的大霸邵正氣道：「是船王法蘭基的手下！」

這時，黑手黨黨徒只剩下了三個人，緩緩現出身來，錢老大向手下使了個眼色，也是戒備着現身。

錢老大扶起了女兒，慈愛地道：「阿九，你怎麼了。」

「我……我這裏好痛！」阿九指一指右臂，只見鮮血染滿了衣袖。

「不怕，等一下爸爸請最好的醫生替你包紮，」錢老大哄護着女兒：「很快可以好的。」

船王那羣手下向大廳中衆人環視一眼，爲首那人清了清喉嚨，道：「你們不用爭了，基地已經被亨利的人作平了！」

錢老大聞言一呆，立時恍然，原來自己和黑手黨都各自懷鬼胎，他們見蕭東華出發後，立時想殺掉自己獨佔成果，因此藉故說何三手的「通行證」有問題，想不到「石油大王」亨利棋先一着。

「我們的主人法蘭基，知道你們辦事得力，非常感謝你們，因此——」他說到這裏，向着站在背後的幾個大漢使了個眼色。

那幾個大漢忽然自筆挺的西裝裏取出了輕機槍來，扳着了槍掣，向大廳中人射去。

爲首數人身上中槍倒下地去，錢老大將女兒向後一推，擋在她的身前，身上立時成爲蜂巢一般，緩緩地跌下地去。

那幾名大漢拿着機槍瘋狂地掃個不停，王小克只覺槍聲震耳欲聾，急忙掩住了耳朶……。

槍聲歇了，那幾名大漢轉身離去。

王小克在儲物室裏呆了好久，見外面再也沒有動靜，這才悄悄地開門出來。

首先映入他眼簾的，是滿地的鮮血和屍體，他略望了一眼，向阿九奔去。

王小克扶起阿九，見她身上都是鎗孔，鮮血染滿了全身，已經奄奄一息。

「阿九，阿九！」

阿九睜開了眼睛，已經沒有往日的神采。

「我……我喜歡你。」阿九斷斷續續地說。

「我也喜歡你，阿九！」王小克說到後來，聲音已經有點嗚咽。

「這……這是爸爸臨……臨死前給我的，現……現在我給你……」

王小克接過她遞來的東西，原來是那具「核子能」打火機。

他小心地放入懷裏，向阿九望去時，只見她眼睛已閉上了，長長的睫毛一動也不動，顯然已經去世。

王小克伸手在她鼻端探了一探，果然已經沒有了呼吸！

他緩緩地放下阿九的屍身，往何三手走去，只見他身上便如蜂巢一般全是彈孔，死狀異常恐怖。

這時，門外傳來了警車的嗚嗚聲，他忽然想起周探長的神色，他不能再給周探長碰到——尤其是在發生命案的地方！

然而，門外已經傳來了警察皮靴聲！

王小克心中一動，向儲物室走去，自地道離開了別墅！

已經是深夜了，王小克望一望腕錶，是晚上十一時多，王小克深吸了一口氣，將手插在袋裏，却觸到那具「核子能」打火機。

他將它拿了出來觸弄良久，忽然一揚手，將它拋到黑暗中，深谷裏！因爲他知道日後一看到它，就會想到阿九的柔情，阿九的蜜意。

王小克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向前走去，他細小的身形，很快，便隱沒在黑暗中……。

（本篇完）

下期預告…………

江湖恩仇錄故事之三：

玉女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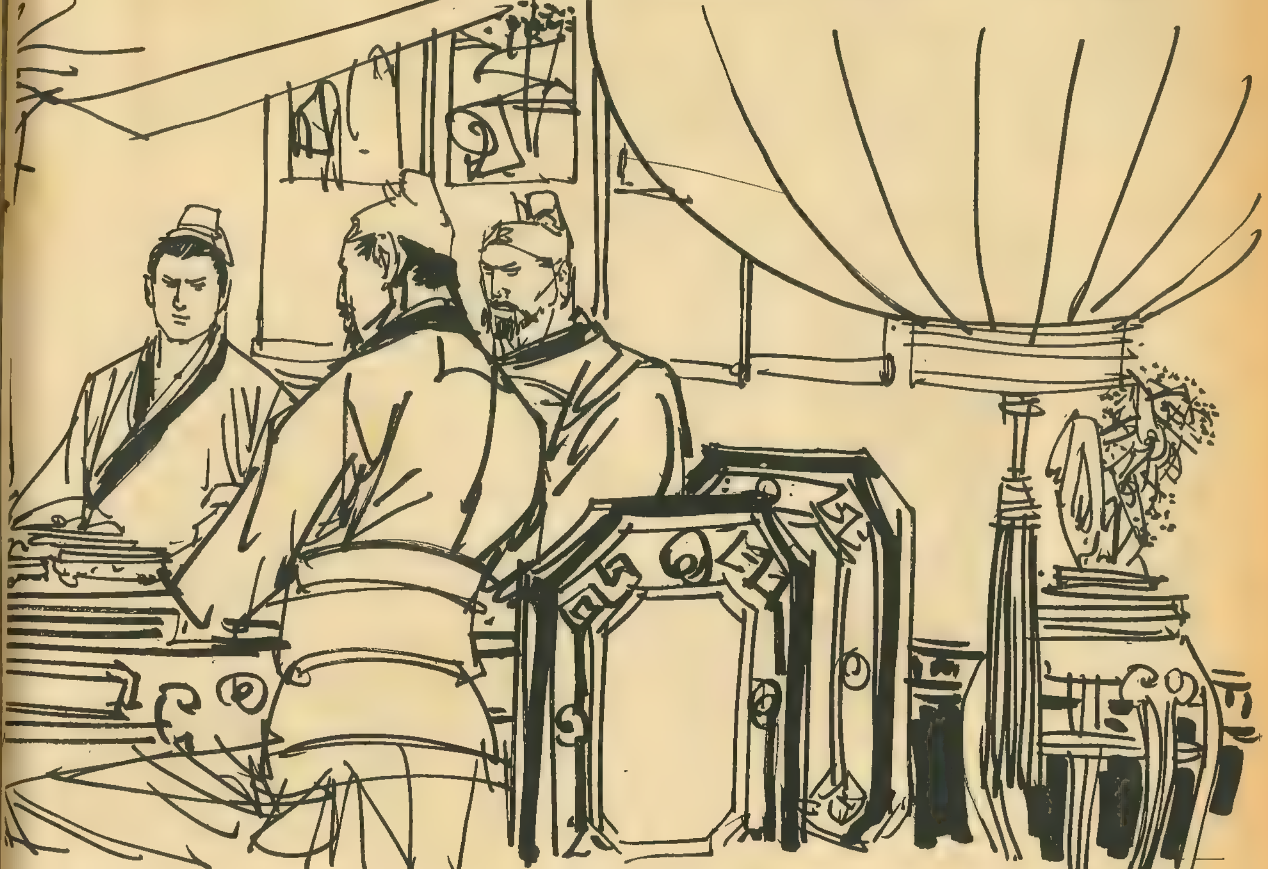
朱羽・著

江湖恩仇錄故事共有五大篇，篇篇內容情節曲折，詭譎鬥志，題材新穎，精彩絕倫。江湖恩仇錄故事之三：「玉女劫」，爲朱羽君最新作品，將繼「神鞭女魔」後下期在本刊隆重發表，敬希愛好朱羽君作品讀者諸君萬勿錯過。

脫俗俠情長篇巨著

臥龍生・文
董培新・圖

神眼遊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領絹南六省軍政大權的七王爺府中，發生兇殺案，遇害者爲王爺寵妃，這一天大案情的重担，落在了應天府的總捕頭神眼楊晉肩上，他接獲巡撫大人的限期三月破案命令後，立命副手王勝、張晃分頭往邀鏢局主事商議，及命暗樁探査三日來有何武林人物到來。他俟二副手走後，親自往拜訪一名退隱前輩，向那前輩說出案情，請求他三日後予以指示，要如何探尋綫索。過後，楊晉又親往夫子廟前，着一丐帮弟子往通報丐帮該地分舵主相見，那丐帮弟子往廟內一轉走了出來，說已命其他弟子往報——

密宴四鳳舫　明訪迎賓樓

楊晉笑一笑，未再多言。

又過了一刻工夫，另一個年輕的叫化子，快步行了過來。

楊晉暗中留神，只聽那年輕的叫化子舉手作了一個暗號，立刻轉頭而去。

年長的叫化子笑一笑，道：「本幫分舵主，恭候楊大人。」

楊晉道：「那就有勞帶路了。」

叫化子笑一笑，舉步而行，一面說道：「楊大人，我們這位新的分舵主，因爲一件事，對公門中人成見很深，但他肯和總捕頭會面，足見對你楊大人還很仰慕，實在說，我叫化子已在金陵分舵任事了四年多，對你楊總捕頭的爲人十分敬重。」

楊晉笑一笑，道：「過奬，過奬。」

叫化子輕輕咳了一聲，道：「萬一我們分舵主言語上有什麼開罪你朋友的地方，還希望你楊總捕頭，多多担待。」

楊晉道：「這個，你朋友放心，楊某人是來拜訪，能忍的，我都會忍下去。」

叫化子道：「那就好，你是大人大量。」

談話之間，轉入了一個小巷之中。

叫化子當先而行，推開了一扇木門，進入了一幢矮小的陋室之中。小小的院落，小小的客房，房裏除了一桌原木八仙桌外，只有六張竹椅。

一個四旬上下，身着灰布褲褂，身上打着五個淡藍補綻的人，端坐在木桌後。

淡藍和灰色相差極微，不留心，很難看得出來。但楊晉心中明白，那五個淡藍色的補綻，代表着這人的身份是位五結弟子。

帶路叫化子一欠身，道：「應天府楊總捕頭駕到。」

灰衣叫化站起身子，道：「貴客，請坐，請坐。」

楊晉一抱拳道：「楊晉打攪舵主。」

灰衣叫化淡淡一笑，道：「不敢當，楊大人！」

楊晉緩緩說道：「應天府發生了一件很重大的事，楊某身受急命，不得不先行奉告各位一聲。」

灰衣叫化啊了一聲，道：「什麼事如此嚴重。」

楊晉道：「對丐幫，在下有着十分敬重之心，因此，楊某甘冒洩漏機密，奉告舵主。」

灰衣人臉色凝重，道：「叫化子洗耳恭聽。」

楊晉道：「七王爺府中發生了一樁血案，應天府奉到了限期破案的嚴令，因此，在下不揣冒昧，特來拜訪貴舵主——」

灰衣人道：「七王爺府中，遺失了什麼貴重之物。」

楊晉道：「殺了人。」

在王府中殺人，實在算得是一件很重大的事，聽得灰衣叫化也不禁爲之一呆，道：「殺了什麼人？」

楊晉道：「就算是王府中普通的人，案情已够重大，何況被殺的人，是王爺的寵妃。」

灰衣叫化聽得又是一怔，道：「王爺的寵妃被殺，難道王府中就沒有護院武師麼？」

楊晉道：「有人，當值的一十八名護衞值更，全都收押在應天府中。」

灰衣叫化道：「楊總捕頭，乃當今的名捕，定然會查出一些內情了。」

楊晉道：「慚愧的很，在下仔細的查了現場，竟然沒有找出任何痕跡。」

灰衣叫化沉吟了一陣，道：「楊大人找咱們丐幫，不知有何用心？」

楊晉道：「久聞貴幫忠義相傳，替天行道，像這等淫惡之徒

，留在人間，有害無益，站在除魔衞道的立場，貴幫也不會饒過他了。」

灰衣叫化輕輕咳了一聲，道：「這個麼？如是本幫遇着這等人物，自然是不會放過他了。」

楊晉歎息一聲，道：「今日楊某來此，特來請求貴幫相助。」

灰衣叫化道：「楊大人希望我等如何幫忙。」

楊晉道：「貴幫耳目之靈，天下各大門派無出其右，楊某斗胆，希望貴幫能够幫助我們查那兇徒下落。」

灰衣叫化道：「可以，叫化子立時下令金陵分舵中人，幫你追查兇徒，不過，希望楊大人能够告訴我們較爲詳細一點的內情，我們也好有所着手。」

楊晉道：「血案發生在昨夜三更天之後，其他的別無可尋的線索。」

灰衣叫化說道：「好吧！我們盡力而爲。」

楊晉一抱拳，道：「在下告辭了。」

灰衣叫化道：「楊大人好走，恕我不送。」

楊晉道：「不敢有勞。」舉步向外行去。

走約十幾步遠，灰衣叫化突然叫道：「楊大人請轉。」

楊晉回身行來，道：「舵主還有什麼見教？」

灰衣叫化道：「叫化子駱天峯。」

楊晉道：「久仰了，駱兄。」

駱天峯道：「駱某一向不和公門人往來，敝幫也是一向獨行其是，這次駱某答允楊兄，只算是受你私人之託，和應天府無關。」

楊晉道：「駱兄，在下感激不盡。」

駱天峯道：「有消息在下就派人送信給楊大人。」

楊晉道：「但願早得佳音。」重又轉身而去。

楊晉未回家，却轉到了應天府中。

五花刀王勝早已回轉府中，一見楊晉，不待相問，立時迎了上去，道：「幾家鏢局子的總鏢頭，都在金陵，今夜中準時赴約。」

楊晉道：「他們知曉了什麼事麼？」

五花刀道：「不知道，總捕頭囑咐過，屬下再不敢隨便說出。」

楊晉道：「那很好——」輕輕咳了一聲，道：「張晃有消息麼？」

王勝道：「有，適才他遣人回報，發現了兩個形跡可疑的人物，他已經釘了上去。」

楊晉道：「在那裏？」

王勝抓抓頭皮，道：「在那裏，我忘記問他了，不過，那傳話人說過，釘準了他的落脚之處，就立刻回來。」

楊晉啊了一聲，轉過話題，道：「你派一個精明的捕快，到四鳳舫去，就說今晚我要請客，要他們準備點好酒好菜。」

王勝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楊晉閉起雙目，心中却作盤算，如若是丐幫中人眞肯幫忙，這三五日之內，金陵城中江湖人物的動態，定然會有消息傳來。

因爲丐幫在江湖上，弟子遍佈，眼線廣設，大江南北，不論發生了什麼事，都無法瞞得過他們。

一陣步履之聲，驚醒了閉目靜思的楊晉。

睜眼看去，只見來人一身天藍長衫，正是應天府首座文案劉文長。

劉文長臉上堆滿了笑容，道：「楊兄，大人剛才和兄弟還在談起楊兄。」

楊晉笑一笑，道：「文長兄請坐。」

劉文長在楊晉對面一張木椅上坐了下來，道：「大人也覺着這是一件無頭公案，三個月的限期，實在是緊了一點，但七王爺的來頭太大，大人實在也無法担待下來——」

楊晉接道：「劉爺這個我知道，我會盡力，今早我已經開始行動，佈下羅網，希望在三五日內，能找出一點綫索。」

劉文長道：「那很好，正公對楊兄器重的很，話語之中，對楊兄十分推愛，因此，準備拚受王爺一頓斥責，準備替楊兄討取一面金龍令牌……」

笑一笑，接道：「楊兄又想是早知道了，王府金龍令牌，在江南七省中，有着無與倫比的權威，不啻是當今的玉旨，文武百官，皆受所令，大人如能够爲楊兄請到了令牌，不但各府各州的捕快們，能够任你調動，就是提督，副將，各省兵馬，楊兄如有需要，也可以調他們，助你擒拿匪徒了。」

楊晉怔了一怔，說道：「這個如何施得……」

劉文長微微一笑，道：「這是大人對楊兄支持。」

楊晉道：「大人厚愛，楊某粉身碎骨，也難報答。」

劉文長笑了一笑，道：「兄弟在大人面前，也曾再三的推崇楊兄，必定可以破此血案，不過，茲事體大，萬一無法破案時……」

突然放低了聲音，接道：「楊兄可否攷慮一下兄弟李代桃僵之計。」

楊晉道：「文長兄高才，限期之內，如若無法破案，自當向大人請罪，向文長兄領敎。」

劉文長站起身子，道：「好！咱們就這麼說定，楊兄還有什麼需要，不便對大人明言，只管告訴兄弟代楊兄轉告。」

楊晉抱拳道：「謝謝你文長兄，現在兄弟剛剛着手，如有進展，再向文長兄請敎。」

劉文長道：「楊兄言重了，我不打攪啦。」

邁着方步，離開捕房。

劉師爺一番慰勉之言，却如千斤重鉛一般，壓在了楊晉的心上，這就是作官的妙處。三言兩語，使得楊晉感覺到肩上負重又增，不破此案，大有無以回報知遇之感。

劉師爺，果不愧應天府第一幕賓。望着劉文長遠去的背影，楊晉長長的噓一口氣，掩上房門，靜坐調息。

這位威震江南的名捕，不但有着一身很高的武功，也有着冷靜頭腦，他知道從此刻起，必需要保持着冷靜，保有着體能，以便應付隨時發生的事情。

落日西沉，日落餘暉幻起來了半天

彩霞。

楊晉也剛好調息醒來。

緩步出門，只見五花刀王勝穿着一身勁裝，手裏提着長刀。

楊晉皺皺眉頭，道：「去加一件長衫，換一把短刀，這等架勢，被人一瞧就覺情形不對。」

王勝臉上一熱，立刻取過一件長衫穿上，放下長刀，換了兩把手叉子，別在腰裏。

楊晉望望天色，道：「張晃還沒有回來麼？」

王勝道：「沒有。」

楊晉道：「可有消息傳來。」

王勝搖搖頭，道：「也沒有。」

楊晉哦了一聲，舉步向前行去。

王勝緊隨在楊晉身後。

趕到秦淮河畔，早有四鳳舫中的龜奴迎了上來。

應天府總捕，宴客四鳳舫，在四鳳舫是一件大事，總算楊晉傳話，囑咐不得張揚，所以，除了四鳳舫中人外，秦淮河畔其他的花舫，大都不知此事。

那龜奴穿着一件新長衫，迎上來哈着腰，道：「楊爺，請上舫。」

楊晉舉步登舟，一面問道：「有客人來麼？」

龜奴應道：「江南，金陵兩家的總鏢頭都已到了，長江鏢局子還沒有人來。」

楊晉行入艙中，只見艙中已點起四盞宮燈，江南兩家鏢局的總鏢頭果已在座。

四個刻意打扮過的姑娘，正陪着兩位總鏢頭在談笑。

這兩位，都是五十上下的年紀，一個穿着海青長衫，一個穿了深灰色的褲褂。

十年媳婦才成娘，熬到總鏢頭這位置，大都到四十以上了。

兩人一面磕着瓜子，一面在和四個姑娘說話，看龜奴帶着楊晉行來，立時起身拱手笑道：「楊大人。」

楊晉一抱拳，道：「坐，坐。」

跨步在主位上坐了下來。

那穿着海青長衫的人，輕輕咳了一聲，道：「大人見召四鳳舫，草民是不敢不來……」

楊晉接口道：「言重，言重，曹兄賞臉。」

穿深灰色褲褂的老者，笑一笑，道：「楊大人，咱們如約而來，酒飯是吃定了，但不知大人有何見敎。」

這位老江湖，不愧是見多識廣，已經意識這頓飯不太好吃。

楊晉道：「周兄，等方兄到來，咱們先杯酒盡歡，靜夜正長，當作詳談。」

語氣中畫龍點睛，已然隱隱說出了事非小可。

兩位老江湖都聽得微微一怔，但却未再多問。

這時，艙門口處，突然響起了一個朗清音，道：「家舅父染病未癒，難應大人召宴，特命晚輩來此，濫竽充數，還望大人鑒諒。」

三人齊齊轉頭，只見一個身着白綢長衫，朗目劍眉，身材適度，行態文雅的少年，正自抱拳作禮。

楊晉怔一怔站起身子一揮手，道：「閣下是——」

白衣少年道：「晚進岳秀，前輩是楊大人吧！」

人如其名，果然是風采秀俊。

四個站在旁側侍客的姑娘，八隻眼都盯在岳秀身上，誰也捨不得離開。

岳秀彬彬多禮，和那股雅緻的氣度，使得楊晉不敢稍生輕視，笑道：「岳世兄請坐，在下正是楊晉，方兄幾時染恙，在下竟然一無所知。」

岳秀舉步入席，落了座位，道：「家舅父染病匝月，近日已然大好，只是身體還未康復，難應召宴，特命晚輩，代他來此。」

楊晉哦了一聲，回頭吩咐龜奴，道：「船泊河心，即上酒菜。」

那龜奴應了一聲，立時傳出話去。

四個花枝招展的大姑娘，忙着收拾桌面，又鋪上了一方白布桌單。

菜肴早好，立時刻捧上了八個盤子。

酒是三十年以上狀元紅，一股香醇味，直撲鼻間。

楊晉端起了酒杯，笑道：「岳世兄，識得這兩位麼？」

岳秀道：「晚輩來此，已得舅父指點一二，只是從未晤面，不敢妄稱——」

那穿着海青長衫的人，哈哈一笑道：「在下江南鏢局曹長青。」

岳秀一抱拳，道：「久聞大名。」

曹長青笑一笑，道：「方兄有這麼一位氣宇軒昂的外甥，怎麼從未對我們提起過。」

岳秀微微一笑，道：「晚輩很少到舅父家中走動。」

另一個灰綢子褲褂的人，一拱手，道：「在下金陵鏢局周大光。」

岳秀又欠欠身，道：「老前輩。」

周大光道：「不敢當，岳世兄。」

岳秀目光轉到楊晉的臉上，說道：「家舅父本要抱病而來，但却被家舅母攔住，家舅父甚爲抱疚，命晚輩特別向楊大人致歉。」

三家鏢局子來了兩家的總鏢頭，單單一家長江總鏢頭不來，楊晉心中確然有點火，心中暗在着想，怎麼給他一點苦頭吃。

但岳秀英挺的氣度，和致歉的虔誠，使得楊晉心中的火氣，大大的消滅，輕輕咳了一聲，說道：「岳世兄，不敢當，方總鏢頭生病的事，在下雖然有些聽聞，但衙門裏事情忙，未能去探望，心中甚是不安。」

岳秀道：「大人垂愛，家舅父命晚輩代他受遣，大人如是需要家舅父有所効勞，晚輩願代舅父受命。」

楊晉道：「岳世兄，談不上受命二字，這次楊晉是請諸位帮忙。」

語音一頓，接道：「喝酒，喝酒，咱們先喝個痛快再說。」

曹長青笑道：「楊大人，你還是先談正經事。話不聽明白，在下是食難下嚥，酒也難沾唇。」

楊晉微微一笑，道：「既是如此，兄弟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周大光道：「咱們洗耳恭聽。」

楊晉道：「這幾年，兄弟沒有對諸位

有所帮助，心中很抱歉——」

曹長青接道：「大人言重，咱們三家鏢局子，平日受惠大人很多，如是楊大人有用咱們的地方，曹某人是萬死不辭。」

楊晉目光一掠四位姑娘，道：「四位先請迴避一下，我要和幾位談點公事。」

四位少女，站起身子，轉入後面。

直待四女去遠，楊晉才低聲說道：「曹兄，周兄，兄弟我出了大麻煩……」

曹長青，周大光都聽得大吃一驚，齊聲說道：「什麼事？」

楊晉冷眼旁觀，那岳秀却神色如常，並未有驚駭之感。

也許他少不更事，不知道厲害。

楊晉歎口氣，道：「七王爺寵妃被殺，兄弟奉命，要限期破案。」

哎呀！

周大光，曹長青同時失聲驚叫。

大約王妃被殺一事，太過震撼人心，岳秀的臉色，也不禁為之一變。

周大光定定神，道：「楊大人，時限多長？」

楊晉道：「三個月。」

周大光道：「太急促了一些。」

楊晉苦笑一下，道：「在七王爺的眼中，那已是很長的限度了。」

曹長青道：「楊兄，只要能找出那一路的賊人，咱們自然要全力以赴。」

楊晉搖搖頭，打斷了曹長青的話，說道：「曹兄，如是知曉了那人是誰，楊某人也不敢麻煩諸位，王爺府中一道金牌，可以調動江南七省的馬步大軍，各州各省的捕快，合力擒賊。」

周大光道：「這麼說來，楊大人還未找出那賊人是屬於那一道了。」

楊晉道：「是的，目下還毫無跡象可尋。」

岳秀道：「王府重地，定然有着十分森嚴的戒備，那人能夠夜入王府，殺死七王爺的寵妃，自然是武功十分高強。」

楊晉道：「不錯，王府中戒備，刁斗森嚴，護院，侍衛，也都有點真功實學，但那夜行人，却能來去自如，神不知鬼不覺的殺了王妃。」

曹長青道：「楊大人是要咱帮忙訪查賊人的下落了。」

楊晉道：「事非得已，還請諸位多多帮忙了。」

周大光道：「長江鏢局的方兄，眼皮子雜，識人多，可惜，他沒能來。」

岳秀微微一笑，道：「江湖匪徒，一向不願招惹官府中人，但那人竟然敢夜入王府，殺一王妃，晚輩見識淺薄，但亦可斷言事非偶然，事前可能已有很精密的計劃。」

曹長青道：「岳世兄所言甚是，敢闖防守森嚴的王府，定然早有預謀，但不知道王府中除了妃子被殺之外，還遺失了什麼？」

楊晉淡淡一笑，道：「到目前為止。還未查明王府中，遺失什麼？」

語聲一頓，接道：「我在驗屍之時，發現王妃項頸之間，有一道白痕，似是常掛的一件飾物，但被殺之後，飾物已然不見。」

周大光道：「不可能啊！夜闖王府，殺死人命，只為了窃取一件飾物，除此之外，定還別有原故。」

楊晉道：「有！告訴三位不妨，但希望三位能守此機密，不可洩漏於他人，王妃是被人先姦後殺。」

周大光啊了一聲，道：「胆大妄為，可恨，可憎。」

楊晉道：「曹兄，周兄……」

兩人齊聲接道：「大人，有什麼吩咐，只管請講。」

楊晉道：「兩位，都是久年在江湖上走動的人物，見識多，閱歷廣，兄弟吃的公事飯，有很多不便的地方，但兩位，就沒有這種顧慮了，希望兩位看在咱們十幾年交情的份上，給我帮個忙，如若楊某人真要落到革職拿問的下場，不但對諸位的面子不好看，只怕也不太方便了。」

表面上聽來，這番話，十分婉轉，但骨子裏，却是十分强硬。

周大光，曹長青，都是常年在道上闖蕩的人物，還有什麼不明白，兩人齊聲道：「我等盡力。」

楊晉目光轉到了岳秀的身上，道：「岳世兄，方兄染病未來，事非得已，但楊某的話，希望世兄能代我轉達。」

岳秀道：「一句不遺，一字不漏，完全轉達家舅父……」

語聲一頓，接道：「但在下也有一事，奉告楊大人。」

楊晉嗯了一聲，道：「什麼事？」

岳秀道：「那王妃頸間的飾物，是一條很重要的綫索，楊大人如能查出那是什麼飾物，對尋賊一事，或有帮助。」

楊晉略一沉吟，道：「岳世兄，楊某多謝指點，現在，咱們喝酒。」

舉手一招，一個龜奴，應手行入了艙中，一欠身，道：「楊爺，你老有什麼吩咐！」

楊晉笑一笑，道：「久聞四鳳之名，艷冠秦淮河，可否請出來，讓我們見識一下。」

那龜奴一欠身道：「楊爺駕臨四鳳舫，使蓬蓽生輝，四鳳能得垂顧，更是她們的造化，她們已在後艙待命，小的這就去叫她們出來。」

這龜奴，利口伶齒，倒也有一番討人喜歡的說詞。

片刻後，弦管聲動，四個美艷的少女，欵步入艙。

龜奴替楊晉等一一引見。

大鳳穿得一身綠，綠衣綠裙，頭插綠鬢花，一對小金蓮，也穿着綠帮綉着的小鞋子。

二鳳一身紅，紅色羅衫，紅羅裙，長長兩條辮子上，紮了兩個紅蝴蝶。

三鳳一身黃，黃衫黃裙，黃綉鞋，頭上高高的挽個宮髻，一條黃綾穿髮面，飄飄的分垂雙鬢。

四鳳一身藍，藍裙藍衫，藍的像白雲後面一片天。

四鳳舫雖然是名動秦淮，但在座的人，都未來過，他們的身份不同，這地方，倒也是不便涉足。

周大光，曹長青，雖都久走江湖的人物，但目睹四鳳之艷，也不禁為之一怔。

想不到風月場中，竟然有這等嬌美人

物。

四鳳之美，岳秀英俊，當四鳳步入艙中時，八隻眼睛，都不禁在岳秀的身邊打轉。

但她們都是見過世面的人，雖然岳秀那股俊味兒，叫人動心，但四鳳仍然盡量掩遮住心中嚮往。

蓮步細碎，姍姍行到酒席宴前，欠欠身，道：「見過四位大爺。」

楊晉笑一笑，道：「妳們就是四鳳姑娘了。」

四鳳齊聲應道：「路柳牆花，風月女子，楊大人見笑了。」

楊晉道：「名無幸至，四位是果有殊色，快請入席。」

四鳳欠欠身，分在四人身邊坐下。

楊大人的來頭太大，四鳳已早得了老鴇的通知，要她們曲意奉承。

美女，加上好酒，場面自然會熱鬧起來。

周大光，曹長青，不覺開懷暢飲。

五花刀王勝，守在艙門口處，監視四面的動靜。

岳秀很矜持，陪她的藍衣四鳳，雖然是刻意奉承，但也沒法勸的他杯到酒乾。

這頓酒，只吃到二更時分，楊晉也有了五分酒意，才輕輕咳了一聲，召過龜奴，道：「算賬。」

龜奴欠欠身，說道：「楊爺，老闆吩咐了，你楊爺難得來一次，這頓酒飯他候了。」

楊晉搖了搖頭，微笑說道：「貴舫主的盛情，我楊晉心領了，但酒錢，却不能不算——」

掏出一錠小元寶，放在桌子，接道：「說實話，伙計，錢够不够！」

龜奴道：「多啦，多啦！你這不是叫小的為難麼？老闆吩咐過了，小的如是辦不到，豈不是砸了我的飯碗。」

楊晉道：「既是如此，這錠銀子，就算是賞給你們的吧！」

龜奴道：「謝楊爺。」

楊晉站起了身子，說道：「我們該走了。」

周大光，曹長青，都有七八分以上的酒意，二鳳，三鳳在陪着兩人，殷殷勸酒極盡嬌柔。

四個鳳姑娘雖然嬌美，那一股甜膩的勁兒，更是撩人綺念。

曹長青，周大光固然是酒助色心，有些兒，難以自持，就是楊晉，也有些怦然動心。

只有岳秀，仍然保持着適當的冷靜，未為所惑。

也許他喝酒不多，保持清醒之故。

曹長青口中應着說道：「是啊！該走了。」

人却始終沒有站起來。

綠衣大鳳，盈盈起身，低聲道：「楊爺，四鳳舫中有室留宿。」

楊晉哈哈一笑，道：「謝謝妳了，鳳姑娘，可惜我公事忙，過幾天吧！公事閒一些，再來訪晤，和妳鳳姑娘再好好喝一盅。」

大鳳笑道：「楊爺，希望你再來。」

周大光，曹長青，雖然是一百個不願意走，但眼看那楊晉和岳秀都站了起來，也只好跟着站起了身子。

楊晉快行一步，跨出艙門，五花刀王勝立時迎了上來。道：「總捕頭，沒有動靜。」

岳秀緊隨着出了艙門，一抱拳，道：「晚輩告別，今日之事，晚輩當轉告家舅父，由其裁奪。」

楊晉道：「多勞世兄。」

四鳳舫停泊在秦淮河心，這也是楊晉的吩咐，不希望太招搖，因為身為總捕頭，跑到秦淮河來吃花酒，是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有道是：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很快的這消息就會傳遍金陵。

緊傍四鳳舫，靠着一艘小舟。

楊晉當先而下，岳秀，王勝，緊隨着下了小舟。

曹長青，周大光，剛出艙門，小舟已向前馳去。

河心距岸邊，也就不過七八丈的距離，片刻間，小舟已靠岸。

岳秀笑一笑，道：「大人，四鳳舫中的四鳳姑娘，享名很久了吧！」

楊晉道：「在下也是初度來此，聽說四鳳之名，好像兩年多了吧！」

岳秀舉步而行，遠離小舟之後，才緩緩說道：「大人，覺着四鳳如何？」

楊晉道：「很妖艷，不愧是風塵中的尤物。」

岳秀道：「訓練這四位姑娘時，老鴇兒，也確然化了不少心血，銀子，聽她們談吐，似乎是都讀了不少詩書，今夜裏，她們很含蓄，也都保留了很多。」

楊晉一怔神，楊晉的酒意醒了一半，道：「岳世兄是說——」

岳秀道：「我是說四鳳不像風塵人，偏偏落入風塵中。」

楊晉道：「哦！所以，她們才能紅冠羣芳。」

岳秀道：「大人，處處留心皆學問，大人是當代名捕，晚輩就不宜多說了。」

楊晉一抱拳，道：「承教，承教。」

岳秀道：「不敢，不敢，晚輩就此別過。」

轉身而去。

望着岳秀遠去的背影，楊晉呆呆的出神。

王勝低聲說道：「總捕頭，這小子是不是有些可疑。」

楊晉道：「留心皆學問，這年輕人，不簡單啊！」

王勝道：「我去逮住他……」

楊晉聽得一怔，接道：「為什麼？」

王勝道：「總捕頭不是說他不簡單麼，免得夜長夢多，被他溜了。」

楊晉搖搖頭，笑道：「他不會溜，而且，你不能逮他。」

王勝道：「哦！總不成去請他吧！」

笑一笑，楊晉道：「對！可能咱們要請他幫忙。」

王勝道：「憑那小子，長的像……」

楊晉揮揮手，接道：「王兄弟，不可出言傷人……」

輕輕歎口氣，接道：「你回衙門去，張晃一有消息，就盡快通知我。」

王勝一欠身，道：「我這就去，總捕

頭是否回家裏？」

楊晉點點頭，道：「我回家去，丐幫的動作，一向快速，也許很快就會有消息傳來。」

玉勝一抱拳，轉身而去。

借一抹昏黃的月光，楊晉帶着幾分醉意，回到家中。

客廳裏燈光明亮，楊夫人和玉燕姑娘，坐在客廳裏面閑談。

楊晉步入了廳中，玉燕姑娘已盈盈站起身子，迎了上去，說道：「爹，你回來了？」

楊晉道：「妳們怎麼沒有睡？」

楊夫人笑一笑，道：「剛才有人來找你……」

楊晉急急接道：「什麼人？」

楊玉燕道：「是個叫化子，好像丐幫中人吧！」

楊晉聽得一怔，道：「妳怎麼知道丐幫？」

楊玉燕微微一笑，道：「常聽爹爹說嘛，丐幫的大概都是叫化子了？」

楊晉幾時在女兒面前提過丐幫，連自己也記不得了，嗯了一聲，道：「妳的記性很好啊！」

楊玉燕一欠身，道：「爹誇獎，女兒已長大了，爹總是還把我當孩子看。」

楊晉不再理會女兒，目光轉到楊夫人的臉上，道：「那叫化子可留下了什麼東西？」

楊夫人道：「是燕兒和他談的，他說和你約好了，下人們攔不住他，先吵醒了玉燕。……」

不待楊夫人的話說完，楊晉目光已轉到了楊玉燕的臉上，道：「燕兒，那叫化子怎麼說？」

楊玉燕道：「那叫化子說爹既然不在，他明天上午再來。」

楊晉又問道：「他沒有留下什麼東西麼？」

楊玉燕搖了搖頭，道：「沒有。」

楊晉道：「妳們休息去吧！」

夜已經很深了，楊夫人早有倦意，伸個懶腰，道：「你們爺倆談談吧！我去睡了。」

站起身子，轉入了內宅。

楊晉在一張太師椅上坐了下來，揮揮手，正待令玉燕退下，那玉燕姑娘已搶先說道：「爹，你喝了不少酒吧！我去給你沏壺茶去。」

急急轉身退去。

快手快腳的楊姑娘，不過是片刻工夫，就提了一把茶壺，捧着茶具而至。

替楊晉倒了一杯茶，雙手奉上，笑道：「爹，喝下去，解解酒意。」

楊晉確有些渴，接過茶杯喝一口，道：「燕兒，先去睡吧！」

楊玉燕微微一笑，道：「爹！查出點眉目沒有？」

楊晉道：「這是大案子，那能這麼快就查出眉目，小孩子，不用替大人操心，快些去睡吧！」

楊玉燕緩緩向前行了兩步，笑道：「爹，女兒覺着這件案件，有一處很重要關鍵！」

楊晉失聲說道：「什麼關鍵？」

楊玉燕道：「這件案子，既然發生在王府之中，應該在王府中找。」

楊晉道：「府中去找？」

楊玉燕道：「是！如是那作案人，眞的是計劃精密，無跡可尋，唯一可能留下的線索，就是在王府之中。」

楊晉忽然間發覺女兒確實長大了，而且精明聰慧，見識獨特，不覺間怔了一怔，道：「孩子，親王府中，都是金枝玉葉，爲父如何能在王府中仔細查案。」

楊玉燕道：「爹自然是不能去，而且，也無法在短時間中，查得清楚，所以，女兒想代爹進入王府，暗中查看。」

楊晉愕然說道：「妳怎能進入王府中去。」

楊玉燕笑一笑，道：「我自然是不能明目張胆，進入王府中查案，但我可以混入王府中爲婢，暗中偵察。」

楊晉搖搖頭，道：「不行，燕兒，我這作父親的怎能讓我的女兒，屈身王府爲婢，幫我查案？」

楊玉燕道：「這也是作女兒的一番孝心啊！說三月限期，轉眼就滿，如若屆時，破不了這件案子，不但爹無法向大人交待，就是胡大人也無法向王爺覆命，那時，如若王爺震怒，應天府的前程，固是難免斷送，只怕爹也難免一番牢獄之災，母親身體不好，爹如被追案株連，咱們這一個原本很快樂的家庭，立刻就要籠罩上一片愁雲慘霧，爹，你想想看，女兒的話，是否有理。」

楊晉只覺她分析入微，心中甚是驚奇，沉吟了一陣，仍然是搖頭說道：「燕兒，你的話，雖然有理，不過，爹不能叫你去作丫頭，再說，你媽也不會答應，爲父的，已經請了很多武林同道，以及當今江湖上第一大幫的丐幫相助，我想三五日內，就應該有消息。」

他忽然發覺了亭亭玉立的女兒，竟然是自己一個可與論事的人，也就不再撑她了。

楊玉燕察顏觀色，已然發覺爹爹被自己說服了大半，笑一笑，接道：「爹，就算人家肯幫助，那也是爹在江湖上聲譽好，和應天府中總捕頭這個招牌，但人家不是當事人，女兒不知江湖中事，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全力幫忙。」

楊晉說道：「等幾天看，如若仍然找不出一點蛛絲馬跡，再想法子從王府着手吧。」

楊玉燕道：「爹，不能拖延，再過幾日，王府中留下的痕跡，也被人毀去，女兒豈不白作了人家的丫環。」

楊晉似是突然間想起了什麼大事似的，哈哈一笑，道：「行不通，燕兒，王府中那夜裏當值的一十八名府衞，値更，全都被送入應天府，爲父的無法到王府中查，但可以到府中監牢問他們個明白。」

楊玉燕默然思索了一陣，道：「如若方便，女兒想看爹爹問他們的情形……」

楊晉接道：「不行，女孩子家，怎麼能往牢裏跑。」

楊玉燕笑道：「如是女兒穿着男裝，誰又曉得我是女兒之身呢？」

楊晉說道：「胡鬧，簡直胡鬧，睡覺去吧！」

楊玉燕嫣然一笑，轉身而去。

楊晉喝了兩口茶，又思索了一陣案情，覺着是毫無頭緒。

唯一能着手的地方，就是調查近十日中，來到金陵的武林人物，然後，再找出可疑的人物，追緝歸案。

但這太渺茫，如是不能一下子找出兇手，這往返追捕，不更大費時日，而且還要結下很多不必要的怨恨。

這時，天色已經到了四更天左右，楊晉的酒意也醒了很多。

細想那玉燕姑娘之言，楊晉忽然覺着她的話很有道理。

如若金陵城中的眼線無法找出線索，王府中是唯一可以找出線索的地方了。

但怎去呢？又派什麼人去，才能在王府中停留，暗作搜查。

只有一個丫頭身份的弱女子，才不會引起人的疑心。

想了一陣，楊晉決定天明後，先見見丐幫中人，然後，再去牢裏問問收押的王府護衞，當值。

也許在威迫之下，能够問出一些蛛絲馬跡。

想好了天亮的工作，楊晉心中定了不少。

半宵易過，天色一亮，楊晉就爬了起來。也就不過剛剛洗過臉，門房已通報進來，有一個叫化子求見。

楊晉心中暗暗讚道：丐幫果不愧天下第一大幫，耳目的靈敏，行動的迅快，實是叫人敬服。

心中念轉，口裏連連說道：「快些請進來。」

門房看主人對一個叫化子，似乎是極爲敬重，心中是大感奇怪，但他却不敢多問，轉身出廳。

片刻之後，帶來了一個年約三旬左右的灰衣叫化，身上打了三個藍色的補綻。

楊晉搶上兩步，拱手說道：「有勞大駕……」

灰衣叫化子一欠身，道：「不敢當，大人言重了。」

楊晉揮手命門房退出去，一面讓那灰衣叫化子坐了下來。道：「貴幫行動的迅快，果不愧天下第一大幫之稱。」

灰衣叫化子微微一笑，道：「楊大人誇獎。」

楊晉親自奉上了一杯茶，緩緩說道：「兄弟怎麼稱呼？」

灰衣叫化說道：「兄弟金陵分舵，彭亮。」

楊晉道：「原來是彭兄。」

彭亮道：「兄弟奉舵主之命，晉見楊大人，有事奉告。」

楊晉道：「楊某洗耳恭聽！」

彭亮道：「駱舵主受大人託後，立刻下命金陵分舵弟子，全部出動，查明了近日之中，到金陵的武林人物。」

楊晉道：「佩服，佩服。」

彭亮道：「駱舵主經過了一番分析之後，覺着這中間有三個人較爲重要。提請楊總捕頭參攷？」

楊晉啊了一聲道：「彭兄請說。」

彭亮道：「湘西譚家寨，譚二公子譚雲，五日前，到了金陵，昨天日落時分，離開了此地。」

楊晉道：「譚二公子之名，在下也聽到過，還有兩位是——」

彭亮道：「江湖浪子歐陽俊，嶺南雙龍的老二，黑龍王召。」

楊晉道：「果然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唉！看來，應天府的眼線，實在沒有作用，這等人物，到了金陵，我竟然一無所知。」

彭亮微微一笑，道：「楊大人，這也不能怪他們，這三人進入金陵時，行踪都很隱密，江湖浪子歐陽俊，以喜賭愛嫖，揚名江湖，這一次他竟然未到四鳳舫，也未進過賭場。」

楊晉想到自己昨宵，約宴三家鏢局總鏢頭，宴客四鳳舫的事，以這丐幫耳目之靈，只怕也早已知曉，不禁臉上一熱。

未待楊晉答話，彭亮又搶先接道：「駱舵主的分析，這三人未必是夜入王府的兇手，但他們行動詭秘，不似往常，譚二公子譚雲，一向最愛排場，不論到那裏，都是鮮衣駿馬，僕從如雲，多過十六，少則八人，但這一次，却是輕車簡從，只帶了一個隨行小僕……」語音頓了一頓，又道：「歐陽俊和黑龍王召，也都喜愛熱鬧的人，但這一次，兩人竟然躲躲藏藏，生似怕被人發覺一般。」

楊晉道：「他們三個人可是走在一起麼？」

彭亮道：「三個人，分住了三處不同的客棧，據敝幫偵察所得，他們彼此未見面。」

楊晉道：「如若能够知道前天夜晚中他們行踪何處，那就大大的方便了。」

彭亮道：「這個，駱舵主沒有提過，不過，除了那位譚二公子之外，江湖浪子歐陽俊和黑龍王召，都還留在金陵。」

楊晉道：「貴舵主的意思……」

彭亮接道：「敝舵主沒有意見，只是要我把消息傳遞過來，如何處置，那是你楊總捕頭的事了。」

楊晉沉吟了一陣，道：「他們現住何處？」

彭亮道：「江湖浪子歐陽俊，住在迎賓客棧，第三進一座跨院中，黑龍王召，住在南大街吉祥棧房。」

楊晉道：「多謝指教。」

彭亮笑一笑，道：「駱舵主說，敝幫和他們素無過節，而且，目下還不知對方是不是兇手，不便和他們結怨……」

楊晉道：「這個我明白，在下决不會莽撞從事，也不會洩漏出是貴幫說出了他們的行踪。」

彭亮微微一笑道：「多謝總捕頭，在下告辭。」

楊晉道：「請上覆貴舵主，就說我楊某人十分感激。」

彭亮道：「在下當轉告楊總捕頭之言，區區就此別過。」一抱拳轉身而去。

送走了彭亮，楊晉立時換了一件長衫，暗藏兵刄，和一袋金錢鏢，出了大門，直奔迎賓客棧。

這時，也不過是日上三竿的時刻，迎賓客棧，還正洗刷桌椅。一個身着青衣的小童，突然由楊晉身後竄出來，低聲叫道：「爹，我也來啦。」（未完待續）

千古英雄人物

寧爲俎肉不想逃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涂香香潛往地獄庵偵察，揭破了七劍堡三堡主管承義，管明彥叔姪合計殺害七劍堡成、右、史三位堡主的陰謀，返回蘆葦叢中，恰見磨刀老人與林笛歌，成氏兄妹，王健一、丘慧珠等到來，涂香香遂將管承義的陰謀說出，林笛歌担心另二位堡主遭害，立動身趕回七劍堡。磨刀老人俟林笛歌離去後，率領涂香香等直闖地獄庵，詎抵達庵中，竟闃然無人，終由丘慧珠以寇氏所告方法，叩拜佛像，果見佛像移開，露出地道入口，磨刀老人手執燈籠，領頭步下，王健一手仗九環刀隨後跟下——

磨刀老人走到最底下的一道石級，舉燈往地道內照了照，說道：「這裏面是一條筆直的地道，好像沒有什麼東西。」

他取出一支燭台運力向地道上投去。燭台落地，發出「叮！」的一聲，但未見觸發什麼傷害人的機關。

他這才舉步走下地道，拾起燭台，向地道裏面走去。王健一仍隨在後面。

兩人走入數步，覺得地道上充滿詭譎氣氛，磨刀老人不放心，又取出一支燭台，擲到前面去。

「叮！」然一響，仍無任何的情況！

守在入口上的涂香香忍不住開聲問道：「老前輩，您看見什麼了？」

磨刀老人答道：「毫無發現。」

他走去拾起燭台與王健一繼續走入。

復行數十步，地道轉向右方，他舉燈照視一番，投出一支燭台打上裏面地道，再投出兩個桃子打上兩邊牆壁，見無任何變化，才又移步進去。

王健一一眼瞥見地道內部有一扇鐵門，登時精神一振道：「看，那裏面有一間地下室。」

磨刀老人點點頭，提輕腳步走到鐵門前，仔細打量一遍，然後站到門側，再伸出一掌猛然推出。鐵門應手而開！

燈光隨之射入裏面，但見裏面是一間牢房，當中隔着一堵鐵柵，而整個牢房中空空如也，什麼也沒有！

王健一大爲失望，道：「沒有人！」

磨刀老人又把一支燭台扔進去，見無動靜，便道：「你守在這門口，待老朽進入一看。」

他左手舉燈，右掌護胸，舉步走入牢房。

這時，牢房裏的一切已看得更清楚，除了當中一堵鐵柵外，的確什麼也沒有。

他上下左右察看一番後，隨即退了出來道：「只是一間空牢房，沒有別的。」

王健一道：「這地道中爲什麼只有這一間牢房？」

磨刀老人道：「誰知道呢？」

王健一走入牢房看了一看，說道：「家父必曾被囚禁於此，殺人魔知道咱們會來，故轉移到別處去了。」

磨刀老人點頭道：「可能是如此。」

王健一道：「現在怎麼辦呢？」

磨刀老人道：「出去再說吧。」

兩人轉身走回，鑽回殿上，把所見情形告訴衆人，涂香香悔恨已極，連連跺足道：「我昨夜要不是跟踪管承義，就不會被她們溜掉，現在好了，七月一日已迫在眼前，咱們要到何處去找她們呢？」

磨刀老人嘆道：「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返回鬼門關去守株待兔了！」

王健一憂心忡忡地道：「老前輩認爲殺人魔會在鬼門關上殺害家父麼？」

磨刀老人道：「她至少會把令尊的石像搬上鬼門關，咱們去那裏守候，或許可見到她。」

王健一道：「那麼咱們快回去！」

說着，拔步便欲出庵。

磨刀老人道：「別急，咱們再仔細把全庵的房間搜一搜，也許會有所獲的。」

大衆聽了覺得有理，於是分開在庵中搜索起來。

× × ×

當磨刀老人等在地獄庵搜查的時候，華雲翔已被帶到另一個地方。

他自己也不知道被人帶出地獄庵，因爲他在吃了一份晚飯之後，不久便沉沉睡去，昏迷不省人事了。

醒來的時候，才發覺已置身於另一間地下室。

這間地下室不太大，只有兩丈見方，

是用石磚砌成的，有一扇木門不知通往何處，不過他一看就知這是一間地下室，因爲兩邊壁角埋着兩支竹筒，由竹筒中透出一絲陽光，那是通風用的。

他心中驚駭不置，暗忖道：「我怎麼來到這裏？這是什麼地方？是地獄庵的另一間牢房麼？唔，是了，我一定曾昏迷過去，昨夜她送給我的那份晚飯中，必然放了迷藥，這樣看來，此處必非地獄庵，而是另一處地方，但是，她們爲什麼要把我送到這地方來呢？」

他百思不解，當下站了起來。

這時，他忽然感到全身無力，每一根骨頭都像酥了一般，雙脚站着竟會發抖，不禁大吃一驚，又忖道：「咦，這是怎麼了？難道體內的迷藥尚未消失？」

他感到支持不住，只得又坐了下去。

就在此時，木門突然開了，有個中年婦人走了進來。

她是寇氏，也即是殺人魔！

她走入之後，順手掩上木門，含笑道：「你醒了？」

華雲翔沉下面孔，冷冷問道：「這是什麼地方？」

寇氏笑道：「我的家。」

華雲翔心中一驚，道：「妳的家？」

寇氏道：「不錯，是我在江邊的家，我的房間就在你頭頂上。」

華雲翔發怔道：「妳帶我到這裏來幹什麼？」

寇氏道：「沒有什麼特別用意，只不過因爲地獄庵已不能住了。」

華雲翔道：「爲何不能住？」

寇氏道：「丘姑娘帶了不少人去地獄庵想救你，所以我不得不派人把你弄到這裏來。」

華雲翔道：「她帶了什麼人？」

寇氏道：「磨刀老人，七堡主林笛歌，成家兄妹，以及大刀王松的兒子王健一和兩個鏢師。」

華雲翔道：「他們雖然找不到我，但還有庵裏那些老婆子可問。」

寇氏道：「她們也已撤離該庵，那裏已經沒有人了。」

華雲翔很洩氣，默默無言。

寇氏笑道：「起來，我要讓你看些東西。」

華雲翔慢慢挺身起立，問道：「昨夜妳命人在送給我的食物中放了迷藥，對不對？」

寇氏道：「對，但你現在感到渾身無力，那不是迷藥的結果。」

華雲翔道：「不然是什麼？」

寇氏道：「我讓你服下一碗軟骨藥，它會使人骨頭發酥，四肢無力。」

華雲翔面色一變道：「妳毀了我的武功？」

寇氏搖搖頭道：「沒有，一碗軟骨藥的藥力是三天，三天之後，便即可恢復體力。」

華雲翔恨恨地道：「妳若要折磨我，倒不如殺了我的好！」

寇氏道：「我不是要折磨你，因爲這地方不比地獄庵，若不暫時廢掉你的武功，萬一被你逃了，就會壞了我的大事。」

她拉開木門，露齒格格一笑道：「來吧，這裏有你想看到的東西！」

華雲翔扶壁一步一步走過去。

跨過木門，果然看到了一些想看的東西。

裏面也是一間地下室，大小也相同，不過地下室中坐着一個人和擺着一尊石雕人像！

人，是大刀王松！

石像，也是大刀王松！

大刀王松神情憔悴，目光無神，背靠牆壁坐着，看見華雲翔進來，苦澀一笑道：「華老弟，你也來了？」

華雲翔心頭一震，叫道：「總鏢頭，你沒事吧？」

大刀王松苦笑道：「沒事，只不過喝了太多的軟骨藥，渾身無力罷了。」

華雲翔驚問道：「你一直在這裏？」

大刀王松道：「是的，這位殺人魔說，不看我的人，無法把石像雕刻得維肖維妙。」

華雲翔移目轉望那尊石雕人像，不由得渾身毛骨悚然，懍然心驚道：「這……這太可惡了！」

石像完成十之八九，果然雕刻得維肖維妙，而其「致命傷」則是在小腹之下！小腹下一片「血肉糊模」，命根子被「挖」掉了！

這就是說，七月一日那一天，大刀王松將遭受到這樣的結果！

華雲翔由震驚而憤怒，轉對寇氏厲聲道：「妳爲什麼要這樣傷害人？他和妳有何仇恨，妳要這樣對待他？」

寇氏冷冷說道：「要知原因，問他好了！」

華雲翔一聽此言，立刻轉對大刀王松，問道：「總鏢頭與她有什麼不共戴天之仇？」

大刀王松搖搖頭道：「不說也罷！」

華雲翔詫異道：「爲什麼呢？」

大刀王松低頭說道：「老弟請勿追問，王某現在所能付出的，只有這條老命而已！」

華雲翔道：「令郞正在爲你被擄而焦急萬分，你難道不能讓他明白他父親因何而被殺麼？」

大刀王松苦然一笑道：「令尊遇害之前已有預感，他有沒有把原因告訴你？」

華雲翔爲之語塞，呆了半晌，才長嘆一聲道：「難道說你們都有難言之隱。」

大刀王松低頭不語。

華雲翔又轉對寇氏道：「妳是殺人兇手，妳爲什麼不把殺人動機說了出來？」

寇氏微笑道：「王總鏢頭，我可以說麼？」

大刀王松道：「不，請不要說出來，讓一切隨王某而去吧！」

華雲翔忍不住問道：「你認爲你是罪有應得？」

大刀王松點點頭。

華雲翔又問道：「而她有資格來處罰你？」

大刀王松又點點頭。

華雲翔嘆了口氣：「但她即使有資格處罰你，祗可處死你，而無使用這種殘暴手段之理！」

大刀王松搖搖頭道：「不要再說。」

華雲翔回望寇氏道：「現在我已明白一件事，家父之死可能也是罪有應得，我做為他的兒子，却不能不對父親之死徹查明白，妳願不願意把家父的死罪說給我聽聽？」

寇氏道：「不，令尊已受到應得之罪，如果我再宣布他的罪狀，那對他是不公平的。」

華雲翔道：「但妳不說出來，我怎能放棄追究呢？」

寇氏道：「你要追究，只好由你。」

華雲翔舉起手，憤怒的戟指着她，道：「好，妳這個喪心病狂的女人，別以為妳的做法是對的，不管家父犯了甚麼過錯，從妳殺人的手段上看，就可知道妳是個毫無人性的女魔頭，總有一天，妳也會遭到報應！」

寇氏冷冷一笑道：「我如果怕遭報應，也不會做這種事，你不必為我操心！」

她舉手一指華雲翔那間地下室，指着道：「回你的地方去吧！」

華雲翔也不願與她多談，轉身緩步走回地下室中，坐了下來。

不久隔室響起了一片「叮叮」之聲！

寇氏又在雕刻那尊未完成的石像了！

現在，華雲翔才明白以前聽到的「叮叮」聲響，為什麼聽來又像很遠又像很近的原因，原來聲音的出處就在草屋下面的地下室！

還有，過去的兩個月中，他曾數度於三更半夜來到此處，每次總要敲上半天的門「義母」才會「驚醒」過來，現在也才明白並不是「義母」好睡，而是她躲在地下室雕刻石像，聽不到敲門聲之故。

他覺得自己實在太笨，為甚麼沒有及早想到「義母」就是殺人魔呢？

如今，一切都已太遲了，自己服下軟骨藥，渾身無絲毫力氣，已無機會逃離此地，而磨刀老人等又絕不會知道寇氏即是殺人魔，現在祇有眼睜睜的看着殺人魔在七月一日那一天殺人了！

關於這一點，他雖然很憂慮，但最使他感到痛苦和迷惑的，還是被害者的不肯吐露被殺的原因。

他想不通父親及涂、丘、歸、王四人到底犯了甚麼不可饒恕的罪惡，居然寧死也不肯說出原因，而且還心甘情願的死在殺人魔殘暴的「處罰」之下。

難道殺人魔竟是站在正義一邊之人？

難道她眞的在替天行道？淸除世上的一切罪惡和污穢？

不，她絕不是一個正派的女人，殺人不過頭點地，而她却使用各種慘無人道的手法來殺害人，就憑這一點，也可知道她是怎樣一個女人了。

「叮叮，叮叮……」

隔室裏的雕刻之聲，不斷的傳入他的耳朶，他感到焦躁煩惱已極，但又很想瞧瞧她的雕刻奇技，當下站了起來，走到木門前，舉手敲門。

雕刻之聲停止了。

寇氏打開木門問道：「你要甚麼？」

華雲翔道：「甚麼也不要，祇想欣賞欣賞妳的雕刻神技。」

寇氏神色冷峻地道：「要看可以，但不得開口說話，擾我心神。」

華雲翔淡淡一笑道：「這一點我還辦得到。」

寇氏一指門檻道：「那麼，你就在這裏坐着，好好的欣賞吧！」

華雲翔彎身在門檻上坐下來。

寇氏亦即轉回石像前，拿起鑿刀和鐵鎚，開始雕刻起來。

石像的上半身均已完成，祇剩下一雙脚還沒雕刻出來，看樣子再趕兩三天即可大功告成了。

大刀王松仍倚壁而坐，面上起着輕微的痙攣，似乎寇氏的每一刀下去，都鑿在他身上，使他痛苦不堪。

華雲翔靜靜的看了一會，忍不住發問道：「還要幾天才能完成？」

寇氏道：「兩三天吧。」

華雲翔又問道：「今天，是六月二十日吧？」

寇氏道：「不錯。」

華雲翔道：「妳如何把石像搬上鬼門關？」

寇氏道：「我自有辦法。」

華雲翔道：「妳仍然準備在鬼門關上動手？」

寇氏不答。

華雲翔又問道：「再問妳一個問題，當這位王總鏢頭被害之後，是否仍將有個假王總鏢頭出現？」

寇氏仍不作答。

華雲翔聳聳肩，苦笑道：「我以為這些問題已無守密的必要……」

大刀王松突然開口道：「華老弟，請你不要打擾她好麼？」

華雲翔詫異道：「怎麼說？」

大刀王松道：「王某希望她能趕快完工。」

華雲翔道：「為甚麼？」

大刀王松道：「那可以使王某減少痛苦。」

華雲翔明白了，長嘆一聲道：「很抱歉，不過在下認為總鏢頭可以到在下這間地下室來坐坐，不要去看去想，也許會好過一些的，怎麼樣？」

大刀王松似覺華雲翔說的有理，便轉對寇氏問道：「王某可以到裏面那間地下室坐坐麼？」

寇氏道：「可以，不過最好不要耍花樣！」

大刀王松笑笑道：「王某現在連一隻螞蟻也打不死，還能耍甚麼花樣呢？」

說罷，手扶牆壁，掙扎站起，好像小孩子學走路，蹣跚的朝華雲翔的地下室走過來。

華雲翔起身退入地下室，等他走入，便要掩上木門，寇氏冷冷道：「不可以關門！」

華雲翔一笑，道：「妳怕我們鑽洞而逃？」

寇氏道：「我怕他自殺。」

華雲翔道：「這怎麼會呢？」

寇氏道：「他曾試圖自殺一次。」

華雲翔不再開口，請大刀王松到地下室的內面坐下，自己也在一邊坐下，强笑道：「彼此能够聊聊，倒也是一種享受，你說是不是？」

大刀王松苦笑道：「正是……」

華雲翔問道：「總鏢頭自那日在巴山失踪之後，就一直被帶到這裏？」

大刀王松點點頭。

華雲翔道：「那位凌姑娘呢？」

大刀王松面現痛苦之色，搖搖頭道：「不知道！」

華雲翔喟然道：「當初總鏢頭若肯聽在下的勸告，也不會發生這種事了。」

大刀王松愴然一笑道：「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註定該死的人是逃不了的！」

華雲翔道：「那批鏢貨全是石頭，總鏢頭知道吧？」

大刀王松點頭道：「後來才知道。」

華雲翔道：「總鏢頭一世英雄，老來竟被人如此戲弄，這口氣忍得下去麼？」

大刀王松道：「那算不了甚麼。」

華雲翔靠近他身邊，低聲道：「總鏢頭甘願放棄生命財產和一生辛苦得來的名譽？」

大刀王松點頭道：「是的，對王某來說，名利已是沒有用的東西。」

華雲翔道：「你認為已逃不掉？還是不想逃？」

大刀王松道：「不想逃。」

華雲翔道：「為甚麼？」

大刀王松搖頭道：「抱歉，王某剛才已說過，一切的一切，讓它隨王某之死而埋葬，是最好的辦法。」

華雲翔說道：「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你還有一個兒子，他不會放棄追究的，與其讓他在黑暗中摸索，不如讓他明白眞相？」

大刀王松嘆道：「如果他知道了眞相，他就沒有勇氣再在人前抬頭了！」

華雲翔道：「這是說，你曾犯下不可原諒的過錯？」

大刀王松道：「是的。」

華雲翔道：「你殺了人？」

大刀王松道：「不是殺人……唉，老弟請不要再追問了，王某現在祇有一個希望……」

華雲翔道：「希望甚麼？」

大刀王松道：「希望七月一日趕快來臨！」

華雲翔心知無法勸他回心轉意，不禁黯然一嘆，道：「你有沒有話要我轉達令郞？」

大刀王松道：「告訴他，不許追究此事。」

華雲翔道：「你認為他肯聽話？」

大刀王松道：「再告訴他若不聽話，便不是我的兒子！」

華雲翔仰望着壁角上的通風孔，忽見有一隻老鼠由通風孔鑽入地下室，不由心頭一動，以手肘碰碰大刀王松，再指指通風孔，低聲問道：「那通風孔是不是直通到地面上？」

大刀王松淡淡道：「大概是吧。」

華雲翔登時燃起一絲希望，說道：「那麼，我們在此呼救，外面的人可能聽得到。」

一言甫畢，寇氏突在門口出現，含笑接口道：「不錯，但聲音很小就是了。」

華雲翔臉上一紅，聳聳肩膀，自我解嘲的笑道：「妳大概要點我啞穴了？」

寇氏道：「正是，我剛剛接到報告，小豪客歸志彪正在來此途中，我可不能讓他發現這裏的秘密。」

說着，移步向華雲翔走過去。

華雲翔連忙挺起身子，錯掌準備抗拒，喝道：「來吧！別以為我服下軟骨藥無力動手，我還可拚一拚命呢！」

寇氏笑道：「很好，你拚好了。」

手掌一揚，往他左肩拍去。

華雲翔舉臂格出，但雖然格中了，祇因全身軟弱無力，抵擋不住她掌上的力道，登時仰身栽倒。

寇氏輕笑一聲，用脚勾翻他的身子，再俯身駢伸二指，點上了他腦後啞穴。

華雲翔頓感舌頭發硬，張口想罵，却已發不出一點聲音了。

寇氏對大刀王松笑笑道：「我知道你不會呼救，不過為安全計，我也要點你啞穴。」

大刀王松道：「妳點吧。」

寇氏按下他的頭，也在他腦後啞穴點了一下，笑道：「現在你們雖然不能開口說話，但手脚仍可活動，假如你們覺得無聊，不妨捉老鼠玩！」

說畢，轉身而出，關上了木門。

華雲翔見她已去，立即爬起身，走近壁角下，抬頭望望通風孔，見剛才那隻老鼠已被驚走，心中很是失望，祇好怏怏的轉回大刀王松的身邊坐下。

大刀王松向他露出一個苦笑，那表情好像在說：「你的希望落空了！」

但華雲翔並不認為已經絕望，他已經有了一個奇想天開的計劃，他用手指在地上寫道：「她要我們捉老鼠玩，我們就來捉老鼠玩吧！」

大刀王松笑笑，未作任何表示。

華雲翔又寫道：「等下若再有老鼠鑽入，請幫我捕下一隻如何？」

大刀王松也用手指在地上寫道：「別說笑話了。」

華雲翔寫道：「不是說笑話，在下眞想捕獲一隻老鼠來玩玩！」

大刀王松寫道：「抱歉，王某無此興趣。」

華雲翔寫道：「你不必動手幫我捕捉，若見老鼠進來，祇要站到壁角下，不讓老鼠由通風孔逃出就行了。」

大刀王松見他一本正經，不似說笑，倒覺有趣，當下含笑寫道：「你想吃老鼠肉？」

華雲翔寫道：「不，我要利用牠來逃命。」

× ×

小豪客歸志彪果然來到了寇氏居住的草屋！

他手拄一支木枴，一步一步走到草屋門口，好像走完了數千里艱難長途，長長透了一口氣，開聲叫道：「寇大娘，您在家麼？」

「誰呀？」

寇氏應聲走了出來。

她一見歸志彪，臉上現出大感意外之色，失聲道：「啊哎，你怎麼來了？」

歸志彪得意的笑道：「在下悶得發慌，覺得已勉强可以行走，因此前來看看大娘。」

寇氏驚喜地道：「你一定走了很久的

時間，是不？」

歸志彪笑道：「正是，在下是半夜動身的，剛好走了一天的時間。」

寇氏問道：「脚不痛麼？」

歸志彪擧擧木柺道：「在下利用這個代替傷腿，故不覺得痛。」

寇氏道：「你一定累了，快請進來歇歇！」

說着，上前扶他入屋。

歸志彪在屋中坐下，笑道：「在下倒不覺得累，祇是有些口渴……」

寇氏忙道：「我去拿茶來。」

她匆匆進入廚房，端出一碗涼茶，遞給他道：「你快喝下去，我正在燒飯，馬上就有飯吃了。」

歸志彪一口喝下一碗茶，愜意的「吁」了一聲，笑道：「謝謝妳，在下還不太餓。」

寇氏在他對面坐下，問道：「他們去救雲翔，有沒有消息？」

歸志彪搖頭道：「還沒有。」

寇氏面露憂急之色道：「唉，但願能够順利將他救出才好！」

歸志彪道：「有磨刀老人和林笛歌兩位同去，我想很有希望。」

寇氏道：「要是能够救出，大概明天就可回到此處。」

歸志彪道：「不錯，如未成功，他們也會回來，因爲，今天已是六月二十日，祇剩下十天，便是殺人魔動手殺人的日子了。」

寇氏嘆道：「這兩天，我急得食不知味睡不安枕，祇願菩薩保佑，快讓雲翔安全回來才好。」

歸志彪道：「大娘回來之後，有沒有發現甚麼情況？」

寇氏道：「沒有，一切如故。」

歸志彪道：「也許殺人魔已將大刀王松的石像搬上鬼門關了。」

寇氏道：「哦。」

歸志彪道：「要不是腿傷尚未痊癒，在下眞想上去看看。」

寇氏道：「你還是好好養傷，要是再被打斷一腿，那可寃枉。」

歸志彪冷笑道：「哼，那死神若再在我面前出現，我決不跟他客氣！」

寇氏道：「你不以爲他是令尊？」

歸志彪道：「不，他若是家父，豈會忍心打斷我一條腿！」

寇氏道：「但若不是，豈會對你那樣客氣？」

歸志彪道：「打斷我一條腿還算客氣麼！」

寇氏道：「是，他若不是令尊，恐怕不肯留下你這條命了。」

歸志彪沉容不語。

寇氏起身道：「你坐坐，我去看看飯熟了沒有。」

說畢，下廚去了。

歸志彪獨坐沉思，心情十分沉重，想到那個以「死神」姿態出現的父親，他就百感交集，他的心情和華雲翔一樣，不再希望父親還活着，只希望那個「死神」不是自己的父親。

默坐一刻時，寇氏已將飯菜燒好，端到廳桌上來，他也不客氣，就和她一起吃起來。

寇氏一邊吃飯，一邊問道：「磨刀老人回來找不到你時，怎麼辦呢？」

歸志彪道：「不要緊，我已在華雲翔的家中留了字，說要到大娘這裏來。」

寇氏道：「其實我認爲你還是住在雲翔家中較爲安全……」

歸志彪道：「大娘是否覺得有什麼不方便？」

寇氏道：「不，我很歡迎你住在這裏，只是覺得此地距鬼門關太近，對你來說十分危險。」

歸志彪笑道：「我不怕危險，只怕見不着那個殺人魔，現在是我們要找她，不是她要找我們！」

寇氏道：「她已殺了不少人，今後這幾天，誰要接近鬼門關，只怕都會被她殺害，你還是——」

歸志彪截口笑道：「大娘莫爲在下担憂，在磨刀老人未返之前，我一人並不打算去鬼門關探查，其實我的腿能否在七月一日之前康復，還是個問題呢。」

寇氏道：「依我看來，你應該去城裏找個大夫看看，服幾帖藥，說不定痊癒得快。」

歸志彪道：「不必，大夫開的藥方，不會比我家傳秘方高明。」

寇氏一哦，沒有再啓口，默默的吃起來。

歸志彪吃了五碗飯，覺得很舒服，放下碗筷笑道：「大娘燒的飯眞好吃！」

寇氏微微一笑，說道：「那就多吃兩碗吧。」

歸志彪說道：「不，我已經吃得太飽了。」

他見飯桶裏還有不少的飯，忽然覺得奇怪，問道：「大娘並不知我要來，爲什麼燒這麼多的飯？」

寇氏笑道：「我燒一頓吃兩頓，另外還要餵幾隻鷄，所以多燒了一些。」

歸志彪笑哦一聲道：「這下被我這個不速之客吃了幾碗，今晚恐怕又要麻煩妳下廚一次了。」

寇氏道：「不要緊。」

歸志彪道：「我想住在大娘這裏等候他們回來，可以麼？」

寇氏道：「當然可以。」

歸志彪掏出幾兩銀子，遞給她，笑道：「我飯量很大，大娘一定禁不起我吃，這些銀子，大娘就請收下，權當是我的飯錢。」

寇氏連忙推辭，說道：「不，上次華雲翔已給了我不少銀子，我不能再收你的了。」

歸志彪正色道：「大娘若是不收，便表示不歡迎我借住，那我立刻就走。」

寇氏聽了只得收下銀子，不好意思的笑笑道：「其實，雲翔是我的義子，你是雲翔的朋友，彼此已不是外人，何必客氣呢！」

歸志彪笑道：「話雖不錯，但大娘生活清苦，我不能白吃妳的。」

他說到這裏，取拐站起，笑道：「大娘慢慢吃，我到屋外走一走。」

寇氏現出關心他安危之色，問道：「你不會是想去鬼門關吧？」

歸志彪搖頭笑道：「不，我很好動，只想到屋外去散散步而已。」

寇氏道：「可不能走太遠啊。」

歸志彪道：「不會，我隨便走一走，馬上回來。」

說罷，拄拐走了出去。

他一拐一拐的走到江邊，看了好一會江上的景色，然後轉身循着一條小徑走上屋左的一座小山坡，再住足瀏覽四周的風景。

看着那江水滾滾東去，他不由想起「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之句，心中感慨不已。

正神遊冥想之際——

「吱！吱！吱！」

驀地，身旁的草叢底下，响起了幾聲鼠叫！

他不經心的用木柺一撥，只見草底下蹲着一隻老鼠，再看老鼠竟未被自己驚走，心中感到奇怪，當下移動木柺碰碰牠的身子，笑道：「哼，你大概很少見到人，所以不怕……」

老鼠在他木柺觸碰之下，開始向前爬行。

爬得很慢，而且是拖着一雙後腿——一雙被折斷了骨頭的後腿！

歸志彪這下感到驚奇了，道：「咦，可憐的小東西，怎麼你也斷了腿？是誰傷害你的呀？」

他定睛移視，又發現老鼠的右後腿上縛着一小塊灰布，心中更爲驚異，喃喃自語道：「乖乖，這是怎麼回事？是誰縛住了你的後腿？」

說着，用木柺壓住老鼠的背部，然後俯身將縛在牠腿上的那一小塊灰布扯了下來。

拿起一看，赫然發現布上有字！

是用血寫成的幾十個小楷：

「志彪兄：我是華雲翔，寇氏是殺人魔，小弟與大刀王松被她囚禁於草屋底下的地下室，入口可能在她房中，請速設法相救。」

歸志彪瞪大了眼睛，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把布上的血字看了一遍又一遍，雙手不禁發抖起來。

寇氏竟是殺人魔？

我的天哪！

他感到渾身發冷，雙脚發軟，渾渾噩噩的呆立着，恍如身在噩夢之中。

「歸志彪！歸志彪！你在哪裏呀？」

寇氏的呼喚，突由草屋門口，傳了過來！

他悚然一驚，忙將布條塞入懷中，開口答道：「大娘，我在這裏！」

一面回答，一面折身走下山坡，回到草屋門外。

寇氏站在門口，她見歸志彪面色蒼白，吃驚的問道：「啊吱，你怎麼啦？」

歸志彪心頭一緊，愣愣地，道：「我……怎樣？」

寇氏道：「你的面色好蒼白啊！」

歸志彪連忙堆出笑容，道：「哦，沒有什麼，剛才不小心，脚扭了一下，牽動舊創，有些痛。」

寇氏道：「你腿傷未癒，怎好爬山坡呀？」

歸志彪笑了笑，道：「不要緊，不要緊的。」

寇氏道：「我怕你走遠所以叫你一聲，你還是到屋裏來坐坐吧。」

歸志彪點頭應是，拄拐走入屋裏，坐了下來。

寇氏問道：「現在還痛麼？」

歸志彪道：「是的，還有些痛。」

寇氏道：「這表示腿骨沒有接合好，你最好去城裏找個大夫看看，免得落了殘廢。」

歸志彪道：「可是，我自己覺得接的很好，不過……唉！我是應該再吃些藥，只要再服一兩帖藥，一定可以復元。」

寇氏道：「那就吃呀。」

歸志彪苦笑一聲，說道：「已經吃完了。」

寇氏道：「是什麼藥？」

歸志彪道：「一種祖傳秘方，我製成藥丸帶了一些出來，已經吃完，可惜此地距城裏太遠，否則倒可去藥舖抓藥回來煉製。」

寇氏道：「此地距城裏其實不算太遠，二十里外就有一處大鎭，名叫蘭市，那鎭上有一家藥舖。」

歸志彪道：「大娘去過？」

寇氏點頭道：「去過。」

歸志彪皺眉道：「只怕我的腿不容許我再走往返四十里的路程……」

寇氏道：「我替你走一趟如何？」

歸志彪一怔道：「妳？哦，不行！不行！這件事怎好勞動大娘？」

寇氏笑道：「不要緊，我也正想去蘭市買些東西回來，你把藥方拿出來，由我去吧。」

歸志彪心中暗喜，問道：「大娘現在就去？」

寇氏道：「是的，現在去，晚上就可趕回來。」

歸志彪道：「大娘眞要買東西？」

寇氏道：「眞的。」

歸志彪欣然大喜，道：「好，我來開藥方。」

他走去桌前坐下，取出一支炭筆和一張紙，匆匆寫了十三味藥，遞給她道：「大娘就請照這單子抓藥即可。」

寇氏接去藥單，摺好納入懷中，含笑問道：「你還要不要買別的東西。」

歸志彪想了想，笑道：「我喜歡吃牛肉，要是有的話，就買幾斤回來。」

寇氏點頭一笑，轉入房中加上一件衣裳，又到門後拿出一條扁担，道：「晚上我若回來遲些，鍋裏還有剩飯，你熱一熱自己吃吧。」

歸志彪道：「好的，在華雲翔的家坐了一兩個月，在下已經學會自己燒東西吃了。」

寇氏叮嚀着道：「可不要再到處亂跑，殺人魔不會傷害我，但對你，可不同了呢。」

歸志彪道：「是的，我知道，我不出去就是了。」

寇氏道：「那麼，我走了。」

她跨出屋門，由屋左那條小徑上去，不久便已消失於山林之中……

歸志彪送到屋外，看着她遠去不見之

後，立即轉入屋裏，進入她房中，尋找起來。

他要找的，當然是地下室的入口！

他心中還有些不相信寇氏即是殺人魔，所以現在他急想「證實」一下，假如房中果有一個地下室的入口，那便證明寇氏確是殺人魔不錯。

房中地方不大，他移開一座衣橱，見衣橱下沒有異狀，就把視綫，轉移到床底下。

他蹲身探頭察看床下，見床上靠牆壁之處鋪着一塊木板，登時心跳起來，當即轉到床後，伸出木楞一推，將木板推開數寸，果見木板下面有個地洞，心中大喜，疾忙彎身爬入床下，揭開木板，叫道：「華雲翔！華雲翔！你在下面麽？」

地洞內，靜無一點聲响。

他見地洞下漆黑一片，不敢立刻走入，乃退出將房中一盞油燈點亮，再擎燈爬進去。

燈光一照之下，才看清了地洞下的情形，只見地洞下是一條石級，再下面是一扇門，此刻門上加着一把鎖，看情形過了門便是地下室！

歸志彪至此已無懷疑，當即伸足而入，走到石級下的門前，摸摸門上的銅鎖，然後拔下挿在背上的七節鞭，對準銅鎖猛力一鞭砸下。

「砰！」然一聲响，銅鎖應聲掉落地上！

再伸手一拉，門便開了。

他舉燈一照，只見裏面是一間地下室，也一眼看見了擺在地下室中那尊大刀王松的石像。

他像發現了寶藏，興奮已極，一踏進地下室，目光一掃全室，見室中除了那尊石像及一些雕刻工具之外，別無長物，也不見華雲翔和大刀王松在室中，但他立刻發現一面石壁上還設有一道門，心知華雲翔和大刀王松必在隔室之中，當下走近門前一看，只見門未加鎖，但有一條鐵製的門閂由外面閂着，他用七節鞭一挑，將鐵閂挑開，再伸手一拉，就將門拉開了。

一眼望入，正見華雲翔和大刀王松雙雙站在裏面的地下室中！

他大喜而前，道：「華雲翔，你果然在此！」

一面叫，一面疾步而入。

華雲翔面上亦露出興奮之色，但因啞穴受制，說不出話來，他舉手指了指自己的後腦，再指了指自己的嘴巴，表示啞穴受制，開口不得。

歸志彪一怔道：「你怎麽啦？」

華雲翔見他沒有領會，立即蹲到地上，用手指在地上寫了「啞穴受制」四個大字。

歸志彪恍然一哦，道：「原來如此，來來來，我替你解開！」

他走上前，揮起一掌對準他後頸上拍了下去。

華雲翔登時向前撲倒。

歸志彪驚愕道：「咦，你怎麽變得這樣軟弱無力呀？」

華雲翔慢慢掙扎坐起，開口苦笑道：「小弟被她灌了一碗軟骨藥，現在渾身發酥，連站立的力氣都沒有呢！」

歸志彪驚「哦」了一聲，轉對大刀王松問道：「王總鏢頭也一樣？」

大刀王松點點頭。

歸志彪於是伸手抓住他，再揮掌拍下，也解開了他的啞穴，然後扶他坐下，說道：「眞想不到寇大娘即是殺人魔，你們被關在這裏有多久了？」

華雲翔說道：「王總鏢頭已被囚禁將近一月之久，小弟則到此才只兩天——她人呢？」

歸志彪道：「到蘭市買東西去了，剛才我在屋左山坡上見到那隻老鼠，心中驚駭不置，她見我面色蒼白，問我是怎麽回事，我僞稱傷腿扭了一下，後來她說願替我去蘭市買藥，我正想證實一下你們是否在此，就答應了，咳咳！這眞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原來她就是咱們到處找不到的殺人魔！」

華雲翔面色一變道：「你說她要去蘭市替你買藥？」

歸志彪道：「是呀！」

華雲翔連忙站起道：「這不可能，她絕不肯離開這裏，她一定是在試探你，咱們快走吧！」

「吧」字甫落，外面那間地下室中，已響起了一片格格脆笑。

「走？你想往那裏走呀？」

人隨聲現，寇氏赫然已經在門口出現了！

她臉上帶着一種嘲弄的微笑，也是一種勝利的微笑！

歸志彪跳了起來，大叫道：「好呀！我的寇大娘，原來妳就是殺人魔，如今沒的說了——吃我一鞭！」

他顧不得腿傷未愈，欺上前，一鞭打去！

寇氏脆笑一聲，右手迎鞭抓去，一手就抓住了鞭身，說道：「你還不配跟我動手！」

抓住鞭的手一拖一旋，歸志彪偌大的身軀登時憑空飛起，在空中打了一轉，蓬然一聲巨响，已被摔倒地上！

這重重的一摔，竟將他即將康復的腿骨斷了，痛得他大叫了起來。

寇氏毫無憐憫之心，順手一鞭而出，中了他的廨穴，笑道：「天堂有路你不去，地獄無門偏進來，如今只好委屈你在此陪陪他們兩位了！」

華雲翔因全身沒有一點氣力，無法與她動手，一看歸志彪腿骨折斷的情形，心中難過已極，連忙走過去扶住他，把他折斷的腿扶直，減輕他的劇痛。

寇氏笑道：「華雲翔，這是你害他的，如果你不向他求救，他的腿，也不會再斷。」

華雲翔忍住了滿腔怒火，說道：「妳是不是要讓他變成殘廢？」

寇氏道：「我倒沒有這個意思。」

華雲翔道：「那麽，請爲他接好腿骨如何？」

寇氏說道：「可以，我去拿兩塊木板來。」

說畢，轉身出去了。

歸志彪痛得冷汗直流，咬牙切齒地道：「這殺人魔好狠！他媽的！咱們一直還當她是個可憐的婦人……啊喲！我這條腿

大概要報銷了，可痛死我啦！」

華雲翔安慰道：「歸兄忍一忍，你的腿一定會好的，這種傷容易治療，只要拿兩塊木板夾住，服幾帖藥，休養幾天即可康復。」

歸志彪道：「可是……唉，你倒說給我聽聽，爲什麽她是殺人魔呢？」

華雲翔道：「小弟也一直被蒙在鼓裏，以爲她眞被殺人魔擒了去，後來和丘姑娘一商量，決定先去地獄庵找一找，那天晚上，小弟單獨潛入地獄庵中踩探，看見一個老婆子進入地道之中，小弟尾隨跟入，莫名其妙的就被她們困住，那時她就現身與小弟談話，小弟聽她聲音頗似寇氏，取出火摺子劃亮一看，果然是她！」

歸志彪道：「她眞姓名叫什麽？」

華雲翔說道：「不知道，她不肯說出來。」

歸志彪道：「她有沒有說明爲甚麽要殺人？」

華雲翔道：「沒有。」

歸志彪咬咬牙齒，移目轉望大刀王松，問道：「喂！王總鏢頭，你是她下一個要殺害之人，你總該知道，她爲何要殺你吧？」

大刀王松苦笑了一下，沒有開口回答他。

華雲翔嘆道：「歸兄不必問他，他雖知殺人魔要殺他的原因，却說甚麽也不肯透露出來。」

歸志彪大惑不解，道：「這是爲什麽啊？」

華雲翔說道：「這是因爲他有難言之隱——」

剛說到這裏，只見寇氏已拿着兩塊木板和一布條走進來了。

她命華雲翔退開，然後在歸志彪身邊蹲下，將兩塊木板夾上歸志彪的腿部，再用布條緊緊綑綁起來。

歸志彪由於廨穴受制，動彈不得，只好任由她擺布，但對於她這份惻隱之心確實感到驚奇，忍不住以譏諷的口吻道：「哼，妳倒有一份慈悲心腸啊！」

寇氏微微一笑，道：「這是投桃報李，你們一向對我不壞，我當然不能對你們太壞的。」

歸志彪道：「妳爲什麽要殺人？」

寇氏道：「恕難奉告。」

她綁好夾板之後，順手拍開他的廨穴，站起說道：「好了，如果你們想在此過得舒服些，就不要再起歪念頭，在此等待着，等過了七月一日，我自然會釋放你們回去。」

歸志彪冷笑道：「別忘記我曾在歇神灘留了字，說要到妳這裏來！」

寇氏笑道：「這不要緊，當磨刀老人找到此地時，我會告訴他你沒有來，他當然不會想到你被我囚禁於此，而會想到你是在來此的途中出了事。」

歸志彪忖度磨刀老人確會那樣想，不由爲之氣結，嘿然道：「看妳的模樣還像個人，誰知竟是個心毒如蛇蠍，殺人不眨眼的魔頭，妳總有一天會遭到報應的！」

寇氏微微一笑道：「你的口氣跟華雲翔一樣，毫無新鮮之處！」

說畢，轉身而去。

不久，隔室裏又响起「叮叮」之聲，她又開始在雕刻大刀王松的石像了！

× × ×

轉眼過了三天。

六月二十三日的午後，磨刀老人，涂丘二女，成家兄妹，王健一及傅趙二鏢師一起回到了歇神灘華雲翔的家。

他們在地獄庵的搜索毫無收穫，因此個個神喪氣沮，無精打彩。

走入屋，他們立刻發現了歸志彪的留柬，丘惠珠訝然道：「奇怪，他腿傷未癒，老遠跑到寇大娘那裏幹什麽？」

涂香香道：「想是他腿傷已好，一人住在這裏無聊，故去找寇大娘談談吧。」

她接着轉對磨刀老人道：「老前輩，咱們也到那裏去吧，那裏距離鬼門關甚近，要採取行動也便利些。」

磨刀老人頷首一嗯，道：「好，妳們兩個先去弄一頓飯來吃吃，吃飽了大家一起去。」

二女於是下廚燒飯。

不久，燒好了一大鍋飯，老少十人分食一畢，立即動身往上游而來。

他們走得很快，不到一個時辰，已經趕到寇氏的住處。

這時候的寇氏，正拿着一把掃把，在打掃屋外，看見他們到達，表現出萬分歡悅之色，說道：「啊，你們都回來了，雲翔呢？」

丘惠珠道：「沒找到。」

寇氏大表失望道：「哦，沒找到？」

丘惠珠道：「殺人魔和那些老婆子已不在地獄庵，鬼也沒找到一個！」

寇氏惶急地道：「這怎麽辦呢？」

涂香香不見歸志彪出來，心中感到有些詫異，問道：「大娘，歸志彪那裏去了呢？」

寇氏一怔道：「歸志彪？他不是在雲翔的家裏養傷麽？」

涂香香心頭一陣抽緊，矍然道：「他沒到大娘這裏來？」

寇氏滿臉露出迷惑之色，說道：「沒有呀！」

涂香香頓足道：「糟了，一定是出事了！」

寇氏驚問道：「他不見了？」

涂香香道：「他留字說要到大娘這裏來！」

寇氏道：「那大概還沒到，他腿部受傷，走起來總是慢些。」

涂香香道：「五十多里路程，走三天三夜還走不到，這我可不相信了。」

寇氏道：「妳怎知道他已走了三天三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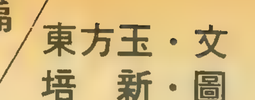
涂香香道：「他在留字上寫有日期，是六月二十日動身離開的，今天已是六月二十三日，怎麽還會走不到這裏呢？」

寇氏變色道：「這麽說，那必是在途中出了事，唉唉，這可如何是好？」

涂香香轉對磨刀老人問道：「老前輩，您看他會不會落入殺人魔手裏？」

磨刀老人聞說歸志彪失踪，眉頭就緊緊鎖在一起，這時長嘆一聲道：「很難說，照說他腿傷未愈，對殺人魔已無威脅，殺人魔應該不會再傷害他才是，除非他發現了殺人魔的甚麽秘密……」（未完）

珍珠令續篇



百花谷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凌君毅跟隨百花幫副幫主芍藥前往謁見太上幫主，太上幫主詢知他出身反手如來門下，不敢逼迫他交出解毒藥方，但在命侍婢送走凌君毅後，竟命芍藥予百花幫主一粒迷迭香丸，要她命總管玉蘭設法在飲食中予凌君毅服下，以迷失凌君毅靈志，終生効力百花幫。百花幫主接獲迷迭香丸，芳心雖是不忍，但又不敢違抗太上命令，乃召來玉蘭，着玉蘭依計行事，俟後再圖設法補救，玉蘭奉命退出，突發覺侍婢被人以彈指迷香迷倒，知有敵人潛入，但却不知是何方神聖——

爭功相對壘　較藝競奇能

這是第二天清晨！

晨曦初昇！

花家莊院前進，大廳前面的大天井上，已是花團錦簇，聚集了不少人。

這些人，說她們花團錦簇，花枝招展，一點也不誇張！

因爲她們全是百花幫的花女，一個個年輕貌美，穿一身花布窄腰勁裝，背插長劍，打扮的婀娜俐落，每人鬢邊還插一朵代表她名字的花朵。

眞如百花爭艷，衣香繽紛。

這要是換一個地方，有這一百名姑娘在一起，一羣鶯鶯燕燕，早就吱吱喳喳的笑謔不停了。

但此刻這一百名姑娘，只是靜悄悄的站在階前右側，誰也不敢說話。

無他，因爲今天這一大會，將由太上親自主持。

在她們心目中，太上就像神般，至高無上，可望而不可卽。太上要親蒞主持，這是何等肅穆莊嚴的盛典，有誰敢竊竊私語？

花能解語，但不一定要說話，因此，花女們雖沒有說話，依

然是美麗的。

有她們站在階前，偌大個鋪着石板的大天井，就成了花園。

花家莊院的大天井，確實够得上一個「大」字，它足有十畝見方容得下上千個人，在這裏操軍演陣。四面圍着白粉高牆，就像城牆一般！

一百名花女，站在石階右側，只不過佔了小小一隅而已。

十來級石階，平整寬濶。階上大廳門前，高懸着一方朱底黑字的橫匾，上書「百花廳」三個大字。

但大家都叫它「百花殿」，不逢盛大典禮，從不開啓。

今天舉行「選拔隨征人員大會」，顯然不在大廳舉行。

只要看石階上，放着一把高背有靠手的錦披大交椅，就可知道那準是太上的座位了。

太師椅兩旁，另有兩把錦披椅子，那是幫主和副幫主的位子。但在左首那把椅子的下首，另有一把錦披椅子。

對這把椅子，花女們的心裏，都不禁暗暗起了疑問！

這會是誰的座位？

百花幫，除了幫主，副幫主，總管職位雖然不低，但在太上面前，是沒有座位的。

別說在太上面前，就是平常由幫主主持的大典，總管也只有站的份兒。

正在大家心頭暗暗懷疑之際，從兩扇大門口，魚貫走進一行人來！

這一行人，由兩個藍袍老者領頭，後面是一式身穿青綢長衫的青年漢子，共有三十二人，徐步走到階前左首站定。

他們是百花幫三十六「護花使者」。

三十六人中，爲首的兩個老者，稱爲左右護法，是「護花使者」的頭兒。

實際上，「護花使者」只有三十四名，其中兩人，被芍藥以「有忽職守」的罪名，殺以立威，尙未遞補，如今只剩了三十二人。

快到巳牌時光！

大廳上傳出三聲清脆的玉磬之聲。

左首兩行三十二名護花使者，和右首分四行排立的花女，立

時全體肅然，神情莊穆。

偌大一座天井，靜的不聞一絲聲息。

這時從左廊一道圓洞門外，由總管玉蘭陪同，緩步走進一個身穿藍長衫的少年公子。

這少年公子看去不過弱冠年紀，生得唇紅齒白，目若朗星，晨曦之中，看去更是豐神如玉，雋逸不羣！

一百名花女，個個都是貌美如花，正當荳蔻年華的少女。

那個少女不懷春？她們看到這位美少年，全都不覺眼睛一亮，一百雙盈盈秋波，也不約而同的全朝他瞟去。

不，還有左首三十四位「護花使者」，六十八道眼光，同樣的朝美少年投去。

但他們的目光之中，却多少含有些驚奇和妒嫉之色。

花女們早已聽說帮中迎來了一位貴賓，是個俊美公子，姓凌，據說就是他化解了「毒汁」。

既是貴賓身份，帮主下首那把椅子，自然爲他而設了。

三十四名「護花使者」，却不知這藍衣少年是誰？

他們都是江湖各大門派中的後起之秀，平日也經常在江湖上走動，但從未見過，也從未聽說過這麼一個少年，大家心中，自然免不了暗暗驚奇！

驚奇的是總管玉蘭對這藍衫少年十分客氣，此時已請他在左首那張錦披交椅上坐了下來。

大家都知道這位手創百花帮的「太上」，在武林中，地位極尊，連兩位左右護法，成名多年，在江湖上算得一流以上的人物，還只有站在階前的份兒，這小子不知是何來歷，居然堂而皇之的在階上，給他設上個座位！

貴賓凌君毅在椅上坐下，總管玉蘭就退到右首站定。

接着但見四名黃衣使女分作兩對，欵步由大廳走出，前面兩人，手上分別捧一對白玉如意，後面兩人，一人捧白玉銀絲拂塵，一人捧七寶鑲嵌古劍。

這四人走到中間那把交椅後面，一字排開，站定下來。

大家看到這四名黃衣使女，便知太上蓮駕卽將出來，所有的人，俱都屏息凝神，肅立恭候。

坐在階上左首一把椅上的「貴賓」凌君毅，也適時站起身來。

大廳門口，已經出現了三人。

中間一個身穿黑色衣裙，頭戴緞包頭，面垂黑紗的老婦，正是太上。

她左邊是百花帮主，右邊是副帮主芍藥，攙扶而行。

百花帮主今天穿一身鵝黃衣裙，胸前繡一朵海碗大的粉紅金綫牡丹花，當眞是領袖羣芳，富貴第一！

芍藥穿的是一身梅紅衣裙，胸前繡的是一朵金黃色盛放芍藥，窄腰一握，別有嬌嬈。

兩人隨侍太上而行，等太上在中間交椅上坐定，才各自分兩旁落座。

站在階下左首的兩個藍袍老人，率領三十二名「護花使者」一起躬身道：「屬下左護法冷朝宗，右護法蔡良率同全體護花使者，參見太上。」

說罷，一齊躬身爲禮。

接着右首一百名花女，動作如一，一齊伏下身去，鶯聲燕語，同聲說道：「帮下弟子叩見太上。」

太上端坐交椅之上，兩道熠熠眼神，透過黑紗，映着晨曦，冷芒如電，朝階下緩緩掃過，微微點了點頭，算是答禮。

接着右手一抬，朝坐在她右側的副帮主芍藥望了一眼。

副帮主芍藥立卽站起身來，美目流盼，嬌聲說道：「太上要我替大家引見一位貴賓……」

她語氣拖長，皓腕一抬，指了指凌君毅，繼續說道：「這位是少林不通大師的高弟凌君毅公子。」

凌君毅慌忙站起，朝階下拱手作揖。

階下登時爆起一陣如雷掌聲。

顯然，這一陣掌聲，右首一百名花女個個鼓得十分熱烈，站在左首的「護花使者」，人數較少，掌聲也只是稀稀落落的應應景而已！

尤其領頭兩個藍袍老者，目光打量着凌君毅，似乎有些不信！

不通和尚，就是反手如來，江湖上已有三十年沒聽到他的消息，這年輕人會是反手如來的傳人？

芍藥等掌聲一落，接口道：「凌公子少年雋才，博學多能，此次應本帮敦請，完成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替本帮製成了『毒汁』解藥，黑龍會的『毒汁』，今後再也威脅不了我們。」

聽到這裏，大家才明白，難怪姓凌的在太上面前，居然有他的座位，於是又紛紛鼓起掌來。

芍藥等掌聲一落，接道：「現在先讓大家看看這『毒汁』的解藥。」

說完，舉手朝總管玉蘭打了個手勢。

玉蘭躬身領命，朝廳上招招手，立時有兩名花女捧着兩個小水盂，緩緩走到階前，把水盂放到石階之上。

一名花女隨手掣出長劍，劍尖朝右首水盂中輕輕一沾，立卽舉起劍來。

她這一沾，大家已可清晰看到本來寒鋒閃閃的劍尖上，此刻已有寸許長一截，宛如塗上了墨汁一般，黝黑無光。

一望而知劍尖上已經淬上劇毒！

這下直瞧得大家凜然失色！

要知一般兵刃，暗器上淬煉劇毒，並不是一次就能淬得上去，鐵器不像紙張，一下就能吸入水份，這要經過很長一段時間，方能把毒淬到刀劍暗器上去。

所謂「淬」，就是鑄刀劍時，燒紅了漬於水中，「文選五褒聖主得賢臣頌」：「清水淬其鋒。」

淬毒藥也是如此，就是把劇毒置在水中，一次又一次的把刀劍燒紅了淬下去。

但現在這名花女手中的長劍，既未燒紅，只是輕輕的朝「毒汁」中一沾，劍尖上就已淬上了「毒汁」！

由此可見這「毒汁」之毒何等强烈？

那花女舉起長劍，朝階下徐徐展示了一遍。

另一名花女已經取來了一塊木板，放到地上，那花女右手長劍緩緩下垂，劍尖抵在木板之上。

她並未用力，只是把劍尖點在板上。劍尖觸及木板，登時聽到「嗤」的一聲輕響，飛起一縷淡淡的黃烟！板上就像燒焦了一般，留下了銅錢大一個焦痕。

這下連凌君毅也看得大感意外，心想：「這毒汁不知究是何種劇毒？竟有這般厲害！」

花女們看到淬過「毒汁」的劍尖，毒性竟有這般强烈，一時不禁花容失色！

那名花女不慌不忙，緩緩收回長劍，然後舉劍朝左首水盂中輕輕蘸去，隨着又舉起劍來。

大家這回早是屏息凝神，一霎不霎的朝她劍尖上看去。

劍尖蘸過解藥，本來是黝黑無光的地方，等她舉起之時，已經淡了不少，漸漸的由濃而淡，由淡而無，又恢復了閃閃寒光，鋒利奪目。

大家看到這裏，又鼓起了一陣如雷掌聲。

兩名花女朝太上躬身一禮，收起長劍，木板和兩個水盂，往後退去。

太上面有喜容，隔着一層黑紗，目光一掠，徐徐說道：「大家都看到了，『毒汁』雖毒，咱們已經有了尅制它的解藥，『毒汁』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黑龍會仗着『毒汁』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怙惡不悛，日後必然爲害江湖，禍國殃民……」

凌君毅聽得心中暗暗一動：「黑龍會『毒汁』，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聽她口氣，好像那是天生成的，天下會有這樣奇毒的東西！」

太上眼看大家肅然靜立，這才繼續說道：「老身手創百花帮，就是要替天行道，替世人除害，因此老身決定在近日內誓師出發，親自率領你們去剿滅黑龍會，爲天下武林除一大害……」

好一篇冠冕堂皇的說詞！階下又響起一片掌聲。

太上頷首續道：「但咱們人數太多，武功也强弱不等，這等勞師動衆，遠征黑龍會，必須出其不意，攻其不備，所以兵在精而不在多，行動尤貴神速，因此老身決定今天選拔隨征人員。」

說到這裏，回頭道：「芍藥，妳替爲師宣佈選拔辦法。」

芍藥站起身，躬身應了聲：「弟子遵命。」

接着從袖中取出一張白紙，目光一抬，朝階下朗朗說道：「本帮從現在起，設置總護花使者一名，地位畧同副帮主。下設左右護法各一名，護法八名，護花使者二十四名，以上人選，均得在護花使者選拔之。」

站在階前的左右護法和三十二名護花使者，雖因太上在前，不敢交頭接耳說話，但每人心中，却都在暗暗盤算，自己在這場選拔之中，可以担當什麼職司？

只聽芍藥續道：「選拔辦法！第一場先由三十二名護花使者，分爲兩隊，每隊十六人，雙方一對一，以武功決定勝負，兵刃拳掌，悉聽自便，比賽時，以點到爲止，不得蓄意傷人，勝者十六名，爲初選入選。」

她唸到這裏，口氣一頓續道：「第二場由初入選之十六名分作兩隊，雙方仍以一對一，較技決定勝負，勝者八人，可升任本帮護法。經複試入選之護法，可競選左右護法，以武功最高一人，當選總護花使者。」

接着，目光掠到右首階下，繼續說道：「本帮姐妹，除十二侍者之外，可由總管另選二十名花女隨行，不必再以比武決定。」

玉蘭躬身道：「屬下遵命。」

芍藥接着說道：「好，現在選拔比賽，第一場開始，請全體護花使者，分作兩隊。」

三十二名護花使者，本來就分兩行站立，當下很快就列成了兩隊。

芍藥又說道：「現在甲，乙兩隊，面向南北對立，各散開，成一對一，對面站定。」

三十二名護花使者依言散開，一對一站定。

芍藥又道：「你們可以互相徵詢對方意見，使用拳掌或是兵刃，如果雙方使用的拳掌或兵刃意見不能一致，大家可以互相易位。」

她此言一出，三十二名護花使者中，就起了一陣小小騷動，不少使拳腳的人，找使拳腳的，使兵刃的，找使兵刃的，大家相互換了對手。

芍藥等他們互相換好對手，接着說道：「這一場，共有十六對人，同時舉行較技比賽，因此，也須有十六個証人，每對一個証人，裁判他們的勝負，以示公允，現在請凌公子，總管，十二侍者，左右護法共同担任証人，請大家站出來。」

凌君毅只好應聲站起，走到階前，玉蘭和左右護法兩個藍袍老者一同在階前站定。

接着站在百名花女前面的十二侍者！梅花，蓮花，桃花，菊花，玉梨，玫瑰，紫薇，芙蓉，鳳仙，玉蕊，海棠，虞美人！相繼走出。

芍藥盈盈秋波瞟了凌君毅嫣然一笑，然後抬抬手道：「比賽就要開始，請大家過去，每對一個証人，裁判勝負成績。」

十六名証人，依言各自走到每一對「護花使者」的中間站定。

芍藥又道：「我再鄭重宣佈一次，參加比賽的人，在比賽中，不得使用暗器，雙方以點到爲止，聽憑証人裁判，除了失手誤傷，不得蓄意傷人。」

接着轉身朝太上一禮，說道：「請示太上，競技比賽，是否可以開始了？」

太上頷首道：「要他們開始好了。」

芍藥躬身領命，迅快轉過身去，嬌聲說道：「太上有諭，競技比賽開始，現在大家預備，使用兵刃的，撤出兵刃，再聽我口令。」

話聲出口，但聽階前登時響起一片嗆嗆之聲，三十二名護花使者，差不多全都掣出了兵刃。

只聽芍藥提高聲音叫道：「一，二，三……」

她「三」字出口，場中十六對護花使者，立時刀劍並舉，互相說了個「請」，各自施展看家本領，三十二人就捉對斷殺起來。

大天井上，立時展開了一場好不熱鬧的龍爭虎鬥。凌君毅担任証人的這一對，都只有二十七八歲，使的也都是長劍。

一個面貌清秀，身材瘦長，看去較爲斯文。另一個身材較矮，却是虬筋外露，十分健壯。

這一展開搶攻，凌君毅登時看出這兩人的劍法，都有相當火候。

瘦長個子劍勢，身法，均十分怪詭，發劍之初，就一撲而前，一出即上，左足後拖，看去似騎馬非騎馬，雙目斜視如狼，長劍似點似削，取敵咽喉。

只要看他出劍陰狠，一望而知不是正派門下。

他對手矮壯漢子的劍路，却和他外形相似，招穩力猛，使的是「六合劍」，每一劍都是大開大闔，造詣極深。

兩人瞬息工夫，便已互相搶攻了四五招。

矮壯漢子劍勢開闔，帶起一片凌厲劍風，幾乎是剜劍進逼，勢道威猛。

瘦長個子身形靈活，竄來竄去，只是在矮壯漢子左右流竄，一支長劍，蹈空抵隙，從側還擊。

他不發劍則已，每刺出一劍，都是陰損毒辣，防不勝防，往往把矮壯漢子逼的連架帶封，閃避不迭！

凌君毅看了一陣，發現那瘦長個子竄躍之際，始終拖着一條後腿，目光斜視，心裏頭不由猛然一動，暗暗叫道：「天狼劍！」

他曾聽師父說過，約在三十年前，師父在塞北遇上過一個老狼神的怪人，摹倣狼形，創了一手「天狼劍法」就狂妄自大，自稱天下無敵。

結果被師父反手摔了一個觔斗。

師父曾說，老狼神獨創的「天狼劍法」，不但劍招陰狠，身法也狡黠如狼，深得聲東擊西，尋隙抵暇之能事，日後行走江湖，遇上發劍之時，目光斜視狼顧，身法左右流竄的人，須得特別留神。

此人一手劍法，使的分明是「天狼劍」，莫非會是老狼神的傳人？

就在此時，他目光一動，立時左手一抬，中指彈出一縷指風，口中同時低喝一聲：「二位請住手。」

喝聲出口，但聽「錚」的一聲輕响，瘦長個子手中長劍，起了輕微的震動。

但兩人聽到公証人叫出「住手」，各自收劍後躍，瘦長個子長劍受到輕震之事，旁人自然無法看清。

矮壯漢子攻勢凌厲，正要得手，忽聽公証人舉手叫停，心中覺得奇怪，不覺舉目朝凌君毅望來。

凌君毅朝他微微一笑，說道：「兄台輸了。」

矮壯漢子聽的大爲錯愕，奇道：「會是在下輸了？」

他自思已快要得手，自然不肯相信。

凌君毅心中暗暗感嘆忖道：「天狼劍法果然陰狠已極，若非自己彈出一指，把對方劍尖震開數寸，只怕你此刻早已躺下去了。」

一面含笑道：「不錯，兄台輸了。」

矮壯漢子憤然說道：「在下那一招輸了？」

凌君毅伸手朝他右首腰間一指，說道：「兄台請看看你的腰下，就知道了。」

矮壯漢子低頭一看，果見自己腰間衣衫，已被劍鋒劃破了寸許長一條，一時不禁鬧得面紅耳赤，拱手退下。

瘦長個子早已返劍入匣，瀟洒的朝凌君毅拱拱手，含笑道：「兄弟公孫相，今後還請凌公子多多指教。」

凌君毅慌忙還禮道：「兄台好說。」

公孫相返身退下。

只聽芍藥嬌聲呼叫道：「凌公子請回座。」

凌君毅朝上拱了拱手，便自回到座位上落坐。

這時十六對比賽的人中，差不多已有三分之一停下來了。

其餘的人，也已進入決定勝負的階段，刀光劍影，打得十分激烈！

這場比賽，不但是各人爲自己爭取榮譽，而且也是爭取今後在百花帮的地位。

人生在世，那一個不是爲名爲利？何況他們本來就是江湖人，一身武功，就是爲爭名爭利而練的？

莽莽江湖，又有幾個人懂得練武的目的，是爲了行俠仗義？除暴安良？

凌君毅自然看的出來，這些人的武功，幾乎個個不弱。

芍藥並沒有騙他，百花帮的護花使者，居然全是各大門派的門人弟子！

他可以從這些人的武功路數上，看出有少林，武當，衡山，華山，峨嵋等名門正派的武學，也有崆峒，邛崍，雪山等被視爲旁門異派的功夫。

總之，這三十二名護花使者，居然集武林正邪各派的俊才！

這眞使凌君毅感到無比的困惑，這些人應該個個都是出師門未久的青年，他們何以會投到百花帮來的？

百花帮又以何種手段，網羅了這許多年輕高手？

突然，他明白了！

他們全是和自己一樣無意之中，被她們在飲食中下了「迷迭香丸」。

只有服了「迷迭香丸」的人，看去依然神志淸朗，武功不失，但對百花帮却是終身稱臣，永無二心。

又過了片刻工夫，所有交過手的人，全已停下來了。

初賽三十二人，已經分出勝負，証人紛紛退下。

芍藥站在階上，指揮落敗的十六名護花使者，退到原來的位置站定。

然後要初賽獲勝的十六名護花使者，站到中間，面向太上而立。

他們不待芍藥暗示，神色虔敬，朝上躬身行禮。

太上微一頷首道：「很好，你們繼續努力。」

芍藥宣佈道：「現在第二場比賽開始，請初賽獲勝的十六名使者入場，仍舊和初賽時一樣，分作兩隊，兩人對面站定，聽候我的口令。」

十六個人依言迅速分作兩隊，走到天井中間，兩人一對，對面站定。

芍藥轉臉朝右首說道：「現在仍須八位証人，我想就請八位侍者担任，妳們中

間，請走出八位來。」

當下由梅花，蓮花，桃花，菊花，玉梨，玫瑰，紫薇，芙蓉等八人，相繼走出，一直走入場中。

芍藥嬌聲喊道：「好，大家準備了，一，二，三……」

這一場，十六個人中，該有八個被淘汰下來。

淘汰下來的，仍然只是護花使者，而獲勝的八人，却可晉升爲護法。

這一戰，關係着每一個人的前程，自然比初賽那一戰更爲激烈。

芍藥口令一下，十六個人分作八對，立時刀劍齊舉，厮殺起來。

但見場中劍鋒如練，刀光如雪，隨着人影騰躍，兔起鶻落，各顯神通。

八個証人，每人緊緊隨着一對交手的人，進退遊走，目不暇霎，不敢絲毫放鬆，穿行在劍光人影之中，有如八隻穿花蝴蝶一般，煞是好看。

凌君毅坐在階上，自然看的清楚，他逐一仔細觀察，看出這八對厮殺的人中，有四個人的武功，較爲突出！

那是從左首數過去，第一對中使「天狼劍法」的公孫相，動如狼竄，明明直撲過去的人，但每一劍都是抵隙蹈瑕，側面攻出，使人防不勝防。

他對手是武當弟子，一套「兩儀劍法」，不住的劃着圓圈，已是守多攻少。

第二個是第二對的峨嵋弟子，一手「亂披風劍法」，揮洒如風，看去東一劍，西一劍，歷亂得毫無章法，實則整套劍法，變化繁複，令人不可捉摸。

他對手使的是一套「八卦劍法」，自然是八卦門的弟子，但僅僅緊守八門，已是無法肆應從四面八方刺來的劍招。

第三個是第四對使「衡山劍法」的青年，不時飛身撲擊，凌空發劍，連人帶劍，宛如經天長虹，看去已得「衡山劍法」的神髓。

他的對手，以地對空，顯然已經落下風。

第四個是第六對使一柄摺扇的漢子，身法飄忽，一柄摺扇，使的輕靈瀟洒。

他對手使的是九環刀，力沉勢猛，刀光霍霍；但他却能在人家刀影如山，狂風驟雨般的攻勢之下，摺扇輕搖，看似避敵，實則還攻於閃避之中，身法實是奇妙已極。

凌君毅自然看得出此人不僅身法奇妙，一身內功，也相當精湛。

只要看他鐵骨摺扇每次和九環刀接觸之際，只是輕輕撥動，使刀漢子的九環刀，就被撥蕩開去，可見一斑。

當然，其餘四對交手的人，武功也是大有可觀，不然，就不會被百花帮所羅致了。

但以他們的武功，如果和這四人相較，就得畧遜一籌。

因此，凌君毅的目光，只是注意着這四人的行動。

他已可斷言，初賽獲勝的十六個獲法使者之中，這四個人，定可脫穎而出。

他這一預料，果然沒錯！

就在此時，使「天狼劍法」的公孫相，一下子欺到他對手武當門人的右側，逼的對方把揮出的長劍，趕忙回劍劃起一圈劍光。

但公孫相的長劍，已在他回劍之際，刺入他脅下！

證人梅花急忙喊：「停！」

但是已經遲了！

公孫相使的「天狼劍法」，本就陰狠歹毒，一劍出手，就無法自制。

那武當門人悶哼一聲，蹌踉後退，一縷鮮血，已從他肋下滲出。

公孫相臉上流露出歉然神色，拱拱手道：「徐兄請恕兄弟失手。」

玉蘭朝邊上伺立的兩名花女揮了揮手，那兩名花女立即奔了過去，扶住武當門人，替他上了刀創藥。

這時第六對也已到了決勝關頭。

那個使九環刀的漢子，眼看久戰無功，口中大喝了一聲，刀招驀地一變，全力搶攻。

此人刀上造詣，原極深厚，這一展開快攻，不但招數迅速，而且快中帶穩，一時刀光大盛，劈，砍，挑，削，着着指向要害。

這趟刀法，確實銳不可當！

那使鐵骨摺扇的漢子跟着一聲冷笑，摺扇揮動，青衣飄飄，不退反進，迎着投入對方一片如山刀影之中。

但見他身形疾轉，有如巧蝶穿花，在刀光縫隙中閃來閃去，任你九環刀急如狂風驟雨，始終沾不到他一點衣角，但他摺扇却倏開倏闔，怪招連出。

使刀漢子一個封架不及，「拍」的一聲，摺扇敲在他的「肩井穴」上，登時右臂一痲，九環刀啷嗆墮地，人也隨着連連後退。

（「肩井穴」雖非死穴，因其神經密佈，一被點中全身即如着電，肢體痲木無力，縱不昏倒，一時間手臂也轉動失靈）

使摺扇的漢子這一着，出手實在太快，致使站在邊上的證人玫瑰都來不及喝「停」。

使扇漢子早已摺扇一收，含笑拱手道：「承讓了。」

青衣飄忽，退了下去。

使刀漢子臉如噀血，惡狠狠瞪了他一眼，一聲不作，拾起九環刀，也自退回左首階前。

凌君毅心頭暗暗忖道：「這使扇漢子不知是何來歷？」

這時只聽場中第三對證人桃花嬌聲喝：「停。」

大家舉目望去，但見和使「衡山劍法」的對手，頭上髮髻已被鋒劍削落，滿臉羞慚的退去。

那衡山門人也都收起長劍一揖而退。

接着第二對的證人蓮花也跟着叫「停」了！

他們這一對是使「亂披風劍法」的峨嵋門人，和使「八卦劍法」的八卦門弟子，雙方可說棋逢敵手。

「八卦劍法」，原是以善守著稱，劍走八門，可說面面俱到；但怎奈他的對手，是峨嵋門下。

峨嵋「亂披風劍法」，一劍出手，就如魚龍曼衍，變化歷亂，在外人看來，攻無定向，極難捉摸。

（未完）

故事

高皐·文
培新·圖

無弦弓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卜靖、白娥、小晴，殺了龍七，瓦解紅花寨後，直向潛龍帮總壇所在八達嶺趕去，詎在高橋鎮上，遇一羣蒙面人向他們三人圍攻，一陣激烈的搏鬥，卜靖與白娥，小晴失去連絡，卜靖也在一個疏神下，腿負箭傷，不久更告昏迷過去，迨醒來，發覺置身在費如烟的香閨中；聽費如烟說，因救母迫得委身諸葛棻，新婚十日，諸葛棻便棄她如敝履，她爲報復，誘卜靖與燕好，事後，在房中擺上龍鳳花燭與卜靖飲宴，歡談間，諸葛棻回來，費如烟着卜靖自秘道遁去後，冷語向諸葛棻譏嘲——

天刑一門主　挾藝闖江湖

諸葛棻一怔道：「怎麼，妳忘了大爺是妳的親夫了？」

費如烟道：「人間沒有不散的筵席，你說是麼？」

諸葛棻愕然道：「妳想脫離大爺的掌握，另結新歡？哼，妳別做夢！」

話落掌出，一把向費如烟肩頭抓去。

費如烟早已料到諸葛棻不會罷休，心理上已經有了準備。

她嬌軀微仰，駢指急划，指尖帶着勁風，猛截諸葛棻的脈門，時間火候，拿揑得分毫不差。

諸葛棻勃然大怒道：「賤人，妳居然敢出手反抗？大爺要不好好的調理妳一下，就枉爲潛龍帮的少帮主了。」

縮臂飄身，出手如電，以極端巧妙的手法，反扣費如烟的脈門。

費如烟芳心大震，對諸葛棻這招玄奧無比的手法，竟不知道如何才能消去他的來勢，那麼，除了逃避之外，似乎別無良策了。

逃，仍然遲了半分，嘶的一聲輕响，一隻衣袖已被諸葛棻拉了下去。

「嘿嘿……賤人，跟大爺動手，妳是自討苦吃……」

毒惡的笑聲充滿石室，諸葛棻的人影，也似無所不在，費如烟竭盡所能，依然逃不過對方的毒手。

她的衣衫在不斷的減少，一片片，一絲絲，像落花一般，洒滿了這間斗室。

最後她已片絲不存，像一隻負傷的白羊，圍着餐桌匆匆逃竄。

顯然，諸葛棻是採用靈貓捕鼠的方法，對她作無情的戲弄，他的一雙眼神，却蘊藏着駭人的殺機，對一個變節的妻子，他是不會放過她的。

費如烟並不傻，她自然明白自己的處境，但她似乎橫了心，生死二字已置之度外，粉頰寒冷如冰，瞧不出半點恐懼。

最後，她終於被諸葛棻扣着右手腕脈，一股邪惡的笑聲，也同時震盪着整個石室。

她被擁向繡榻，可能諸葛棻要她盡做妻子的最後一次義務。

她沒有絲毫拒抗，冷靜得像一塊頑石，但她的左手在緩緩張開，掌心露出一截小劍，發着閃閃的藍光。

如果諸葛棻當眞要她盡做妻子的義務，如果那隻淬有劇毒的小劍，當眞插進諸葛棻的肌肉之內，有些人的命運會因之改觀，甚至會影響到未來的整個武林。

就在這扣人心弦的節骨眼裏，一陣急驟的脚步之聲忽然及門而止，跟着……。

「稟少帮主，屬下發現白姑娘……」

諸葛棻一掌推開費如烟，像飆風一般向室外急捲，臨到出門之時，他猛的扭頭一哼道：「如果妳够聰明，就乖乖的等大爺。」

女孟嘗費如烟聰明絕頂，可是她却無法乖乖的等着他這位大爺，因爲她想透了，不願意再俯首貼耳，過那生不如死的痛苦日子。

她關好房門，迅速換上一身銀色長衫

，頭上的秀髮用一頂武士帽遮蓋着，配上百寶囊及長劍，再戴上一幅人皮面具。

她此時的裝扮是易釵而弁，一個妖嬈娥眉，已變作一個濁世佳公子。只是神情之上，顯得有點冷漠而已。

然後移開繡榻，進入地道，並扭轉按鈕，使牀榻回復原狀，縱使諸葛棻去而復返，也不易發現破綻了。

她抱着沉重而興奮的心情，沿地道放步急馳，約莫盞茶時分，便已到達仙女廟的後園。

忽然她神情一呆，瞅着廢井的出口，生出一股不祥的感覺。

此時夜色闌珊，距離黎明已然不遠，按說寺中僧侶應該燒香禮佛，在作他們的晨課了。

但她聽不到半點人類的聲息，却瞧到一片耀眼的火光，難道仙女廟出了意外，被人一把火燒了不成?

如若仙女廟當眞被焚，卜靖豈不遭到池魚之殃！一念及此，她迫不及待的就縱身躍了出來。

仙女廟不大，三間正殿，兩排偏殿，在高橋鎭，是一個香火頗盛的禪林。

現在殘垣斷瓦，可憐一炬，費如烟匆匆巡視一週，竟找不出一個完整的所在。

本廟住持與乃母是方外之交，廟中僧侶與她們費家具有極深的淵源，但這般身懷武技的僧侶，幾乎全部罹難，除了一些燒焦了的屍體，她沒有瞧到一個有生命的活人。

這些已經够她難過的了，更使她徬徨無主的，是卜靖的下落她絲毫不知，茫茫天涯，她應該何去何從?

不管怎樣，這片瓦礫場所，已無留戀的價値，今後只好流浪江湖，到海角天涯去找尋卜靖了。她相信只要卜靖還在人間，憑他血刀傳人的字號，尋找將不是太爲難之事。

她正待轉身下山，忽然瞧到百步之外一塊石碑的後面，露出一段紅色的衣角，那不是僧衣，也非卜靖喜着的藍衫，但如果他是一個活人，總可探出一點訊息，於是幌身一躍，逕向那塊石碑奔去。

撲近石碑，自然要瞧瞧那紅色衣衫了，及擧目一瞥，她忍不住啊了一聲。

那紅色衣衫不僅是一個活人，而且身材高大，形態威猛，任何人瞧他一眼，就會生出一種渺小的感覺。

他原本是在瞧看那塊石碑的，此時也僅僅向費如烟瞥了一眼，仍回頭注視那塊石碑。

瞧他那份氣度，必然不是一個等閒人物，他爲什麼如此注意那塊石碑，難道石碑之上刻有什麼秘密不成?

爲了好奇，費如烟也向石碑瞧去，當她目光落到石碑之上，一股意外的驚喜，使她再度啊了一聲。

紅衫人猛一旋身，向費如烟打量一眼，道：「你是誰?」

此人不僅身形高大，說起話來也聲如洪鐘，「你是誰」三字出口，如同响起三記連環焦雷。

她幾乎被他嚇了一跳，因而撇撇嘴道：「過路的。」

紅衣人道：「你必然知道他的了?」

費如烟道：「誰?」

紅衣人道：「那姓卜的！」

原來石碑之後，是以燒焦了的木炭寫着兩行大字「我追……小……卜留。」

字跡雖有兩行，但大部模糊不清，只有「我追小卜留」五字還清晰可辨。

紅衣人向她詢問石碑上留字的姓卜的，算是問對人了，因爲這兩行字本來就是留給她的。

不過她對紅衣人沒有好感，也不知道他是卜靖的朋友還是敵人，逢人只說三分話，縱然知道卜靖的去處，她也不會告訴紅衣人的。

紅衣人見她久不答言，又哼了一聲道：「你聽到我問的話了麼?」

費如烟道：「聽到了。」

紅衣人道：「爲什麼不回答?」

費如烟冷冷道：「你怎麼知道我認識姓卜的?而且我是爲什麼要告訴於你?」

紅衣人雙目大張，頷下的短髭幾乎根根豎立，此人原本生像威猛，這一發怒更是威稜四射，令人瞧他一眼就有點不寒而慄。

他向費如烟迫近一步，道：「我知道你認識姓卜，同時你也非告訴我不可！」

費如烟道：「閣下似乎很有自信。」

紅衣人道：「董某言出如山，當今之世，還找不出敢於違抗董某意旨之人。」

費如烟一凜道：「你姓董?」

紅衣人道：「不錯，老夫董一豪。」

費如烟道：「閣下原來是名列五奇的前輩高人，當眞幸會得很。」

董一豪道：「現在，你該告訴老夫了吧。」

費如烟道：「前輩與姓卜有樑子?」

董一豪道：「沒有。」

費如烟道：「那麼前輩找他究竟爲了什麼?」

董一豪道：「老夫份屬武林一脈，自然負有平魔衞道的義務了。」

費如烟道：「原來如此，可惜晚輩藝業淺薄，不能追隨前輩共襄盛擧。」

董一豪哼了一聲道：「當眞麼?姑娘，能不能告訴我妳的師門?」

費如烟想不到董一豪早已瞧出她女扮男裝的破綻，不由暗吃一驚。

身份既已被對方識破，她也不再否認了，於是伸手向頭上一摸，現出一頭烏油油的秀髮，然後檢衽一禮道：「晚輩費如烟參見前輩。」

董一豪一怔道：「姑娘就是馳名武林的女孟嘗?這倒是一件意想不到之事，姑娘涉足高橋鎭，必然是追躡姓卜的而來的了?」

費如烟道：「晚輩自問决非血刀傳人之敵，前來仙女廟，只是被火光所引，一時好奇罷了。」

董一豪目注費如烟的粉頰道：「姑娘當眞是女孟嘗?」

費如烟道：「承江湖朋友抬愛，賜給晚輩女孟嘗的名號，前輩如若認爲不妥，晚輩將它取消就是。」

董一豪道：「老夫並不是這意思。」

費如烟道：「前輩是說……」

董一豪道：「老夫風聞女孟嘗費如烟已做了潛龍幇公孫老兒的徒媳，姑娘如此

裝扮，令人難以理解。」

費如烟道：「做了公孫幇主的徒媳，就不能這麼裝扮?」

董一豪道：「不錯，公孫老兒儼然以武林盟主自居，豈能讓姑娘這般裝扮，浪跡江湖！」

費如烟淡淡道：「前輩不信就算了，晚輩還有要事待辦，告辭了。」

身形一轉，逕向山下急馳而去。

她馳出未及一丈，忽然感到一股勁風飄身而過，那位名列五奇的絕頂高人，已在她身前五尺之處，攔住出路。

她嬌靨一沉，冷冷道：「前輩，待要怎樣?」

董一豪冷冷道：「沒有什麼，老夫只是不願受人誑騙罷了。」

費如烟哼了一聲，陡地踏上一步，右掌猛揮而出，掌到中途，忽然五指齊飛，分襲董一豪胸前「承滿」，「不容」，「石關」，「中柱」，及「章門」要穴。

女孟嘗名動江湖，一身成就確屬不凡，可惜她的對手是當代武林的絕頂高人，這招費氏門中的不傳之秘，自然發生不了半點作用。

她方自大吃一驚，陡覺腕脈一麻，纖纖玉手已到了董一豪的掌握之中，同時急風掠面，她所戴的精巧人皮面具，已被董一豪順手掀落。

費如烟神色一呆，忽然一掌飛出，猛擊董一豪的前胸，砰的一聲巨响，董一豪被震得連退數步，一縷血絲，也由嘴角滲了出來。

董一豪氣呑河嶽，力敵萬夫，常以未能與西楚霸王一爭長短爲憾。

他以一柄鐵劍縱橫江湖，曾於一日之間，上山入水的蕩平太湖三十六寨，其一身豪勇，除了西楚霸王之外，可說是前無古人。

費如烟功力再高，也無法與太湖三十六寨那般江湖亡命相比，而且腕脈被扣，實際上已受制於人。

在如此情形之下，她縱然還能反擊，縱然能够擊中董一豪，那一掌的力道，應該是微不足道的。

但出人意料的，董一豪竟被她一掌震退數步，而且嘴角滲血，還負了不算太輕的內傷。

爲什麼會有如此驚人的結果?除了董一豪，沒有人能說出它的答案，費如烟雖然喜出望外，也同樣滿腹疑雲，不過她無暇深究，轉身一躍，逕自急馳而去。

×　　×　　×

人生不如意者常八九，那不如意之事，又會常常找上時運不濟之人。

小晴就是這樣，她的處境，眞箇窘迫已極。

高橋鎭一場混戰之中，敵方的主要人物，幾乎全部針對着血刀傳人，白娥小晴遭受的壓力較小，所以她們能有攻有守，不算太過吃力。

可惜好景不常，一條像幽靈般的人影忽然自天而降。

那人影雙手呑吐之間，便奪下白娥的長劍，點上她的穴道，身手之高，使小晴瞧得心頭發毛。

但不管來人功力如何絕頂，她總不能眼睜睜的讓白娥遭人毒手，一聲嬌叱，逕自揮刀撲了上去。

她撲出的十分之快，仍然遲了半分，那人影在她伸手可及的一瞬之間，已挾着白娥飛馳而去。

就這麼失去白娥，她是不會甘心的，何況又怎麼向卜靖交待?

追，她瘋狂的追趕下去，縱然追到天涯海角，也必須追個結果。

其實，不必追到天涯海角，幾乎不是一里，已經失去那人影及白娥的踪跡，別人輕功太高了，再追也是白廢。

更重要的是她惦記着卜靖的安危，只顧了救援白娥，留下卜靖獨當强敵，如若遭到什麼差錯，豈不遺恨終身！

可是就這麼刹那之間，高橋鎭上已靜寂無聲，適才那殺聲震野的血腥場面，已被夜風吹得點滴不存。

她芳心大大的一震，立卽以極快的身法，在鎭上奔馳一週，除了遍地遺屍，與斑斑血漬，惡鬥確實已經結束。

那麼卜靖呢?鬥場橫陳的屍體沒有他，難道他已被生擒不成！

她像一個失去靈魂的軀殼，呆呆的立在夜色之中，有點六神無主的感覺。

忽然，她發現一片火光，以及搏殺哀鳴的聲浪，瞧火光的位置，像是在鎭後的山坡之上。

或是卜靖在跟敵人週旋?除了他，在這般時辰，還有什麼人會在這兒惡鬥?

她抱着興奮的心情，向山坡之上急闖，臨到鬥場一瞧，她呆了，搏鬥雙方根本就沒有卜靖在內。

雖然沒有卜靖，她依然瞧得心頭發火，這般蒙面人太沒有人性了，對出家之人，爲什麼使出殺人放火的兇狠手段！

再說，卜靖的失踪，跟這般蒙面人必然有關，如若能够擒下一個問問，可能會查出一點端倪，因此，她嬌叱一聲，便向火光之中撲去。

此時仙女廟已全部陷入火海，廟中僧人已然所剩無幾，小晴這一現身，立有五名蒙面人向她迎來。

她脚下一停，向迎來的五人嬌叱道：「站住。」

那五人應聲停下脚步，其中一人道：「姑娘有什麼指教?」

小晴道：「閣下是那條道上朋友?」

那人伸手摘下面巾，現出一副形似枯木的削瘦臉龐，小晴如觸蛇蠍，驚嚇得連退兩步。

原來此人竟是潛龍幇威武堂主毛士毅，在潛龍幇具有生殺的極高權力，小晴原本是潛龍幇的部屬，在積威之下，無怪會嚇得嬌容失色了。

毛士毅皮笑肉不笑的哼了一聲道：「還認識老朽麼?姑娘。」

小晴定了一下心神，向毛士毅檢衽一禮道：「屬下參見堂主。」

毛士毅寒着臉陰慘慘一笑，道：「姑娘深藏不露，原來還是一位武林高人！這參見二字，老朽担當不起。」

小晴淡淡道：「堂主說笑話了，小婢這點莊稼把式，實在値不得方家一笑。」

毛士毅忽然笑容一歛，面色一沉道：「妳縱功力再高，本堂主還是有殺妳之能

，妳信是不信？」

小晴心頭暗暗一懍，她知道這位威武堂主不僅權力極高，一身功力，除了公孫如筠，整個潛龍帮無人能出其右，自己孤身陷入重圍，看來是凶多吉少了。

她心中雖是震驚，面上依然神色不動的淡淡道：「堂主功力通玄，要殺小婢自然十分容易，不過……」

毛士毅冷冷一哼道：「不過怎樣？仗姓卜的跟妳撑腰，是麼？哼，妳叛帮通敵，罪無可逭，本堂主今天就饒妳不得！」

小晴心知在如此情形之下，一搏在所難免，她並不重視個人生死，但對卜靖的安危却担着沉重的心思，於是，她一面暗中戒備，表面上仍神色安詳的道：「堂主誤會了，小婢只是聽命行事而已。」

毛士毅一怔道：「聽命行事？」

小晴道：「小婢的主人是杜副堂主，她要小婢如何，小婢就不得不如何。」

毛士毅道：「帮助姓卜的拒捕殺人，難道也是杜副堂主的主意？」

小晴道：「杜副堂主交待小婢，無論在何等情形之下，都要保護卜公子的安全，小婢執行主人的命令，並沒有什麼不是之處！」

毛士毅怒叱一聲道：「住口，妳可知道二帮四派的子弟，適才一戰，幾乎精英盡失！」

小晴故作不解的啊了一聲道：「有這等事？咳，二帮四派，都是當今武林的正派名門，他們為什麼要蒙上面孔，好像見不得人似的？」

毛士毅臉色微微一紅，迅又沉聲叱喝道：「咱們奉帮主之命，圍剿絕世兇魔血刀傳人，蒙着面孔自有不得不爾的苦衷，妳敢當面誹謗，足見心存鬼域，目無本帮，只此一點，本堂主就饒妳不得。」

他說話之際，一雙枯如鷄爪的手掌，已連續向小晴的肩頭及手腕抓了過來。

小晴喲了一聲，移步斜跨，嬌軀像輕風一般的飄出兩步，總算以毫釐之差，避開了毛士毅一記巧快的擒拿。

毛士毅並未跟踪進擊，只是冷冷一哼道：「杜秋娘在那裏？說出她藏身之處，本堂主就饒妳一遭。」

小晴道：「小婢是一個下人，怎敢過問主人的行踪，也許她負有帮主的秘令，在從事一項重要的工作吧。」

毛士毅呆了一呆，忽然語氣一轉道：「妳不是負責保護姓卜的麼？妳總該知道他的下落吧。」

小晴暗忖：「毛士毅似乎已對杜秋娘動了疑心，但對卜靖却是一個大好消息，至少他沒有落入他們的掌握，否則，毛士毅就不會詢問他的下落了。」

卜靖能脫大難，小晴先安了一半心，目前的顧慮，只是自己如何擺脫這般煞神吧了。

她暗中提足功力，冷冷道：「誰知道他在那裏，啊，糟了，我如果找他不到，那該如何是好！對不起，堂主，小婢要先走一步了。」

語音未落，彈身急起，以天馬行空之勢，向身後倒竄而回。

毛士毅估不到小晴說走就走，他微微遲疑了一下，但見人影一閃，小晴已遠到十丈之外。

毛士毅勃然大怒道：「小賤人，妳敢跟老夫耍花招？要讓妳逃出手去，老夫就枉為威武堂主了！」

此人功力之高，果然不同凡响，身形展動之際，有如流矢划空，眨眼之間，已將小晴的距離拉近了兩丈。

仙女廟的西北，是一片黑壓壓的森林，由現場至森林，約莫三十餘丈遠近。

只要逃進森林，就算是脫險昇天，藉黑夜與叢林的掩護，潛龍帮衆將對她無可奈何。

她逃出未及一半，三名蒙面大漢忽然由森林中轉出，他們是追趕仙女廟住持性善禪師的潛龍門下，現在不期而遇，正好攔住小晴的去路。

小晴心中大為着急，她知道如果被他們纏上，再想脫身，只怕決無可能，因此銀牙一咬，刷刷兩刀劈了出去。

這兩刀是全力而發，又是寒月刀法中最具威力的招式，縱然是威武堂主毛士毅，也不見得就能討得好去。

在鮮血迸射，殘肢橫飛中，她衝過了攔截之人，但剛剛奔出幾步，忽然感到金刄劈風，一根鐵棍已經襲到她的腦後。

她向前猛地一竄，同時反臂回敬一刀，待身後响起一聲慘嚎，她已像脫兔一般奔進叢林之中去了。

這幾下動作，快如電光石火，毛士毅行動不慢，但所見到的只是三具鮮血淋漓的屍體罷了。

這才叫陰溝裏翻船，名震天下的毛堂主，居然栽在一個小丫頭手裏。

自然，毛士毅不會就此甘休的，他一聲怒吼「搜」，便當先撲進叢林。

月兒懶洋洋的落向西山，仙女廟的餘燼還照得一片血紅，第一個刧後的憑弔者，悄悄的由廢井中躍了上來。

他是由費如烟的香閨經地道潛來的卜靖，來仙女廟不是他的本意，避開諸葛棻，只是不願使費如烟難堪而已。

但，當他瞧到仙女廟的刧後景像，他的神色立即緊張起來。

經過一陣巡視，幾乎找不到一個活人，最後在仙女廟西北接近叢林之處，他終於發現一個還有一口氣的垂死之人。

這人挨了一刀，半邊右臉及整個右臂已齊肩削落。這一刀是因斜削而出，如果出刀稍正，他必然會被劈作兩半。

現在他雖是去死不遠，沉重的痛苦却使他哼聲不絕。

卜靖明知他是死有餘辜的潛龍門下，依然伸指點了他幾處穴道。

全身痲木，使他免去死前的痛苦，他停止了呻吟，以失神的目光，向卜靖投來感激的一瞥。

當他瞧到施恩於他的竟是血刀傳人之時，他那不成人形的面頰之上，立現一片震嚇之色。

「姓……卜的，你……補我……一刀吧。」

他發着含混不清的哀鳴，希望卜靖給他一個痛快。

卜靖冷冷道：「在下不殺失去抵抗之人，閣下的要求恕難從命。」

「我……我……我求求你，卜……公

子……」

「你先告訴我，白姑娘怎樣了？」

「我……不知道……適才……小晴……她……」

「小晴怎樣？快說！」

「小……」

他終於未能說出小晴的遭遇，頭部一歪便與世長辭。

卜靖呆立半晌，對死者的言語加了一番猜忖，由仙女廟所遭受的刧難，他不能不向壞處着想，這才在石碑匆匆留字，便飛身向山下撲去。

沿着高橋嶺至錦田，是赴八達嶺必經之道，如果小晴當眞被潛龍帮所擄，他們八成會將她送回總壇。

奔上官道，迎着輕柔的曉風，放步急馳，官道的右側層巒叠翠，左邊是萬里一碧的大海，這景色眞個美麗已極。

可惜卜靖的心情十分惡劣，縱然是瑤池仙境，他也不願一顧。

這也難怪，白娥落入諸葛棻的魔掌，已經够痛心的了，小晴再要被擄，豈不是雪上加霜，禍不單行！

他相信小晴被擄不會太久，於是他打算先追上救了小晴再去營救白娥。

這項打算不能算錯，可是南轅北轍，他把方向弄反了，所謂失之毫釐，謬以千里，他那能追得到小晴的芳踪！

經錦田，過沙後所，一直追到高麗河城，少說點也有兩百來里地。

他的功力够高，身體够强，可是一天粒米未進，腿部還帶着一點傷殘，兩百里奔馳下來，難免有着疲乏之感。

更糟的是他由女孟嘗的香閨匆匆走出，包裹銀錢絲毫未帶，現在滿腹愁腸，還帶着一肚皮的飢火，實在使他難以忍受。

高麗河城有的是充飢之物，但他既不能偷，又不能搶，逗得飢火焚心，也只有搖頭一嘆。

在城中打聽了一下小晴的消息，他便奔出城外，他希望能找個農家獵戶寄宿求食，總比在城裏討飯容易得多。

踏着凄迷的月色，走向西北山區，翻過一重山脊，終於瞧到一星燈火。

希望為他帶來了力量，脚下的速度也快了起來。

一重山，兩重山……

他幾乎記不清越過多少崇山峻嶺，那一星燈火仍然遙遙在望。

難道那是星光？不，任何一顆星星，決不會在山林之中浮沉。

那麼它是鬼火了！

就卜靖的經驗，只要鬼火出現，決不僅僅一個，而且他根本不信當眞有什麼鬼火。

一聲輕哼，他選了一塊山石坐了下去，同時雙目一闔，開始調息起來。

一個時辰之後，他緩緩睜開雙目，冷傲的面頰之上，現出一絲令人莫測高深的笑意。

因為他的猜忖沒有錯，那點燈火確是江湖朋友玩的把戲，而且它的目的，是想引他入伏。

現在他不再感到飢餓，疲乏也恢復到了八成，縱然碰到對手，他自信已有一搏之能。

於是，他站了起來，再度展開身形，以不疾不徐的速度，向那燈光撲去。

又是兩重山嶺，燈光突然隱去，他知道到了地頭，仍毫無怯意的向燈光隱沒之處奔去。

那是一個狹谷，深長幽暗，難見天日，如若在谷中設伏誘敵，必然是一個極端凶險的所在。

卜靖微一遲疑，立由懷中掏出煜熠神珠，並將血刀也拔了出來，珠刀光芒四射，一丈以內的景物均淸晰可見。

他以沉重無比的步法，緩緩踏進谷口，任何妄想向他偷襲之人，都將遭到血刀無情的痛擊。

狹谷極為深邃，而且岔道十分之多。好在每遇岔道，必有路標指引，倒不致迷失路途。

走了幾乎一個時辰，除了那陰沉無比的氣氛，沒有遇到半個伏擊之人，卜靖對那引誘者的用心，實在有點猜它不透。

既來之，則安之，在如此情形之下，他只好弄它一個水落石出了。

最後，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狹谷的盡頭現出一座神秘的洞府。

洞口十分高大，上書「天刑洞府」四個血紅大字。

洞門敞開着，靜悄悄的瞧不到半個人影。

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脫，在洞口咳了一聲，他便昂然的跨了進去。

甬道頗為曲折，而且百丈之內，就有四處設有機關及障碍，令他難以理解的是機關並未發動，他終能履險如夷的深入洞內。現在他到達一間大廳，正面懸着五幅立軸，那是五幀人像，形貌生動，畫得極為傳神。

人像之前，是一座香案，幾縷馨香，正舒展自如的繚繞着。

最令他訝異的，是那五幀人像雖是形貌有異，老少各殊，但他們全都佩着一柄長刀，刀鞘的欵式，與他腰際的血刀十分相似。

那麼這座天刑洞府，必然是一個門派了。這一門派，可能以刀法著稱武林。

他出道江湖不久，就他所知，當今武林之中，除了血刀，一般使刀的門派，無人能出殺人王夏岱之右，珠玉在前，勿怪這一門派，會潛隱深山，默默無聞的了。

不管怎樣，他現在擅闖別人的祭壇，是一件大為不敬之事，於是，他再度咳了一聲，揚聲呼叫道：「有人麼？在下無意到此，順便求見貴派掌門。」

聲波繞室，迴音震耳，歷時很久，仍然瞧不到半點人跡。

卜靖大為訝異，由祭壇中香烟繚繞的情形看來，這座洞府必有居住之人。

究竟發生什麼意外，還是洞府主人在故作神秘？他猶疑半晌，決心瞧個明白。

於是，他通過祭壇，由一扇月洞門進入另一境界。

這是一列房屋，是按太乙奇門方位排置的。所幸卜靖曾經涉獵此道，奇門陣法還難他不倒。

他巡視了不少房間，全部空無一人，最後他忽然被一件事物所吸引，忍不住向那房間跨了進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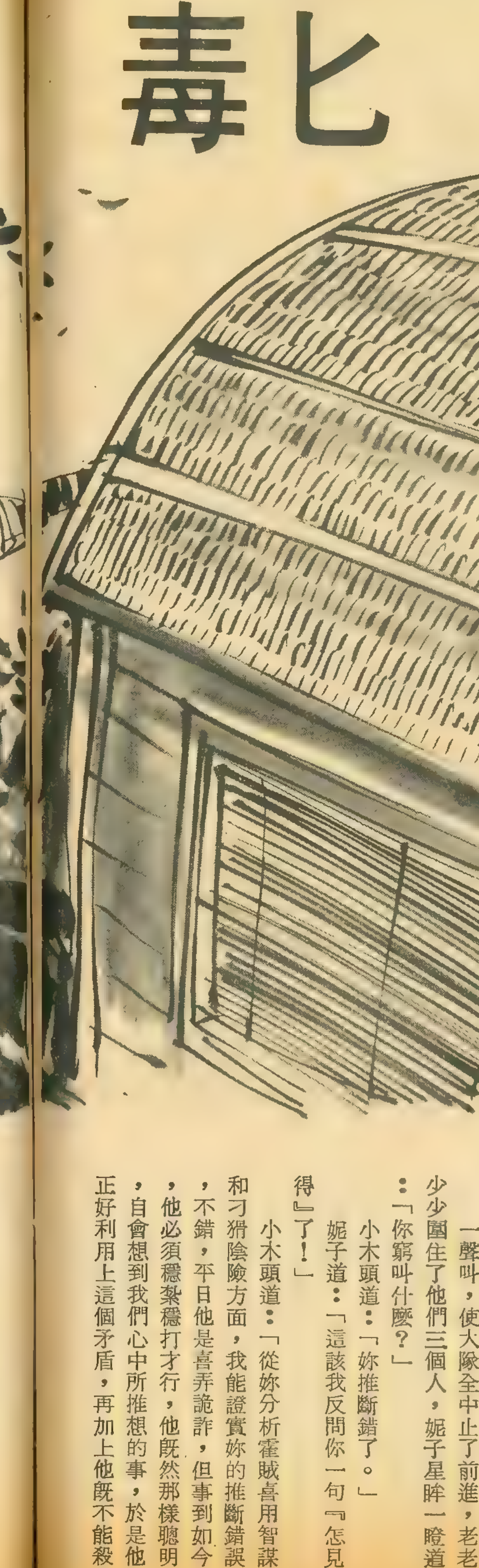
（未完待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落拓生收沈玉琳爲徒，打開杜宅花園假山秘洞，發現人去洞空，霍天華已挾杜龍飛，公孫荷夫婦逃去，落拓生預料霍天華絕未逃出京師，但仍請快樂叟疾往太湖，拯救公孫介夫及沈玉琳家人，擒捉霍天華，拯救杜龍飛夫婦的事，則由彼負責進行，落拓生偕快樂叟等一行出城之後，召來小龍，妮子，小木頭三人，要他們重回杜宅，守待霍天華，如覺人手不够，可分人去無遮棚請三先生相助，又囑咐他們謹記三事，一，行踪要隱秘，二，作事量力而行，三，不論所謀能否成功，都必須每天分人去無遮棚報告——

孫玉鑫・文
培　新・圖

七毒匕





狡狐奸似鬼　玉女心如鏡

妮子道：「每天什麼時候去？」

落拓生道：「天將明時，小木頭，你那些小玩意兒可全帶着了？」

小木頭點點頭，落拓生沉斥道：「你啞巴了？」

小木頭聽的全身一抖，道：「帶着帶着，全帶。」

落拓生哼了一聲道：「霍天華若再以飛鴿傳信，或者用什麼虫介飛禽時，許你便宜行事，你們此行任務重大，由小龍發令，那個胆敢不遵或抗命，將受本門規戒處罰！」

三小答應不迭，落拓生不再多言，踱向快樂叟身邊去了，小木頭見落拓生走遠，故作寒着臉的樣子對小龍說道：「掌門師兄下令吧。」

小龍笑道：「別玩笑了，瞧瞧大隊又起程啦，咱們邊走邊談談如何應付未來的事務吧。」

妮子道：「沒聽我爹說嘛，此行關係甚大，小木頭，你那些順手的小玩意兒，到時候說用就用才行，明白？」

小木頭嗯了一聲道：「這個你放心，但要請教，我管些什麼事？」

妮子十分乾脆的說道：「管接應和阻防！」

小木頭一撇嘴，道：「好事就輪不到我。」

妮子哼了一聲道：「你認爲簡單，告訴你，萬一你放走罪魁，或是被別人做了手脚把東西遞出去，有你的好看！」

小龍接話道：「想來想去我們祇有三個人，責任太大，萬一誤了事怎麼好！」

妮子和小木頭也認爲憑自己三人，實在有些管前難以顧後，不由愁上眉尖，移時，妮子若有所得般欣然道：「發愁沒有用，我已想出了辦法。」

小龍道：「講嘛，是什麼辦法？」

妮子道：「霍老賊是個罕見而難惹的刁猾陰險人物，喜動智謀，這種人有個短處，那就是自信在在勝人一籌，我要以我之長，攻敵之短，我相信他已料到杜宅可能有人埋伏，但在自信和妥善的智謀安排下，他勢將前往，一是證實他的看法，再者謀取杜夫人藏物……」

小木頭接話道：「你究竟判斷霍老賊該怎麼樣？」

妮子道：「他目下在這城中……」

小木頭道：「怎見得？」

妮子道：「從他擄去杜家夫婦，到我們找到杜宅後面的那戶人家止，爲時不久，况天已放亮，他挾着兩個人，焉敢大白天的出城……」

「不對！」小木頭似突有所悟的大叫一聲。

一聲叫，使大隊全中止了前進，老老少少圍住了他們三個人，妮子星眸一瞪道：「你窮叫什麼？」

小木頭道：「妳推斷錯了。」

妮子道：「這該我反問你一句『怎見得』了！」

小木頭道：「從妳分析霍賊喜用智謀和刁猾陰險方面，我能證實妳的推斷錯誤，不錯，平日他是喜弄詭詐，但事到如今，他必須穩紮穩打才行，他既然那樣聰明，自會想到我們心中所推想的事，於是他正好利用上這個矛盾，再加上他既不能殺了杜夫人，又不敢眞去杜宅……」

妮子不服道：「怎見得不敢去？」

小木頭道：「他去作甚麼？除那杜夫人已認出藏物何在，他自是非去不可，妳認爲杜夫人會實供一切嗎？」

妮子語塞，沒有開口，旁邊的羣俠及諸老，俱皆靜立，祗聽不言，快樂叟和落拓生，作了個會心的眼神交換。

小木頭此時又接着道：「杜夫人不會說的，那並非爲她自己，事關公孫老俠生死，她怎會吐實，因之，我認爲霍賊此時早已離開了京城，押送杜大俠夫婦疾返太湖！」

妮子星眸連轉後，頷首道：「木頭，今天我服了你，你的推斷比我的猜想有道理。」

小木頭高興的一笑道：「妳當眞認爲我說的對，該快追上，這時候相信他在我們前面不遠！」

落拓生突然插口道：「他挾着兩個人，怎樣出城？又怎能走在我們前面？」

小木頭道：「九叔，霍賊不會帶兩個人走的，他要的杜夫人，假如他改扮一下，把杜夫人也化裝一番，就算大搖大擺的在我們面前出城，我們恐怕也難注意！」

快樂叟擊掌道：「對對對，我們一心祇注意三個人，沒有多想放棄了杜龍飛，快，各人疾行！」

落拓生業已認爲小木頭的推想有理，道：「木頭，他用什麼方法送杜夫人？」

小木頭道：「小龍哥和妮子能想到京中僱車前途站等，這老賊自然更加聰明，甚至於他走他的，把杜夫人以患病爲詞托

交車行，反正點了杜夫人的穴道後不慮生變……」

落拓生的面色變了，跺腳道：「我怎會恐不及此，一着棋走錯了，看來又將全盤輸掉……」

話還沒有說完，前面遠處滾來一條灰龍，那是一騎玄色快馬，馬蹄翻飛電掣而來，馬上人越來越近，竟是奉令去打前站的過大奶奶過青菊！

過青菊也看清了羣俠，不知何故竟無法控韁，手一鬆，滾墜地上，過老實神色陡變，飛步而前抱起愛女，祇見過青菊一身浴血，張口難以發聲，快樂叟一步而到，掌貼過青菊後心，透以眞力，過青菊得助，睜開雙目，看着老父慈顏，提力說道：「霍……霍老賊……在……在前面，黑……黑白馬……馬車上是……是……是是……杜……杜……」

她重又昏死了，快樂叟立即傳諭道：「十弟專心救治侄女兒，其餘的人，立即飛騎追趕，快！」

話聲中，紛紛上馬，祇見塵土蔽空，蹄飛動地，人影馬踪漸漸遠去。

× × ×

一條長大的灰龍，順着大路飛馳而前，三里，五里，瞬即十里，穿阡陌過松林，倏然靜止了下來。

灰落沙沉，漸漸現出了灰龍的眞正面目，正是接獲過青菊浴血報警追捕霍天華的老少英雄。

快樂叟目光射向里許外的一條小路上，那裏正有一輛雙馬快車，雙輪如飛滾滾直前，雙馬正是一白一黑，駕車人因爲背對着羣俠，又有車篷阻擋，根本看不見形影，自更不必談年紀和模樣了。

快樂叟目光逼射飛馳的馬車內，但却沒有發令追上。

落拓生輕提絲韁，到了快樂叟身畔，道：「大哥怎不下令追趕？」

快樂叟道：「九弟，你仔細看看這馬車！」

「大哥認爲車是霍賊故佈的疑兵？」

「大概不錯，不過追是非追不可，祇是……」

「大哥，請四哥率領小龍，妮子他們追車，大哥帶人走小路，大路交給小弟如何？」

「好，正合我意，走！」

一聲「追」，人馬分途，神駝翁人馬當先，小龍，妮子，小木頭，沈玉琳兩列相隨，未出五里，已和那黑白雙馬車首尾相及，小龍猛催坐騎而前，硬逼的雙馬車靠邊停下。

駕轅的人是名大漢，長鞭向轅上一插，怒瞪着小龍道：「你這算什麼意思？」

小龍冷着臉道：「要請你下車！」

駕車漢哼了一聲道：「怎麼，你這是搶還是刦？」

神駝翁時已追前，道：「朋友，你由那裏來？」

說着神駝翁在馬上探出手來，倏忽把車簾子一挑，果如快樂叟和落拓生所料，車上空空無人！

駕車漢這時沉聲道：「喂？你們是幹什麼的？」

沈玉琳悄沒聲的到了駕車漢子的左側，道：「張魁，霍天華人呢？」

張魁聞聲嚇的一跳，看清沈玉琳，臉上現出猙獰之色，冷冷地說道：「臭丫頭，果然沒出霍爺所料，妳能不顧老少九條性命，眞不含乎！」

小龍這時倏地出手，抓住張魁的右腕，一抖一甩，已將張魁從轅上拉摔到地下，道：「說，霍天華是走的那一條路？原本被擄刦藏在車中的杜大俠夫婦，現在到了什麼地方？」

張魁很够聰明，知道不敵，不但不抗，索興就坐在地上道：「張爺說的話你敢信？」

小龍沉聲道：「我要聽實情！」

張魁冷笑道：「實情虛情張爺沒話好說！」

沈玉琳一笑道：「張魁，我勸你別叫橫，沒好處！」

張魁雙肩一聳道：「好處大了，一共九條命！」

沈玉琳怒叱道：「我不信誰敢！」

張魁獰笑道：「霍爺還帶着靈雀『飛雲』，消息怕不早已送到了太湖！」

沈玉琳道：「這是我的事，你不必費心，目下還是管你自己的事吧，你若不說實話，就別想活着回去！」

張魁反譏道：「對，這是我的事，丫頭妳少操心！」

妮子一笑而前道：「你叫張魁？」

張魁一抬頭，眼前一亮自忖道——好美的姑娘，於是答話也快了：「不錯，我叫張魁。」

妮子道：「你在太湖的身份，大概很高吧？」

張魁臉一紅道：「小脚色。」

沈玉琳哼了一聲道：「四十八寨總巡檢，還算小？」

張魁眉頭一皺，沒接話，妮子又道：「失敬了總巡檢，請問你見過杜大俠夫婦沒有？」

張魁不知道是爲什麼，竟答道：「他們本來是在這輛車上……」

妮子接話說道：「我想見見他們，成嗎？」

張魁像是失了魂魄似的，不由自主道：「怕不容易。」

妮子嫣然一笑道：「是嘛，所以要請你帮忙。」

張魁道：「我祇知道，他們離開這車子後，又往回路上去了，究竟他們現在何處……」

神駝翁聞言心驚，小龍也不由面色一變，妮子淡然一笑道：「這我知道祇想請問一聲，他們又改乘了什麼車？」

「也是輛馬車，馬是褐紅顏色。」

「哦，誰駕車呀？」

「祇怕是霍爺自己駕轅。」

「總巡檢，我是個沒見過什麼的普通女孩子，想請問總巡檢一聲，究竟武林十老是正人君子，抑或是霍天……」

「姑娘，別看我張魁是水賊，可還能分出好歹來，霍天華怎能和十老相比！」

「能噢，要不你怎會帮霍天華與十老爲敵？」

「這是誰說的，十老什麼樣我都沒見過……」

「張巡檢，我就知道你是上了霍天華的當，你瞧！」她一指神駝翁接着道：「這位就是十老中的四先生。」

張魁一楞，目注神駝翁道：「姑娘的話是眞？」

神駝翁接口道：「天下還沒有人敢冒充我駝子！」

妮子簡畧的述說結仇經過，和公孫介夫失踪事，旁邊的衆小俠，俱皆不耐，不明妮子多嚕嗦這些幹什麼。

張魁聽明白內情，大驚道：「姑娘說霍天華就是公孫介夫的弟子？」

「對，公孫介夫也就是小寒山一派的掌門人！」

「如此說來，在太湖被囚的……不對，那被囚禁的一共有兩個人！」

「正對，公孫大俠和他的掌門首徒於敬人。」

「原來如此！」

「還有呢張巡檢，你們現在的總當家的毛心如，就是公孫介夫的繼室！」

「這就不對，她是霍天華的妻子！」

神駝翁髮眉陡揚，恨聲道：「這種弒師亂倫的狗種，我饒他不得！」

張魁此時方明一切，不由嘆息一聲道：「這是從那裏說起，我竟作了這種東西的……」

妮子安慰他道：「張總巡檢，你用不着悔恨，有辦法看看這個惡賊遭報，也有辦法還你們太湖的清白，祇要張總巡檢你肯……」

「姑娘吩咐，張魁願意一試！」

「好，我要請四先生，和你一道去太湖！」

神駝翁一楞，才待開口，妮子用眼色阻止，張魁接語道：「姑娘是因我已洩密，想請四先生保護我？」

「不，我這樣安排，有四個用意，總巡檢肝胆義氣，我決不相瞞，一是保護總巡檢安全，使能安抵太湖，再是必須總巡檢暗中指出公孫大俠師徒被囚所在，以便四先生下手救人，其三是沈姊姊家中九位人質，也須救出，這些，這些，在在要請總巡檢成全！」

妮子一口氣說出三個用意，喘息了一下，第四個用意却遲遲不講，張魁已接話道：「姑娘，剛才我說過，張魁雖是水寇但敬的是忠孝英雄，似霍天華、毛心如之輩，姓張的前恨不知瞎了眼，今恨無力手刄之，姑娘吩咐的事，我全答應了，並且保證有辦法和四先生走到霍天華前面！」

沈玉琳闖言肅色下拜道：「總巡檢，我先拜謝德情。」

張魁避向一旁還禮道：「要謝也該謝這位姑娘。」

妮子這時又開口道：「總巡檢，第四件是個不定的安排，就許能用上，但也許用不上，霍天華險詐十分，一路逃過了追踪，但我相信當他能發現總巡檢馬車的時候，必然會再加利用，也許他會跟踪幾百里後才現身，祇要沿路總巡檢從容自若，四先生藏身不洩，他一露面就等於撲火飛蛾，再也休想逃脫！」

張魁欣然說道：「好辦法，我一切從命。」

妮子轉對神駝翁道：「四伯你可有意見？」

神駝翁哈哈笑道：「本來是有，現在知道妳這安排巧妙和重要，所以我學學張老弟，一切從命了，大先生處妳代我說一聲吧！」

妮子一拜道：「姪女遵命，不過四伯你可要改改樣兒才行，否則十里地外已將霍天華給嚇跑了！」

神駝翁又一聲哈哈道：「放心，這我懂。」

於是神駝翁棄馬登上車去，張魁縱回轅上，雙方一拱手，手揚鞭，蹄聲動，車馬絕塵遠去。

沈玉琳由衷的牽着妮子的手道：「師妹，我服了。」

小木頭一擺腦袋道：「沈師姊妳才服呀？我們可老早就心服口服了。」

妮子哼了一聲對小木頭道：「霍天華沒見過你，對不對木頭？」

小木頭一吐舌頭道：「我就知道，是非祇因多開口，妳吩咐吧。」

妮子道：「你和小龍慢慢的往京城回程走着，注意迎面而來的馬車，聽清楚，凡是足能藏人的車輛全別放過！」

小木頭自作聰明地說道：「對，霍賊就許再來次虛實着，第二次和我們走碰頭路！」

妮子沒有理會他，又說道：「你們一人走一邊，誰也別理誰，直到發現霍天華爲止，要是霍賊從你們這裏逃脫，你們負責！」

小木頭又一吐舌頭道：「乖乖，這比揹泰山輕不了多少嘛！」

妮子又道：「另外還要想辦法通知衆位伯父……」

小木頭接口道：「妳這可太不講理了，我們往回走，老人家是奔太湖分路走的，方向相背，怎麼通知法？」

妮子道：「別人我不敢說，我爹準會走回頭路，現在你少說廢話，聽令行事就走，快！」

小木頭一拉小龍，雙雙催馬，奔向回程。

妮子趁此和沈玉琳耳語久久，沈玉琳連連頷首，妮子低聲道：「師姊，這可假不得，要眞拚！」

沈玉琳道：「那當然，不過咱們都要保留三成力！」

妮子道：「不行，那賊太刁，防他看破。」

沈玉琳道：「我徒手……」

妮子一笑，探囊將本是沈玉琳所有的「玄陰毒七」取出，捧交沈玉琳道：「師姊仍然用妳這趁手的東西！」

沈玉琳色變道：「不成，這毒七見血封喉……」

妮子道：「放心，傷不了我，現在咱們先稍息一下，等小龍他們走遠些。」

沈玉琳祇好收好毒七，移時，妮子把頭一點，沈玉琳飛身上馬，說一聲「我去了。」提韁揚鞭風馳電掣遠去。

沈玉琳走的是回京城的大道，飛馬如狂，片刻後，妮子縱騎而追，一前一後間隔二十多丈，引的路人紛紛走避駭然停步觀望。

馬馳如龍飛，遠遠地已經看到了小龍

和小木頭，正一邊一個慢慢地催馬走着，注意所有的行人和車輛！

沈玉琳快馬越過了小龍，小龍一驚，接着妮子追到，小龍恍然大悟，暗中一笑，學像其他路人般駭然注目，小木頭更加玲瓏，矯作的也更像。

霎眼間，沈玉琳奔出三里，不巧的是迎面來了三輛柴車，正和兩輛騾車交錯，把一條大道堵了個嚴實，就這微一遲延，妮子已追了個首尾相連，沈玉琳躲無處躲，一咬牙，把馬帶下了大道，順阡陌落荒而去。

妮子更不猶疑，嬌叱一聲「那裏走。」也縱馬追下。

箭外，是十幾株松柏相依成爲一座極小的松林，這情形在北方極爲普通，雖說佔了不少耕田，但有益於水利。

松林旁又半箭遠，是條小道，難通雙馬輪車，但若是單馬的普通車輛，却可通行無礙。

此時正有一輛黑馬狹車，由大道上趕馳往小路，這是輛貨車，平板底，僅有尺半高的四圍護板，上面蓋着一塊油污已成灰褐色的罩布，車後露着八條綑綁着的肥豬腿，肥豬散發出特殊的臭味，和特有的怪嗥哀鳴，聲聲相接，令人作嘔！

沈玉琳時已逃抵山松林後，妮子也追到了，沈玉琳見無處可避，倏忽飛身下馬，玉腕一揚，打出一道寒光。

妮子馬上藏身，躲過暗器，嬌叱一聲撤出寶劍，旋身落地，手一緊，腕一抖，劍鋒到了沈玉琳前胸。

沈玉琳冷哼一聲，身形一閃避過劍鋒，右手適時探囊，取出了那柄「七毒七」中的「玄陰毒七」，碧綠的光芒微帶灰暗，玉腕一抖，身軀險進，竟闖入妮子三尺之內，淬毒七首尖鋒挑劃，奔扎妮子的左肩。

妮子左腳後撤半步，身體倏忽轉了個圈，將七首躲過，寶劍一震，捲出三朵劍花抖落沈玉琳頭頂。

沈玉琳猛退兩步，遲了刹那，一縷青絲飄墮地上，險險乎被妮子這一劍削破頭皮！

沈玉琳嬌叱怒喝，掠身而過，祇見她玉腕飛揚毒七光射，一連着猛撲攻擊了八招，招招是向致命地方下手！

妮子一柄長劍點削格刺有攻有守，看來一時之間誰也傷不了誰，不過妮子似是危險一些！

白刃交錯，已是近身之搏，沈玉琳突然在一個轉身和妮子換位的刹那，低聲急促的說道：「小心那輛豬車！」接着揚聲道：「賤婢再接三招！」果然話到毒七也到，猛攻三式！

妮子留心，喝一聲「來的好。」長劍倏縮，竟以七首刺法格而攻之，也飛快的返了沈玉琳三劍！

還攻中，妮子悄聲說道：「那可是霍賊？」

她倆毫不留情，全力相撲，大有你不死我必亡之勢，相搏甚久，遠遠大道上佇立觀望的人越多了，而那輛豬車，也接近了妮子和沈玉琳不遠處的小路，小龍和小木頭雜於人羣中，小木頭似已看出端倪，道：「小龍哥，她們假戰眞殺，久久不了，相信妮子必有所見，我先過去？」

小龍嗯了一聲，小木頭溜下了田野，他扮像就似個村童，自自然然的走近了正在血搏中的二女。

那輛豬車在轉過小松林後，已避開了人們的目光，但車却不停，直駛而去，使妮子頓覺警惕，突然，豬車倏停，人影疾射而到，那駕車人已站於沈玉琳身旁，以嚴厲的語調向沈玉琳道：「妳退下來替老夫駕車，直走，車轅上有個毡帽，戴上，鞭馬疾馳，老夫會追上妳，把這個碍事的丫頭留給老夫！」

沈玉琳故作一驚，飛退丈外，道：「你……你是……」

駕車人冷哼一聲，把戴的破帽子一摘，果然正是那罪魁禍首的霍天華！

沈玉琳不能不故露作驚喜神色，道：「霍爺，你怎麼才走到這裏？」

霍天華怒聲叱斥道：「什麼時候了還多嚕嗦，快，按老夫吩咐的辦！」

沈玉琳有心延誤時間，道：「那些老東西都去了太湖，走遠了……」

霍天華沉喝道：「住口，快駕車走，車上有人，有話到前途再講！」

沈玉琳不能不從，收起毒七飛身轅上，果將毡帽戴好，一抖繩就待催馬，那知人影一閃，小木頭已攔在車前，沈玉琳背對着霍天華，不怕露相，示意過小木頭後，揚喝道：「你攔路想幹什麼？」

小木頭嘻嘻一笑道：「妳想偷人家的肥豬，辦不到。」說着，霍天華已轉頭回顧，小木頭裝的眞像，道：「喂老頭兒，小心你的豬車，她要偷！」

霍天華不認識小木頭，小木頭穿着和像貌又活似個鄉下大孩子，還眞被小木頭唬住了，緊要關頭，會突然跑出個鄉下大孩子來打橫岔，眞哭笑不得，祇好對小木頭道：「別多事，那是我姪女。」

小木頭嘻嘻兩聲道：「你姓霍，她姓沈，老頭兒，你眞是習慣了胡說八道！」

這下子眞扎痛，霍天華那顆黑心，也明白是上了當，冷哼一聲，倏忽飛身直撲小木頭而到！

妮子那裏能還讓霍天華逃出手去，寶劍一緊，人劍齊進，到了霍天華後心，霍天華適才曾經注意過妮子和沈玉琳動手，認定妮子劍法雖好尚未到化境，絕對傷不了自己，所以身形未停，却驀地一提眞氣，加快三成，在他想來，妮子這一劍至少要落空二尺，怎料身軀電掣加疾之下，突覺劍鋒已及中腰，不由胆亡魂飛，百忙中，雙手向後全力一甩，身軀一個「雲龍翻身」，斜落右旁丈遠地方，雙足剛剛踏實，妮子的劍鋒緊已追到！

如今霍天華知道妮子的功力極高，出乎自己想象，再次飄退，拍出一掌稍阻妮子疾進，人也接連躍起撲回豬車。

詎料半天上人影一閃，一道寒芒劈到，慌不迭登足飛避，面前已落下一個英俊少年，自然，這是小龍。

霍天華不認識他，大喝問道：「你是誰？」

小龍不答，道：「你是霍天華？」

霍天華怒哼一聲，說道：「先說你是誰？」

小龍道：「我叫小龍，你？」

霍天華聽到「小龍」二字，神色竟然一變，上下仔細打量小龍一遍，久久沒有開口。

小龍劍眉一挑，道：「我看的出來，這貨車上祇能藏上一個人，說，是杜夫人抑或是杜大俠？」

霍天華不答所問，說道：「你是姓龍嗎？」

小龍冷冷地說道：「先告訴我杜夫人何在？」

霍天華道：「你必須先說，是不是姓龍？」

小龍劍眉一挑道：「姓龍怎樣？不姓龍又如何？」

霍天華道：「不姓龍，老夫可能要活劈了你，姓龍的話，老夫另有關係你的緊要話說，並且告訴你杜夫人的下落！」

小龍冷笑道：「從你的話中，我已聽出車上是杜大俠了，那杜夫人……」

霍天華接口道：「我是有心叫你知道的，講，你姓龍嗎？」

小龍震聲說道：「不錯，我正正是姓龍！」

霍天華神色又是一變，沉思刹那之後道：「可容老夫先囑咐手下幾句話？」說着人已奔向豬車。

妮子身形一閃擋着道路，冷笑道：「霍天華，你休想再能搗鬼！」

霍天華沉聲道：「丫頭，你當老夫怕了妳們這幾個小娃兒？」

妮子不理霍天華，却對小龍道：「小龍哥，好容易困住了這個大壞蛋，你幹什麼還不動手，可知道夜長夢多，他有多麼詭詐？」

小龍有他自已的打算，警告霍天華道：「我警告你，你若將杜大俠夫婦平安送回，我作主放你逃生，否則別說我要不客氣了！」

霍天華竟然淡淡一笑道：「你說對了，老夫是聰明人，不會看不出來危險，好，咱們一言爲定，彼此守信！」

小龍尚未答話，妮子已接口道：「小龍哥，不論什麼事都不能答應他，我爹就到，咱們……」

小龍一擺手道：「妳不要管。」接着向霍天華道：「我保證守信，人呢？」

霍天華一指貨車道：「我先把杜龍飛交給你，然後去接公孫荷如何？」

小龍點點頭，霍天華看似坦然而大方的走到車旁。

妮子急促的說道：「霍天華奸險惡毒，怎麼可以與共信義，小龍哥小心上他的當！」

小龍一笑未置可否，霍天華時已右手抓住那蓋在車上的遮布一角，道：「龍家老弟，請仔細看看這人是不是杜龍飛？」

妮子見小龍不理會自己的話，雖然有氣却暗中戒備，他不信霍天華是頭吃素的狼，小龍無防，大丈夫度人坦蕩，不敢棄信忘義，因此妮子在霍天華揭起遮布的刹那，飄身掠出丈外，小龍却被遮布正好蒙蓋住頭臉！

小龍一聲怒嘿，左掌凌虛拍出，已將遮布震飛出去，可是就這刹那之變，霍天華業已抓起了不能挪動的杜龍飛，妮子雖然一退即進到達車側，仍遲片刻，小龍神色不變，依然溫和的問道：「霍天華，你要幹什麼？」

霍天華冷笑一聲道：「你不知道？」

妮子怒叱道：「霍天華，任憑你怎樣，今天也休想逃走！」

「逃走？」霍天華哈哈大笑起來，說道：「小丫頭，妳認爲我會逃走……」

小龍接口道：「講，你要如何？」

霍天華道：「如何？哼，小娃兒，你太小看我霍天華了，霍某自認不論處於那種情形之下，却毫無危險可言……」

小龍哈哈接口道：「你太過自信！」

霍天華才待接話，小木頭示意妮子，妮子閃身將去路阻斷，小木頭嘻嘻地一笑開口道：「霍老頭，我看的出來，你想提什麼條件，可對？」

霍天華陰森的一笑道：「看不出你小子有這份聰明。」

小木頭聲調一變道：「你老兒少嚕嗦，把條件說出來聽聽！」

霍天華道：「放杜龍飛不難，告訴你們公孫荷的藏處也容易，一句話，要小龍作爲人質來交換！」

小龍還沒有接話，妮子已震聲道：「作夢！」

霍天華嘿嘿的獰笑一聲，道：「拖延時間，祇對你們有利，所以老夫現在祇給你們刹那工夫，說願意是不，不的話，老夫就立刻先點杜龍飛的『五陰重穴』，快答話！」

小龍揚聲道：「可以，但你必須先說出杜夫人的藏處來！」

霍天華搖了搖頭，道：「你必須先作承諾！」

沈玉琳久久沒有開口，霍天華背對她多時，她深知霍天華的陰險，所以竟毫無異動，現在她輕輕的說道：「霍爺，此時何不催車就走？」

霍天華背對沈玉琳，正是要一試沈玉琳有無背叛之心，因之早已提聚功力封閉背後幾處大穴，假如沈玉琳突下殺手，則正中霍天華心懷，如今霍天華放下疑心，遂悄聲答道：「妳等我的吩咐，目下不要催車。」

妮子故意喝道：「賤婢妳在和這老賊搗什麼鬼！」

沈玉琳哼了一聲，不加理睬，霍天華已釘問小龍道：「你怎麼說，快！」

小龍道：「先說出你擄藏杜夫人的地方，在找到杜夫人，我目睹杜大俠平安而去時，答應你留爲人質！」

霍天華沉思刹那道：「小龍，大丈夫一言……」

小龍道：「駟馬難追！」

霍天華頷首道：「好，距此前行十里，有座『甘家莊』，公孫荷現在甘家莊進莊第三戶人家藏禁……」

小木頭接口道：「好，咱們走……」

霍天華震聲道：「走到何處？」

小木頭道：「一道去甘家莊！」

霍天華狂笑連聲道：「作夢，你小子想把老夫送上十老門去，休想！」

小木頭道：「你老兒想憑一句空話，就叫小爺們一切答應你的條件，作夢！」

霍天華陰哼兩聲道：「你小子最壞，老夫不會放過你的！」（未完待續）

精選武俠奇情長篇

天龍爪

王復古・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唐繼烈中了閉月姬香毒，神志亢奮，正自不可收拾之際，幸葛品揚來到，點倒閉月、羞花姬，又合力殺斃二名番僧及金魔。葛品揚指點了唐繼烈前往鳳儀峯路程後，苦心勸悟三姬，爲其効力，非他日的一着棋子的伏着。呼啦法王派出二十四名番僧前往王屋，彼則在一山岡等候消息，詎噩耗頻傳，呼啦法王心中驚疑不已，乃與一黃衣喇嘛換穿衣服，着彼冒充法王前往王屋，彼則以喇嘛身份擬暗中施襲，就在他將要動身之際，驀見無情翁與淫魔嚴倘性各挾一姬到來，二人正自互相譏諷——

孤崖飛血雨　密室動親情

「淫魔」嘸了一口唾沫，忙接口道：當然，咱們也上！」

「金槍神判」狄子明道：「那小子已吃了鐵木尊者一記重手，逃不了一死，咱們快上去趕熱鬧，殺個痛快！」

不脫煞星口氣。鐵木堅得意地怪笑一聲，人已當先向前掠去。

一下子，走得一個不剩。法王想了一下，掉頭飛掠上左側小山，方向不變，只是不走現成山道，穿抄險峻難行的懸崖削壁，直撲「鳳儀峯」而去……

他身形消失不久，由他剛才停身之處三十多丈外的亂石中忽起一聲嬌呼：「噯哎！把奴鱉死了，連氣也不能出，還好沒有被他們發覺……」一條俏影，隨聲現出，正是「閉月姬」。

「羞花」與「沉魚落雁」二姬相繼現身。

「羞花姬」道：「好險！好厲害！」

「閉月姬」格格蕩笑道：「看到沒有？那個什麼鬼法王，看他好神氣，怎麼要同手下人換衣穿？又鬼鬼祟祟的，算個什法王？」

「沉魚落雁姬」冷冷道：「男人，差不多都是這樣的，擺起威風來，好像不可一世，發號施令，好不嚇人，其實……」

「閉月姬」浪笑接口道：「其實嘛，到了床上，還不都……」

却被「沉魚落雁姬」冷笑打斷：「不要纏七纏八，我是說，男人不分富貴貧賤，十九沒有骨頭，得意一條龍，失意一條蟲，眞正的男人……太少了！」

「羞花姬」嗯了一聲：「他……算不得眞正的男人？」

「閉月姬」搶口道：「當然算呀，而且……是很凶的，我們却不用害怕！」

「羞花姬」面紅紅地哼道：「胡扯，妳知道我在說誰？」

「閉月姬」一呆道：「妳不是說鬼法王？」

「沉魚落雁姬」嘆了一口氣：「不要說了，人家當然是眞正的男人，却決輪不到我們，就聽他說話，盡力去做吧……」

說着，一掠髮絲，又幽幽地噓了一口氣。

「閉月姬」恍然大悟道：「呀！原來是說姓葛的……」

「羞花姬」哼了一聲：「不要說了，我們剛才都聽到了，那鬼法王多麼看不起我們，哼哼！」

「沉魚落雁姬」突然凝聲道：「我們要不要去看熱鬧？」

「閉月姬」道：「當然去呀，怎麼可以錯過？」

「羞花姬」想了一下，道：「我看，還是不要去，快要天亮了，我們不易掩蔽形跡，還是少惹麻煩的好。」

「閉月姬」很不高興地自顧走着道：「你們不去，我去！怕什麼？」

一頓脚，飛馳而前，還回頭道：「還不快，遲了看不到好戲了！」

「羞花姬」與「沉魚落雁姬」相對苦笑，半晌，「沉魚落雁姬」幽幽開口：「去！」

「羞花姬」嗯了一聲：「小憐妹，妳可是担心他？」

「妳呢？……」

「…………」

×　　×　　×

東方在泛魚肚白色。

一聲大喝，震破了「鳳儀殿」前死寂的空氣。

鐵木落殺氣橫眉，喝了一聲：「你們呆個什麼？」

二十四個衣分四色的喇嘛齊聲道：「等待法諭！」

鐵木落厲聲道：「法王法駕即到，只管照預計行事！」

如雷應聲：「得令！」

人影飛射，紛紛向鳳儀殿撲去。

鐵木落大刺刺地昂首叫道：「冷心韻何在？」

「鳳儀殿」中不見人影，鐵木落感到奇怪，所以開口發問。

沒有人回答。

鐵木落大怒，又大喝：「原來五鳳帮盡是怕死的，不是逃了，就是躲起來了，你們呆什麼？分頭搜查，再燒它一個精光大吉！」

眾喇嘛似乎對殺人放火最有興趣，當作家常便飯，爭相搶入後院。

後院中一片死寂，仍是一無人影。

鐵木落哼了一聲道：「逃得好快！」

眾喇嘛已經準備縱火，正在堆積引火之物。

猛聽鳳儀殿前傳來鐵木基的吼喝：「法王駕到！」

眾喇嘛暫時住手，肅立待命。

鐵木落飛身迎了出去。

鐵木基不知情況，又恐鐵木落發覺法王是假扮的，忙喝道：「怎麼一回事？『五鳳帮』的人呢？」

鐵木落答應道：「鬼也不見一個，大約都溜了！」

鐵木基一怔道：「爲何不去追截？」

鐵木落大約見法王低着頭，疑訝注目道：「等待法王下令！」

鐵木花忍不住哼了一聲，道：「這也要等？……」

鐵木基忙向鐵木落逼近，低聲喝道：「這是法王的妙計！你要像對法王一樣，聽到沒有？」

鐵木落呆了一下道：「座下得令！」

回頭向眾喇嘛揮手道：「大家分路追敵！」

眾喇嘛紛紛向四面掠去。

鐵木基隨侍着假法王進入「鳳儀殿」，大馬金刀升坐。

鐵木堅和「無情翁」等人相繼趕到。只不見了老毒物司馬滓。

鐵木基心中好急，只好搶上攔住，先低聲向鐵木堅說明了內情，「淫魔」嚴倘性大約急於向法王邀功，挾着的少女，正是「雅文」，大步向假法王走去，叫道：「法王……」却一連退了幾步，腫泡眼張得大大的。

「無情翁」和「金槍神判」一眼之下，當然也發現不對！

氣得鐵木基直瞪眼，哼了一聲，走向他們三人，低聲畧加說明，隨又揚聲喝道：「何事稟報法王？」

鐵木堅忍不住笑了起來。

鐵木基喝道：「笑什麼？」

鐵木堅道：「敵人已經逃得一個不剩，還這樣……裝什麼鳥？」

猛覺不對！

鐵木基獰笑道：「你敢冒瀆法王！」說時聲色俱厲。鐵木堅悚然低下頭。

「無情翁」本在一旁納悶，見了假法王，雖經鐵木基說明了，心中仍禁不住迅忖道：「這些番禿，也攪什麼鬼花樣？『呼啦』爲何來這一套？他在何處？何不點把火，讓這些番禿蜻蜓咬尾巴……自己吃自己！也可出口鳥氣！」

却忙笑道：「二位尊者，都是自己人，不必傷和氣。」

鐵木基一瞪眼，喝道：「錢護法，你也敢對法王不敬？」

「淫魔」嚴尙性鼈在一邊，有點莫名其妙，這時忍不住腫泡眼一瞪，哼呀道：反正是假的，何必這麼認眞？」

這，更犯了喇嘛們的大忌。

原來，西域番僧，崇奉宗教，階級極嚴，法王，活佛，有最高尊嚴，任何人不得有言行冒犯。

法王的話，就代表了神，任何不得抗拒置疑，倘有冒犯，就是對神大不敬，必受嚴厲懲罰或殘酷殺害。

鐵木堅一時失言，本能地恐懼，不敢再開口。

「無情翁」是「有心」挑撥。

而，「淫魔」則是「無意」地想到就說。

這，本是極平常的閒話，但在鐵木基和鐵木花看來，却是最不可容忍的藐視法王！

鐵木基冷冷地瞬定「淫魔」和「無情翁」，沉聲道：「佛爺代表法王下令，免去你二人的『護法』之職，等待處置！」

「無情翁」故作大驚失色道：「怎麼一回事？」

「淫魔」嚴尙性却是一呆，心中火發，腫泡眼一鼓，道：「誰希罕幹這個牢什子的護法，老子走！」

鐵木基獰笑如鬼：「不知死活！以爲佛爺處置不了你？」

「淫魔」大怒，吼道：「你們要怎麼樣！」

「無情翁」見要翻臉，多少有點兔死狗烹的悲哀之感，但又覺得此時不宜輕動忙冷聲道：「老嚴，等法王來了再說！」

鐵木堅也沉聲道：「師兄，別忘了這是『五鳳帮』根本重地，敵方不見人影，說不定有花樣……」

鐵木基哼了一聲：「如果咱早到一步，他們一個也逃不掉！」

突地，大喝聲起：「是誰擅闖本帮？滾出來！」

鐵木堅喝道：「有人了！」

飛身掠出「鳳儀殿」。

這時，那二十四個喇嘛因已分向四面查索，「鳳儀殿」裏，僅有假扮法王的鐵木花。加上鐵木基，「無情翁」，「淫魔」，「金槍神判」數人。

另外，只有被閉了穴的「雅文」，「雅素」二女。

只聽殿外傳來鐵木堅怪笑：「你小子是誰？」

「本座五鳳帮『紅鷹』堂堂主葛品揚是也！」

「無情翁」一聽，心中驚忖道：「原來又是這小子，好像只他一人出面，好大胆！」

「淫魔」嚴尙性一聲怒吼：「斃了這小子！」

人已閃電掠出。

「無情翁」心中暗急，又感驚奇，向狄子明打了一個手式，一起隨後竄出去。

鐵木花有點着慌，向鐵木基道：「怎麼樣？」

鐵木基獰笑道：「只管裝下去，法王一定有他的道理，反正連冷心韻都不值一擊，何況又不用你動手，他們也不認識法王。」

「無情翁」出了「鳳儀殿」一看，果是葛品揚。

鐵木堅兇睛滾動，巨靈掌已經緩緩揚起。

「淫魔」嚴尙性搶上前去，喝道：「我跟這小子有話說！」

鐵木堅獰笑道：「快說！佛爺一動手，小子就沒命了。」

「淫魔」瞪着葛品揚，嘿嘿一笑道：「好小子，你哄得老夫好苦哇。」

一面向葛品揚步步逼去。

葛品揚已受高明指敎，胸有成竹。

不然，他的胆子再大，藝業再高，也不會孤身冒險出面的。

他一仰面，好像在看着大門頂上金篆書「鳳儀殿」三個字的匾額。

「淫魔」鼻孔一撑，氣咻咻地悶吼道：「小子，這回再不放過你了！」一揚右掌：「拿命來！」

葛品揚突然喝道：「小心你背後！」

「淫魔」一驚，霍地撤掌，翻腕，旋身。三者幾乎同一動作，不愧是三魔之一的身手。

沒有人由後面搗鬼呀！

「淫魔」倉卒應變，一則是武林中人本能反應。

二則因剛才與鐵木基鬧翻了，心中有病，所以上當。

鐵木基一披大嘴，哂笑道：「眞是活見鬼了！」

「淫魔」大怒，翻身又向葛品揚撲出，雙掌一翻，就是看家殺手追魂煞手印。

葛品揚虛幌一掌，扭身就跑。

「淫魔」怒吼：「臭小子，你還想溜，給老夫站住！」

騰身就追，幾個起落，就是二十多丈外。

「無情翁」忖道：「葛小子人小鬼大，不會這樣不濟，明明是誘敵之計，不安好心，老淫虫雖然該死，却還有可利用的剩餘價值……」

忙冷聲喝道：「老嚴，小心上當！」

却只聽淫魔吼叫連連，一前一後，眨眼間追出十丈外去了。

鐵木堅哼道：「膿包，一個小孩子也擺佈不了。」

當然是說給「無情翁」和「金槍神判」聽的，意思是：你們中原人物都不行。

「無情翁」懶得搭訕，寒着臉，一聲不吭。

狄子明剛一瞪眼，也被「無情翁」冷冷眼色止住。

鳳儀殿前又恢復了沉寂。

鐵木花在殿中喝問道：「怎麼樣？」

鐵木堅赫赫一笑：「好笑，『五鳳帮』死絕了人了，讓一個小子出來現世，又不經打，只會跑，姓嚴的已追下去啦。」

突然，有人振吭大呼：「姥姥，你在那裏？」

「無情翁」一驚，自語道：「好強的中氣！」

除了山壁廻音，無人應聲。

大呼繼起：「大姑！大姑！」

仍無回應。

鐵木堅忍不住哈哈怪笑：「鬼叫什麼？佛爺在這裏。」

「無情翁」哼了一聲：「好教尊者得知，好像是那小子！」

一聲怒嘯，越來越近，眨眼已到了舉目可見的一座孤崖之上。

鐵木堅大喝一聲：「好極了，果然是那小雜種，法王吩咐過，可別再讓他溜跑了！」

人已飛身撲去。現身孤崖之上的，正是唐繼烈。

「無情翁」和「金槍神判」交換一瞥眼光，動也不動。

猛聽鐵木基大喝道：「你二人呆個什麼？」

「無情翁」冷森森地說道：「咱們是膿包，對付一個小子，有鐵木堅尊者足够了。」

鐵木基剛一沉蟹臉，猛聽孤崖上一聲大喝：「該死的番狗！」

轟！唐繼烈挾居高臨下之勢，凌空吐掌，一記「大漠金沙手」，猛撲鐵木堅。

鐵木堅雙掌一圈，捲出車輪大的兩團勁氣。

雙方掌力空際接實，鐵木堅連退三步唐繼烈也一個凌空跟斗，翻回孤崖之上。

「無情翁」失聲道：「好小子，剛才已吃了一掌，不過相隔一頓飯的時候，又這麼狠！」

鐵木基冷笑一聲道：「看佛爺舉手拿下！」

轉身向鐵木花招呼一聲：「擒下那小子很有用，咱去一趟！」

人已飛身向孤崖。

孤崖之上，唐繼烈紫面煞白，嘴角溢血，滿面煞氣，又向鐵木堅瘋狂猛攻，全是拚命重手。

鐵木堅的「空手道」無法施展，被逼得連連後退，眼看就要逼落孤崖之下了！

鐵木基適時撲到，獰笑一聲：「小子，佛爺送你見姥姥去好啦！」

雙掌一圈，由側面搶攻。

唐繼烈瞋目大吼，面如惡鬼，揮掌橫截，力敵二人。

鐵木堅緩過了一口氣，兇威又振，和鐵木基聯手夾擊，唐繼烈立時陷入困境。

由於番僧的掌風是一圈一圈的急漩。

而唐繼烈的掌力，也是急轉如車輪。

三方面鐵掌交擊之下，只見漫空盡是旋轉的狂飆，翻翻滾滾，好看已極，也險惡已極。

兩個番僧眼看得手在卽，發出震天厲笑，加上唐繼烈的怒極狂嘯，與掌風交雜，匯爲潮水决堤之勢，使人目震心懸，有風雲變色，天昏地暗之感。

驀地，一聲如雷大喝：「住手！藍公烈在此！」

聲出，人現，好像由崖底突然冒出。

又如奇兵天降！

「無情翁」驚咦出聲：「果有埋伏，藍老兒也在這裏！可見『五鳳帮』早有佈置！咱們中計了，老二，小心點！」

狄子明何等人，一點就透，已準備一發覺不妙，立卽抽身。

「天龍老人」一現身，兩個番僧都是一驚！

「天龍老人」鬚眉皆戟，張目大喝：「以二對一，欺凌一個小輩，豈有此理，小心了！」

鐵木堅剛要抽身應付！

倏地，身形一震，悶吼一聲，噴血如雨，踉蹌栽倒，如倒了一堵牆。

「無情翁」吃了一驚，失聲道：「一、元指！」

天龍絕學，獨步九州！

藍公烈怒極出手，一元指下，番僧飛魂。

鐵木基胆寒之下，欲待脫身，無奈唐繼烈大怒拚命，在突逢大援之下，大奮神威，把鐵木基一連逼退丈外。

鐵木基一面連展三圈連環，幻成九團狂漩，力阻唐繼烈凌厲攻勢。

一面發出三聲淒厲的吹竹怪嘯。

這是喇嘛傳警求援的訊號。果然，嘯聲相應，此伏彼起，由四面傳到，越來越近。

鐵木基眼看援手快到，拚命反擊。

畫角聲起——一聲，二聲。飄發於四面八方。

刷刷刷，如萬蝗過境，盡是怒箭，集中向來援的喇嘛攢射。

忽聽一片高呼：「五鳳來儀，九州俯首！」

起於「鳳儀殿」四面牆壁上突然揭開的斗形石洞裏。

原來，「五鳳帮」的人，藏身在複壁之內。

飛蝗箭陣，諸葛神弩，都是由「鳳儀殿」和附近樓閣複壁中射出。

衆喇嘛驚駭之下，在怒箭如雨中狼奔豕突，狼狽不堪。

這時，他們才知道，「五鳳帮」的人一個也沒有逃走，現在，才正式出面了，却苦於不見人現身，在强弩勁矢之下，都忙於自保，四散奔逃。

這是驚心的場面。也是混亂的場面。

「無情翁」自箭雨一起，便向「金槍神判」使聲低喝：「咱們走，脫身再說，不値得給這些番禿陪葬。」

兩人掉頭便跑，落荒而去。

這時最尷尬的要算冒充法王的鐵木花了。

他想：以法王身份出面吧，在這種形勢下，徒然引起同黨驚疑，瞞不過同黨的眼睛。

如以自己本來的身份出面，又恐「呼啦」法王突然現身，違令之罪承當不起。

一聲慘號使他飛身搶出「鳳儀殿」。

孤崖上，如殞星下墜，翻滾而下，赫然正是鐵木基。他驚怔之下，呆住了。

驟雨般的亂箭，使他欲前又却。偶然回顧，被閉了穴道，躺在「鳳儀殿」裏的「雅文」，「雅素」二女不見了。

一切落入人家計算中！他空自怒急，無可奈何！

突然，横了心，以法王身份，振聲大喝：「大家聯手應敵，本座在此！集中到本座這裏來！」

他想收鎭定人心之效，只要同黨聽話，集中到他身邊，人多，胆壯，便可鼓勇一戰，可以合力突圍。

大約他那一身金綫飛黃，烈火烘雲的「法王」所御服飾，引得衆喇嘛注目，慌亂中，有七八個喇嘛掉頭衝來，一齊大呼

:「呼……啦！」

「呼……啦！」宗教信仰的力量，使那些喇嘛不顧生死，衝破箭雨蜂湧而來。

這麼一來，反而減少了被各個擊破的險機，單靠「鳳儀殿」正面的箭手，擋不住衆多喇嘛一下子，就湧到了十多個。

只是，當他們一看清法王面目時，却都愕然怔住。

俱皆驚訝憤怒。因爲頭大如斗，眼如銅鈴的「呼啦」法王爲何換了鐵木花呢？

一個白衣喇嘛喝道：「鐵木花聳者，你幹麼？法王法駕何在？」

鐵木花沉聲急喝：「不准開口！且聽本座號令，毀了『五鳳帮』再說！」

一瞪眼，按在胸前的右手向外一翻，喝道：「聽令！」

原來，他手中多了一塊長約三寸，滿佈雕鏤符籙紫金法牌。

這是代表「呼啦」法王親臨之信物，見牌如見人，衆喇嘛頓時啞口無聲。肅立聽令。

鐵木花振吭大喝：「本座在此，請『五鳳帮』太上帮主冷心韻出面答話！」

倒也煞有介事。

沒有回應。前面那座孤崖上，却有慄人的場面。

唐繼烈屹立不動，雙目圓睜。

胸前起伏如潮，嘴邊不住溢血。

雙脚陷入石中寸許。他負傷了。不止於負傷，快要眞氣消竭！因爲，他在來路上，先被鐵木堅截擊，繼之「無情翁」，「淫魔」，「金槍神判」奉「呼啦」法王之令趕到。

四個高手，圍攻之下，他被鐵木堅打了一記黃教「大手印」。

他脫困遁走，全仗功力深湛，護住內腑。

爲了找尋「九子魔母」，帶傷而來，又復被鐵木堅和鐵木基合力夾攻，激發了他剛强性格，拚命惡鬥，眞力消耗過度，牽動內傷。

雖然在竭澤而漁，傾力以赴的情形下，把鐵木基震落孤崖，他自己也接近油盡燈枯了。

剛烈的個性，倔强的心理，支持他不倒下。

可是，人，全憑一口氣活着。眞氣一散，力盡氣竭，生命之火，也就隨之而熄滅！

眼看他眼神漸漸黯淡下去。

嘴角涔涔而下的鮮血，一滴一滴地滴落襟前，滴落巖石之上。

「天龍老人」藍公烈却如泥塑木雕，一動也不動。

只有一雙眼神，一瞬也不瞬地注視在唐繼烈慘白如紙的臉上。以「天龍老人」身份心性，剛才曾經出手施援，擊斃鐵木堅，這時豈有見死不救之理？

誰又知道老人此時的心情？當時他含怒出手，大展神威，只是看不慣以二對一的局面，他並不知道這麼突然而來，功力奇高的少年是誰？扶弱鋤强，乃是英雄本色。

後來一對一，唐繼烈不但沒有敗象，且攻勢凌厲，他又好奇地旁觀欣賞這少年的詭異身手。直到唐繼烈掌震鐵木基，現出身形時——

老人一眼看清了唐繼烈的眞正面目，這才突然心神大震！

血在凍結！心也似停止跳動了！什麼事能使「天龍老人」如此？

天大的事，也不足以使他如此震驚忘形。

只因，唐繼烈的五官面目，使老人突然想到少年時代的自己！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天下形貌酷肖者，唯父與子，兄與弟，姊與妹。

老人立時想到——這少年剛才曾經呼叫「姥姥」，現在，他確定他是呼喚「白髮魔母」。

「白髮魔母」是這少年的「姥姥」！那末，昔日孽緣終一夢，往事只堪哀傷，對景難排，眼前那少年，該是自己親骨肉了！

父子相逢，咫尺不識，直到兒子和强敵拚到眞氣消竭方才發覺，老人在痛悔，驚駭，狂喜之下，幾乎忘了一切，也忘了自身的存在！

終於，老人由心底叫出舐犢情深的顫抖聲音：「我兒，我兒！」

迅速地上前，一掌托住唐繼烈背心命門，把唐繼烈抱起，閉了唐繼烈奇經脈主穴。

唐繼烈雙目一閉，鼻孔大張，出氣多，入氣少，只要一斷，就完了。

老人兩行老淚滴落在唐繼烈失血的面頰上。

這是人性，至情。也是父子天性，骨肉親情。老人小心翼翼地把唐繼烈扶坐地上。

老人也趺坐下來。一手按在唐繼烈「百會穴」上，一手按在命門穴上。老人閉目調息，凝聚一元神功，立時面紅如血，全身熱氣氤氳。

他渾忘了身外一切，完全不顧本身安危。

爲的是爭取一瞬生死時機，拚耗本身眞元，爲愛子療傷續氣，也即爲了挽救愛子的生命。

箭雨仍在激射。

强敵仍在密邇。

這些，老人都如不見不聞。唯一的專注，是愛子的生命！

孤崖上，一片死寂。在老人身後數丈的石穴口，悄然地現出連翩人影。

是冒充「牯老」的「龍門棋士」。「小聖手」趙冠。

還有，「四海神乞」樂十方與「四大長老」，及七大舵主。他們都因意外之變，現身出來，爲「天龍老人」護法。

誰也不知道，這座孤崖裏面，近乎中空，全是人工鑿成的石室。

在石穴裏面幽深處，「龍女」和「黃鳳」以下，圍繞着一座石榻，相對愁眉。

在石榻上，偃臥着「太上帮主」冷心韻。

「冷面仙子」的心氣病又發作了。剛服下「醫聖毒王」司徒求的靈丹，在熟睡中。

「黃鳳」等以下，都心中明白，——

「黃鷹」冷必威的喪心病狂，叛帮投敵，使面冷心熱，倔强好勝的「太上」傷

心透了，躺下了！「雅凡」等四女也被安置在隔室中。她們「五鳳」都無心情管外面的事。

反正，有預先的佈置，有「龍門棋士」等暗中主持大局。

這座地室之下，有地道可直通「鳳儀殿」。

「令鳳」此刻就在「鳳儀殿」的地道中指揮全帮「青紫藍」三鷹和衆「鷹士」進退。

在另一間石室裏，「醫聖毒王」司徒求正在爲「弄月老人」調藥。

「弄月老人」已經奄奄一息，陷於昏迷的狀態中。

「天山胖瘦雙魔」又在另一間石室，二人功力已被「九子魔母」廢去，琵琶骨洞穿，等於成了半死廢人。

整個「五鳳帮」，就在這種微妙複雜的情況下外禦强敵，內護傷病。

每個人的心情是沉重的。在今天這種形勢下，除了如此而外，也別無善策。

「鳳儀殿」前——

鐵木花掃視了一下先後集中的喇嘛，不多不少，除了已死的鐵木堅和鐵木基，以及「無情翁」，老毒物，「淫魔」，金槍神判四人不見外，連他自己在內，及鐵木落加上先到的二十四個同黨，共有二十六之衆。

箭陣威力，只能使衆喇嘛手忙脚亂，却無法傷害他們，都在近身時，被他們掌力震落。

即使射中身上，由於他們都有外門橫練，最多皮肉之傷，亦無大碍。

衆喇嘛定定神，又驚，又怒，又氣！

驚的是不知「呼啦」法王爲何不見現身？怒的是沒有見到「五鳳帮」的主要人物，却先被箭陣所困。折了兩個同伴！

氣的是「無情翁」等私自開溜。這些番僧，在域外橫行霸道已慣，無一不暴躁桀張的心性，吃了大虧，心中狠毒，有的主張放火，有的主張把牆壁震倒，慘殺隱藏在複壁中的五鳳帮衆洩恨。

終於，隨着曙光明朗，被他們看清了孤崖上的情況。

鐵木花手執紫金法牌，大喝：「上！一概格殺！」衆喇嘛盛怒之下，分出一半人推牆拆柱，對付複壁中弓箭手。

另一半，分組散開，先後向孤崖撲上去。

「小聖手」趙冠忍不住促聲道：「師父，可以了吧？」

「龍門棋士」哼了一聲：「可以讓你出手了，是不？」

「小聖手」急翻了眼道：「冠兒是說，可以讓那老婆子和那兩個女人出來了，難道她們還要同咱們作對？」

「龍門棋士」唔了一聲：「也罷，事急了，就再行一次險吧！」

幾句話間，已有十多個喇嘛搶到孤崖之下。

「龍門棋士」一頭大汗，叫道：「樂老花子，要看你的了！」

「四海神乞」沉聲說道：「那還用說，拚着全帮好手毀在這裏，老化子決不含糊！」

一揮手，大喝：「上！本帮能否經得起考驗，就在現在！」

七大舵主紛紛彈身截敵。「懶丐」向「天龍老人」數丈外的左側一站。

「殘丐」走向側。

「風雷」，「烈火」二老協同七大舵主出擊。

「四海神乞」站在「天龍老人」身邊，紋風不動。

「小聖手」熱血冲心，緊緊咬住牙齒，雙手緊握着大把銀棋子。

「黃鳳」率領「青鳳」以下，悄然現身。

她從容地向「四海神乞」一福道：「本帮之事，勞動帮主，只有永銘於心。」

四海神乞忙道：「大帮主不必出面，護住貴太上要緊，彼此關係非淺，不須客氣！」

「黃鳳」向「青紫藍紅」四鳳一揮手：「四位賢妹，今日是本帮生死存亡關頭，妳們的責任，是護衞『太上』，愚姊須代表本帮出戰！」

又聲色俱厲地加了一句道：「這是命令！」

「青鳳」等星眸泛紅，默然退入石洞中。

慘嗥，狂笑聲中，丐帮七大舵主，已有二人中了黃教的「大手印」，橫屍在崖下。

就在這時——一陣狂風過處，孤崖正中的三百六十支丈許長青竹突然現出。

接着，現出當中趺坐着的三人。

正是「九子魔母」，和那兩個中年婦人。

如果，那些縱橫交錯的青竹是一副棋枰的話，「九子魔母」等三人正趺坐在「天元」位置。

這，就是奇門遁甲的奧妙。

進入奇門陣圖的人，如不能洞悉其奧妙，破陣而出的話，就只有爲陣中景象所迷，被困陣中，武功毫無作用。

陣法一撤，禁制失效。

「九子魔母」等三人同時一躍而起。大約眼前的景況，也使「魔母」等困惑莫名。

「龍門棋士」沉聲道：「唐老婆子，妳看到沒有？」

抬手向身旁一指。「魔母」剛怒喝了一聲：「老鬼……」

一眼看到了「天龍老人」，也看清了唐繼烈。

「魔母」是何等人？立時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悲呼一聲：「阿烈……」

滿頭白髮剛豎，大喝一聲，道：「是誰？……」

「龍門棋士」冷聲道：「還不是帮妳逞兇的那些域外番狗！」

「魔母」怪叫一聲，凌空而起，雙臂飛舞，十指箕張，一抓之下，兩聲慘嗥，首當其衝，快要撲上孤崖的兩個黑衣喇嘛仰面栽落。

血雨飛濺，兩人胸前各有五個血洞。

衆喇嘛睹狀之下，魂飛魄散，四散奔逃。

那兩個中年女人一左，一右，分頭追截。

「魔母」形同瘋狂，電射追逐之下，先後又有八個喇嘛濺血亡魂。

鐵木花自「魔母」一現身，就一聲不響，悄然遁去。

轟！隆隆……

「鳳儀殿」倒塌大半！

被十多個喇嘛抽樑拆柱，他們剛飛身出殿，正好碰着「魔母」追到！

連串慘呼之下，又先後倒下了六個！

餘者心胆皆裂，沒命逃竄。

一下子，如風捲殘雲，「魔母」還要追殺——

倏地，一聲牛吼：「吽……吽」然，震耳欲聾，四山廻應。

「魔母」鬨聲，如夢初覺，收住了身形。

「龍門棋士」張大了口呆住了。

只聽一聲：「老婆子，妳醒了沒有？明白了吧！」

一條人影，出現在山徑上，施施然走來。

却是快得不可形容，每跨一步，就是幾丈遠。

「龍門棋士」脫口大叫：「牯老！」飛身下了孤崖。

「魔母」定定神，死瞪着兩個相貌，衣着，幾乎一模一樣的老頭，戟指喝道：「老鬼你弄什麼玄虛！」

「龍門棋士」手忙脚亂的在頭上一陣亂抓，亂扯，抓下了大把麵糊，差不多現出本來面目。

原來如此，爲了化裝得像，竟以麵糊糊成一個大腦袋。

牯老一伸旱烟管，敲在「龍門棋士」老頭上，罵道：「好大胆子！竟敢冒充我老人家！」又嘆了一口氣，「可惜，糟塌了幾斤麥粉！」

眞使人啼笑皆非。

「龍門棋士」黯然道：「你老人家爲何不早來一步？幾乎一敗塗地……」

「牯老」瞪一眼，道：「說得好輕鬆！爲了『呼啦』番禿，我老人家無法分身，結果，還是被他溜了，我老人家正心煩哩。」

「四海神乞」樂十方慘笑而下：「樂花子自愧無能，折了兩位兄弟，能免去一場大刧，兩位老弟算死得其所了！」

「牯老」看了橫屍在孤崖之下的兩個丐帮分舵主一眼，一開老眼道：「百密一疏，來遲了一步，老夫只有道一聲歉。」

神乞低首道：「不敢當！」

「魔母」叱道：「老鬼，你自說自話，老身要個明白！」

「牯老」咳了一聲，自己敲敲背，道：「你這老糊塗，妳的女兒，被『呼啦』番禿派人暗算，却遷怒冷氏，說來，皆由妳老悖……」

向四面一指，喝道：「妳看，死了這多人，弄得亂七八糟，都是妳一手造成，一點也不自愧？眞是人老臉厚！」

「魔母」老臉一沉，全身抖顫，叫道：「老鬼，你有什麼證據？」

「牯老」緩緩道：「證據？有的是，但，必須等老夫出關一行，只不知，到時候妳這張老臉往何處放？」

「魔母」嘿然。

「黃鳳」盈盈上前，向「牯老」拜下，道：「您老援手之德，謹代全帮一拜致謝。」

「牯老」點頭道：「好了！不怪老夫來遲一步，妳，身爲一帮之主，快料理善後吧。」

「黃鳳」起立，頰有淚痕，躬身緩緩退下。

「魔母」飄身上了孤崖——

「天龍老人」微啓雙目，面色發白，好像又老了十年。

唐繼烈呼吸急促，只是面色漸紅，似在半昏迷狀態中。

「魔母」一聲長嘆：「賢婿，生受你了，阿烈總算經老身一手養大，也有吾女一半骨血，就此交付你了！」

說着，伸出乾癟的老手，摸着唐繼烈的頭，老眼一閉，滴下老淚。

「天龍老人」霍地起立，向「魔母」躬身一拜，低聲道：「岳母！往事痛心，小婿無話可說！只有追證懲兇，以慰泉下幽魂！」

「魔母」抖顫着雙手，扶起藍公烈，叫了一聲：「賢婿……」語不能竟，只有老淚涔涔而下。

一代女魔，這時，竟軟弱如一風燭殘年的老祖母。

那兩個中年婦人，忙上前去左右扶攙着。

「黃鳳」已命全帮「鷹士」葬死扶傷，料理一切，請大家入後院坐憩。

「牯老」搖頭一嘆：「我老人家，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掉眼淚，咳咳，奕可忘憂，酒可消解愁悶，給我老人家準備準備吧！」

「小聖手」趙冠叫了一聲：「品揚呢？怎麼不見了？」

「牯老」徐徐道：「小鬼，陪我老人家殺一盤再說吧……」

× × ×

一輪旭日，染紅了「鳳儀峰」之頂。

這是「五鳳帮」大刧後第三天的一個早上。

唐繼烈終於生龍活虎地站了起來。而「天龍老人」却臥床不起。

當他由「姥姥」口中，得知把他由九死一生中挽救回來的人，就是自己的父親「天龍老人」藍公烈時，又聽說乃父爲了救他，消耗眞氣過度而不支躺下時，他，眼含痛淚，跪倒在「天龍老人」榻前，叫了一聲：「爹！……」

便淚下滿襟，伏地不起。

父子不識，一旦相見，病榻拜父，赤子傷情，自然人性的流露。

「天龍老人」手撫愛子之背，摩挲再三，含淚苦笑，只有唏噓着，頻喚：「我兒，我兒……」

× × ×

「冷心院」裏。「冷面仙子」醒過來了。

「龍女」藍家鳳正在榻邊，柔聲淒然喚了一聲：「娘，好了點嘛？」

冷心韻已經昏睡數日，根本不知這幾天經過情況。

輕輕噓了一口氣，伸出皓腕，摟着愛女，苦笑道：「鳳兒，我母女還好好的，

不是夢中吧！」

「龍女」連經變故，成熟得多了。

偎依在乃母臂彎中，如小鳥依人，一五一十，把這幾天的經過述說給乃母聽，最後，歡聲道：「娘，您有一個兒子，鳳兒多了一個哥哥了！哥哥的本事比三哥（指葛品揚）還大着呢，爹爲了救哥哥，已病倒了……」

她未注意乃母神情，又跳了起來，道：「鳳兒去叫哥哥來。」

又「噯」了一聲：「娘，您怎麼啦，又不舒服？」

原來，冷心韻失血的嘴唇正抖動着，目光呆定，下陷的面頰痙攣着，好像要說什麼又說不出來……

「龍女」慌了，一面喚：「娘！」一面叫：「小靈，快去請司徒伯伯來。」

冷心韻連連搖手，久久，才掙扎出艱澀的聲音，說道：「好的，娘也很……很高興……」

「龍女」歡聲道：「是嘛，鳳兒去叫哥哥來……」

冷心韻連連搖頭，一手攬住愛女，幽幽道：「鳳兒，兒是親生的好……等妳爹病好了再說吧……」

「龍女」惑然說道：「娘，您說的，鳳，不懂，娘不喜歡哥哥？他也一樣叫娘呀……」

冷心韻苦笑着，道：「但願如此，只是……怕他不肯……」

「龍女」叫道：「娘，哥哥怎會不肯叫娘？」

冷心韻淒然道：「鳳兒，妳現在不必談這些，妳也不必懂！……」

又傷感地嘆了一口氣，接着道：「女人再賢，難爲後母……隔了一層肚皮，就不够親了……」

「龍女」剛要開口，冷心韻撫摸着愛女的玉頰，笑笑道：「鳳兒，娘要靜一靜，妳出去找哥哥玩去吧，別忘了，先去看看妳爹！」

「龍女」迷惑地立起，點着螓首，給乃母掖好繡被，道：「娘，要告訴爹什麼話嗎？」

冷心韻搖搖頭，道：「沒有……不要向妳爹提起妳哥哥來見我，記住……噯，還有，看妳三師哥回來沒有？……」

龍女惑然退出。

似悟非悟，似懂非懂的心情下，她想：「娘怎麼說這些話！哥哥爲何不來見娘呢？」

她文靜地走入右側賓舘，那是爹的臨時下榻處。恰好，司徒求剛由房裏出來。

龍女曼喚了一聲：「司徒伯伯……」

司徒求停步頷首，含笑道：「賢姪女很乖。」

一低頭，壓低聲音道：「妳爹剛服下寧神補氣的藥，要熟睡一會，賢姪女跟老漢別處走走如何？」

龍女悄走近老父房外，就着紗窗看去，老父仰面酣睡，面色仍是枯黃，呼吸却很勻暢，不是病，只是元氣大傷而已。

她眼睛紅了一圈，悄步折回，低問：「司徒伯伯，我爹幾天可以復原？」

司徒求道：「如是常人，很難說，妳爹底子厚，功力深，多服補元調氣丹藥，大約十天半月，就可起來了。」

龍女哽聲道：「謝謝伯伯。」福了一福。

由來說得好，醫者父母心，龍女因司徒求救母醫父，發自內心的感激，言出由衷，十分誠摯。

司徒求大爲欣賞，含笑說道：「賢姪女免禮，自己人，……老漢可能要出關一行……」

龍女訝聲道：「去關外？」

司徒求道：「老漢要找幾種藥草，爲妳娘根治宿疾。」

龍女呀了一聲，說道：「伯伯又要辛苦了。」

司徒求點點頭道：「陪老漢出去轉轉好嗎？」

龍女柔聲道：「鳳兒自當伺候。」

司徒求含笑先行。心中暗忖：姑娘長大了，自然成熟，加之連經苦難，任性的脾氣磨失，野不起來，自然就變得十分嫻淑，文靜了。

龍女突然問道：「司徒伯伯，看到我哥哥嗎？」

司徒求心中一動，忖道：「我正想和妳談呢。」

口中應聲道：「他剛才來過，剛出去的。」

她嗯了一聲：「奇怪，哥哥爲何不去見娘？」

司徒求心中一沉，想了一下，沉聲說道：「大約……大約他以爲妳娘，病還未好！……」

龍女不樂道：「他知道娘有病，更應當去看看娘嘛。」

二人已轉過廻廊，展目處，「令鳳」匆匆而來。她，花容憔悴，似乎心有重憂，却仍很冷靜。舉止也仍很沉着。由於她曾受傷，面色蒼白，使人只覺得她是失血過多，尚未復原。

其實誰又知道她芳心深處的痛苦呢？……她一止身形，喚了一聲：「司徒先生，鳳姑娘。」

龍女一見是她，搶着問道：「我正想找妳，三師哥回來了沒有？……是娘要我問問。」

「令鳳」低頭，道：「還沒有。」

龍女促聲道：「怎麼一回事？」

「令鳳」說道：「那要去問牯老爺子了。」

龍女噢了一聲，說道：「牯老爺子在那裏？」

「令鳳」笑了一笑道：「還不是和古老喝酒，下棋。」

龍女自語道：「眞是一對老怪物，還有這種閒心！」似覺失言，又問：「看到我哥哥沒有？」

令鳳怔了一下，說道：「他在和姥姥說話，姥姥好像很生氣，鳳姑娘可以去瞧瞧。」

龍女嗯了一聲：「也好。」

司徒求咳了一聲，目注「令鳳」道：「黃姑娘，羅集怎麼樣了？箭傷處化膿了嗎？」

她怔了一下道：「這個要請轉詢『紫鷹』堂主了。」

司徒求啞然失笑，道：「老漢失言了

，整天忙着看病，也老糊塗了，姑娘請便吧。」

「令鳳」一福離去。

龍女噢了一聲：「鳳兒想起來了，司徒伯伯，吟風伯伯的傷，還有『雅凡』等幾位姊姊的傷，不妨事麼？」

這一問，可問得司徒求心中慘然，暗道：「白兒和四女中了奇寒之毒，已入骨髓，延命而已，怎好實說？」

口中應道：「一時還不妨事！」

龍女停步道：「司徒伯伯，有吩咐鳳兒的話嗎！鳳兒想去找姥姥。」

司徒求頷首道：「妳先走一趟也好，老漢去看看羅集的傷勢怎樣，等下在『鳳儀殿』外見，老漢有話同妳說。」

龍女點點頭，匆匆而去。司徒求忖道：「清官難斷家務事，很難說，也不知牯老頭葫蘆裏賣的什麼藥？眼前有許多扎手的事，白兒朝不保夕，此老還有與緻下棋，死人勿管？」

一面向外廂走去。走向羅集臥傷的房中去。

原來，羅集中箭之後，葛品揚被「牯老」挾走，他在形勢危急之下，本能地滾入一處亂石後的土坑中，觸動箭創，昏厥過去。

因此，番僧們隨後進入山徑，都沒有發現他。

等到他甦醒過來的時候，已是王屋血刦後的第二天早上。

呻吟的聲音，驚動了「五鳳幫」料理善後的人。於是他被救起，連同雷陰婆抬回養傷。這，倒不能怪葛品揚疏忽，忘了負傷的朋友。實在，在那種緊迫的情勢之下，奉「牯老」之命辦事，身不由主，在權衡輕重緩急之下，來不及照顧他。這時司徒求走進房中，為他換了金瘡藥，包紮好，他已經疼得幾乎氣絕了。

直到止痛藥發揮出清涼效用後，他才哼着詢問葛品揚如何了？以及五鳳幫情形如何了。

司徒求一一告訴了他，聽得他忘了疼，苦笑着，道：「品揚是奉牯老之命去辦事，想來不會出岔。牯老的為人，行事，是連咱師祖也佩服的……」由於說話很吃力，蹙眉止住。

司徒求笑道：「老漢也在想，那夜所發生的事，一切，一切，太奇兀了，好像全是牯老頭子暗中一手策劃的？」

羅集以點頭表示同感。司徒求想了一下，道：「牯老也有計算不到，百密一疏的地方，竟讓『呼啦』溜掉了，由此，可見『呼啦』不但奸詐絕倫，能逃出牯老手下，功力也確足驚人。」

羅集噓了一口氣道：「人，不是神，一人之力，不能處處顧到，挽回大刦，全憑隻手，牯老也足自豪了。」

司徒求笑道：「不錯，你且歇着，老漢去看看牯老頭……」

龍女東轉西轉，不見姥姥和唐繼烈踪跡，芳心躁煩，後悔不曾向「令鳳」仔細問個清楚。

偌大地方，實在不好找。正想問輪值的鷹士——猛聽孤崖上「牯老」的聲音叫道：「還是小冠子有幾下子！」

龍女抬頭一看。只見「牯老」和「龍門棋士」正在崖上對奕。

「小聖手」趙冠在一旁伺候。另有兩個小婢在用小爐子烹茶煮酒，小鐵架上支着暖菜的小鐵鍋。

「牯老」在吞雲吐霧。「龍門棋士」在支頤苦思。「小聖手」在一旁，頻頻蹙眉。

龍女看得有趣，芳心湧起一絲喜悅，又有一縷輕愁。

她想起了三哥。如是葛品揚在和「牯老」對奕的話，一定別有一番況味。

她信步上了孤崖，想由高處看看四面，或可發現姥姥和哥哥在那裏。

「小聖手」看到了她，迎了過來，哦了一聲，道：「鳳姊姊，妳好像有心事，可是想……」

龍女知道趙冠不會有好話，着惱道：「你胡說什麼？我會告狀的。」

「小聖手」一伸舌頭，忙道：「鳳姊，奕可忘憂，來看看，這一條龍——」

「龍門棋士」一瞪眼道：「觀棋不語眞君子，小子好沒規矩……」

龍女忍不住嗤的一笑。「龍門棋士」唔了一聲：「鳳丫頭，妳爹和妳娘都好了一點吧？」

龍女凝聲道：「好多了，托古伯伯的福。」

「牯老」噴了一口烟，瞇着眼道：「小丫頭很嘴甜，忘了咱老人家啦？」

她忙道：「對你老，還用說嘛？」

「牯老」哈哈一笑道：「公烈有女，公烈有女。」

她想了一下，緩聲道：「鳳兒可以問一句話嗎？」

「牯老」目注棋枰，嗯了一聲：「一句——可以。」

她道：「請問你把我三哥派到那裏去了？」

「牯老」頭也不抬，旱烟管向前一指道：「妳哥哥，不是在那邊竹林裏和老婆子一起嗎？」

她一怔，順着旱烟管看去，竹林在百十丈外，却沒見到人影。

她忙道：「你老聽錯了，鳳兒是說三師哥。」

「牯老」唔了一聲：「到底那個哥哥親？」

「小聖手」差點掩口，忙緊抿嘴唇。

龍女頓腳道：「你老也欺侮鳳兒？」

「牯老」在左上下了一子，說也好笑，如果「龍門棋士」是大國手，那末，這牯老頭的棋力，大約是二國手，正因雙方伯仲之間，所以下得「棋逢對手」。

嚴格說起來，「小聖手」的棋力還比乃師和「牯老」高明多了。

「牯老」落了子，又提起另放一個位置，自已覺得很滿意，磕落烟灰，看着龍女道：「丫頭，妳只說問一句呀。」分明逗樂子啦。「小聖手」瞧出苗頭來了，反而一斂嘻態，肅然傾聽。

龍女也平靜地一聲不響了。

只是一雙星眸，凝注着牯老，充滿了使人憐愛，不忍為難她的感動力。

「牯老」徐徐道：「好，丫頭只管問吧，免得我老人家心疼。」

龍女凝聲道：「三哥何時回來？」

「牯老」翻了一下眼珠，道：「辦好了事自然會回來。」這不等於沒有準兒？

龍女眼圈一紅，泫然不語。

「龍門棋士」輕哼了一聲，道：「鳳丫頭，妳敢不相信牯老爺子？……也當相信妳的三哥呀，他很鬼，妳還有什麼不放心的？」

雖是實話，點醒她，却使龍女抬不起螓首。

「牯老」嘆了一口氣，道：「丫頭，我老人家告訴妳，是我要妳三哥去探查敵踪，順便救出必威那小子，我老人家已經傳了他三招兩式，保證吃不了虧，丫頭明白了麼？」

龍女總算一掀鼻，笑了，低聲道：「謝謝你老了。」

「牯老」嘆了一聲：「不必謝，將來妳和那小子多敬我老人家幾杯就好了。」

龍女嗯了一聲，轉身就要溜……。

「牯老」喝道：「站住。」

她一頓，漲紅着臉，是羞？是喜？是惱？描不成，畫不就的樣兒。「牯老」正經地點頭道：「過來。」

龍女只好移步近前。

「小聖手」鬼靈精，一聲不响地走了開去。兩個侍女也識相地悄然避去。

「龍門棋士」推座而起，道：「我去找司徒老兒談談。」

只剩下一老，一小。

龍女冰雪聰明，玲瓏剔透，一見這種情形，便知老頭子必有緊要而隱密的話要告訴她。

她芳心一陣怦怦，靜靜地等着——

果然，「牯老」慢條斯理的一面裝着烟絲，一面緩緩地低聲道：「丫頭，妳知道麼？妳的哥哥想走了！」

龍女吃了一驚，張大了眼，道：「為什麼？」

剛要上前給老頭子擦火石燃烟，老頭子已自己一擦着指頭，發火「點」着烟。

隨着大口烟噴出，道：「丫頭，因為妳哥哥不肯認娘！咳！小子不懂事，性子又執拗！……」

她又緊張，又迷惑地又脫口一聲：「為什麼？」

「因為妳娘不是他娘！小子只認他的親娘。」

「哦！……」她芳心一陣混亂、凄苦，不知如何說才好。

少年不識愁滋味，欲說還休，她雖然比以前收斂了任性脾氣，文靜得多，到底涉世不深，一時怎能體會出這些人情世故？她掙出了一句：「這怎麼辦呢？……」

「妳看，應怎麼辦？」

她，唇動又止，想說，又覺得想得有理的，却未必妥當，只好搖了搖頭。

「牯老」吸了一口烟，道：「這種事，確實說難不難，說易不易，那小子，恩母情深，牛脾氣，一時實在難望出現奇跡，告訴妳爹，恐反而不美，一個不好，又生閒氣，妳娘也有妳娘的想法，主要的一點——」

烟管向竹林那邊一指，道：「全在那小子一人身上，老婆子雖然表面上罵他，心底也並不十分情願，女人到底是女人，何況是她女兒親骨血，也不樂意他就此認妳娘的，何況，老婆子還有懷疑心病，還在……」

說了許多，却把龍女聽得越聽越糊塗，似有所悟，又有所惑。

「牯老」近乎耳提面命，聲音低得只有她聽得見：「妳，第一要多與妳哥哥親近，把他當作同胞哥哥看待！……」

她嗯了一聲：「當然呀。」

「牯老」續道：「使他對妳也有親兄妹之情，就已成功了一半，另外，妳還要多磨纏着老婆子，多親熱……」

她，竟似有些不願，唇動又止。

「牯老」道：「丫頭記住，把老婆子當作外婆看待，自有好處，要看妳的了，妳哥哥那牛脾氣，除了如此外，別無辦法，我老人家也不能強迫他……」

龍女點點頭。

「牯老」突然高聲道：「丫頭聽着，這就是『奕道九絕局』中的『鎮人頭』局法，早已絕傳，只有我老人家獨個其秘，好好記住。」

龍女先是一愕，繼而有悟，應聲道：「鳳兒知道了，多謝你老指教啦。」

「牯老」哼了一聲：「好了，我老人家要喝酒了，妳去看看，兩個小丫頭為何還不送酒來？再叫妳古師伯快點。」

龍女應了一聲，低頭下崖。

目光偶掠，瞥見哥哥正悶着頭由竹林中大步衝出。

隨後，姥姥和那兩個中年女人也現出身形。

難怪牯老頭會突然亂扯三門，要她離開了。

她芳心很亂，不知怎樣做才對？瞥見匆匆而行的哥哥，向右面走去，一定是要去看爹了。

去看爹是應當的，為何不去看娘呢？唔，不是親生的！她芳心一陣刺痛，又一陣凄苦。突然她想起了司徒求剛才曾有要她到「鳳儀殿」外見面之話。

她已有所悟——十九司徒求也是有什麼話要告訴她。

她一路來到鳳儀殿，司徒求果已然早在曲廊上等着，正仰面看天，若有所思。

這兒，因是帮中重地，平日除了輪値的人外，很少有人來往。

司徒求看見她，頷首示意，沿着曲廊向盡頭走去。

那邊是花園，小橋流水，假山小亭，很幽靜。

在小亭裏坐下，龍女道：「伯伯有何指教？」

司徒求一蹙眉，想了一下，決定地道：「賢姪女，老漢據實告訴妳，上午老漢在妳爹的房外，聽到妳爹和妳——繼烈哥哥談話！……」

龍女緊張起來，道：「說些什麼？」

司徒求考慮了一下，道：「是妳爹要妳哥哥到後院去見妳娘！……」

龍女脫口說道：「難道是，哥哥不肯去？」

司徒求點頭道：「是！」

她泫然欲泣，道：「哥哥為什麼這樣呢？」

她心中雖已有所明白，但仍忍不住有此一問。

（未完待續）

絕情拾三郎

新派奇情俠義故事

曹若冰·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卓重山挑撥易華隆與拾三郎為敵，值白雲飛夫婦趕到，斥退易華隆，卓重山詭計不逞，迫得下令褚武強率領八高手齊向拾三郎撲攻，只一招，褚華強等咸被拾三郎震跌兵刃，右腕受傷，卓重山雖感心驚胆怯，但却仍不願服敗，又命巴可成、羅揚波各率本門高手向拾三郎攻擊。巴可成、羅揚波等正向拾三郎步步進逼之際，曲彩霞、賀雲卿等七人已縱身撲至，拾三郎乘機直撲卓重山、凌空點了他穴道，喝令他下令停手，此際巴可成等為曲彩霞、賀雲卿等七人攻擊之下，慘嚎陡起——

一舉擒兇易　千語逼供難

卓重山聞聲目視之下，臉色不由又是一變！連忙抬手朝身旁的一名大漢揮了揮，說道：「傳令巴宮主，要他們立刻停手退下。」

那名大漢聞言立即揚聲大喝道：「巴宮主和羅堡主火速停手後退！」

巴可成，羅揚波和屬下高手等人，都在全神貫注地迎敵司徒眞和賀雲卿等七人凌空撲下的七道寒虹。

因為這七道寒虹的撲勢太以凌厲，是以他們根本無暇旁顧，也根本不知卓重山這邊的情形。

巴可成羅揚波和一衆屬下應聲收招停手後退，轉目一望之下，神情都不由得驚愕地呆住了。

拾三郎倏然一聲冷笑，說道：「卓重山，現在你還有什麼說的沒有？」

卓重山目光一瞥「千毒書生」司徒眞和曲彩霞等人，暗暗吸了口氣，道：「拾三郎，你是個人物不是？」

拾三郎雙眉微微一軒，道：「我拾三郎頂天立地，雖不敢自詡是蓋世奇男，却是個不折不扣的昂藏鬚眉，大丈夫。」

卓重山嘿嘿一聲乾笑，道：「那你為何讓司徒眞他們出手助你？」

「那與我何關？」拾三郎道：「這種事我早已聲明過了，如果有人看不順眼你的行徑，作不平之鳴，概與我無關，你可不得借題指責我不守信諾，你也答應了的，是不是？」

卓重山冷冷地道：「老夫雖然答應過你，但那是指江湖朋友而言。」

拾三郎道：「他們不是江湖朋友？」

卓重山道：「他們雖然是江湖朋友，但却是與你有關係之人，尤其是司徒眞，他師承『毒聖門』而你身懷『毒聖劍令』，司徒眞可以算得是你的門下弟子，所以他們應該除外。」

拾三郎淡然一笑道：「你這話說的似乎有點道理，可是，我請問，是我招呼他們出手的麼？」

卓重山道：「你縱然沒有招呼他們出手，但你總不能不承認他們是你朋友。」

拾三郎道：「我承認他們是我的朋友便又怎樣？」

卓重山道：「你承認他們是你的朋友，你便不能說是與你無關，他們便不能列入一般江湖朋友之內，不應該除外。」

拾三郎星目閃動地倏然輕聲一笑，道：「卓重山，你這話說的不錯，司徒眞他的確應該除外，可是，當時你為什麼不把他列入我師兄師嫂和『銀龍帮』屬下等人之內？這實在是你自己的失策。」

卓重山道：「那是老夫當時沒有想到，一時之失。」

拾三郎淡淡地道：「你現在雖然想到了，可惜已經晚了。」

卓重山搖頭道：「但是老夫却認為尚不算晚。」

語聲一頓又起，接着說道：「你拾三郎如果仍然自認是個人物，是個昂藏鬚眉漢子的話，便請放開老夫，重行放手一戰了！」

拾三郎冷冷說道：「是你和我一對一的單獨一戰，還是讓你的那些屬下再聯一次手？」

卓重山道：「你要是有胆，就仍照前議，要是沒有那個胆，就由老夫和你一對一的各憑所學功力單獨一戰！」

拾三郎神情淡漠地一搖頭道：「算了，我已經不想再浪費力氣，也沒有興趣耍戲了。」

「耍戲」，這話實在够損，够令人難堪的。

然而此際，卓重山麻穴被制，一把冷氣森森的短刀抵在他的咽喉間，隨時可以要了他的命，既兇不起來也狠不起來，就是再損再難堪十分的話，他也只有乖乖的聽着忍着，除了「忍」以外又能怎樣？

因此，他連眉頭皺也未皺地道：「這麼說，你是沒胆害怕不敢了？」

拾三郎雙眉微挑又垂，哈哈地道：「卓重山，你用不着拿話激我，那沒有用，我也不吃那一套，你也別想再要什麼花槍了。」

卓重山眼珠轉了轉，道：「老夫請問，現在你打算怎樣對老夫？」

拾三郎淡淡地說道：「目前我並不想怎樣你，不過，有件事情，我却必須先提醒你。」

卓重山道：「什麼事情？」

拾三郎道：「我這把短刀鋒利無比，它正抵在你的喉嚨上，只要隨手輕輕向前一送，便可以割斷你的喉管，毫不費力地要了你的性命。」

說着，手中短刀微微用力往下壓，刀尖立刻刺破了一層皮。

雖然只是一層皮，但是一縷鮮血已立即自刀尖順勢沿着刀身緩緩下流。

拾三郎臉色冷冰冰地，毫無一絲表情地接着又道：「這你明白麼？」

卓重山心中不禁打了一個寒顫，暗吸了一口氣，道：「老夫明白，謝謝你的提醒。」

拾三郎淡笑了笑，說道：「你明白就好。」

語聲一頓又起，道：「現在我有話問你，希望你能實答。」

卓重山冷聲道：「老夫如是不願實答呢？」

拾三郎語音冷凝地道：「卓重山，你是聰明人，實答我所問，對你將會有莫大的好處。」

卓重山道：「有什麼莫大的好處？難道你還會把那『金佛武學秘笈』送給老夫，放過老夫不成？」

「也許。」拾三郎道：「這並非決無可能，不過，問題還得看你自己。」

卓重山眼珠轉動地沉思了刹那，道：「拾三郎，你這句『並非決無可能』，令老夫有點心動了。」

拾三郎道：「這麼說你是願意實答我所問了？」

卓重山乾咳了一聲，道：「俗話說得好：『好死不如惡活』，又說『螻蟻尚且貪生』，你如果答應放過老夫，爲了活命，爲了一個『生』字，老夫當可實答你一些問題。」

拾三郎道：「如果我不答應放過你，你便什麼也不願實答了，是不是？」

「不錯。」卓重山道：「當一個人連活命的希望都沒有了，反正都是死時，他又何必實答對方的什麼問題，作那影响干連別人而對自己無益的傻事呢，換作你拾三郎，你也不會那麼傻吧？」

這話不錯，也是實情。這種事，換作任何人，任何人也不會那麼傻的呢。

拾三郎目光微凝地道：「你這是和我談條件？」

卓重山淡淡地道：「在你的立場可以認爲這是『條件』，但在老夫的立場則認爲這是交換互惠，老夫以你所想知道的問題交換自己的生命。」

拾三郎星目眨動地道：「既然是交換互惠，那就不論我問什麼，你都必然實答了？」

卓重山道：「你這話的範圍太廣，老夫可眞有點未便承諾這種『交換』。」

拾三郎道：「你的意思可是要在有限的範圍之內，能答則答？」

「那倒不是。」卓重山道：「老夫知道的自必實答，不知道的就無能爲力，也要請你原諒了。」

拾三郎淡淡地道：「我如想知道一些所不知的問題，只好碰碰運氣答應你的『交換』放過你了？」

卓重山道：「事實正是如此，否則你就別想從老夫口裏知道一點什麼。」

拾三郎默然沉思了刹那，點點頭道：「好，我答應你了。」

卓重山眼珠微微一轉，道：「如此，你可以拿開你的短刀了。」

拾三郎道：「有這必要麼？」

「當然有必要。」卓重山嘿嘿一笑道：「老夫以爲，你既然已經答應放過老夫，就應該沒有再用短刀抵着老夫咽喉的必要了。」

語聲一頓，接着又道：「再說老夫已經被你封住了軟麻穴，難道還怕老夫跑掉不成。」

拾三郎微一沉吟，目光一瞥那四名中年大漢，和卓重山身後的一衆屬下人等，說道：「那你必須先令你的屬下退後三丈去。」

卓重山眨眨眼睛，道：「借用你一句話，這有必要麼？」

拾三郎冷哼一聲，說道：「你要是認爲沒有必要，我這把短刀也就沒有必要拿開。」

卓重山說道：「看來，你是眞够小心的。」

拾三郎冷冷地道：「別廢話磨牙了，請令貴屬他們退後吧。」

卓重山無可奈何，只好轉望着那四名中年大漢，說道：「你們都退後三丈外去吧。」

那四名中年大漢，目光瞪視了拾三郎一眼，和卓重山身後的一衆屬下飄身後退了三丈。

拾三郎沒有再說話，翻腕收回短刀，但却又飛快地出指封閉了卓重山兩肩的穴道。

卓重山雙眉倏地一揚，道：「拾三郎，你這算什麼？」

拾三郎笑了笑，道：「對你這種人，

我不能不多小心些。」

卓重山口齒微動了動，但却未出聲，沒有再多說廢話。

拾三郎星目眨動了一下，忽然凝注地道：「首先，我請問『黑豹』令牌主人究竟是誰？」

卓重山道：「適才之前老夫已經說過了，老夫雖然知道他，也僅知道他是『黑豹無敵』令主人，却不知道他是誰，叫什麼名字。」

拾三郎道：「你這話實在？」

卓重山道：「老夫說的是不折不扣的實話。」

拾三郎道：「你想我會相信你這實話麼？」

卓重山道：「你要是不信，老夫便就無可奈何了。」

拾三郎淡然一笑道：「你無可奈何，我却有可奈何，你信不信？」

卓重山道：「你有什麼奈何，也沒有用。」

拾三郎道：「眞的沒有用麼？」

卓重山道：「老夫說的確實是實話，根本不知道他的姓名。」

拾三郎聲調倏地一凝，冷聲道：「卓重山，我提醒你，你應該清楚你眼下的處境。」

卓重山道：「不勞你提醒，老夫自己十分清楚得很。」

拾三郎淡然一笑道：「如此我請問，武林人對一些不肯實話實說的人的手段，你也清楚麼？」

卓重山心頭不由暗暗一震！道：「拾三郎，你要用？……」

拾三郎淡淡地道：「我只要伸根指在你的身上指一下，你就得立刻周身汗如雨淋，倒在地上打滾，這話的意思，你明白麼？」

卓重山不是傻子，這話的意思他怎會不明白，聽得心頭不禁猛然一顫！道：「拾三郎，你就是殺了老夫也沒有用，也說不出他的姓。」

拾三郎神色冷漠地道：「那我就試試看，究竟有沒有用？」

說着緩緩地抬起了一隻手，伸出了一根指頭，作勢便要朝卓重山胸旁經脈穴道點下。

卓重山不由心胆俱顫！但是他却暗暗一咬牙，閉上了雙眼。

這情形，很明顯，他是橫了心，準備接受拾三郎這一指點下所生的痛苦，與折磨！

可是，拾三郎眼見他這種情形，伸出的那根指頭却遲疑着沒有點下，抬起的一隻手也緩緩地垂了下去。

卓重山久久未聞動靜，忍不住奇怪地睜開了眼睛，望着拾三郎問道：「你怎麼不點下了？」

拾三郎雙眉微揚了揚，道：「你希望我點下麼？」

卓重山搖了搖頭，道：「老夫當然不希望。」

拾三郎道：「那你何必還問。」

卓重山眨了眨眼睛道：「這麼說，你已經相信老夫說的是實話了？」

拾三郎語調沉冷地道：「我問你，那『琵琶手』劉百陽在什麼地方？」

卓重山心中忽然微微一動，道：「老夫可以請問一個問題不？」

拾三郎道：「什麼問題？」

卓重山目光凝注地道：「你爲何也想知道『黑豹』令主人是誰？」

拾三郎道：「這是我的事情。」

卓重山眨眨眼睛道：「你可是也有一塊『黑豹』令牌？」

拾三郎冷哼道：「那你就不必要知道了。」

語聲一頓即起，又道：「答我問話，劉百陽他在什麼地方？」

卓重山說道：「他在洛陽城『四海鏢局』。」

拾三郎道：「我再問你，貴宮宮主現在什麼地方？」

卓重山道：「也許在秦嶺宮中，也許已經出來了。」

拾三郎道：「我的話你已經轉告了他沒有。」

卓重山點頭道：「轉告了。」

拾三郎道：「那麼，他會如期前去赴約麼？」

卓重山道：「大概不會不去。」

拾三郎默然沉思了刹那後，說道：「你很合作，看來，你該稱得上是一位『俊傑』。」

卓重山嘿嘿一聲乾笑，道：「在生與死兩條路的邊緣上，任何人也都會選擇『俊傑』這條生路的，是不是？」

拾三郎淡笑地點點頭道：「你說的是，一個人面臨生死抉擇的邊緣，不識時務那只是白送性命，實在大不智得很。」

語聲一頓又起，接道：「現在請答我最後一問。」

卓重山道：「你問吧，既是最後一問，老夫定必知無不答，答無不實。」

「如此，我先謝謝你了。」拾三郎抱拳一拱，接着是星目倏地一凝，說道：「我請問，當年那『寒玉居』之事，你知道麼？」

卓重山毫不猶豫地一點頭，說道：「知道。」

拾三郎道：「那是怎麼回事？是什麼人下的手？」

卓重山搖了搖頭，道：「老夫那就不知道了。」

拾三郎說道：「你不是說知道嗎？」

卓重山道：「老夫說知道，是指『寒玉居』被毀之事。」

拾三郎道：「是怎樣被毀的？」

卓重山道：「據說是一夥江湖高手毀的。」

拾三郎目光如電般灼灼逼注地道：「是那一夥江湖高手？」

卓重山道：「黑白兩道都有。」

拾三郎道：「都是那些人？」

卓重山搖了搖頭，說道：「那就不知道了。」

拾三郎兩道濃眉微微一揚又垂，道：「你眞不知道麼？」

卓重山正容搖頭道：「老夫是確實不知道，因爲老夫並不在場。」

拾三郎沉思地道：「這麼說，你是沒有參加了？」

卓重山道：「老夫如是參加了，就不會不知道是那些人了。」

拾三郎雙眉深皺，默然了稍頃，自語地道：「這就有點奇怪了？……」

卓重山問道：「什麼奇怪了？」

拾三郎道：「有人說『寒玉居』被毀的當時你也在塲，有你一份。」

卓重山心中不由倏然一震！道：「誰說的？」

拾三郎神情淡漠地道：「誰說的，那你就不必要知道了。」

卓重山心念有如閃電般地飛轉了轉，道：「拾三郎，俗語說得好，『男子漢大丈夫，敢作敢當』，以老夫的身份，豈是那種沒有格不敢當之人，你應該相信『寒玉居』被毀之事確實與老夫無關。」

拾三郎淡淡地道：「你權傾『七星宮』，身份僅在宮主一人之下，我怎會武斷不相信你之言。」

卓重山眨眨眼睛道：「老夫懷疑這可能是嫁禍，你認為如何？」

拾三郎道：「也許可能。」

卓重山嘿嘿一聲乾笑，道：「如此，何不告知老夫，那人是誰，讓老夫去找他呢？」

拾三郎星目微凝地道：「你找他做什麼？是想殺人滅口麼？」

卓重山乾咳了一聲，搖頭道：「你誤會了，老夫既然沒有參加『寒玉居』之事，內心就十分坦然，何須殺人滅口，老夫找他祇是想問問他為何嫁禍，弄清楚他嫁禍的用意何在？」

拾三郎微一擺手道：「那就不必去了，他是不是嫁禍？為何嫁禍？事情總會水落石出的。」

話鋒一頓，忽然抬手朝站立在十丈以外的易華隆一招手，揚聲說道：「易師姪，你過來一下。」

易華隆聞言，連忙飛身掠了過來，躬身說道：「弟子敬候掌門師叔令諭。」

拾三郎朝他擺了擺手，又轉朝「千毒書生」司徒眞一招手道：「司徒老，你也請過來一下。」

司徒眞也連忙騰身飛掠了過來，垂手肅立。

拾三郎語音清朗地緩緩說道：「司徒老，我請你暫時負責護衛易師姪的行動，如果有人出手阻攔，你儘管用毒，放手施為好了。」

司徒眞和易華隆聞言，神情不禁同時愕異地一怔！四隻眼睛全都迷惑地望着拾三郎。

拾三郎話音一落又起，轉向易華隆說道：「現在我把卓令主交給你，他的一切安全由你負責，你明白麼？」

易華隆和司徒眞聞言，立時都明白拾三郎的心意了。

於是，他二人立即雙雙躬身說道：「弟子遵諭。」

可是卓重山一聽這話，臉上却突然變了色，雙目陡地一瞪，逼視着拾三郎，怒聲道：「拾三郎，你這是什麼意思？」

拾三郎淡然一笑，道：「卓重山，我的話你難道沒有聽淸楚麼？」

卓重山道：「老夫如是沒有聽淸楚，就不會得問你是什麼意思了。」

拾三郎淡淡地道：「我的意思很單純，為你今後的安全着想，我把你交給我這位易師姪，由他負責你的安全，以免發生意外，如此，你明白了麼？」

卓重山冷冷地道：「老夫明白了，但是可也糊塗了。」

拾三郎道：「什麼糊塗了？」

卓重山微一沉吟道：「你為老夫的安全着想，可是認為有人要殺老夫？」

拾三郎點頭道：「不錯，要不然我就不會把你交給我易師侄，讓他負責保護你了。」

卓重山目光倏地一凝，問道：「你認為有什麼人要殺老夫？」

拾三郎道：「這問題，你自己心裏應該明白。」

卓重山搖頭道：「但是老夫却一點也不明白。」

拾三郎神情淡漠地道：「你不明白就算了。」

卓重山冷冷地道：「拾三郎，老夫不喜歡也不須要別人負責保護！」

拾三郎尚未接話，易華隆突然跨前一步，語音冷凝地說道：「卓令主閣下，我掌門師叔可是一番好意，你別不識好歹多說廢話了。」

為了免得卓重山再多說廢話，是以他話音一落，立即抬手出指，便將卓重山啞穴點下。

拾三郎見狀連忙抬手一攔，道：「華隆，別出手，讓他把話說完，免得他心中不甘。」

語聲一頓，望着卓重山說道：「卓重山，你應該明白……」

卓重山截口道：「拾三郎，老夫非常明白得很，老夫的安全乃是老夫自己的事，命也是老夫自己的，不勞你費心多慮，謝謝你的好意。」

拾三郎微微一笑，道：「你說的是，你的安全是你自己的事，用不着我多管，可是……」

卓重山倏又截口道：「拾三郎，老夫問你，你是男子漢不是？」

拾三郎兩道濃眉一揚，道：「我拾三郎堂堂七尺軀，乃是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昂藏鬚眉！」

卓重山冷冷地道：「那你說話為何不算？」

拾三郎道：「我那裏說話不算了？」

卓重山嘿嘿一聲冷笑道：「老夫請問，老夫實答你所問，你便放過老夫，這話可是你說的？」

拾三郎一點頭道：「不錯，這話是我說的。」

卓重山又是嘿嘿一笑，道：「既如此，你為何不遵守諾言，不放過老夫？」

拾三郎淡淡地道：「我說過不放過你了麼？」

卓重山說道：「你雖然沒有說過，但是……」

拾三郎接口道：「但是，把你交給我易師侄，與不放過你，似乎並無差別，是不是？」

卓重山道：「這乃是事實。」

拾三郎淡然一笑道：「卓重山，你應該明白我這是為你的安全，也完全是一片

好意。」

卓重山冷冷地道：「你的好意老夫心領。」

語聲一頓，接着又道：「老夫希望你現在就放了老夫。」

拾三郎微一搖頭，說道：「現在就不行。」

卓重山雙目倏地一瞪，道：「為什麼？難道你想背信毀諾，食言反悔？」

拾三郎冷冷地道：「我既未背信毀諾，也不想食言反悔。」

卓重山道：「那你為何不現在就放了老夫？」

拾三郎神情冷漠地一笑，問道：「卓重山，我答應過你現在就放你沒有？」

「這個……」卓重山神情不由呆了呆，皺起了一雙眉頭。

不錯，拾三郎雖然答應放過他，但是並未說過也沒有答應現在就放他。

卓重山皺着雙眉道：「你既然不打算現在就放過老夫，當時為何不說明？」

拾三郎淡淡地道：「這能怪我麼？交換的條件是你提出的，當時你為什麼不說清楚？」

這話不錯，是理，這又怎能怪責拾三郎。

卓重山忽然輕聲嘆了口氣，道：「拾三郎，你可算是老夫生平所遇最高明難纏之人。」

拾三郎笑笑道：「你覺得上當了，是不是？」

卓重山冷冷道：「這簡直是陰溝裏翻了船。」

拾三郎道：「但是，却保住了你一條命。」

卓重山心念轉動地乾咳了一聲，問道：「你打算什麼時候才放走老夫？」

拾三郎道：「那得看情形而定。」

卓重山道：「看什麼情形？」

拾三郎道：「什麼時候能證實你所答確是實話，便什麼時候放你。」

卓重山眉鋒微皺了皺，正容說道：「老夫所答句句都是實話。」

拾三郎淡淡地道：「那是你的說法，我却不能就這樣相信你片面之言。」

卓重山道：「老夫以身份保證。」

拾三郎神色冷漠地搖頭一笑，道：「算了，你那身份在『七星宮』中雖然很有點分量，可是這裏並不是你『七星宮』，你在我眼中也不值一顧！」

卓重山雙眉陡地一挑，怒聲道：「拾三郎，你敢瞧不起老夫？」

拾三郎冷冷地道：「卓重山，你發什麼火，你應該明白你眼下的處境。」

卓重山道：「眼下的處境怎樣？當着各方江湖朋友，難道你還能不顧身份，食言毀諾，殺了老夫不成！」

拾三郎道：「我雖然不便食言毀諾殺了你，但是我却可以消遣消遣你，折磨折磨你。」

這話，聽得卓重山臉上變了色，口齒微動了動，但却沒有說出話來，終於默然地垂下了頭。

他怕了。

的確，拾三郎雖然不便背信毀諾殺他，却可以使用其他手段折磨消遣他。

同時他心裏也十分清楚，拾三郎外號「冷面絕情」，如果要消遣他時，手段必然十分缺德，他於「軟麻」與兩肩穴道被制，無法動顫的情形下，其苦楚不言也可以想像得到，定必難受得很，他又怎得不怕？

拾三郎見他低頭不語，知道他心裏怕了，於是便即輕聲一笑，接說道：「俗話說得好：『人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此時此刻，你最好是忍着氣，聽我的，只有益，而無害，激怒了我，吃苦頭受罪的，乃是你自己，如果你想出氣，等我放了你之後，那時，你儘可以找我發威出氣洩憤！」

這話不錯，是理。

俗話說好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此時此刻發火發威實在只是自找苦吃，何益？

拾三郎既然已經答應到時候放他，那就等到恢復自由之時再找拾三郎出氣洩憤，以報今天之辱不遲。

可是……

拾三郎到時確實會放他嗎？會不會因為他所答某個問題的不實而變卦呢？

卓重山心裏在暗想，意念有如風車般地飛轉着，轉着轉着，倏然一抬頭，目視拾三郎問道：「你為何要查問『寒玉居』之事？」

拾三郎道：「我與寒玉先生，有點淵源。」

卓重山道：「什麼淵源？」

拾三郎搖頭道：「現在還不到公開的時候。」

語聲一頓即起，星目凝注地問道：「你還有什麼話說沒有？」

卓重山眨了眨眼睛，說道：「有，也有沒。」

拾三郎道：「有，你就說吧。」

卓重山道：「你答應麼？」

拾三郎道：「你先說說着。」

卓重山略一沉默，忽然一搖頭道：「算了，老夫不想說了。」

拾三郎道：「為什麼？」

卓重山乾咳了一聲，道：「說出來你也不會得答應。」

拾三郎淡淡地道：「只要不是不合理的事情，我會盡可能的答應你，你放心好了。」

卓重山雙睛眨動地嘿嘿一聲乾笑，道：「這麼說，你是答應了？」

拾三郎神色冷漠地哼了一聲，說道：「卓重山，你休想和我動心眼兒，企圖讓我上你的圈套，在沒有知道這是什麼事情之前，我絕不會上你的當，先答應你什麼的。」

卓重山默然沉思了刹那，忽地一搖頭道：「老夫沒有什麼好說的了。」

拾三郎淡笑了笑，目光立即轉望向易華隆道：「易師姪，你帶他去吧。」

易華隆躬身應了一聲，舉腿跨前一步，說道：「卓令主閣下，從現在你是我銀龍帮的客人了，只要你放安份點，我們不會怠慢你的。」

話聲中，伸手挽起卓重山的一隻胳膊，舉步便向他「銀龍帮」一衆屬下立處走去。

（未完待續）



心祭

緊張刺激打鬥武俠長篇

東方英・文
培　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宋曉峯僞扮莫天倚，用靈藥解去曹晉身上劇毒，冀能說服他反叛朱五絕，正當曹晉猶疑莫決之際，朱五絕突然來到，帶領他們往見久已絕跡江湖的人寰帝君，向他們提出拜帝君爲再傳弟子，取少林、武當二掌門首級，與所賜四女成親爲條件，以作他們効忠不貳之表現。曹晉回去後，因懾於人寰帝君兇名，對宋曉峯所說反抗朱五絕之事又增威脅，成親前一晚，宋曉峯取出趙靈燕寄來密柬與曹晉共閱，信中云人寰帝君實爲人假冒，曹晉疑信參半，但也依從宋之提議，成親夜由宋將二女催眠審問——

智擄少女心　勇赴霸王宴

宋曉峯堅定的問道：「告訴我，你們人寰帝君是什麼人裝扮的？」這他的問話，絕不模稜兩可，不要受術人判別是非，只要他直覺的問什麼答什麼，是施術者的要訣。

春熒毫不猶豫，接口回答道：「湯二麻子！」

宋曉峯道：「你們眞正主人是誰？」

春熒道：「朱五爺！」

宋曉峯忽然一轉頭，朝着笑面天王曹晉吐勁傳音道：「曹兄，你要不要再聽聽春昶的回答。」

笑面天王曹晉原與宋曉峯約定，他只暗中窺伺，絕不出面參與宋曉峯的行動，詎料眼見之下，宋曉峯只三言兩語，就証實了人寰帝君的眞假，過份的容易，實在叫笑面天王難以相信，同時好奇之心大起，決心親自試一試，當下答話道：「小弟想親自問問春昶，不知莫兄能否見允？」

宋曉峯點頭一笑道：「歡迎之至，請！」

笑面天王曹晉飄身而出，落在宋曉峯身前，一抱拳道：「小弟先請教一事，她們兩人爲什麼如此温順，有問必答？」

宋曉峯微微一笑道：「不瞞曹兄說，小弟在她們身上動了一點小手法，使她欲瞞無能……。」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道：「曹兄要親自詢問她們，我們改變一個方法如何？」

笑面天王曹晉暗忖道：「看來他一定有毛病，否則爲什麼要改變方法？」心口不一的點頭一笑道：「小弟對莫兄這奇奧手法，是見所未見，一無所知，但由莫兄安排，小弟無不從命。」

宋曉峯淡然一笑道：「小弟的意思是，我們現在恢復她們神智，由曹兄再問她們一個一淸二白，因爲小弟這手法，太繁雜的話，她們就答不上來了。」

笑面天王曹晉當然明白宋曉峯的意思，已看出他的心意，訕訕的一笑道：「很好，很好，我們既已知道那冒充的人是湯二麻子，料想她們想改口也不成了。」

宋曉峯出手如風，在春熒春昶二人身上各自拍打了七處穴道，只見春熒春昶如同大夢方回，睜開眼來，各自一震，相視愕然，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

宋曉峯與笑面天王曹晉見她們兩人不說話，他們兩人也不開口先，只用一雙精光閃閃的利眼，凝注着她們。

只看得她們一陣心慌，春昶年紀輕，先就受不住，驚叫出聲，道：「這是什麼地方

，你們要幹什麼？」

宋曉峯冷笑一聲，道：「要幹什麼，難道你們自己心裏沒有數，春暖春暉把什麼都說出來了，希望你們也把你們知道的說出來。」

春熒一揚頭道：「說什麼？我們什麼都不知道，我們又不是春暖春暉，她們愛怎樣說，我們管不着。」

笑面天王曹晉微微一笑道：「她們說些什麼，你們當然管不着，老夫要問的話，你們却非據實回說不可，否則，你們就只好回你們朱五爺那裏去了。」

春熒冷哼一聲，道：「回去就回去，誰還稀罕你們兩把老骨頭不成。」

笑面天王曹晉是臉上笑得越厲害，心裏越是發火，春熒一聲老骨頭，可眞罵火了笑面天王曹晉，只見他臉上的笑容一堆道：「朱五爺要是知道你們告訴我們，那人寰帝君不過是湯二痲子假扮的，兩位想想，那將是一個什麼樣的結果？」

春熒大叫一聲道：「胡說，我們什麼時候說過人寰帝君是湯二痲子假扮的。」

笑面天王曹晉笑道：「老夫說是你們說出來的，你們說沒說，要朱五爺相信才算數，你們說是不是？」

宋曉峯接口又道：「說老實話，其實我們也很畏忌朱五爺，兩位如果能够實話實說，我們都是同病相憐之人，未嘗不可彼此互助，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

笑面天王曹晉接着又道：「要不然，我們怎會知道人寰帝君是湯二痲子假扮的，還不是你們二個丫頭樂極忘形，吐了眞情，見了朱五爺，我們的話好說，你們就難以自辯了。」

春袒心中甚是害怕，嬌軀抖顫不止的叫了一聲，道：「熒姊姊，你不說我可要說了。」

春熒爽然一嘆道：「要說可以，你們要先給我們一個保証。」她沒有答春袒的話，直接向宋曉峯與笑面天王曹晉提出了條件。

笑面天王曹晉道：「什麼保証？」

春熒道：「不要讓朱五爺知道是我們洩了他的秘密。」

宋曉峯道：「可以，不過你們也要和我們合作，聽我們的話行事，不然我們出了事，你們首先遭殃。」

春熒道：「如果我們什麼都聽你們，你們自己不小心出了事呢？」

宋曉峯道：「那不怪你們，我們依然保証不洩漏你們的談話。」

春熒道：「你們的話靠得住麼？」

笑面天王曹晉含笑道：「姑娘除了相信我們之外，似乎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弄翻了，朱五爺要得到我們的幫助，就是明知道你們是情非得已，只怕也饒不得你們，你們要活命，就只有相信我們了。」

春袒道：「熒姊姊，事逼如此，我們說了吧！」

春熒冷芒如劍的瞪了春袒一眼，道：「你就這樣怕死！」

笑面天王曹晉笑道：「你們絕不會死，就是不說也不會死，我們要把你們交還朱五爺時，一定給你們有機會向朱五爺分辯。」

朱五絕是怎樣一個人，她們兩人似是非常清楚，寧可這時喪了命，也不願被笑面天王曹晉說的那樣被送回去，春熒點頭一聲長嘆道：「好，我們說了。」

× × ×

笑面天王曹晉與宋曉峯聽完春熒所說的一切情形，其實她所知道的也有限得很，除了知道人寰帝君是假的外，便是她們此行的任務，她們此行任務，其實不說，笑面天王曹晉與宋曉峯想也想得到，除了監視他們和抓實權之外，難道還會有什麼好心腸。

宋曉峯再一伸手解了她們兩人被制的功力，帶着她們回了新房，倒是人不知鬼不覺，誰也想不到春暖洞房之中，令人魂消魄散的旖旎風光變成了勾心鬥角的驚濤駭浪。

笑面天王曹晉回到自己房中，眼看着睡在床上一對春情蕩漾，雙靨酡紅的蛇蝎美人，心裏眞恨不得一掌把她們送進鬼門關，才洩心頭之氣，試想他在江湖上混了一輩子，如今朱五絕還用這種手段來對付他，分明是一種極度的諷刺和侮辱。

想到恨極之際，笑面天王曹晉已然再無他顧，決心與莫天倚連成一氣，反倒朱五絕了。

正當他恨極氣極之際，房門之外，忽然起了輕微的剝啄之聲，天都快亮了，是什麼人，這時還來驚擾，好沒禮貌，笑面天王曹晉心中氣上加氣，冷喝一聲，道：「什麼人？有事不會明天再說麼！」

「大哥，是我谷中鶴。」

谷中鶴可不比別人，笑面天王曹晉閃身打開了房門，輕問道：「賢弟，有什麼事？」

谷中鶴隔着房門，輕聲道：「宋曉峯來了，……。」

笑面天王曹晉心中一陣羞愧，老臉一紅，猶豫了一下道：「你怎麼帶他到這地方來……。」

谷中鶴截口微笑道：「他說此時此地，比什麼地方都好談話。」

這話一點不錯，朱五絕再是心沉似海，詭計多端，怎樣也不會監視到新房之內來，何況新房之內的兩位新娘還是他安排的心腹手下。

笑面天王曹晉苦笑一聲，點頭道：「那你請他進來吧！」

谷中鶴輕咳了一聲，肩頭一搖，進了新房，笑面天王只覺眼前人影一現，宋曉峯已站在谷中鶴原來站立之處了，他是從何而來，笑面天王曹晉竟然沒有看清楚。

宋曉峯像往常一樣，非常有禮的行了一禮，口稱：「曹師伯！」

人在落魄失意時，最是多心，自卑感也特甚，宋曉峯這樣謙恭有禮，笑面天王曹晉見了，心裏就覺得舒坦，微微一笑，道：「請進！」

宋曉峯進入新房，笑面天王曹晉掩好房門，心裏還有點不好意思，宋曉峯正眼也不望別處一下，向笑面天王曹晉又是一禮，道：「明日就是丐帮帮主施一平約宴之日，小侄過去深受師伯知遇之恩，不敢忘情，今日特冒萬死而來，有一言向師伯陳情。」

笑面天王曹晉長長一嘆，說道：「你可是顧念舊情，要師伯退出這場兵災殺刦

之爭。」

宋曉峯道：「小侄更有甚者，是想請師伯拔刀相助，帮小侄消弭武林浩刦，朱五絕之爲人，山主的遭遇，小侄想師伯你老人家不待小侄贅言，也比小侄知道得清楚，但小侄這方面的安排，只怕師伯所知就有限了，如師伯有心下問，小侄願擧實以告，請師伯明智抉擇。」

笑面天王曹晉剛才已經打定主意，脫離朱五絕，但只是消極的逃避，沒有準備作積極的倒戈相向，宋曉峯的要求，使他不得不又重新攷慮起來，蹙眉凝思，久久無言。

宋曉峯不敢打擾他，靜靜的在一旁等待。

忽然，笑面天王曹晉一抬頭，問道：「莫老兒是不是已經答應相助你們了？」

宋曉峯早就知道笑面天王曹晉對莫天倚是一百個不服低，微微一笑道：「莫老前輩與你老人家的情形不同，他確已早就離開此地了，……。」

笑面天王曹晉一楞截口道：「他早已離開此地了，那現在的那位莫老兒……。」他的腦筋當然也不慢，馬上就想到現在那位莫天倚。

話聲未了，宋曉峯已是一禮到地，接口道：「小侄向你老人家告罪，現在的他實在就是小侄。」

笑面天王曹晉怔了一怔，轉目向谷中鶴望去，心中對他大爲不滿，不由冷笑了一聲。

谷中鶴一揖到地，恭聲說道：「小弟瞞着大哥，實在都是爲了大哥好，請大哥賜諒。」

笑面天王曹晉乾笑一聲，轉目凝注着宋曉峯一陣，接着一嘆，說道：「你要老夫相助你不難，你去叫你義父親自來請老夫吧！」

笑面天王曹晉話聲方了，門外忽然有人傳聲接話道：「小弟早就來此，有候賜見了。」

笑面天王曹晉一震，谷中鶴已閃身去打開了房門，一綫天含笑跨步而入。

要知，笑面天王曹晉與宋曉峯他們的談話，因怕驚動旁人，都是用傳音神功對話，本來傳音神功，不但可以擇人交談，而且隔音妙用，不是交談對象，雖是面對面的站着，亦無法與聞，如今一綫天人在房外，竟把他們的傳音談話聽得清清楚楚，一綫天的一身修爲，能不叫笑面天王曹晉暗暗吃驚。

本來，像笑面天王曹晉的一身功力，在江湖之中，已是難逢敵手的絕頂身手，就和山主郭慕陶比起來，亦在伯仲之間，絕不是二三百招所能分出高下。

但一綫天有心無意之間，露了一手捕音捉影之術。

笑面天王曹晉已心裏有數，比一綫天要差得多了。

因爲「捕音捉影」之術，最是現實，非功力高於對方，而且要高出很多，否則，別想捕捉對方的傳音對語，這是硬碰硬，一點也無法偷機取巧的。

武林人物，就是這樣，面子大於一切，一綫天這一現身，與其說是震住了笑面天王曹晉，不如說是給足了笑面天王曹晉面子。

將來說出去，他是一綫天親自相請的，那面子就大得多了。

這時，笑面天王曹晉已是心平氣和，笑臉相迎道：「不敢，小弟言語失態，尚請……宋兄……見諒。」一綫天到底姓什麼，笑面天王曹晉實在弄不清，但上次一綫天是以姓宋的身份，與他見過一面，所以，笑面天王曹晉頓了一下，還是決定稱一綫天宋兄。

一綫天一笑抱拳道：「小弟爲江湖請命，望曹兄仗義相助。」

笑面天王曹晉抱拳一肅道：「宋兄至誠感人，小弟但憑吩咐！」

× × ×

笑面天王曹晉與一綫天作了一番懇談，眞正瞭解一綫天與宋曉峯的抱負之後，大是感動，決心以有生之年，爲正義武林效力，以贖前愆。

一綫天走後，笑面天王曹晉連日來沉重結鬱的心情，爲之一朗，輕鬆的一笑，指着床上身手被制的春暖春暉二女道：「曉峯，這兩個丫頭，老夫就交給你了。」

宋曉峯搖手笑道：「不行，這兩天你老人家敷衍下去，我去把春熒、春袒二女叫來，要他們自己把話說明，免得我們再勞神了。」說着，身形一幌，人已出房而去。

谷中鶴接着一笑道：「曹大哥，小弟留在這裏算什麼？失陪了！」笑聲未了，人踪已杳。

笑面天王曹晉無可奈何的苦笑一聲，雙膝一盤，垂簾內視，行功打坐起來。

宋曉峯帶着春熒春袒二女再來時，已是天色大亮之後，這時，宋曉峯又恢復了莫天倚的裝扮。

叫開笑面天王曹晉的房門，春熒春袒二女奔去解開了春暖春暉二女穴道，春暖春暉二女睜開眼來，還以爲春熒春袒二女有意捉弄，羞紅着臉啐了她們一口，急急穿好了衣服。

這時，春熒輕輕拉了春暖一下道：「暖妹妹，事情不好了啦！」

春暖春暉齊皆大驚，輕聲道：「出了什麼事？」

春熒指了一指門外，道：「他們什麼都知道了哩！」春暖春暉二女穿好衣服時，宋曉峯與笑面天王曹晉也借故踱出房外去了。

春暖爲人脾氣可大，聞言之下，柳眉一挑，冷笑一聲，道：「知道了有什麼了不起，我們就和他們攤開說好了。」

春熒搖手道：「暖妹，我們有把柄落到了他們手中哩！」

春暖道：「什麼把柄？」

春熒道：「他們知道了人寰帝君是假的。」

春暖春暉齊是一震道：「他們怎樣知道的？」這是洩漏不得的最高秘密，不由她們不心裏害怕。

春熒忽然目光一厲，道：「這就要問你們兩人了！」他們四女之中，春熒最大，也是四女之首，其次是春暖，老三是春暉，老四才是春袒。

春熒目光一厲，春暖氣勢一沮，楞了一下，愕然說道：「爲什麼問到我們的身

上來了。」

春袒插嘴道：「昨晚半夜三更，曹老兒忽然闖到我們房中來，說是你們二人說出來的，不問你們問誰？」

春暉氣得喝了一聲，道：「老四，你胡說什麼……」

春熒截口道：「老四沒有胡說，事實確然如此，就因你們洩漏了這消息，害得我們昨夜受了半夜的折磨……」

話聲頓了一頓，語氣一沉，接道：「要不是你們二人漏了口風，曹老兒爲什麼動都沒有動你們一下，而且又點了你們的穴道？你說！這是爲了什麼？」

春暖春暉本就覺得昨晚之事離奇不經，心中正自疑神疑鬼，被春熒這樣一問，兩人驚愕得相顧失色，答不上話來。

她們什麼都不知道，又如何答得上話來。

春熒冷笑一聲，接着，道：「就憑這兩點，你們如何向朱五爺交待？」

春暖春暉心裏雖然還是一片糊塗，却又無以自辯，她們可曉得朱五爺的厲害，在這種情形之下，似乎只有死路一條了。

春暉哭叫一聲，道：「大姊，你要救救我們啊！」

春熒長嘆一聲，說道：「救你們，我們兩人，都被你們害慘了哩！別說你們無法向朱五爺交待，就我們，還不也是一樣了。」

春暖訕訕的說道：「那麼，我們如何是好？」

春熒道：「剛才他們兩人交下條欵下來，給我兩條路，第一條路，是把我們送還給朱五爺……。」

春暉截口說道：「會不會提起洩密的事？」

春熒道：「他們不提這件事，又怎能把我們送回去！」

春暖說道：「這不是明明要我們的命麼！」

春熒道：「第二條路，就是我們和他們合作，一切聽他們的，大家便可以相安無事。」

春暖道：「這樣要是被朱五爺查出來，還不也是不得了。」

春袒道：「一條路是現在馬上就身受酷刑而死，一條路雖然也是死，但還有求生的機會，莫爺還說，只要他們事成，他們便還給我們自由，任由我們自去。」

春暖道：「他們圖謀什麼事？」

春袒道：「管他們謀什麼事，反正是勾心鬥角罷了，我現在只關心我們自己的事。」

春暖望着春熒道：「大姊，你的意思呢？」

春熒道：「我可以順從你們的意思，選擇第二條路，不過你們一切都要聽我的。你們說，你們到底要走那條路？」

春暖一嘆道：「事實擺在眼前，我們除了第二條路，還能有別的選擇麼？大姊，你就作主了吧！」

春熒最担心的就是春暖，她不但脾氣急躁，而且鬼心眼也多，最是難防，如今有了她這句話，春熒暗中吁了一口氣，道：「二妹，這可是你說的！」

春暖點頭道：「大姊，我就是這個意思……。」

「咳！咳！」笑面天王曹晉在前，宋曉峯在後，回到房中來了，她們的談話，一一落入他們耳中，因此春暖一點頭，他們就適時而回。

春熒與春暖春暉春袒使了一個眼色，四人輕動杏蓮，來到笑面天王與宋曉峯面前，行了一禮，道：「我們四姊妹已經商量好了，願聽二位吩咐行事。」

宋曉峯目光在她們四人臉上掠視而過，道：「你們都同意了。」

她們四人同聲齊道：「我們大家無不同意。」

宋曉峯微微一笑道：「其實，我們與朱五爺也沒有什麼，只是不服氣他用這種手段對付我們，所以非給他一點顏色看看，……你們儘可放心，只要你們聽我們的話，豈能動得了你們。」

四女都知道笑面天王曹晉與莫天倚實力極大，要不朱五絕也不會特別注意他們兩人了，因此，倒是非常信得過他們有此能力。

只要他們不說出她們洩密的事，他們就明的挺胸保護她們，朱五絕也非賣他們的帳不可。

四女相視一笑，一齊向笑面天王曹晉與宋曉峯再度行了一禮，說道：「多謝二位爺。」

宋曉峯一揮手，說道：「四位不必多禮了，我們假戲眞做，這場戲，還得繼續演下去，屈辱四位之處，也請四位多多見諒了。」

接着，轉頭向春熒春袒領首道：「我們也回自己房中去吧！……。」

話聲方了，房外响起谷中鶴的聲音道：「朱五絕就要來了。」

宋曉峯一駐足，只聽朱五絕的笑聲，已在外廳揚了起來，唸道：「玉樓巢翡翠，綉閣集鴛鴦，小侄道賀來遲，罪甚！罪甚！」

朱五絕來得像一陣旋風，話到人到，房內宋曉峯與笑面天王曹晉剛和四女取好位置，他已跨步進入房中來了。

朱五絕目光暗中一掃而過，只見他們六人浮現在臉上微笑，顯得倒是一片濃情蜜意，魚水和諧，心中大是高與，不由哈哈一笑，打趣笑面天王曹晉，說道：「曹師伯，童子功與美人眷孰美？哈！哈！哈哈！」

笑面天王曹晉與春暖春暉二女羞容畢現，笑而不答。

朱五絕轉頭望了宋曉峯一眼，宋曉峯却不讓他先開口，呵呵一笑，道：「朱大俠，樂成之美，不知老夫何以多謝。」

朱五絕笑道：「不謝！不謝！只要兩位高與，不叫我這媒人挨駡就好了。」

談天一過，朱五絕接着一抱拳，道：「昨日小侄，因事未克前來參加盛禮，今日特備便酌，藉申歉意，有請六位賞光賜駕。」

霸王請宴，誰敢不去，宋曉峯與笑面天王相顧一笑，同聲齊道：「不敢當！不敢當！」

朱五絕道了聲：「小侄爲各位領路了！」話聲一落，人已轉身出了房。

宋曉峯與笑面天王曹晉隨身而出，四

女走在最後，出得大門，朱五絕還帶來了八位隨從人員，又隨在四女之後，把他們擁入一座山谷之內。

一路上宋曉峯仔細打量，這又是一處從未去過的新的地方，暗中椿卡處處，戒備得非嚴密。

朱五絕領着他們進入一座深邃的山洞之內，一路叫門而過，過了五道門戶，最後到了一間寬大的石室。

石室之內，珠光耀眼，光明如晝，石室中央品字形擺好了三桌酒席，左右兩席，上面都已坐滿了人，只有中間一席，尙虛位以待，無人在座。

朱五絕領着宋曉峯與笑面天王曹晉等六人，直趨當中席前，照禮說，他該讓請宋曉峯化身的莫天倚與笑面天王曹晉併肩上坐才是。

可是，這時他却當然不讓的在首位上一站，然後，才請宋曉峯與笑面天王曹晉坐了左右兩旁次位，四女則挨在宋曉峯與笑面天王身旁而坐。

這一桌，就是他們七人。

宋曉峯與笑面天王曹晉同時掠目向左右兩席望去，只見左邊席上上座的二人，竟是山主郭慕陶隨身侍童劍魂劍魄，與他們二人同席的，是笑面天王手下的童世昌，單玄，杜伐，吳戈，連永勝，鄭火龍六人。

從前，宋曉峯與朱五絕同在秘谷練功時，除了上述六人之外，本來還有谷中鶴，温成，樊奎三人，但這時那三人都未被請，想必朱五絕對他們三人印象不佳。

右邊席上爲首的二人，却大出宋曉峯意料之外，想不到竟是宋曉峯在雲山深處所見過的黃天都與呂坤。

他們那一桌另外六人，都是二十多歲年紀不大的小伙子，宋曉峯依稀還認得那六人就是黃天都所訓練的那批年輕人。

許多時候不見，那六人眼神上所顯示出來的功力，又非當日可比，不知精進了多少倍，想來那些人更是叫人可怕了。

宋曉峯近年來忙得頭昏眼花，眞幾乎忘了他們那批人了。

以他現在莫天倚的身份，該不該認識他們，都很叫他爲難的了。

他偷偷向笑面天王曹晉望去，只見笑面天王曹晉對他們那些人的反應，是一片茫然與輕淡，分明不知道山主暗中還有這股力量。

宋曉峯神色稍異，却已落到了朱五絕眼中，朱五絕微微一笑道：「莫老不認識他們了？」

宋曉峯憑這一句話就不能說不認識他們，但他眞沒想到這次會遇見他們，因此在和莫天倚計議這次行動時，根本就沒有顧慮到他們，所以莫天倚也沒有交待。

宋曉峯驀地想起那次失手被擒的往事，記起當時與黃天都的談話，黃天都曾坦白的承認他父親是死在他們手中，而山主郭慕陶後來告訴他，他父親就是死於莫天倚手下手中，由此推想，那黃天都也應該是莫天倚的手下之一了。

宋曉峯暗忖道：「不論是不是莫天倚的手下，我且唬他一唬再說。」當下冷哼了一聲，說道：「我想是他們不認識老夫了。」

這句話，完全是以攻爲守的策畧，看黃天都他們怎樣應付，再作下一步的打算了。

話聲一落，那邊黃天都與呂坤已是站了起來，邁步走到宋曉峯身前，長揖一禮，道：「屬下參見旗主，一別十年，屬下幾乎不敢相認了。」

宋曉峯暗中吁了一口氣，自己總算沒有猜錯他與莫天倚的關係，當下心中一定，接着又冷笑一聲，道：「很好，總算你們眼中還有老夫。」

黃天都與呂坤過去確是天罡組的人，後來山主派他們暗中去訓練那些勁旅，才離開莫天倚的管束，現在勁旅訓練成功，已奉山主之命自成一軍，與天罡地煞鼎足而三，目前他們的地位已可與莫天倚併肩同坐了。

也就因爲身份陡高的關係，不免稍有疏忽，未及立時起身過來拜見莫天倚。

黃天都也是一條老狐狸，因離羣已久，對當前情形尙不十分瞭解，倒是不敢得罪莫天倚，當下陪笑道：「屬下知罪，請旗主寬恕。」

朱五絕見黃天都爲難，哈哈一笑，插嘴道：「黃老你也實在不該，昨天莫老大喜之日，你竟不趕來喝他一杯喜酒，難怪他要不高與了。」

黃天都接口笑道：「該罰！該罰！屬下就認罰三杯如何。」當下一揮手，侍童送上酒杯，親自倒了三杯酒，一仰而乾，給了宋曉峯一個十足的面子。

同時，朱五絕更輕聲告訴莫天倚道：「莫老，刻下用人之際，請你給小侄一個面子才好。」

朱五絕說得客氣，宋曉峯也就順水行舟，微微一笑，道：「黃老弟，你道老夫眞的和你生氣麼，不過要你喝酒而已，哈！哈！哈哈！現在你喝完了酒，你請回席了吧！」

黃天都與呂坤退回原處，朱五絕輕「咳！」一聲，道：「上菜！」

一聲吩咐，只見從石室側門走出三個青衣小婢，手托熱氣蒸騰的菜餚而來。

上好菜餚，朱五絕緩緩站起身來，端起酒杯向大家一照道：「各位請同乾一杯！爲莫老曹老相賀。」

大家賀了宋曉峯與笑面天王曹晉二人一杯，宋曉峯與笑面天王曹晉，接着又帶領春熒春袒春暖春暉，分別回敬了大家一杯。

酒過三巡，大家吃了些菜，朱五絕放下筷子，掠目左右一掃，大家知道他有話要說了，於是，都一一放下筷子，肅然端坐。

同時，只見伺候酒菜之人，各自悄悄的退出石室而去，石室之內，立時一靜，靜得落針可聞。

朱五絕微微一笑，道：「明日就是丐帮主約宴一綫天之日，五絕有請各位而來，便是對於明日之事有所說明，並請各位屆時全力以赴，一鼓殲滅『七星會』那幾個首腦……。」

話聲微微一頓，目光如電，又向大家臉上一掃而過，接着道：「現在，且聽五絕分析一下『七星會』與一綫天之間的實際情形……。」

（未完待續）

蛇丐彎喇叭故事之二

小平·文
培新·圖

妓妻的媚眼（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義士史固遭擒，被打得死去活來，逼迫口供，但史固寧死不屈，梁晶獲知此一消息，編織一套謊言，向癩蛤蟆獻議採用什麼臥龍精神審問法，藉此爲史固醫治創傷，又獻議採秘密押用方法，只命兩士兵假扮行商將史固押往浙江。梁晶雖救了史固，但本身所負使命仍未完成，最後終於探得那支空心金髮簪落於眞王定岩母親處，乃通知在外接應的唐氏兄弟設法以重金收購，此際，梁晶身份已受到癩蛤蟆的懷疑，那天一早，癩蛤蟆率同手下到來擒拿梁晶——

妙計殲蟊賊　神勇破追兵

「我不拿出眞憑實據來，倒說我冤枉了你，」癩蛤蟆耐着性子說，「眼……眼……眼……前就有兩個押解史固的軍兵，可以作證，證明你派人把史……史……史……史史固刼了去。」

「我不相信史固會被人刼去，」梁晶臉上泛起一種迷糊的神態來。「你把兩個軍兵喚來，讓我親自問個明白。」

「你……你……你是在拖延時間，」癩蛤蟆臉上掠過一陣狠毒的奸笑。「我不妨讓你多活片刻，但是，你想我的天羅地網中脫逃出去，嘿，你就是長了三頭六臂，也難以如願。」癩蛤蟆說着，看見桌上那盤安息香，正在散發着濃郁的香味及烟霧，就命一個彪形大漢把安息香熄滅。然後，又把門外兩個軍兵喚進來。「你要親自問個明白，我就讓你問。」



「是你們兩個人奉命押解史固到杭州去嗎？」梁晶問。

「是我們兩人，可是，我們奉了衞將軍的命令押送四筐土產到杭州去，根本不知道竹筐裏還裝着一個造反叛逆——史固。」一個身子壯健的軍兵說。「我們僱了一條小船，從南門埠頭出發，一路平安無事。約走了一半路，在半夜三更時份，從河裏鑽出一個蝦兵，一個蟹將，他們嘘嘩嘘嘩叫嚷着，一會兒在水面上飛奔，跳躍，一會兒又沉到水底。後來，突然跳到我們船上，把我們兩個人捆了起來，把船夫們也捆了起來……」

「你們手中有兵器，爲什麼不抵抗？」梁晶截住他問。

「我們是人，他們是神，抵抗有什麼用，我們不是他們的對手。蝦兵蟹將說，他們是奉了東海龍王之命，在各處江河上巡邏的。」

「後來怎樣？」梁晶問。

「後來，他們把我們分別裝進兩隻竹筐，並且另外僱了一隻舟船，駛往杭州去。」那軍兵講述，「我們聽得那個長着八條腿與兩個大螯的蟹將吩咐船夫，船到杭州後，把四筐送到總督轅門口，掉身就走，就沒他們的事。船夫們照樣做了，把四隻竹筐擱在轅門附近，就溜走了。一直等到轅門上幾個公差，發現了這些竹筐後，才把它們抬進轅門去。這時，他們又發現了指揮鄧大將軍的公文。於是，不敢怠慢，去稟報總督大人。大人閱讀了公文，吩咐打開四隻竹筐，親自過來察看。

「他發現兩隻竹筐裝的是垃圾，另外兩隻竹筐，裝的是我們兩個人。總督大人大發雷霆地問，那些土產到哪裏去了？

「我們回答，半途上從河裏跳出一個蝦兵，一個蟹將，把我們捆了起來，裝進竹筐，其餘一概不知。

「總督大人惱怒得鬍鬚根根筆直地豎起來，眼睛瞪得像銅鈴一樣大。他把桌子

拍得像雷響一樣，打着官腔咆哮：『忘八蛋，忘八蛋，混帳忘八蛋，你們兩個混帳忘八蛋回去對你們的混帳癩蛤蟆說，下次再送這種混帳土產，這種混帳犯人到這兒來，本督一定把混帳癩蛤蟆的混帳腦袋砍下來。滾出去！滾回嚴州去！』

「於是我們就滾回嚴州來了。」兩個軍兵講完這段故事，退出去了。

「這種刁鑽捉狹，絕子孫的詭計，除了梁晶，誰也想不出來，」癩蛤蟆肝火旺盛地說，「這還不能証明你是梁晶嗎？此外，把史固裝在竹筐裏押解到杭州去的秘密，只有我，程津，衞保，你，四個人知曉，除了你，派人在半途上刦去史固外，還有誰會幹這勾當？由于你手下可調用的人馬不多，所以，一聽我要派五百名軍兵押解史固。你就發慌了，想出這樣一條捉狹的詭計，叫我上當。這些都可以証明你不是王定岩，而是梁晶。現在你還有什麼可以强辯？」

梁晶對這些論斷完全同意，這原是事實。

但他嘴上一點也不同意。他說：「如果，刦走史固的，是普通人，我也許同意你這種想法。可是，刦走史固的，是龍王遣出的蝦兵蟹將，這又當別論了。我跟龍王素不往來。況且龍王，下有千里眼，有順風耳，什麼秘密，也瞞不過他老人家。也許龍王跟史固有交情，所以把史固救了去，這跟我王定岩有什麼相干啊，眞是豈有此理！」

梁晶强詞奪理，使癩蛤蟆氣得幾乎昏厥。

癩蛤蟆感到現在問題好像不在他是不是王定岩身上，而是龍王與史固之間有沒有交情上了。這種虛無飄渺的問題爭論十天十晚，也不會結束。他正想吩咐三個彪形大漢，用六柄鑌鐵錘，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拍拍拍一陣亂打，把梁晶打成肉餅，結束這件不愉快的事件時，他忽然聞到熄滅了的安息香，還在散發香味，而感到有點驚奇。

這時，突然有一件白茫茫的東西，從明瓦窗外飛進來，嚓地一響，斜揷在公桌上。梁晶慌慌張張驚叫：「噯呀，這是什麼啊？」

「這是梁晶，三喜，白鶴童的鶴形鏢！」程津用驚訝的聲調叫嚷起來。

一個彪形大漢敏捷的動作，縱到窗前，拉開兩扇明瓦窗，只見粗壯堅固的鐵柵，完好如初。窗外靜悄悄，既無人影，也無聲息。

「啓稟鄧大將軍，窗外什麼也沒有。」那個彪形大漢說。

「把……把……把把那……那……支支鶴……鶴形鏢，拿……拿……拿拿拿來給我看。」癩蛤蟆惶急得臉如白紙，口吃得也更厲害了。

那個彪形大漢拔起桌上那支鶴形鏢上，發現了一張警告。他跟程津與衞保，共同研讀起來。

「白鶴童通知萬惡的鄧和次，也就是比糞還臭的臭癩蛤蟆。

「罪大惡極的臭癩蛤蟆，二十多年來，你迫害了無數善良人民，做盡了各式各樣的惡事。現在你的惡貫已經盈滿，我將從眼前起，到二月二十三日爲止的十天中，來取你的狗命，你可閉目待死，決不爽約。」

癩蛤蟆心慌意亂，他領教過年僅九歲的梁晶給他看過的顏色，現在的梁晶更非十二年前的梁晶可比，他拿出來的顏色，實在令人頭昏目眩，有點吃不消。要只看他對付老熊那種神出鬼沒的手段，就够人心驚胆寒了。

他也明白，現在站在屋子裏，假扮王定岩的傢伙，就是梁晶，可是這支鶴形鏢，却又從窗外飛進來。他的面貌人樣與梁晶不同，梁晶是錘形臉，鐗形鼻子鏟形嘴吧，而他是瓜子臉，鼻子與嘴吧也大不相同。他用的是什麼魔法啊！

如果吩咐手下動手用武，梁晶也用起什麼魔法，在混戰之際，趁沒有人保護他時，倏地發出一支鶴形鏢，飛向他的咽喉，那他必死無疑。總之，癩蛤蟆感到自己跟梁晶距離太近，這是件無比危險之事。眼前最重要的步驟，就是把自己撤退到一個最安全的後方去。

他假裝出一副笑容，說道：「賢姪，我果眞怪錯你了，請你不必生氣。今晚，我將備了豐盛酒筵，來向你道歉賠罪。回頭見吧！」

癩蛤蟆邊說邊往後撤退。程津與衞保小心翼翼地保護着他退出去。

三個彪形大漢各執着鑌鐵錘，擺出交鋒的姿態，掩護着他們的指揮使撤退，一直到癩蛤蟆走得無影無踪後他們也一走了事。

梁晶却在室中，始終用一種諷嘲的笑聲，歡送他們的撤退。這簡直可以媲美諸葛亮的空城計，如果司馬懿勇敢一些，衝進西城，穩可擒住諸葛亮，如果癩蛤蟆勇敢一些，三個鐵錘手，也定可把梁晶打成肉餅。

癩蛤蟆回到他自己那間正方形的公事房後，立即吩咐再派一百軍兵，守住走廊。那座鐵柵門。那條走廊裏塞滿了軍兵，好像砌了一堵厚厚的人牆，連一隻螞蟻也擠不進去，當然也擠不出來。

他又命令五百軍兵，把自己那間公事房團團包圍起來。刀出鞘，弓上弦，任何人不准走近這間屋子，包括狗和貓，蒼蠅，蚊子都在內。

他又命令一千騎兵在官邸周圍放哨巡邏，實行特別戒嚴。

再命那個瘌皮衞隊長窺探梁晶的動靜，看他在幹些什麼，用螞蟻傳報法，把消息傳到公事房。

另外，他又把騎兵營裏牛奔，馬馳，鹿逸，龍飛，四個著名的藤牌手，抽調到公事房裏。

癩蛤蟆自己坐在公事房中，命程津，衞保及三個持錘的彪形大漢，再加上四名武藝出衆的藤牌手，把他圍在中間。倘然有鶴形鏢飛進來，那末這些人可以代他做替死鬼。

癩蛤蟆爲了對付梁晶一個人，作了這許多緊急佈置，他的心緒，比較寬鬆了一點，於是開始跟程津，衞保商量用什麼方法可以十拿九穩地把梁晶生擒活捉，或者把梁晶當場置於死地。

由于癩蛤蟆過度謹愼小心，因此沒有

一個方法，能使他滿意，每一個方法，都有缺點，不堪一用。但是，他們不屈不撓地還在繼續商量下去。

梁晶在那間牢籠式的長方形公事房裏等待百靈鳥的消息。

時間不停地消逝，陽光不停地往西偏斜。終於，烏龍山把最後一抹夕陽餘暉，呑了下去，又吐了青灰色的暮靄。

這時，百靈鳥的歌聲響了。它告訴梁晶：

唐品馬不停蹄地從蘭谿回來了。他會見了王楊氏與王定麗，談起了那支吉祥如意花紋的金髮簪。王楊氏坦率地說，他兒子王定岩應鄧和次之邀聘，從蘭谿動身到嚴州去時，她恐他旅費不敷，便把那支金髮簪給王定岩帶在身邊，作爲備而不用之資。

所以，金髮簪在王定岩身上，而不在蘭谿家中。另外一個消息是唐品離開蘭谿時，恰巧看見那個鄔又成匆匆往土墩巷走去。可能也是爲了金髮簪而去的。

梁晶用笛子通知百靈鳥，做好一切準備。

他把激動得發燙的頭腦，冷靜下來，細細思考這支金髮簪的去處：他在鄔又成家裏曾經檢查過王定岩的竹箱，箱子裏所有的東西，他都記得，可就是沒有金髮簪。他也在王定岩身上搜索過，只有開啓竹箱銅鎖的鑰匙，而無金髮簪。那末，金髮簪到那裏去了？旅費不够，被王定岩賣去了？不，王定岩是個節約儉樸之人，竹箱裏剩下好幾百文大小銅錢，還沒化完，決不至於出售金髮簪。那末，金髮簪在何處呢？

梁晶正在思考之際，有人急遽而又不耐煩地敲打着長方形公事房的房門。

梁晶在一條門縫中張望出去，見來者不是別人，眞是寃家對頭人，獨眼癩蛤蟆鄧大雄與小癩蛤蟆鄧次雄，還有四個中等身材的藤牌手。

「你們稍微等一等，我馬上來開門。」梁晶說完，奔進起坐室，在榻床底下，拉出王定岩的那隻竹箱，他心急匆忙地翻尋了三遍，但並沒發現那支金髮簪。

敲門的聲音，愈來愈猛烈急促了，並且還傳來了兇惡的叫囂。

「你再不開門，我們要打進來了！」

梁晶想：一開門，當然就是一場熾烈的搏鬥，再也沒有空閒時間，可以找尋金髮簪。

不開門，他們打進門來，自己仍未找得金髮簪，又陷入了極被動的地形中，那就更爲不利。

他一邊考慮，開門？還是不開門？一邊雙手還在竹箱裏不停地翻尋。

一個人落在這樣一個處境中，簡直沒有字眼可以形容他心中的焦急。梁晶只覺自己的心，似乎在撞胸前的肋骨，它被彈回去撞背上的肋骨，但又被彈回來。就這樣，來回不停地撞着。

門外的鄧大雄與鄧次雄，像狂風驟雨般敲打着房門。他們剛從京師回到家裏，跨進公事房，聽見他們的老子正在商量擒捉梁晶的方法，大雄目空一切地吼叫着，說：「眞氣死人啦，擒個梁晶，值得這樣小題大做嗎？我一個人不消片刻就能把他生擒活捉回來……」

「我祇要霎眼工夫，就把梁晶擒來了，這眞像擒一隻蝸牛一樣簡便。」鄧次雄昂着腦袋，雙眼望着天花板，只知道有自己，不知道有別人，連他的哥哥大雄也在藐視的行列中。

「兒啊，你……你……你……你們別躁急，且聽我講來……」老癩蛤蟆向小癩蛤蟆們講述了梁晶的一切情況。「你們記得不記得誰有捡手指的習慣？」

「啊喲，父親，你怎麼忘懷了，梁晶有捡手指的習慣，他父親梁松也有同樣的習慣。」大雄說。

「對啦，我……我……我不知道梁晶有這習慣，但看見過梁松捡手指，」癩蛤蟆說，「那天梁晶到官邸中來，我看見他捡手指，但我怎麼也想不起誰也有同樣的習慣。這樣，就證明這個假王定岩，千準萬確是梁晶所扮演的。」

「我們認識王定岩，他是不是王定岩，我們一看就知道了，」次雄說，「我立刻就去揭穿他這一個秘密。」

「我去，」大雄搶着叫嚷。

「我去，」次雄對他哥哥瞪眼睛。

兄弟兩人幾乎要動手打架。

「我看，你們兩人一同前去擒捉梁晶吧，」老癩蛤蟆說，「我……我我知道你們本領非常高强，可是那個刁鑽捉狹，絕子絕孫的梁晶，本領也不錯。你們不要輕敵，要格外小心才是啊！」

「唉，阿爸，擒一個梁晶有什麼小心不小心，我擒不住他，就不回來了。」大雄傲慢而不愉地說。

「老頭子，你休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嚕嚕嗦嗦些什麼，我擒不住梁晶，我不是人，我是一隻道道地地的小癩蛤蟆。」次雄的態度跟他哥哥一樣傲慢惡劣，連他們的父親同樣不在他們的眼裏。

弟兄兩人卸下繡花褶子，只穿着繡花緊身襖褲，帶着武器，邁着大步，向梁晶的住房走去。

癩蛤蟆有點不放心，就命四個藤牌手跟在後面接應。

在他們激烈的敲門聲中，梁晶的雙手再一次地翻尋竹箱裏的物件。他第四次拿起那些捲得緊緊的便紙。突然，一個可笑的念頭，在他腦海裏掠過：「會不會金髮簪在這捲大便用的便紙中呢？」

他把捆住便紙的布條裂斷，鬆開便紙，嗬！吉祥如意花紋的金髮簪，赫然映入他的眼簾。

梁晶仔細察看了髮簪，不但看見了「人口古口」四個小字，還拔開了髮簪的鈍頭，看見了空心髮簪，捲着一張白紙。

展開那白紙一看，不是設計圖，是什麼？

眞是活見鬼！當初在鄔又成家裏，檢查王定岩那隻竹箱之時，樣樣都檢查了，就是這一捲便紙，沒有檢查。我眞粗心得像一個呆子！梁晶自我責備着，把設計圖用雙層油紙，緊緊包裹好，藏進貼身衣袋裏去。

他又把金髮簪恢復原狀，仍用便紙捲了起來，用布條紮好，放進了王定岩的竹箱中。

然後，他奔往長方形公事房，拔開雙

重門門，拉開房門。

大雄與夾雄揮舞着兩柄寒光閃耀的鋼刀，衝了進去。

四個藤牌手，每人一個騰步，也竄進了房間。

梁晶聚精會神地凝視着闊別十二年的大雄與夾雄，只見他們長得非常魁梧高大，神氣活現，很像一個人了。他也對四個藤牌手掃了一眼。根據他的判斷，這四個藤牌手的本領，要比這兩個天下名師詹且的徒弟强得多，他笑吟吟地說：「我道是誰？原來是兩隻小癩蛤蟆，今天到這兒來，有何貴幹？」梁晶輕輕揮動着王定岩那柄扇，態度安詳得好像在接待什麼知己朋友似的。

「好啊，你這謀反叛逆，竟敢冒充我們表弟王定岩，混進官邸來，你的胆子倒也不小，今天大公子與二公子特來擒捉你這個殺胚——梁晶、三喜、白鶴童。」

「噢，噢，噢，你們是來擒我的。但是，要擒捉我，你們只帶四個帮手，數目還太少，啊，我勸你們還是把兵營裏所有的幾千步兵與騎兵都喚來帮忙吧。」梁晶冷嘲熱諷地說。

「喲喲呸，天下名師詹且的門徒，要擒捉像你這樣一個無名小卒，根本用不着任何人帮忙。」大雄氣呼呼地說。

「那四個藤牌手諒必是來參觀癩蛤蟆怎樣在白鶴童手下喪命吧？」

「喲喲呸！」大雄吼叫。

「喲喲呸！」夾雄也在吼叫。

弟兄兩人同時旋轉身去，叱罵四個藤牌手：「你們四個混蛋給我滾出去！」

四個藤牌手官卑職小，觸了一鼻子灰，默默地退了出去。

這兩個目空一切的笨癩蛤蟆想跟梁晶鬥智，還差得遠哩。梁晶呢，酷愛冒險，但也並不是無原則地冒險。他總是盡力把周圍的危險，壓縮到最小的程度。

這時，門外先傳來了一陣爭吵之聲，接着，鄔仙姑花枝招展地走進房間來了。她對兩隻小癩蛤蟆扔了兩個媚眼，說道：「我奉你們父親鄧大將軍之命，來囑咐你們跟梁晶動手用武，要特別謹慎小心，不可輕敵。」她說完，就逕自朝書房走去。

梁晶視若無睹地讓她走進書房去，他把鸚哥綠綢海青卸下，身上只穿着普通短襖與長褲，用兩根布條紮着脚管，頭上却還戴着書生戴的四方平定巾，還用撕破的緋色綢被面，束在腰間，當作腰帶。破破爛爛的，神態很滑稽。

他又把公事桌推在一旁，笑着說道：「大雄，夾雄，你們有沒有胆量關緊了房門，跟我大戰三百個回合？」

「別說三百個回合，就是三千回合，公子爺也不怕，」夾雄說着，果眞把房門關了起來，還加上了門門。

大雄却趁夾雄關門之時，搶先撲向梁晶，舉刀就劈。梁晶手裏沒有武器，只得採取躲閃戰術，身子一偏，躲過了對方砍劈。

大雄一刀劈空，就施展出天下名師詹且傳授的八卦刀法來，對着梁晶，右劈左砍，橫削竪砍，一連劈了八八——六十四刀。

梁晶東躲西閃，順便還用王定岩那書畫扇在他頭上，屁股上「辟辟拍拍」亂打了一陣，打得大雄不痛不癢，怒火直冒。

詹且這一路八卦刀，的確是天下聞名，兇狠無敵的。可是用這刀法的人，也要使得敏捷峻急，緊湊縝密。如果，躲閃者的動作比刀法迅捷，那末隨便什麼刀法，都難以制勝。現在梁晶的動作，就比大雄的刀法要迅捷得多。

大雄使完這路刀法，未能取勝，正想另換一路刀法時，被梁晶發現一個破綻，乘虛而入，一腿踢中他執刀的手腕，那把刀直向窗口飛去，穿過鐵柵，掉下院地去了。

夾雄在旁邊，看得怒火中燒，舞動鋼刀，撲將上去。焉料，大雄的下顎又被梁晶擊中一拳，身子騰空地朝後飛來，好像被梁晶擊中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捆燈草。在半途上正好與夾雄撞個正着，於是，兄弟兩人一同倒在地上。

「天下名師的門徒，這等沒用，連詹且的臉面，也被你們丟盡了！」梁晶今天不在意地說了這樣一句話，日後却惹出許多麻煩來。

大雄摔得昏頭昏腦，一時還爬不起來。夾雄一躍而起，刷地一刀，向梁晶攔腰砍去。

梁晶隨手抓起一隻紅木方櫈，使勁一擋。梁晶的動作快，夾雄的動作慢，那把鋼刀又被磕飛了，它一直飛向窗口，深深地嵌牢在窗旁的木框上。同時，夾雄的下顎上，也收到了梁晶的禮物——狠狠地一擊。

夾雄的身子與頭顱，像表演柔術似的，往後倒仰下去，雙足離開地板，隨後翻了一個美妙的觔斗，倒在地上。

「來啊，兩隻小癩蛤蟆，我眞想不到你們是這樣不堪一擊的臭膿泡！」梁晶還在逗他們。

大雄與夾雄開始感到梁晶的本領是比他們强一點。但是還不心悅誠服，天下名師的高徒，怎麼會敗在一個無名小卒的手下呢？兩人同時從地上爬起來，各自暗暗掏出五支鋒利的金鏢，颼颼地像雨點般往梁晶身上打去。

梁晶躲過了幾支金鏢，接住了七支金鏢。他把這些金鏢挿在那根破爛的腰帶中，微笑着說道：「謝謝你們，送了我這許多禮物。」

兄弟兩人老羞成怒，咬緊牙齒，作孤注一擲的猛攻，他們分左右兩路，同時撲了過去。

這間公事房，長則有餘，寬則不足。梁晶為了爭取主動，不等他們衝到，先向大雄撲去。大雄見他來勢勇猛，往旁邊閃一閃，誰知梁晶迅如閃電，已轉到他的背後，在他背上重重地擊了一拳。

大雄蹬蹬蹬一路順風，往前直衝過去，儘管他的面前是窗口，是鐵柵，他的兩條腿，好像不是他自己的一般，一點也不聽使喚，繼續往前衝，他的頭顱對準兩根鐵柵的空隙中撞進去。

鐵柵的空隙，比他的頭顱狹窄一些，不允許他的頭撞進去；但是，大雄向前衝的力量過猛，非要撞進去不可。於是，鐵柵只得讓他進來，不過把他的頭顱稍微軋扁了一些。

夾雄看見這種情景，手脚也軟了，轉身就逃，大喊救命。

梁晶感到放他逃走，對不起許許多多被他們父子三人迫害而犧牲的先烈。他一個箭步縱跳過去，抓住夾雄，狠狠地擊了一拳。夾雄吃了這一拳，眼睛往上一翻，昏厥在地上了。

這時，梁晶正背對着書房門，鄔仙姑從書房裏掩出來，出其不意地一手抓住梁晶的衣領，一手用七首抵住梁晶的背部。鋒利的刀尖，刺進他的肌肉，鮮血汩汩地在冒出來。

「官人，請你別動，如果動一動，七首就挿到你的身體裏去。」

「噢，我的好樣子啊，你終於在我面前顯原形了。」梁晶冷冷地說，「承蒙不棄，饗我以七首，這就是你所說的深情厚愛嗎？」

「是啊，我向你祝賀，你擊敗了兩隻小癩蛤蟆，」鄔仙姑的聲調，非常緊張。「另外，我要問你索取一樣東西，作為永久的紀念。」

「什麼東西？」梁晶明知她是為了設計圖而來的。

「金髮簪裏的設計圖。」鄔仙姑說。

「我根本不知道什麼金髮簪，什麼設計圖啊！」

「你不知道設計圖，你將知道七首會洞穿你的胸背。」

鄔仙姑是用左手揪住梁晶的衣領，用右手握七首，手掌朝左，手背朝右，刀柄擱在拇指與食指椏裏，四個手指的節骱朝天。

這一種姿勢，原是握七首最普通的姿勢，只要用力朝前朝下刺去，就很方便刺進梁晶的身體。

梁晶也發覺她是用這種姿勢握刀的，所以，他突然，把身子朝左一側，鄔仙姑的七首要往左刺，比較不方便，同時，梁晶的右腿又朝後踢去，就把鄔仙始踢得往後倒下去，她的七首也失去了作用。

梁晶轉過身來，竄上幾步，奪下了她的七首，把她擒了起來，往原先那間臥室裏走。

他的嘴角裏却在大聲叫嚷：「我既然被你們兩隻小癩蛤蟆擒住，要殺就殺，要我屈服，萬萬不能。」

門外四個藤牌手似乎聽見有人叫救命，現在又聽梁晶說被兩隻小癩蛤蟆擒住了，以為他們的兩位公子爺果眞獲得了勝利，就把好消息用螞蟻傳報法傳到大癩蛤蟆的公事房去，他們始終守候在門外，動也沒動。

梁晶把鄔仙姑扔在床上，用破被單捆住她的手足。

「好啊，你欺侮我，你欺侮我，英雄好漢欺侮弱女子，也沒什麼威風……」鄔仙姑哭鬧着。

梁晶把一塊破布塞進她的嘴吧。隨後，他奔回公事房，拔下了那柄嵌在窗框上的鋼刀，插在自己的腰帶裏，挾起昏厥的鄧夾雄朝書房裏走去。

暮色非常濃厚，黑夜即將來臨。

四個藤牌手在門外守候良久，開始感到事情有點蹺蹊，於是，大聲叫喊他們的公子爺，接着，就撞起門來。所有靠廻廊一邊的房門，除了門上雙重門門外，還用各式各樣的傢具，把門頂住着。這是梁晶所做的最後準備工作，只有公事房通走廊的那扇門，經過多次猛烈的衝撞，總算把門撞開了。

他們首先發現大雄已死在鐵柵之中，然後發現梁晶與夾雄一同失踪不見了。門窗與鐵柵完好如初，梁晶與夾雄怎樣失踪的呢？

這四個藤牌手既迷茫，又驚惶，氣急敗壞地奔回去報告。

癩蛤蟆——鄧和夾聽見這個惡耗，手脚發冷，額上直冒冷汗，急忙帶了程津、衞保，三個鐵錘手與四個藤牌手，如喪考妣地啼啼哭哭趕到了出事場合。

程津與衞保匆匆地察看了一番，果然發現所有門窗，鐵柵與磚牆都完好如恆。可是梁晶與夾雄偌大兩個軀體，却無影無踪了。他們是不可能在這幾間圍着鐵柵的房間裏失踪的。

癩蛤蟆曾經砍下許許多多起義烈士的頭顱，而從未皺過眉梢，現在看見自己兒子的頭顱被鐵柵軋扁，却悲傷地大哭起來，而且哭得昏天黑地。

所有的人都圍在癩蛤蟆的身旁，保護他與安慰他。

這時，忽聽夾雄在隔壁的書房裏喚喊道：「阿爸，阿爸，我在這裏，梁晶已被我擒住了。你還哭什麼啊！」

大家都聽見夾雄這幾句話，癩蛤蟆也聽見。

雖然，死了一個兒子，但是還剩下一個兒子，並且，擒住了梁晶。他突然轉悲為喜了。

「兒呀，你在哪兒？擒住的梁晶又在哪兒？」癩蛤蟆問。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大秘密，」鄧夾雄說，「我跟鄔仙姑同在書房裏。梁晶被我用繩綑了起來，又被鄔仙姑刺了一刀，所以已經奄奄一息，就要動身往鬼門關去了。阿爸，你一個人進書房來，這個重要大秘密，是不能公開的。」

癩蛤蟆聽見鄔仙姑跟夾雄在一起，就急急朝書房走去。程津的頭腦比較靈敏，稍微呆了一呆，想攔住癩蛤蟆時，癩蛤蟆已經推開書房門，跨了一隻脚進去，這時，他也感到事情有點怪異，正想跨進書房去的一隻脚縮回來，可是已經有人抓住他的足踝，用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把他整個身子拉進書房去了。

書房門砰的一响，緊緊關上，接着是，各式各樣的傢具，堵住了這扇門。就在這一刹那間，癩蛤蟆失去了他所依恃的勢力。

梁晶手起刀落，把夾雄砍了一刀。隨後，對癩蛤蟆——鄧和夾笑了笑，說道：「你這隻臭癩蛤蟆，還記得我梁晶給你的諾言吧！」

「噯喲喲，梁梁……梁晶梁祖宗，梁爺爺，你……你……你……你……已喪了我兩個兒子的性命，你就饒了我一條老老……老……老……命吧！」鄧和夾本是一個卑下無恥的爛小人，他跪在地上拚命對梁晶叩頭求饒。當他得勢時，也不會比任何一個暴虐的皇帝更仁慈一些，而在他失勢時，也不會比任何一隻落水狗更剛强一

些。

「我問你，你殺害我父親，砍殺我祖母，砍殺我兄長，砍殺不知其數的起義英雄時，你曾否計過數目？」梁晶說罷，一刀挑開了癩蛤蟆的咽喉。

這時，書房門已被打開，可是外面的人還是衝不進去，因爲門口被傢具堵塞住了。

當程津，衞保，三個鐵錘手與四個藤牌手衝進了書房時，梁晶又踪跡全無了。

程津發現次雄還沒斷氣，手脚都被綑綁着，就責問他道：「你怎麽幇着梁晶把你自己的父親騙進書房啊？」

「梁晶把刀架在我脖子上，威脅我哄騙阿爸，」次雄聲音微弱，但還說得很清楚，「我想阿爸老奸巨滑，總不會上他這捉狹鬼的當……」

「哼，你阿爸的確是老奸巨滑，但是梁晶抓住了你阿爸的弱點，你阿爸非上當不可，非丟命不可。」

程津喚來幾個軍兵，抬着次雄到軍醫那兒去治傷，但是，由於流血過多，次雄也一命嗚呼了。

當時，程津再一次察看窗口與鐵柵，這才發現書房窗框上的鐵柵出了毛病。

他立即吩咐牛奔，馬馳，龍飛，鹿逸四個藤牌手：「梁晶是從窗口翻上屋面去的，這幢屋子四週脫空，不跟任何屋子相連，所以他雖逃出房間，但並未越出我們的包圍。你們四人有出色的輕身功夫，趕快翻上屋頂去拿捉他！」

四個藤牌手奉了這命令，丟了藤牌，拿着扑刀，用力把鐵柵推開，鑽出窗口，陸續翻上了屋頂。

程津又吩咐三個鐵錘手到屋外院地上去，率領軍兵們在屋子的週圍戒備，協助牛，馬，龍，鹿，捉朝廷要犯。

鐵錘手也奉命而去。

屋子裏的衞保迷茫地向程津說道：

「這樣粗壯堅固的鐵柵，梁晶用什麽方法把它們破壞的？爲什麽方才我們沒有發現？而牛，馬，龍，鹿四人，也沒有發現呢？」

「這幢屋子所有的鐵柵，都是最近才裝置的。木匠們把鐵柵嵌在木框裏，然後，再把木框連同鐵柵，加裝在原有的木窗框上，用黑漆塗抹後，就看不出它是附加上去的。同時也相當堅固，起了很大的保衞作用，」程津解釋着，「但是梁晶老早就做好準備，他把嵌着鐵柵的木框，用刀削開，使一小半的鐵柵都脫了木框，於是，他要走的時候，只要用力一推，鐵柵就被推出很寛的罅縫來了……」

「可是梁晶手無寸鐵，甚至連鄔仙姑的裁衣剪刀，也被我沒收了。他哪兒來的刀啊？再說他把木框削開了，很容易被人看出來，怎麽我們沒有看見呢？」

「梁晶的確是手無寸鐵，但是，你把王定岩那些刻竹的刻刀，都留給他派用塲了……」

「刻竹的刀？」衞保不悅服地反駁，「小小的刻竹刀有什麽用？它祇能刻刻花紋啊。」

「唉，你這笨蛋，刻竹刀的確是一件很渺小的東西，既不能用它來作戰，也不能用它來切菜切肉。可是用來刻木框，恰

恰非常得心應手。儘管它在木框上劃了一刀，祇劃出一條痕跡來，然而，繼續不停地刻劃下去，它能刻斷一棵大樹。何況木框呢？」程津說。

「梁晶曾在這個窗框上化了很多很多的時間。他把刻下來的小木塊仍舊嵌在原處，並且還把飯粒塡補小木塊與窗框的隙縫，再用墨汁把飯塗黑。所以不加精細的察看，很容易忽畧過去。方才他一定把次雄擊昏，隨後把次雄綑綁起來，懸吊在鐵柵之外，他自己伏在屋面上。因此牛，馬，龍，鹿四人以爲梁晶與次雄同時失踪不見了。當鄧和次跟我們來到這兒時，梁晶又把次雄挾進了書房，威脅他，哄騙他的阿爸！……」

「那支鶴形鏢是怎麽一回事？」衞保問。

「這書房裏的竹椅，少了許多竹片，依我猜想，梁晶用這些竹片，做了一支鶴形鏢，又做了一張小型的弓……」

這時，有一個軍兵，手裏拿着些竹弓，繩索，竹片，小竹匣什麽的，奔進來報告：

「稟程將軍，這些東西是藤牌手從屋面上扔下來，有一些是早就掉落在院地上的。」

「現在，藤牌手在幹些什麽？」程津問。

「他們在跟梁晶在屋面上交鋒，」軍兵說，「梁晶被四個藤牌手圍住了，不得脫身。」

「你去大聲傳話，吩咐四個藤牌手一定要把梁晶擒住，如果擒不住，就把梁晶砍死好啦！」程津命那個軍兵去傳達這一命令。

程津對着那些竹製品審視了一會兒，說：「老衞你看，果然不出我所料，梁晶削了一根撐棒，這棒兩頭是椏叉式的，中央削得很細，用這根棒，撐開了竹弓，棒的中央繫着一隻竹匣，燃着安息盤香，當盤香燒斷了這駕撐棒的細腰，竹弓就把鶴形鏢射了出來，而那根撐棒與竹匣，就掉下院地去了。同時，屋面上有一根竹爿被繩子拉下來繫住那張竹弓，當另一隻竹匣裏的安息盤香燒斷了繩子後，這根竹爿與竹弓，就自動彈回到屋面上去了。因此我們看見鶴形鏢射進室來，馬上到窗口去察看，還是什麽也沒發現。」

「梁晶爲什麽要在公事房裏燃起安息盤香？」衞保還有點弄不明白。

「這是因爲他要掩護窗外，小竹匣裏的安息盤香的香味……」程津的話還沒說完，癩蛤蟆的老婆——鄧樊氏得了消息，號啕大哭地哭進來了。

她一邊哭喊，一邊問程津：「誰把他殺死的？」

「王定岩——梁晶冒充的王定岩，」程津回答。

鄧樊氏被怔住了。

她拿出一個紙團給程津，說：

「方才，我在內堂，有人從窗口扔了一個紙團進來，給我讀讀，上面寫着些什麽？我是不識字的。」

程津展開紙團唸道：「我曾經對你說過，你的要求，我一定應允。現在，我已經把癩蛤蟆的性命，取走了，所以特地來

通知你一聲。」

「噯喲，斷命梁晶，捉狹梁晶，殺千刀梁晶，誰要你應允這個要求啊！」鄧樊氏雙足亂蹀，大哭大嚷，幾乎把死在地上的癩蛤蟆擾得六神不安，要跳起來，跟她離婚。

屋子裏鄧樊氏嚷得驚天動地。院地上火把燈籠照耀如同白晝。軍兵們與三個鐵錘手吶喊得崩天裂地。屋頂上梁晶，與四個藤牌手戰得昏天黑地。

由於晶梁找尋鄧樊氏的內房，扔了那個紙團，所以磨了一些時間，正想離開屋面時，被四個藤牌手圍住了。

他的斷判沒有錯，四個藤牌手的武藝，非同凡响，顯然是經過名師傳授的。他施展出渾身的本領，才跟他們戰成平手，還稍微佔着一些下風。

他手中那柄刀是鄧次雄的，感到份量太輕，而發不出他最大的威力。如果用他自己的那柄鶴嘴劍，那末，他可以在短時間裏擊敗他們了。

五個人在屋頂的瓦片上來來往往，作殊死之戰。

牛，馬，龍，鹿四人，扑刀的刀光，緊緊纏住了梁晶的身子。梁晶就在他們的刀光中，閃來竄去，並用自己的刀，向他們還擊。

由於一人抵敵四人，他不能老是呆在一個地方，倏東倏西，忽左忽右，且戰且走。

嘴裏還在跟他們敷衍：「你們是誰的門徒？倒還能够跟我來幾手。」

「我們是天下第一名師詹旭的大徒弟——卞益的徒弟。」鹿逸且戰且說。

「唔，原來是卞益的徒弟，你們四人姓甚名誰？」梁晶邊戰邊問。

「我乃牛奔，」刷地一刀，削對方的雙足。

「我是馬馳，」陡地一刀，當頭疾劈而下。

「我是龍飛，」驀地一刀挑對方的咽喉。

「我乃鹿逸，」橫劈梁晶的脖子。

梁晶用刀背擋開三刀閃過一刀，還劈三刀，哈哈大笑着，說道：「你們四個人的武藝，還算不錯，但是，你們的名字，都註定要吃敗仗，都註定要溜之大吉，奔啊，馳啊，飛啊，逸啊什麽的，一個也站不穩……」

就在這個時候，梁晶發後自己已退到屋頂的邊緣，四個藤牌手用半圓形的陣式，把他圍在小小的角落裏。

「我們的名字站不穩，可不會像鄧大雄與鄧次雄那樣給我們的師父與師祖丟臉。」牛奔說着又刀削對方的雙足。

梁晶往上一縱，避過牛奔的刀，雙足還未下落，鹿逸一刀直挑他的咽喉，剛剛擋開，馬馳又攔腰劈來。梁晶身子一閃，一足踏一個空，人就往下掉去。但是，他立即用一隻手攀住屋簷，這樣，人就吊懸在空中。

龍飛舉刀就劈他這一隻攀住屋簷上的手。

梁晶倘然鬆手，他勢必墮到院地上，陷入無數軍兵的重圍中。如若不鬆手，龍飛的刀可以砍斷他的手。終於，他還是鬆了手，可是，兩隻脚背却勾住了屋簷的邊緣。

龍飛再接再厲，舉刀斬他的兩隻脚底。不過，這時梁晶用迅捷的動作，仰起身子，用刀尖在彎着身子的龍飛左肩上挑了一刀。

龍飛受傷倒在屋面上，鹿逸把他拉到安全的地方去。

馬馳立即竄上一步，仍舊砍劈梁晶的脚底。梁晶雙足一鬆，人顛倒地直墮下去，但並未掉到院地上，距離屋子不遠之處，有一棵大槐樹，梁晶就落在這棵槐樹的橫枝上。他用一條手臂勾住橫枝，一翻身，雙足又蹲在橫枝上了。

接着，他把刀挿在腰帶裏，雙手雙足攀着樹幹往上升。一直攀到樹幹的頂端。這時，他的高度比屋頂還高出二，三尺，離開屋簷約十多尺，他的雙足站在一個新長出橫椏枝上，從腰帶裏取出七支金鏢來，颼颼颼地，連發七鏢，一鏢打中馬馳的右臂，還有六鏢把鹿逸，牛奔打得急急往後退避。

梁晶雙足用勁往樹上一蹬，拍地一竄，又重新跳到了屋面上，他拔出刀來，向鹿逸，牛奔兩人衝殺過去。

這兩個藤牌手攔住梁晶奮勇廝殺，可是戰不了多久，他們只能招架，而不能還手了。

方纔是四人敵一人，現在龍飛與馬馳受傷撤走，只剩下一半力量。明知非梁晶的對手，兩人心裏明白，脚下明白，轉身就逃。

「奔，馳，飛，逸，我早已對你們說過，你們的名字是站不住脚的，歸根結蔕，你們還是要奔馳飛逸的啊！」梁晶在他們背後叫嚷。

現在屋面上只剩下梁晶一個人了。院地上的軍兵開始對他施放冷箭。

這座建築物離開圍牆約有二十多尺，圍牆之外，還有十多尺的灘地，再過去就是那條既寛又深的溪河。梁晶想從屋頂跳入溪河，是力不從心的。可是建築物的東端有一列廂房，這廂房的盡頭，離開圍牆僅十一，二尺光景。那兒有一堵二尺多高的風火牆。

梁晶往後退到廂房的另一頭，然後，施展他跳高，跳遠，跳水的三跳本領，像箭一般地衝刺過去，將近那堵風火牆時，他使勁一縱，越過風火牆，飛過圍牆與灘地，剛好落在溪河中。

三個鐵錘手看見梁晶跳出圍牆去了，急急率領着軍兵從大門追了出去。

梁晶在溪河裏游到對岸，直往烏龍山上奔去。在一片比較平坦的山坡上伸展着密密猛猛的大樹林。

唐品與唐可早在樹林中等候他了。

這時，繁星閃耀天空，一輪尚未盈滿的月亮，把霜一般的銀輝，洒在樹梢上，洒在岩石上，也洒在山坡上。

梁晶奔進樹林，卸下渾身濕衣，換上了他那套月白緞子的緊身戰襖，戰褲，頭上戴着綴有紅絨珠的白緞中巾，脚穿薄底快靴，束上銀白絲條，佩上那柄特殊的鶴嘴劍。從濕衣服裏取出所有東西，以及那張油紙包裹的設計圖。隨後，用濃縮的高

梁酒，拭去了他臉上的化裝。一切安排妥當，他問唐可：「我叫你監視的那個典當經理怎麼樣了？」

「總管鄧光已溜走了，躲在西郊銅官山附近柳塘村一所小莊園裏。」唐可說着又敘述了詳細地址。

於是，梁晶吩咐唐氏弟兄先往柳塘村，一個松林裏去等候。

梁晶自己從容不迫地踱出樹林，走下山坡去歡迎追兵。

當他走到山麓下，纔望見追兵通過遠處一頂大石橋，向這邊蜂擁而來。奔跑在最前面的是三個魁梧的鐵錘手。

二，三個時辰前，梁晶在那間長方形的公事房裏看見這三個鐵錘手的六柄鑌鐵錘，確實有一點忐忑不安。

因爲屋裏地位狹窄，一個手無寸鐵的人，要應付六柄沉重的錘頭，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現在，場地遼濶，他手裏又有了得心應手的武器，所以，鐵錘手所能給於他的威脅，已減弱到等於零了。

梁晶將身一縱，躍到了一棵大樹的橫枝上，拔出鶴嘴劍，裝出一頭仙鶴站在樹上的姿態來。

他這柄劍與一般的寶劍既然不同，它有一個較長的劍柄，還有一個較短的劍柄。拔劍時，抓住長劍柄，從絲條裏連同劍鞘一起拔出來，左手再抓住短劍柄，拔出一柄輭劍。事實上，他右手執的，就是劍鞘。它比一般劍鞘厚一些，也濶一些，而且這劍鞘是用非常堅硬的合金硬鋼所鑄成的。鞘尖的形狀，酷似微微張開着的鶴嘴，鋒芒銳利。所以它能像刀一樣使用，也能像劍一樣使用。儘管劍鞘的兩個邊緣是鈍口，然而被它砍中，也沒命活。他稱這柄劍鞘爲鶴嘴劍。至於，他左手執的那柄圓錘形的輭劍，是用堅韌的輭鋼製成，百折不斷。近劍柄處直徑二厘米，漸漸細小。近劍頭處，直徑只有一厘米，劍尖鋒利無比，能洞穿硬甲。它既可以作爲鞭打的藤條用，也能把它當作劍使用。當它作爲一柄劍時，敵人必須熟知它的性能，方能避免被它刺中。因爲它是柔輭的，擋，既擋不開，畧也畧不開，劍尖永遠對準敵人的胸脯。

當三個鐵錘手衝到那棵大樹附近時，梁晶突然嘎嘎嘎地作了三聲鶴鳴。這使三個鐵錘手與指揮六，七百軍兵的程津，衞保都大吃一驚。

他們對樹上細細打量後，纔看清這不是一頭白鶴，而是畫影圖形上的梁晶三喜白鶴童。

程津指揮軍兵衝上去拿捉朝廷要犯梁晶。

那些軍兵齊聲吶喊：「拿捉朝廷要犯梁晶，拿捉梁晶啊！」

可是他們心裏對這個似仙非仙，似人非人的白鶴形態的神秘生物，心裏上存着極大的恐慌。所以嘴裏喊得熱鬧，手裏脚裏都沒有什麼表示。

只有三個鐵錘手奮勇地縱到樹旁，用錘敲擊樹幹。梁晶却從他們頭頂上竄過，跳到了地上。他們轉過身來，再向梁晶衝上去。梁晶選中一個最高大的鐵錘手，把輭劍一抖，直向他胸部刺去。

這傢伙眼花繚亂，看見一大堆劍尖，不知那一個是眞劍尖，用兩柄鐵錘去抵擋，可是，他根本沒有擋着，那柄劍一幌，直朝他肩窩上刺了進去。梁晶拔出輭劍，順便揮過去，在第二個鐵錘手臉上狠狠地鞭打了一下。鋼條總究是鋼條，打在臉上比藤條打在臉上要難受得多。這傢伙也受傷退了下去。

第三個鐵錘手舞動雙錘忘命地撲將上去。梁晶用鶴嘴劍跟他交鋒。鐵錘打過去，鶴嘴劍把它擋住。輭劍打過去，另一柄鐵錘却擋阻不住它，不是腿上，就是臂上，橫一鞭，豎一鞭地被擊中了好幾鞭。他心裏明白，絕非梁晶的對手，所以也退了下去。

梁晶就旋轉身子緩緩地逃遁。如果，梁晶逃得快一點，程津，衞保也許不打算追他了。但是這捉狹鬼偏偏在那兒踱方步。不追，成什麼樣？所以，就吩咐軍兵們追捕。

就這樣，梁晶好像軍兵們的主帥似的，把大隊軍兵抽調到西郊柳塘村去了。將近那個小莊園時，梁晶故意堂而皇之，大模大樣地走了進去，彷彿返歸自己的住宅似的。

程津，衞保與別的軍官們，都遙見梁晶走進這個莊園。程津一邊吩咐軍兵們悄悄地把這莊園四面包圍起來，一邊叫衞保回去，再抽調兩千軍兵來擒拿梁晶。

莊園裏黑暗靜寂，渺無人影。梁晶找了很久，纔發現後花園中有一個寬大的荷池，池中有一艘石舫透出黯淡的燈光來。他又發覺荷池極寬廣，有兩隻小舟繫在石舫旁邊。

繞着荷池走了一匝，看見石舫尾部離開池岸大約只有二十尺光景。於是，他退後數十步，衝刺過去，雙足一縱，剛好跳到石舫尾部的甲板上。輕輕縴到石舫前部的艙房旁邊，從一扇紗窗外張望進去，只見總管鄧光，老狐狸鄔又成，僞王定麗，鄔仙姑，褚彪與馮勇，都圍坐在一隻圓桌旁邊，爭論着什麼，而且爭論得面紅頸赤，非常激烈。

「……我始終認爲弄得到設計圖，大家發一票橫財，弄不到大家自認晦氣。」鄔仙姑滿臉不愉地說，「但是，你把事情講得這樣嚴重。你總究奉了誰的命令，要奪取這張斷命設計圖呢？」

「嘿，我老實對你們說了吧，」總管鄧光也怒氣冲冲說，「我家主人齊藩在三年前大凌戰役中，被清兵俘去，降了清國。其他被俘漢人，都做了奴隸。我家主人由於熟悉明軍情況，清帝皇太極命他當了關內諜探統領。不久爆竹名技師徐繼輝的徒弟郝佈雨流浪到塞外，我家主人收留了他。他呢，透露了有關那支金髮簪的部份秘密。我家主人禀明了皇太極，我奉了皇太極之命，出了那麼高的代價，帶了你們到嚴州來活動。我們四人都鑽進了鄧和夾的官邸，只有你，沒法安插進去。爲了男人不能到達內房，因此耗了兩年工夫，仍毫無所得。這次好不容易利用王定岩這個絕妙的機會，把你帶進了官邸。可是，你還是一籌莫展，不能弄到那張設計圖。你想，現在我們怎好空手回去覆命？同時明

朝的官兵，又正在緝捕我們。我們眞是進退兩難，走投無路。你看，事情嚴重不嚴重？」

「我進了官邸，好像被關在監獄裏似的，一直無法活動。這怎麼能怨我呢？這要怨你自己安排得不妥啊！」鄔仙姑不認錯地反駁，「況且，我也到底在鄧和夾的口裏，探出了那支金髮簪的確實下落，只是稍微遲了一步而已。」

「這也不能怨鄧光，他料不到鄧和夾會把他的內姪王定岩和你一同輭禁起來。如果，早料到他有這一着棋子，當然我們也可另走別一條途徑。」王定麗代替總管分辯。

「但是，我不懂，」鄔仙姑的後父鄔又成說，「你這樣美麗，這樣嫵媚，這樣具有誘惑力，爲什麼不把梁晶俘擄過來，叫他參加我們的集團？他總究是個年輕小伙子啊！」

「嘿，我自從跟他拜堂成親後，就施出了我渾身的解數，眼淚也不知丢了多少，誰知他是個用鐵屑和石粉做成的人。你能跟一個鐵石塑成的，毫無感情的人談情說愛嗎？」鄔仙姑說，「這又要怪總管鄧光不是啦！你要找王定岩的替身，隨便找一個好啦！你却千不揀，萬不選，偏偏去揀中這個假張鐵口——捉狹的，刁鑽的，絕子絕孫的斷命梁晶！」

「這是因爲我命人扮了一個轎夫，叫他寫了一封家信，見這個暴落難的測字先生文才很好，當鄧和夾的機要文書非常適合。所以才選中他代替王定岩，如果，我早知他是梁晶，當然，也不選他了。」鄧光也不認錯，拚命責備鄔仙姑。「這能怪我嗎？只怪你沒能耐控制他。」

「別爭吵了，事已至此，既然設計圖已到了梁晶手裏，我們就想法子，從梁晶手裏奪過來，」褚彪加以解勸。

「你去奪，」鄔仙姑眼睛一瞪說，「你去嚐嚐梁晶的滋味。」

「我倒想問問你，」馮勇說，「你既被梁晶擒住了，又怎麼逃回來的？」

「我幾乎沒法脫身，那個程津很厲害，一直就在懷疑我。可是，那個衞保有點傻裏傻氣，我等程津離開之後，對衞保做了一些誘惑工作，他居然放我走了。」

梁晶聽到這兒，沒有耐性再聽他們談論下去了。他輕輕地跨到一隻小舟中，解開了纜索，划走了一隻小舟，又帶走了另一隻小舟。上岸後，把兩隻小舟繫住在木樁上。飛一般地奔出莊園去。

「你們快躲起來啊！莊園外面已被軍兵包圍起來了！」梁晶大聲叫嚷。好像在通知他的伙伴儘速躲避似的。但是，他自己却並不躲避，選擇包圍圈最薄弱之處，突圍而出。

衞保率領了一部份軍兵追捕梁晶。

程津率領了一部份軍兵衝進莊園去擒捉梁晶的同黨。雖然，梁晶的同黨，一個也沒逮住，却逮住了總管鄧光，鄔又成與鄔仙姑等一大羣漢奸。

梁晶飛奔到松林附近，突然揮動他的鶴嘴劍，從張開的鶴嘴裏冒出了大量大量的濃厚煙霧。

這是他預先在鶴嘴劍鞘中，放置了煙霧火藥粉，只要扳動一個彈簧，使它燃燒起來，就冒出大量濃煙來了。

當濃煙消散之時，梁晶早已不知去向了。

隔不了多久，有一頭白鶴在低空飛過，並且還嘎嘎嘎地鳴叫了三聲。這是唐可施放的紙白鶴，依靠火藥噴氣而飛行的，最遠可飛一千尺。

但是，軍兵們以爲梁晶是白鶴仙童，變了白鶴而飛走了。

實際上梁晶在那裏？他在松林裏。

他卸下了身上的白鶴裝束，換上了蛇丐彎喇叭那些破破爛爛的裝束，腰裏掛了那隻彎喇叭，手裏提着蛇簍，肩上揹上藥箱。唐品還帮助他化裝成蛇丐的臉型，還給他黏上滿臉連鬢絡腮亂鬍鬚。

在喬裝改扮之時，梁晶對他兩個師弟，敘述了這件事的經過情況：

「……鄧光本是齊藩的總管——齊光，曾經與鄧和夾做過隣居。所以他們是互相熟識的。後來，齊藩調到關外大凌河去，在祖大壽麾下當副將。齊光也跟了去。在大凌河戰役中，齊藩被俘降敵。後來又得到郝佈雨的秘密消息，就派齊光帶領一批漢奸，來到嚴州，鑽進鄧和夾的官邸，做鄧和夾的總管，改名鄧光。他爲人很能幹，善於經商，因此鄧和夾把他當作心腹看待。由於鄧樊氏知道她的丈夫鄧和夾是個好色之徒，絕對不允許僱用年輕女傭或美貌使女。所以總管齊光沒法把鄔仙姑安排到官邸裏去活動。一直到鄧和夾邀聘王定岩來當機要文書時。他們才想出一個移花接木之計：先把王定岩扣留起來。隨後尋覓代替王定岩的人材。當他們找到了我——張鐵口做王定岩的替身時，又把王定岩加以殺害，再威脅張鐵口與鄔仙姑拜堂成親，把鄔仙姑作爲王定岩的妻子，而帶進官邸去。」

「他們爲什麼不把鄔仙姑直接就嫁給眞王定岩，由他帶着她進官邸去呢？」唐品問。

「一則王定岩是個書呆子，他決不應允這種莫明其妙的親事。也許鄔又成已向他談過這件婚事，而遭到了王定岩的拒絕，因此他們才另外尋覓替身。我猜想竹箱裏那張允婚帖子，也是鄔又成僞造的，目的要使我相信王定岩與鄔仙姑確實已經訂了婚約，藉以掩護他們的眞正企圖。二則，王定岩總究是鄧和夾的內姪，這般漢奸是難以信任他的。所以他們寧願選擇一個比較容易控制的，暴落難的測字先生。而且又可以把謀殺王定岩的罪名，硬加到測字先生的肩上。這樣一來，測字先生張鐵口不得不俯首貼耳，聽憑他們的擺佈。事實上，他們恰恰得到了相反的結果。」

這件離奇的案子發生後，廣大的人羣，莫不額手慶幸。可是官府却驚慌得手足無措。浙江總督暴跳如雷，調集精兵良將，瘋狂地到處搜捕這個神秘的朝廷要犯。懸賞的金額從五百增加到五千金，畫影圖形像秋天的落葉似的遍地亂飛。

梁晶呢，這時已化裝成蛇丐彎喇叭，腰裏掛着彎喇叭肩上揹着藥箱，手裏拿着蛇簍，過了一村又一村，過了一縣又一縣，一路行醫治病，換得了無數百姓的珍貴友誼。儘管官兵瘋狂地追踪搜捕，他還是安然無恙地回徑山草菴去了。（全篇完）

散髮生・著
董培新・圖

橫劍震蒼天（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金不換誤闖閻王宮，得娘娘及使女彩雲暗助，逃過絕龍洞，不料又誤進落鳳坡的五行陣，金不換恐防彩雲交給他保存的內褸及爺爺的書信失落，乃找一隱蔽之處將內褸及書信藏好，豈知在陣內奔波一晚，回到收藏褸信之處，已失所有，尚幸天色已明，乃藉陽光奔下山坡。在桃枝坊遇見呂方，知娘娘爲鬼爪所傷，金不換自知不是自己下的手，但爲報娘娘相助之恩，願隨往療治，遂同小金兒跟呂方前往冥宮，宮中總監郝石波詢以如何醫治，金不換答稱鬼爪非用毒，須憑內氣治療——

僞病傳訊息　大意陷牢籠

郝石波又有了爲難之色，所謂內息通關，這原是武林療傷的上法。可是，必須以穴抵穴，內息相通，多行於師徒之間。娘娘玉體，怎能與外來男子接觸？勉強道：「金公子還有無別的相救之法？」

金不換道：「傷在經脈，捨此別無善法。時至此刻，傷勢且恐有變化，還須看看傷痕，才能決定應走何經何脈。」

郝石波更是難爲情了。娘娘傷在背部，要看傷勢，就須袒背相見，又須穴穴相接，王爺不在，這可難作主張。卽道：「金公子當明在下的難處。娘娘素向處深宮，除內侍人等，於禮不能接見外人。這療傷之法，娘娘似有先知，所以，寧可散功自盡。但，在下等，守護有責，娘娘倘有不測，必難逃王爺重責。呂兄有見及此，就懇請公子前來。然而，這樣的療傷，宮禁之內，實有不便。」金不換既是有心救治這位娘娘，也知這冥宮眞是依照王家規例辦事，也感到難爲，迫得道：「事急必須權宜，郝總監担代一些，救治娘娘，不使此事傳開，不也就行了嗎？而且，武林中，療傷解毒，雖有男女之嫌，也是極少拘泥的。」

郝石波忽然望住小金兒，若有所得，道：「金公子，小金哥是爺爺門下，不知也識這療傷之法否？」

金不換笑道：「爺爺與奶奶的武功，各不相同，卽使在下倘受爺爺重罰，也無以自救。這鬼爪之傷，他是治不了的。」

小金兒道：「阿哥，我不能醫，却可幫得你的手。」

金不換道：「你願意怎的幫手？」

小金兒道：「你醫好了病人，他們必會設宴欵待，我就幫你吃東西，還有，你醫好了病人，這病人原是你害她的，這墳墓裏的上下人等，那時，定有將你碎屍萬段，我可以幫你大聲叫救命，叫些人來幫你。」

小金兒這一說，說得郝石波與呂方都變了色。

這一點，金不換何嘗沒有料到？陰陽掌郝石波及傷殘七子，豈是隨便會禮下於人的？現在將仇人當作恩人看待，無非是爲了要救治娘娘。



娘娘改轉了，絕不會將金不換輕輕放過。

金不換明知有這後果，但，他對郝石波與傷殘七子，並無畏懼，翻了臉，也不過是混戰一場，而且，有小金兒在，眞是有了幫手，怪爺爺也隨後必到，說不定怪爺爺此刻已在附近，所以，金不換是有恃無恐的。想不到小金兒却先說了出來。

郝石波的表情，原是有些陰陽怪氣的，卽向小金兒作了一個鬼臉，逗得小金兒大笑起來，然後，慢慢道：「小金哥，你可想錯了，冥宮與奶奶，爺爺，並無過節，昨日之事，全出誤會，得蒙金公子大量，我們已是感激不盡，豈肯再生是非？」

小金兒笑道：「我不會打人，只會挨打，就最怕打架，你們不打架，我就高興得肚子都餓起來了！」

金不換忙道：「郝總監不必見意！小金兒是說着玩的。不過，他確是餓了，可否請先賞點食物！」

郝石波卽道：「早已備下薄宴，正因與公子在談及醫療之法，尚未相請。就請入席，有話卽在席中商談吧！」小金兒點頭道：「好得很，好得很，未醫病以前，一定不會下毒！」

金不換忙用目制止，小金兒已跳起身，在等待郝石波帶路。

金不換口裏嚷着：「小金兒不要亂說話！」也隨着郝石波向裏面側門而進。

金不換曾經從這道門去到絕龍洞，知道裏面有些廳房之類，裏面的一個小客廳裏，果然擺下了盛筵，由郝石波坐主位，金不換與小金兒坐客位，呂方，李信，尹中平作陪。小金兒不用酒，却是手不停箸的大吃一通。郝石波在飲酒中仍是解釋並無惡意，金不換也自矢屬於誠心。問題就在醫治的方法，商量未定，那位傷殘七子的唯一女人，傻老五賽無鹽陳秀英急忙的跑來，在門外大聲嚷道：「不得了！不得了！娘娘昏過去了！郝總監快進宮去！」

郝石波當堂一驚，卽拉着金不換道：「金公子，顧不得許多了，請卽隨在下前去救治！」

金不換隨着郝石波起身，小金兒也放下了筷子道：「剛才吃到一半哩！」也跟在金不換後面。

這條甬道，再無別徑，最後就是絕龍洞，才可通到後殿，金不換正在看郝石波怎樣行走。

郝石波竟是跟着金不換走回大殿，也迅速奔出大殿外，在那些斷瓦頹垣中，又移開了一塊大石，也不是以前駝老三走過的那兒，是另一條隧道，窄得僅可容一人，郝石波在前，金不換牽着小金兒在後，還聽到郝石波不斷發出一種哼哼唧唧之聲，想必是一種暗號。

小金兒笑道：「阿哥，這裏如果躲着一隻山魈，定要給他吃掉了！」

走了一程，出了隧道之外，金不換眼前一亮，心裏也一亮，竟已到了後宮的花園，出口就是那座假山，四週還圍着清澈的一個大水池。

郝石波一躍到池邊，金不換與小金兒也躍過了，只見無數的宮女們，一團忙亂，見到郝石波，都道：「總監來了，快請進內宮。」

郝石波讓金不換與小金兒一道，進到正廳，再轉入廂房，那廂房，門外又是站滿了宮女。

大家寂然無聲，郝石波掀開重簾，裏面確是一間女人的臥房，先已香氣撲鼻。

小金兒即道：「不會是悶香吧！」

金不換已見到裏面的大龍鳳床上，羅帳低垂，帳前站着一名宮女，正在拭着眼淚，見到郝石波，道了一個萬福。

金不換早看清了，這宮女，正是彩雲。四目相投，彩雲若不相識，金不換也裝作不識！

郝石波急忙問道：「彩雲，娘娘怎麼樣了？」

彩雲嗚咽道：「娘娘剛說到兩句話，就昏過去了，請郝總監拿定主意。」

郝石波道：「不打緊，金公子特自前來救治的！你且將羅帳掀開。」彩雲遲疑，不敢動手。

郝石波道：「這時也顧不得許多了，救治娘娘要緊。」

彩雲又福了一福道：「婢子遵命！」即將羅帳掀開，可不是那位在石龕救出的娘娘，只見她滿臉赤紅，氣喘有聲，眼睛閉着。

郝石波請金不換上前，金不換挨近床邊，與彩雲並肩而立，可惜郝石波在旁，一句話說不得。

金不換着實出奇，娘娘的徵兆，却是中了鬼爪傷發之狀。

即道：「郝總監，看面色，娘娘全憑本身內息在掙扎，一時氣逆，遂有此象。在下須看看傷痕，此時，可能是紅，也可能是紫，更可能是黑，從顏色中再察紋理，即可決定施治之力。」

郝石波道：「彩雲，快替娘娘寬衣！」彩雲眼定定，不敢動手，郝石波再催。

彩雲道：「請總監再喚兩位姊妹前來相助。」

金不換道：「人數不宜太多！」

彩雲堅持道：「婢女一人，當不起這責任。郝總監也得迴避，僅婢子一人，怎的使得！」

郝石波被提醒了，自己並非醫生，娘娘寬衣袒背，自己決無留在一旁的道理，如王爺知道，也是難自圓其說的。即說：「姑娘說的是！」拍拍手掌，果有兩名宮女進來，並道：「你們相助彩雲姑娘，爲娘娘更衣。」

小金兒將頭鑽在彩雲與金不換中間，向床上望看，因爲他是小孩子，郝石波倒用不着要他迴避。

小金兒道：「她面紅了，一定是怕羞，阿哥，你不要望得太久！」

金不換見到娘娘的傷勢，確已很重，倘不從速救治，即有生命危險，沉聲說道：「小金兒，不要亂說了，你到外面去玩玩！」

小金兒道：「外面，我怕，我要跟着你。」

郝石波即道：「金公子，小金兒在此也不妨事，他還小哩！」

金不換向彩雲側面一望，道：「彩雲姐，請快將娘娘的傷痕指給在下看看！」彩雲招手着那兩名宮女將錦被揭開，娘娘穿的是一件軟緞宮袍，彩雲解開腰結，將娘娘翻向床裏，正待掀開宮袍。

郝石波即說道：「彩雲姑娘，你們好好侍奉，我在門外相候！」

說着，一轉身，即行退出。

彩雲將宮袍一角，扯起來，交給兩名宮女道：「請你們拉住！」這宮袍被拉起，她們的距離稍遠，視線就不能直達娘娘背上。

彩雲輕聲道：「公子，你看仔細些！」最後將娘娘的內衫角一掀，一張雪白的凝脂肉背，即閃在眼前，金不換以爲定已是五條作紫黑的爪痕，但，一望之下，一時就呆了，怎有爪痕？僅有一行字跡，寫的是：「白骨功將成，速謀善策。桃枝。」金不換看清楚了。

彩雲問道：「公子，你看清楚傷痕了沒有？」

金不換點頭道：「看清了！」彩雲即將內衫蓋上，又將宮袍覆下，並道：「如何施救？」

金不換這時，滿腹狐疑，也是驚震，這娘娘，竟然就是桃枝宮主，已被王萬知娶作了娘娘，定是受逼而成。

白骨功將成，當然是指的王萬知。白骨功是怎的一種武功，却未之前聞。怎樣可謀善策？金不換尚未作答。

郝石波已在外道：「彩雲姑娘，公子看過了沒有？」

彩雲說道：「看過了，總監請進！」郝石波一閃而入，並向金不換道：「公子，傷勢如何？可否相救？」

金不換即道：「尚有可救！不過，內傷經脈，已引致『上關』『絲竹空』『匝風」三穴阻塞，在下運功療傷之際須得有外功相助！」

郝石波道：「要怎的外功？」

金不換道：「視，聽，音三者俱失，所須外功，以誘發娘娘本身三官的功能爲主，不知娘娘平日喜歡甚麼音响？喜看何種顏色？願與何人談話？」

郝石波道：「這是何用意？」

金不換道：「傷鬱於衷，內外相輔，收效較快。所以要擊出娘娘喜愛的音响，招展娘娘喜看的顏色，讓一位與娘娘平日說話最多之人，不斷在娘娘耳畔傳音，則在下內息自內而外，外間三者自外而內，一兩個時辰，娘娘必可復康。」

這一下，可使郝石波難倒了，他不是娘娘的近身怎知這些事？眼前，就僅有彩雲知道，即道：「彩雲姑娘，你說！」

彩雲道：「娘娘喜聽高亢的鐘鼓聲，喜歡五彩繽紛的顏色，平日說話，婢子可不知道。」

郝石波道：「你在娘娘身邊的時間最久，當然是與你說話的時間最多。好，我就着外面準備吧。」

金不換道：「鼓樂可在外面吹奏，錦色則請多幾位姑娘在床前搖動，彩雲姐，有勞你俯伏在娘娘耳邊或高或低，就像你們平時談話一樣，不停的談着喚着，這就夠了。」又向郝石波道：「在下先行功了，一切請郝總監從速辦理！」

即在榻前，盤膝而坐，着彩雲拉出了娘娘的右手，金不換即用左手相握。

郝石波笑道：「僅接勞宮穴可解？」

金不換道：「這是第一步，在下須先

探測一番，始再改穴道！」

一在榻上，一在榻下，並無不妥，郝石波也放心，又一拍掌，召來了兩名宮女，道：「宣樂班第三部，全到寢宮外奏樂，着內府取各色錦緞各一匹，每匹兩人，就在這裏，不停揮舞！」

金不換已不言不語，正式運功，小金兒在旁，張頭探腦，一會兒，一羣宮女，各握着各色錦緞進來，依言舞動，使得滿室之中，眼花撩亂！

小金兒喜道：「這好玩，讓我來舞一匹！」

郝石波始終站在室內，雖然四方走動，不過是指揮宮女們站立的位置。

彩雲也跪着一隻膝，俯首在娘娘的耳邊嘮嘮叨叨不絕。

小金兒已到了一名宮女之前道：「姐姐，我替你舞！」

郝石波忙道：「小金哥，怎敢勞動你呢！」

小金兒道：「我要玩，這好玩！」小金兒本是小孩子，這也確像是小孩子的玩意。

郝石波只得道：「你玩一會後，仍給她舞，不要太累了！」

小金兒從宮女手上，接過一段深綠色的錦緞，一抖手，就舞起了一個大圓圈。還哈哈大笑。

郝石波見小金兒使出內力舞長緞，心中一喜，娃兒確是天眞，郝石波正要看這位怪爺爺的門下，有何修爲，即上前低聲說：「小金哥，眞名之下無虛士，了不得，了不得！」

小金兒高興道：「我還有好的未使出哩！」

郝石波道：「你使得高興，盡管使出好了！」

郝石波並未看輕這個小娃兒，見他一匹長緞，越揮越長，舞動了三四丈，整匹綠緞，全部在空中翻轉，一個圈又一個圈，前後相逐相纏，如同幻術一樣，看得所有宮女都目定口呆，不敢高聲讚好，心裏佩服得五體投地。

郝石波不時讚好，小金兒就舞得更是神出鬼沒，名不虛傳，這一份修爲，的是難能可貴。

外面的鑼鼓响動，小金兒更加的出盡全力，將長綢舞得有如一條長龍，繞室盤旋，有時如重疊雲霓，一束束，憑空高聳，連郝石波也看得目不暇給。

偶然望望金不換，金不換有如入定的老僧。看那彩雲嘴唇不停的掀動，說甚麼？因爲樂聲太高，也聽不明白，偶然聽得一句，都是：「娘娘，這香茶快涼了！」「娘娘，今天的牡丹花開得正好！」全是一些平常的言談。

而且，當郝石波望向娘娘那方時。小金兒就道：「郝總監，這是二龍吐珠，更加好看！」長綢結成的兩個綢球，直閃到了郝石波眼前。

郝石波不得不趕忙笑應道：「使得好！使得好！使得好！」

小金兒笑道：「你看，你看準了，我使一個『鍾馗捉賊，捉賊！』來了！」

小金兒的長綢，吐出了一大段，向郝石波身上纏過來，長綢之上，兼有內力，郝石波早已識得如給纏上，對自己的顏面可也並不好看。連忙一閃，閃避了！

小金兒還道：「阿哥在此，我不能說『鬼』，如果我一口說出了『鍾馗捉鬼』，你就躲不掉了！」

郝石波閃開這一招，並不困難，心裏有數，小娃兒，全力使出來，也不過如此。對小金兒也放下了一條心。

不過，小金兒全是自不量力的，玩呀玩的，一會兒，總是將招式叫出來，甚麼「烏龜痾蛋」「老鼠偷油」「狐狸放屁」，哄得宮女們都忍不住笑出聲來。

而郝石波也總須閃上一閃，才能恰恰躲過。郝石波不再爲小金兒的武功担心，却是時常給他打斷了自己對娘娘與金不換等的注意力。

約莫有半個時辰，彩雲忽的大叫道：「娘娘，你醒來了！」

郝石波聽得一喜，向床上一望娘娘，原是仰臥的，頭面朝天，這時已側轉向外，對着彩雲。

郝石波走近前去道：「娘娘，奴才在此侍候！」娘娘閤着的眼皮，有點顫動，但未張開，再望金不換他與平時一樣，毫無異狀，僅僅低頭閤目而已，面色祥和，輕鬆，也不像是消耗了很大的內力。

小金兒却在喚道：「姐姐，你接手吧！累死我了！」

他已將彩綢交給了身邊的宮女，向地上一坐，竟作起調息功夫來了。

郝石波看在眼裏，也是高興，怪爺爺的親孫兒，原來也不過如此。

在江湖上，可以算得一名角色了，但，在冥宮中，就有限得很。

娘娘未曾張開眼，也再無動作，郝石波即道：「彩雲姑娘，你見過娘娘醒過來沒有？」

彩雲頭也不抬道：「是，將頭側轉來了！」看面色，已不若以前那樣紅得可怕，至少已有轉機，不能不相信金不換是眞心在救治。再一會，娘娘的眼睛張開了。

郝石波喜道：「娘娘，醒來了？」娘娘雙眼，先向彩雲一望，再轉到郝石波，再轉到金不換，忽的尖叫道：「趕，趕，趕他出去！」全身也跳動了。

郝石波忙道：「娘娘，金公子是特來救治娘娘的！」

娘娘仍是叫着，將要跳起的身軀，却因一手被金不換緊握着，起身不得。

彩雲也道：「娘娘，金公子是在救你，快睡！」

娘娘一味的尖叫，身軀翻動，金不換的眼睛也徐徐張開了，望着郝石波道：「娘娘各脈已通，只須靜養，即可無事。此次收功奇快，全賴外力相助。」

接着，又望着娘娘道：「娘娘傷勢已愈，萬望多加保重！」

左手即行鬆開。郝石波正待向金不換說多謝，娘娘已從床上一跳而起，雙掌齊揮，沒頭沒臉的向金不換擊下。

郝石波連忙道：「使不得！」掌力已落。

幸而金不換似早有防備，向後一仰，頭背已貼到地面，娘娘的雙掌即已落空，金不換借勢再向後一滑，平臥着身軀，退開了數尺，恰恰退到正在行功的小金兒身

邊，又一躍起立。

娘娘正被彩雲拚命抱住，還作勢要向金不換撲來。

金不換即道：「娘娘息怒！不意之失，尚望寬恕！」

郝石波也攔在身前道：「娘娘息怒，金公子確是前來相救的，娘娘不要怪錯了好人！」

娘娘怒目而視，道：「郝總監，私放外人入宮，該當何罪？」

郝石波即向地上一跪道：「請娘娘寬恕，這是萬不得已，爲了娘娘的玉體！」

娘娘喝道：「爲了我？說得好！王爺臨行之時是怎樣囑咐於你的？」

郝石波聽得全身一震，驚惶失措的道：「望娘娘施恩，看在小的確是爲了救治娘娘，不得不權宜從事。」

娘娘冷笑道：「你可以權宜從事，王爺回來，你怎生說話？」

郝石波連連叩頭道：「但望娘娘寬容，隻字不提，這後宮之事，也就無人得知了。」

娘娘用目向金不換一射，即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宮內之人不說，又豈可杜絕外人之口？」

金不換也心頭一凛，這外人，當然指的是自己與小金兒了。

即道：「娘娘，在下原是出於至誠，原無冒犯之意，偶然失手，就冒犯宮禁，前來相救。尙望娘娘放心，在下永遠不將此事，向任何人道及。」

郝石波那雙陰鷙的眼睛，也正望到金不換身上，並道：「金公子是讀書人，言必有信。娘娘可放寬心！」

小金兒忽道：「阿哥，你們幹甚麼？醫好了病，還要吵嘴，茶飯也不奉上一頓，我又餓了啦！」

娘娘的眼睛，瞟向小金兒，又即轉到郝石波，道：「你能担保他們不告訴爺爺與奶奶？」

這可問得郝石波渾身打震，說不出話來。

金不換與小金兒，可以不對別人說實話，怎會瞞得住自己的師父？

不瞞怪爺爺與鬼奶奶，這兩位怪人物，誰敢說他們不會將話說將開來？

娘娘連聲催道：「郝總管，如何？你打定了主意沒有？」

郝石波停一停，忽的又叩了一個頭道：「小的有了主意，娘娘玉體康復，尙懇相助一臂之力。」

娘娘驀的一笑，道：「主意雖好，可是，看低了對手。以你與傷殘七子的能力，怎能擒得住他兩人？即使我出手相助，傷勢初愈，所助有限。他昨晚可以安全自冥宮的奇門與陷阱，也已被他勘破，要想滅口，談何容易？」

郝石波想出了殺人滅口的主意，要將金不換與小金兒，就在冥宮中加以傷害，而娘娘却一口道了出來。

小金兒即搶着道：「阿哥，他們說得不三不四，總不是好話，你做錯好事了，不如我們回去吧！」

然而，這時的金不換，已不是初入宮時的金不換了，他在鼓樂聲中，加上彩綢飛舞，早與娘娘作過了一番甚是重要的談話。

忙將小金兒拉到身前，輕聲道：「救人須救澈，他們也有難處，你不要老記住吃飯。等一等，郝總管必有好主意。」

郝石波望了望娘娘，又望了望金不換與小金兒，頹然說道：「娘娘智聰，請救救小的！」

娘娘道：「我還要你相救，怎能救得你？」

郝石波又是叩頭道：「小的知錯了！這條賤命，只有娘娘能够相救！」

小金兒道：「你有什麼爲難的？告訴我，我替你求爺爺去，他總可以替你設法的。」

娘娘應聲道：「如何？你該明白了！他們絕不會瞞過師父的。」

金不換即止住道：「小金兒，不要亂說。娘娘，在下可不明白！在下誤會於前，贖罪於後，雖曾冒犯宮禁，也情有可原，何以尚有這麼多的顧慮？」

娘娘面色一沉，正容道：「你破壞我的潛修大法，已是罪不容誅，又用鬼爪相傷，你前來醫治，不過爲了一探這冥宮的秘密而已。司馬昭之心，路人可見。難道尙要向我施恩市義不成？」

金不換道：「娘娘不得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下此來，確是爲了相救，以贖前衍，絕無別念。因此而使你們君臣之間，意見衝突，更非始料所及。依在下之見，你們不過是恐怕被王爺得知，怪責下來，在下與小金兒，担保禀請師父，不再向任何人提及就是！」

金不換無異是自己承認了必須禀明怪爺爺與鬼奶奶，娘娘即向郝石波道：「聽清了沒有？」

郝石波道：「小的該死！總之，望娘娘開恩。」

娘娘顏色稍霽，道：「你邀他們入宮之前，難道就未想到一定的後果？」

郝石波道：「娘娘如是仙去，小的衞護不週，也無面目再見王爺，萬一娘娘痊可，則小的一片愚忱，娘娘總須打救，小的當時就只作此想。」

娘娘道：「既是如此，我怎樣打救你？但，你也要想到怎樣打救我！」

郝石波道：「娘娘現在平安了，小的且陪金公子出外用宴，但求金公子不傳將出去，一切也就無事了。」

小金兒道：「要不要將我們的口封起來，塞進棺材裏去？那口大棺材很好睡，要塞，可得將我塞進那大棺材裏。小口的睡得不舒服。阿哥，有飯吃了，吃了再睡不遲。」

金不換向郝石波一笑道：「郝總管，明人不做暗事。在下醫好娘娘，雖不望報，却也不能因而喪命。尤其，將小金兒也牽涉在內。要想辦法，還是這時候三面言定。否則，郝總管手段雖然高强，我兄弟，也總不會束手待斃！」

郝石波面色稍變，强作笑容道：「金公子說那裏話來？小兄弟嚷餓，就先請用宴，然後再商善策。」

金不換道：「在下且將話說明。娘娘傷勢雖癒，七日之內，仍然不能恢復內功。郝總管與傷殘七子合手，再加上宮內的奇門陷阱，我兄弟，也並不會稍存畏懼。

一旦郝總管的如意算盤打錯了，我們出到外面，宣揚開來，郝總管罪有應得，固無足惜，可不要連累了娘娘！」

郝石波忽的一躬身，像是朝娘娘下拜，而腰身一扭，雙手外張，竟借勢一手搶住了小金兒的右手脈門，一聲怪笑，說道：「金公子，今天是我們同歸於盡的時候了。」

娘娘嚇得大驚失色，小金兒也驚聲叫道：「你捉住我做甚麼？我，我要叫爺爺了！」

郝石波道：「你叫破喉嚨也無用處，你叫一聲，就多受一點痛苦。」

手指一緊，小金兒痛得大哭起來，金不換向娘娘望望，又忙喚道：「郝總管，你可不能下此毒手！」

郝石波高聲道：「人來！」

只見門外應聲如雷，先是賽無鹽陳秀英，手挺長劍闖入，人到劍到，已刺到金不換胸前。

金不換早已知得傷殘七子的修爲，只一聲冷笑，將身在劍峯邊沿一滑而過，就搶到了郝石波背後，郝石波一滑步，並道：「娘娘速入密室，此間有小的料理！」

金不換當郝石波滑開時，反提右脚，只一閃，閃到了娘娘身邊，一伸手，竟將娘娘的一隻左手扣住了，也笑道：「郝總管，一人換一人。你如損害我兄弟，我就在娘娘身上一樣施行。」

小金兒大叫道：「放開我！放開我，我不告訴爺爺就是。」

娘娘被金不換扣住，面色一紅一白，急道：「郝總管，不得鹵莽。」

陳秀英的長劍，隨後進來的白衣秀士呂方、駝老三金鈎李信，啞老四無聲虎尹中平，已將金不換與娘娘團團圍住，只因娘娘一手被金不換所扣，大家的兵器不敢落下。

金不換沉聲道：「誰也沒有便宜好佔。你們想殺人滅口，萬萬的做不到。果能開誠相見，我却有一個好辦法。」

娘娘道：「你說！」

金不換道：「彼此盟誓，不將事情洩露，瞞住王爺，不就大家無事了嗎？」

忽聽得外面有人笑道：「盟誓就靠得住了嗎？還有我哩！」

人隨聲到，一位五綹長鬚的老道人，飄然而入，金不換眞正的爲之愕然。

金不換在小金兒被郝石波所擒，見到自己又擒住娘娘，態度仍甚自然，但一見到這位老道士自外闖入，登時面色大變。

原來，這位道士，正是昨晚所遇的逍遙散人。

逍遙散人笑向金不換道：「娃兒，你好刁狡！快說，藏到甚麼地方去了？」

金不換應道：「老前輩，你指的是什麼？」

逍遙散人一聲長笑，說道：「郝石波、呂方，你們都得說老實話。孩兒面究在何處？」

郝石波道：「孩兒面早被金公子取走了！」

金不換道：「老前輩，晚輩根本不知有孩兒面。」

逍遙散人又望着娘娘道：「你，你可是桃枝宮主？我已知道了一部份，用不着裝羊胡了。」

娘娘道：「你是何人？」

郝石波即道：「娘娘，這位道長，就是武林共仰的逍遙散人。」

逍遙散人笑道：「用不着壓上高帽子，你們快說實話。桃枝宮主，我知你也是爲了孩兒面而入冥宮。但，王萬知的手段比你更高明，不得不暫時被派充爲娘娘，中間定然還有甚多的鬼把戲，我也理不了許多。我要的，僅是孩兒面，絕對不能被鬼婆子取走。」

這冥宮中的一部份秘密，金不換已自娘娘口中得知，所以毫不足畏，可料不到功到垂成之際，這逍遙散人闖了上來。

他是爲着孩兒面，偏是金不換對這孩兒面一無所知，娘娘所告的，只是王萬知修習的一種什麼厲害的白骨功，即將大大爲害武林。

以及她本身的環境。

這郝石波，就是王萬知派定監管娘娘的一切行動的。

而在金不換的眼裏，娘娘的本領，較郝石波爲高，爲甚的怕了郝石波？這事，却未得到娘娘的答覆。

郝石波搶着道：「逍遙老前輩切不可誤聽人言。娘娘是娘娘，並非桃枝宮主。桃枝宮主正在羅刹宮閉關修練。」

逍遙散人道：「你就知道得這多。眞也好，假也好！總之，孩兒面須着落在你們身上。快說出來，萬事有我承担，王萬知回來，一概寫到我賬上好了。」

這逍遙散人，說話却甚是爽快。

郝石波道：「孩兒面，被金公子藏在貼身內衣之內，但昨晚已經離宮，是否藏到了別處，晚輩就不得知了！」

金不換忙道：「晚輩一點不知。」

逍遙散人笑道：「娃兒，快說，藏到了何處？說出來，我可以將你那件破襖子還給你！」

金不換又是一驚，那件內襖，眞是給逍遙散人取走了。

娘娘面色一變，彩雲的面色也隨着一變，幸而郝石波與傷殘七子等這時都注意着逍遙散人，未加留意。

金不換即道：「老前輩取去了晚輩的內襖，當知晚輩確未藏有甚麼孩兒面。」

逍遙散人笑道：「娃兒，這些鬼玄虛，怎能在我的面前使出？鬼婆子的門下，就有這樣愚蠢的？會將一樣必得之物隨便放在岩石之下？你這調虎離山之計，連老朽也騙過了，高明！高明。不過，現在還是得好好說出來，否則，我將你內襖的其他東西，都公開出來，你可要大大的倒霉了。」

金不換就是怕了這一着，見到逍遙散人，似是單純的爲孩兒面而來，也不會有心陷害這些人。

如果好言相向，他可能不敢說出內襖中的秘密。

看情形，他還不敢斷定娘娘就是桃枝宮主，他所知的一定也還有限。

即道：「老前輩，內襖裏有家師的書信，萬請賜還！」

小金兒忽道：「是我爺爺的書信，我看到過，有一幅畫兒，不穿衣服，全是爺爺的幾根老骨頭！」

逍遙散人笑望着小金兒道：「小娃兒說話還挺有趣，叫甚名字？」

小金兒道：「我叫小金兒，你哩？」

逍遙散人道：「我是逍遙散人，叫我逍遙公公好了！」

小金兒搖頭道：「不，只能叫逍遙伯伯。如果全照爺爺的吩咐，還只能叫逍遙哥哥哩！」

逍遙散人佯怒道：「豈有此理，叫公公！」

小金兒道：「眞是豈有此理，看住我小金兒給人捉住，也不相救，還要我叫公公哩！」

逍遙散人一笑道：「說得有理！郝石波，快將他放了！」

郝石波道：「老前輩，金公子扣住我們娘娘，他放，我也放！」

逍遙散人道：「你們全是在弄這些玄虛，與我有何相干？快說出眞話來。如若不然，我見到王萬知，就將這情形，全告訴他，問他的究竟，他也非答我不可。」

這可將郝石波嚇倒了，忙道：「老前輩，一切依你，你就當今天未曾來過這冥宮一樣，晚輩與娘娘，都感激不盡。」

逍遙散人道：「你放手！娃兒，你也放手！帶我去取孩兒面！」

金不換先將娘娘的手放開，娘娘立即將身一閃，轉入了一重綢幔後面，逍遙散人喝道：「休走！」

袍袖上揚，勁風逼至，金不換却將身一轉，口裏也道：「娘娘休走！」

但，逍遙散人的勁風，在金不換身邊帶偏了，綢幔被吹得掀開，娘娘却已不見蹤影，幔後原來另有一道月門，娘娘定是閃進門裏去了。

郝石波大喜，忙道：「上！」

傷殘七子向逍遙散人圍上，郝石波捉住小金兒，橫身向壁間一撞，這一道牆壁，一開一闔，兩人竟不見了。

金不換快步追上，逍遙散人却怒喝道：「你們一齊戲弄貧道來了！」

袖風起處，傷殘七子，互相跌撞，掀起一陣叫苦呼痛之聲，逍遙散人立即攔到了金不換之前，不讓金不換也撞牆而遁。並道：「找到孩兒面，我放你。」

又聽得破壁而來的叫嚷音聲道：「逍遙哥哥，逍遙伯伯，你不救我了？怕不怕羞？」

逍遙散人即用內力喝道：「郝石波，你放是不放？堂堂宮總管，欺負小娃兒，成甚麼世界？」

金不換不敢與逍遙散人打出手，也不想開罪於他，既被相攔，就不便硬撞了，只得道：「老前輩，晚輩遵命放娘娘，郝總管却不聽老前輩的吩咐了！」

逍遙散人怒道：「豈有此理！」

一掌向牆壁劈出，牆壁着掌無聲，逍遙散人一怔，並道：「原來用的軟壁。」

逍遙散人側面對着牆壁，金不換則是正面對着，看得更是淸楚。以逍遙散人這一掌之力，鋼牆鐵壁，也都會露出窟窿，居然紋風不動，定非硬物，可能是甚麼以柔尅剛的軟性物品，則這間寢宮，非比尋常了。

正待向逍遙散人說明，却見傷殘七子與彩雲，都紛紛向門外竄去，彩雲還向金不換畧一招手。

金不換情知有異，待要竄身而起，又爲逍遙散人所阻，急道：「老前輩，有古怪！」

話聲未落，這房門已經關上了，還有啞老四無聲虎尹中平，走得稍慢，仍被關在屋內，竟朝着房門猛撞尖叫起來。

室內燈光忽暗，即聽得郝石波在外怪笑道：「逍遙老前輩，金公子，你們且稍留時日，王爺回來，定當召見。」

室內雖無燈光，逍遙散人與金不換的夜眼仍能看得明白。

這是娘娘的寢宮，想不到竟有陷阱。

遊目四矚，綢幔之外，就僅那道已閉了的房門。

外表平常，兩人可不相信，這屋子就能將自己困住。

逍遙散人哈哈笑道：「這一點陰巧設備，也能將我嚇倒？」

金不換道：「老前輩，他既出狂言，必有所恃，且詳細察看察看。」

逍遙散人道：「看甚麼？你快說出收藏之所，待我去取。而且還得將郝石波這狗頭好好教訓一場！」

逍遙散人仍是記得孩兒面，金不換則甚有警惕之心，對這寢宮，不敢大意。

即道：「老前輩，我們定已陷身困境，老前輩也出不去了！」

待要走動觀察，逍遙散人則阻住道：「你們蛇鼠一窩，就想逃走不成！」

金不換無奈，只得道：「前輩且試試，可否將房門擊破？否則，就是確有古怪了！」

逍遙散人冷說道：「幔後尙且有門，這怎會是一個陷阱？騙得了我？我豈會怕這些？」

金不換道：「老前輩固然不怕，我們不如找到郝總管一同而談，那甚麼孩兒面，晚輩確未見過。他要將我們困住，可見他先已心虛。」

金不換此時，一面知道自己必是陷在一個牢籠之內，除了對自己的安危，有所攷慮之外，更急的是小金兒已落到了郝石波手上，小金兒的安危，實較自己的安危更爲重要，這牢籠，能否將自己困住？

却有些不敢相信，只礙着逍遙散人苦纏着討取孩兒面，不便出手一試這硬壁能否擊破，首先須得激起逍遙散人，將目標轉到郝石波身上去。

逍遙散人定目向金不換一望，果然有些動搖，並道：「當然要找郝石波！」

一踏步，先走到那房門邊，伸掌一推，面色即已稍爲一變，以逍遙散人的內力，竟不能將這看來僅是一道木門，推動分毫。

啞老四尹中平，正向着木門哇哇亂叫，似是要外面開門，將他放出，外面的郝石波却喝道：「尹中平，不要怕，待會就會將你放出來的。」

逍遙散人一聲冷笑，着力向木門發了一掌，只聽得砰然有聲，木門被擊碎了，露出了一層軟壁，隱隱泛光，這間寢宮，似是全被這種軟壁所包圍。

逍遙散人藝高胆大，但見到門口也被這軟壁封住，也不由得想到這種軟壁，可能有些古怪。

即伸指向這軟壁一彈，軟壁畧有彈性，而逍遙散人這才一驚，再伸出拇食兩指，想將軟壁拍起，然而，滑不留手，竟是提之不起，拿之不着。

金不換看在眼裏，也着急了，因爲郝石波尙在外面，即喚道：「小金兒，你在何處？」

即聽得郝石波發着奸笑，小金兒也應聲道：「阿哥，我被郝總管點了痲穴，動不得了哩！你快來救我！」

小金兒不知事態嚴重，雖是呼救，並無惶急之音。

金不換更是不解。以小金兒的能爲，怎的當時隨便被郝石波扣住了脈門？

既落到郝石波手上，當然任由他擺布了。

即道：「郝總管，你不能爲難小孩子。要怎樣，對我說好了。」

郝石波道：「金公子，你靜心休息吧！三兩日內，王爺就會回來。」

金不換道：「我一定在此相候，你可不可以將小金兒放回去？」

郝石波大笑說道：「這也容易。只要怪爺爺答應離開福建，永不再來，我自然會將他送回去。我們也不想與怪爺爺過不去！」

小金兒却道：「那可不成。爺爺說，這裏的生意很好，還須多賺些錢哩！」

金不換與郝石波談話時，逍遙散人已將室內的幃幔都開了，這才發覺，這間寢宮，先前看來，與普通房舍無異，現在才知道，一切門戶牆壁，都是設在一個帳幕之內，等於是一張天網，將逍遙散人，金不換與尹中平三人，都罩在裏面。

逍遙散人將幃幔門窗都擊得支離破碎，只是無法將軟壁擊穿。

這時已是怒容滿面，知道中了郝石波的詭計，即對金不換道：「果然是一道天網。」

郝石波在外笑道：「逍遙前輩，你不必枉費內力了，晚輩說出名字，你一定知道。這是王爺的至寶，瀰漫天網，刀兵不入，水火不侵。」

逍遙散人聽得面色驟變，喝道：「王萬知怎會有這瀰漫天網？要用來嚇我？」

郝石波道：「瀰漫天網，早成王爺的庫存之物，前輩難道還不知情？」

逍遙散人道：「胡說！和合二仙的瀰漫天網，豈是王萬知所能取到的？」

郝石波道：「老前輩，如非瀰漫天網，前輩怎的不能外出？」

這一句，說得逍遙散人無話可答，睜着眼，朝頭頂上望着，脚步也停了下來。

金不換聽得甚是新鮮。甚麼和合二仙，甚麼瀰漫天網，都是前所未聞的，即道：「逍遙前輩，甚麼是瀰漫天網？難道我們眞是不能外出了？」

逍遙散人將眼移下，悶不出聲，反而一蹲身，就地坐下，似是在思念着甚麼。

金不換也不再打擾，自己走到軟壁之前，先用指一按，又一彈，又一掐，發覺這軟壁，非皮非革，非絲非帛，稍有彈力，而滑不留手。究有多厚？也不得而知。

由於隱隱尙見泛光，想來也不太厚，但，力大則又能反彈而回，究不知是甚麼的一種物體。

金不換的兩個拇指，蓄有尖銳的指甲，運起內力，甚銳勝於寶劍，運指一劃，全被滑脫。

向下一望，下面沒入泥中。

定神一想，上面既不能破，不如破土從根掀起。

即駢指如戟，將壁脚的泥土掘起，可惜，剛掘起寸許泥土，下面就是岩石，這網壁，也不知是在岩石中，抑是被岩石所壓。

而岩石是整個天然的，不能一寸寸掘出，要憑一雙手將這岩石鑿開，即有此內力，也不知須得用上多少時間，因爲根本不知網壁藏下有多深。試過之後，心中也沒了主意。

再向逍遙散人一望，逍遙散人也正望着自己。

忙道：「老前輩，我們眞是着了道，只不知這瀰漫天網，是甚麼的物體？」

逍遙散人吁了一口氣：「想不到王萬知能取得瀰漫天網？」

郝石波在外笑道：「前輩，王爺的寶庫裏，還有更多的罕世奇珍哩！區區一瀰漫天網，有何足異！」

逍遙散人叱道：「休得胡說！」

金不換道：「輕費口舌了。我們不幸都中了詭計，不知前輩對這瀰漫天網，有無破毀之方？」

逍遙散人未答，郝石波却在外得意的道：「金公子，即使是大羅天仙，進到這瀰漫天網裏，也是脫身不得。你難道未聽師父說過？」

逍遙散人忽道：「郝石波，這裏面還有一條啞狗，你如不放手，我就先將他斃了！」

郝石波即應道：「晚輩手上也有一條小狗，啞老四的命運，也就是小金兒的命運，悉聽老前輩處置好了！」

逍遙散人笑道：「你手上的小狗與我何關？你斃他，有怪老賊向你算賬！」

說着，將手一招，那正被郝石波喝得不敢再開聲亂叫的啞老四尹中平，即被逍遙散人的內力，招得飄到身邊，逍遙散人一手將他捉住，尹中平立即大叫起來。

郝石波却在外笑道：「老前輩，你聽着！」

即聽得淸脆的巴掌聲，小金兒大叫道：「你打我！我告訴爺爺，一下是還十下的！」

顯然是郝石波在掌擊小金兒。

金不換大驚道：「郝總管，你不能傷他！」

郝石波道：「你們不傷啞老四，我就不傷他！」

逍遙散人道：「這是與我交換嗎？」指頭一緊，尹中平又怪叫起來。外面又是淸脆的巴掌。

小金兒却沒有哭，只喚道：「阿哥，他打了我幾巴掌，我記住了！」

金不換忙向逍遙散人道：「老前輩，我們也有人質在他手上，請息怒，不要打啞老四！」

逍遙散人冷然道：「你那人質與我何干？郝石波，你不收開這天網，啞老四就沒命了。」

郝石波道：「這不是交易。一個啞老

四，能值幾何？老前輩從速動手吧！」

金不換哀聲道：「老前輩且息怒，還是我們細想，破這網壁的辦法吧！」

逍遙散人順手一點，點了啞老四的昏穴，放開手，道：「你可知瀰漫天網的來歷？」

金不換正要討論這問題，即道：「就是要向老前輩請敎。」

逍遙散人道：「這是瀰漫天網，是早年武林怪傑和合二仙的神物，也不知他夫婦用什麼的材料製煉成，總之是無法毀壞的一種物體。和合二仙，就用這天羅，雲遊天下，幕天席地，全靠這天羅掩護，任何人也不能加以侵犯。二仙早歸道山，這種神物，也不知所終。怎會給王萬知找到了？」

郝石波在外道：「四方貢物，多如牛毛，又豈須王爺親自尋找！」

小金兒道：「貢物多如牛毛，恩將仇報，飯也不給我一碗，老是捉住我，我餓了啦！」

郝石波陰笑道：「餓上幾天，就會習得一種餓肚皮的武功。你不要亂嚷，小心又掌嘴。」

金不換聽得心中不忍，忙道：「郝總管，小孩子家，總不宜磨折，討一碗飯吃，也是應該的。你就全不念在下救娘娘的一點情份了？」

郝石波嘿嘿冷笑，道：「提到娘娘，正要將你治罪！娘娘是何人所傷？你還要攀交情？」

小金兒忽道：「阿哥，我不餓了！」

砰然有聲，像是有人跌倒。

金不換等只能聞其聲而不能見其人，以為是郝石波將小金兒重重的摔到地上，忙道：「郝總管，手下留情！」

小金兒也應聲道：「郝總管，手下留情。」

却聽不到郝石波的回答。

金不換連忙問道：「小金兒，你怎麼了？」

小金兒笑道：「郝總管跌了一交，還睡在地上，不肯起身哩！」

金不換一喜，忙道：「是不是爺爺來了？」

小金兒笑道：「爺爺怎會這快就來？大約是郝總管餓昏了！郝總管，快起來，我們吃飯去！」

金不換道：「小金兒，你能走動？是自己衝開的穴道？」

小金兒不答，却大聲道：「郝總管，手下留情，收起這甚麼瀰漫天網吧！」

聽得郝石波氣喘喘的，斷斷續續道：「小鬼，你好，你使詐。最多是大家一齊死！」

小金兒道：「死？是不是睡到那大棺材裏去？我又餓又困，正想到棺材裏去死他一兩晚。」

金不換聽得更高興了，定是小金兒先前使詐，故意讓郝石波將他捉住，現在，他找到機會，反將郝石波制倒了。

連忙道：「小金兒，你將郝總管制倒了？」

小金兒笑道：「不是，是郝總管腳軟，站不起來，我這可要討債了！」

即聽得他劈劈拍拍的打着耳括子，口裏還數着一二三，數至三十，才住手說道：「還夠了，郝總管，你放不放我阿哥出來？」

郝石波祇有呻吟聲，却不說話。

小金兒道：「阿哥，他不說話，怎麼辦？」

逍遙散人搶着道：「重重的揍打，他忍不住痛，就會依你了！」

小金兒道：「他的面皮太厚，三十個耳括子也沒有用，我打得手也軟了啦！」

金不換即道：「郝總管，你快收下瀰漫天網，我不責怪你，就此各走各的陽關路，兩不相擾，如何？」

郝石波仍是不答。

小金兒道：「阿哥，他只會瞪眼，不會說話！」

逍遙散人道：「就先將他的眼睛挖了下來！」

小金兒道：「那怎成？爺爺劏狗是不剜眼的。」

金不換道：「小金兒，你得留意週圍的環境，不要又遭了暗算。」

小金兒道：「這裏週圍一個人也沒有了。」

金不換道：「看不見，可能會藏在暗處，將郝總管緊緊扣住，如有人來襲，就將他當作擋箭牌。」

小金兒道：「這大一個身體，舞動起來，太不方便！」

逍遙散人說道：「就將他撕成幾塊好了。」

小金兒道：「爺爺訂下的價錢，前腿每對三錢白銀，後腿每對五錢白銀，你買不買？」

逍遙散人說道：「買，買，快將他撕了開來！」

即聽得郝石波殺猪般叫起來，並道：「小金哥，不要聽他們的話！」

小金兒笑道：「原來你還會說話。怎不早說？快將我阿哥放出來。」

郝石波哀聲道：「小金哥，這瀰漫天網是王爺親手撒下的，我怎識得收拾？」

金不換急道：「扯謊扯謊！剛說王爺尚須三兩天才回，怎是他撒的？」

郝石波道：「金公子有所不知，這是王爺行前撒下的，僅有一個機鈕，一按就全扣上了。剛才是我按的。但，我不識得怎的收起。」

小金兒道：「好啊，能放不能收，阿哥豈不是不能出來？」

郝石波道：「王爺回來之後，就可開啓！」

小金兒道：「好，你不開，我就先做生意，賺那位道爺幾錢銀子再說！」

郝石波又大叫討饒。

金不換在裏面推想，郝石波之言，也可能是事實，但，外面如是無人，小金兒儘可將這天網全面察看一番，王萬知必有秘密的開放機鈕，也許可以找到。

即道：「好好，小金兒你將郝總管安置，且到這天網上面到處找找，有無開放的機鈕？」

小金兒道：「我都看過了，就是太滑，這個圓罩，上去不得。」

小金兒本領高，就是經驗可能太少，

金不換道：「是一個圓罩嗎？怎的撐得起來？」

小金兒道：「裏面定然有東西支持住了！」

金不換與逍遙散人的目光，都不禁朝向了頭頂上。

逍遙散人先就向上望得曾經出過神。

金不換想來，可能是上面有古怪。

裏面並無光綫，全憑夜眼。

金不換即道：「逍遙老前輩，是否上面有甚支持？」

逍遙散人道：「這原是一間屋宇，一切間架未變，當然可以借力張羅。」

金不換道：「晚輩且上去看看！」說着，縱身而上，依然是屋樑瓦桁。

金不換一手攀住屋樑，一掌上擊，擊斷了上面的一根瓦桁，一片嘩啦之聲，墮下了瓦碎木屑，也露出了一個大洞，也仍透不過光，居然又是那軟壁一樣的，另有一層幔幕。

再躍上用手一摸，摸不着，滑不留手，金不換在空中不能停留，只能順勢一躍落地。

逍遙散人喚道：「郝石波，為了你自己的性命，我們也應交換了。你快設法將這天網開啓。貧道也不責怪你，還得將你釋放。」

小金兒道：「那可不成，道爺，這郝總管又不是你捉住的，與你何干？」

逍遙散人的面上一紅，竟然答不出話來。

郝石波道：「逍遙前輩，我不懂開啓法，但可帶着小金哥上去找尋。你先請小金哥解了我的穴道如何？」

逍遙散人說道：「金不換，你以為如何？」

小金兒已先答道：「我指會點，可不會解啦！正像郝總管一樣，只關起這圓罩，却不懂打開這圓罩。」

逍遙散人道：「不要撒賴了。怎會能點穴而不能解穴的道理？」

小金兒道：「原是這樣奇怪的。怎會能關而不能開的道理？」

逍遙散人即笑道：「娃兒，你聰明，我也佩服你。他能關，一定能啓，你快着他開啓吧！」

小金兒道：「道爺，他開了天網，你出不出來？」

逍遙散人道：「怎的不出來？」

小金兒道：「這就不拘了！你出來，定會取走阿哥的那件內襖，那裏面有好多寶貝哩！」

小金兒忽然提到內襖，金不換精神一振，他還不能確知小金兒昨晚是否也來過這冥宮，既知內襖失落現在何處。

即說道：「小金兒，你見到過我的內襖？」

小金兒道：「我怎知道？不過，這位道爺一定知道，你要不要討回來？」

金不換道：「小金兒，爺爺的書信在內襖裏，你如知道，須得快快找回。」

小金兒道：「我找回來，道爺又會要搶回去。我搶他不過。」

逍遙散人道：「娃兒，你與怪老鬼太多古怪。我不要那內襖就是了。你要郝石波儘速啓開這天網。」

小金兒道：「內襖裏的寶貝取走了，你當然不要那件破內襖了。你可得將寶物交出來！」

逍遙散人道：「我才不稀罕那不成體統的破畫兒，仍是藏在內襖的袋裏。」

小金兒說道：「畫兒不要，字兒可要了！」

逍遙散人稍頓始道：「什麼字兒？」

小金兒道：「我知是什麼字兒？我未見過，你見過了，你收藏了，你說吧！」

內襖裏另有字兒，金不換一想，定是彩雲所藏，也就是有關彩雲的最大秘密，這可非得討回不可。

即道：「老前輩，那字兒，老前輩並無用處，不如賜還給晚輩吧！」

逍遙散人將頭連搖道：「甚麼字兒，我從未見過。內襖仍是藏在原處，你隨時可以取回，包管原封未動。你已將孩兒面藏過，現在怎能再要向我討甚的字兒？」

金不換道：「前輩既已檢閱過晚輩那件內襖，可知我確未取得甚麼孩兒面。字兒也必與前輩無關，還給晚輩，晚輩可有大的用處。」

逍遙散人帶笑說道：「你有什麼的用途？」

金不換連忙搖手低聲道：「前輩輕聲些，前輩已看到了，請不可洩露。」

逍遙散人果也放低聲音道：「你從何處得來？」

金不換不敢明言，也實在不知彩雲是否眞的放着一個字條兒？

更不知字條兒寫的什麼？

但想到定是關係這冥宮的秘密或是她們的遭遇，此事如多少給外面的郝石波聽到，後果就不堪設想。

金不換唯有道：「晚輩曾受人之託，但知襖內有一字紙，一定關係別人的安危，請老前輩交還給我。」

逍遙散人即道：「給你也易，但得說出是何人所託！」

金不換可為難了，對逍遙散人的為人，雖非死敵，也非可親之人，這秘密，必繫娘娘與彩雲的生命安危，怎能說出？

可又不知字條上有無署名？

如有署名，定是桃枝宮主或彩雲之名，是則，逍遙散人當已前知了。

金不換即道：「字條上不是寫得清楚了嗎？老前輩怎須再問？」

這是金不換的聰明處，就此一問，可探知逍遙散人是否在字條上見得有署名之人。

逍遙散人果笑道：「娃兒也算狡猾了！你們的暗記，我怎會知。」

金不換如釋重負，至少，逍遙散人尚不知字條係何人所寫。

即道：「前輩，晚輩匆匆未曾過目，不妨取出來，晚輩再向前輩解釋。」

逍遙散人搖頭道：「自己此刻還不能了，怎能急人之急？要看，很容易，着外面的小娃兒，快逼郝石波收了這瀰漫天網，到外面，我就交還給你。」

他們的這一段談話，聲音放得極低，小金兒在外聽不到裏面的聲音，即喚道：「阿哥，你在做什麼？怎不說話了？我肚餓啦！」

金不換知道裏面低聲說話，外面是聽不到的，又即隨手一彈，點了啞老四的上

關穴，使他聽覺失靈。

其實，凡啞必聾，這輕聲談話，啞老四是仍然聽不到的。

這不過是金不換的謹愼而已。

逍遙散人已高聲道：「小娃兒，你快着那郝石波將我們放出來，我絕不與你們爲難，那內襖的東西，全交還你們。」

小金兒道：「你不要字條兒了？」

逍遙散人忽低聲向金不換道：「你說字條已給了你，着他快逼郝石波收起天網。」金不換也低聲道：「前輩，你還未給我的哩！」

逍遙散人向懷中一摸，摸出一個小字團兒遞向金不換道：「就是這，你拿去吧！」金不換伸掌接收，可不料，逍遙散人的一隻食指，順勢向金不換伸出的手掌中的勞宮穴一點，金不換可未曾提防逍遙散人此時會對自己有所不利，全未提防，以金不換的身手，也來不及躲避，陡覺手臂一痲，半邊身軀，即已完全失去知覺，心知自己上了這老妖道大當，而這時悔之已晚。逍遙散人作了一個得意的微笑，仍是低聲道：「你半身痲木不仁，即有武功，也使不出了。但，我用內力相助，你可以說我所欲說的話。不得違拗，以免皮肉受苦。」

金不換想喚出聲來，由於嘴唇也有一邊生硬了，說了幾個字，竟是咬字不清，隨卽，逍遙散人的一股內力自上關穴衝入，並非點穴，而是相助他發言。

逍遙散人道：「快說，字條到手，着郝石波快收去天網！」

金不換尚未開聲，小金兒已問道：「阿哥，你說什麼？怎的我聽不明白？」

金不換在逍遙散人的內力相逼之下，不由自主的道：「小金兒，字條已到手，快着郝石波收去天網。」

小金兒道：「字條上說什麼？你說給我聽聽。如果緊要事我可先辦了再說。」

逍遙散人猶疑了，不知應如何作答。

金不換當然不能開聲。

小金兒催着道：「阿哥，怎的了？是了，定是道爺下了毒手，你活不成了！你可死不得，我還未死哩！」

逍遙散人忙逼金不換開聲道：「娃兒，不要亂想，我沒有事。」

小金兒奇道：「阿哥，你怎的喚我做『娃兒』？這是道爺的聲口，你一定受逼了。糟糕！糟糕，道爺，我求你，不要傷了我阿哥。」

逍遙散人將小金兒喚作娃兒，喚慣了，逼金不換說話時，一時不愼，未及改口，竟被精靈的小金兒聽了出來。

忙改口道：「小金兒，沒有的事，是我一時跟逍遙前輩說得好玩的！」

小金兒道：「你就好玩，我可不好玩哩！郝總管正在自衝穴道，就要衝開了。他如果再喚人來，我可打他們不過了。」

逍遙散人又逼金不換發言道：「你快加點他的穴道，不就成了嗎？」

小金兒應口道：「道爺，你爲什麼要逼我阿哥說這樣的外行話？阿哥，你這次眞的糟了！關在這圓罩子裏面，還要受這位道爺的煎熬。」

金不換又道：「沒有，沒有受煎熬，快要郝石波動手！」

小金兒道：「越說越外行。道爺，還是你自己說吧！你們要同生共死才是辦法哩！一張字條，又有什麼稀奇！」

逍遙散人果應道：「我們並未動手，你不必胡猜。我不會要那字條，眞已交給你阿哥了。」

小金兒道：「怎的不念給我聽？」

逍遙散人道：「你阿哥說這是秘密，不能讓外人聽到。」

小金兒道：「這裏沒有外人。郝總管聽聽也無妨。」

其實，這時候的逍遙散人，一邊在與小金兒對話，一邊已在搜查金不換全身。

他始終懷疑金不換藏了孩兒面。

但是，金不換現在，除了進宮前在宮外拾得自己昨日失落的一點碎銀之外，更是身無長物，逍遙散人也甚感失望。

金不換自出道以來，可未曾遭到這樣的暗算，一是由於自己全未留意，一是由於逍遙散人的武功太高，因此一點卽中。

然而，金不換半身痲木，神志仍是清醒，心知手中的，已非尋常點穴手法，要用內力衝穴，而逍遙散人正用內力衝入自己的上關穴，稍一着力，就會被他發現。

這情形，已等於肉在砧上，强是强不得的了。

幸而那困在瀰漫天網之內，逍遙散人尚有所求於小金兒，要解救自己，就全賴小金兒在外設法了。

小金兒已領悟到金不換在裏面受逍遙散人之制，金不換甚是放心，小金兒不足恃，小金兒之後是必有怪爺爺跟踪而至。

但，久久並未見怪爺爺出現，不知是何原故？

逍遙散人失望之餘，望着金不換怒道：「你究是藏到了何處？」

金不換哼哼唧唧，語不成聲，將頭又搖和又點。逍遙散人道：「你不交出孩兒面，就休想脫開我的手掌。」

金不換連連點頭。

逍遙散人認爲他是答應了，卽道：「你如交出孩兒面，我就將字條交給你。」

金不換又點頭。

逍遙散人一抖手，點了金不換的痲軟穴，再向金不換右手勞宮穴一拍，金不換由半身痲木，變成全身癱軟。

但，耳目唇舌都靈活了，當然已可自己說話。逍遙散人道：「你願意嗎？我們交換。」金不換心想，此時怎樣解釋，必屬徒然，不如應了他，看他有何施爲。卽道：「晚輩採得幾朵形態有異的花朵，不知是否就是老前輩認爲的孩兒面？」

逍遙散人道：「你不必再加枝添葉了。你我一樣，都是有所爲而來。你祇說，現藏何處？」

金不換道：「現藏在萬寶林的一顆桃樹下。」逍遙散人喜道：「這是眞的？」

金不換道：「晚輩怎敢說謊！但此時不能去取，也屬枉然。」

逍遙散人道：「我決不難爲你們，那字條兒，我雖不懂，卻知有古怪，暫時無暇參詳，所以，也放在落鳳坡的一個山穴裏，我們出去，互相交換，你可願意？」

金不換聽得那字條不在逍遙散人身上，先是冷了半截。他有甚麼異樣花朵？原不過是不得已的說謊，希望套取逍遙散人身上的字條兒，想不到這老妖道也正用自己的辦法去對付自己。這時，不能不說謊到底了，卽道：「一言爲定，晚輩如能外出，決將那朵花奉上。但請老前輩也將字條賜下。」

逍遙散人笑道：「那當然是，祇恐怕出外之後，你又有變化了，誰也不會這樣輕鬆的將孩兒面讓給別人的。」

金不換道：「晚輩不會失信。外人不能聽聞，老前輩可否將字條內容畧告一二？」逍遙散人狡猾的一笑道：「娃兒，你聰明！你以爲我會冒認不成？告訴你，我看過了，我也懂得些許，你不必再問。孩兒面到手，我自會交給你。我不會自找痲煩的事去做。」

金不換聽得更是不安，定是這字條，要自己如何相救她們，或是去找甚的外援。果眞如此，在此白白耽誤時間，豈不誤了她們的大事？然而，再一回想剛才與娘娘的一番對話，爲甚她全未提到這字條之事。對話中，娘娘已自承是桃枝宮主，因事與王萬知合作，不想反被王萬知所害，困在這冥宮之內，無法脫身。王萬知在修一門甚麼「白骨功」，甚是厲害，如被修成，武林中將遭大刧。爲了當時有郝石波在場，言語甚是不便，全賴小金兒的綢舞使郝石波分了神，才勉强對答了這些言語。金不換尚未問及石龕中修習的是甚麼武功？以及彩雲所囑又係何事？

僅知娘娘，也就是桃枝宮主，知道金不換是鬼奶奶門下，就假裝是中了鬼爪，故意傳言散功，使郝石波等找到金不換前來救治，這才有談話的機會。所以，這時在金不換心中，這冥宮是一個鬼宮，王萬知是一個大鬼頭，而詳情如何，則須問怪爺爺或師父才明白。可惜，現在又被困在這瀰漫天羅之內，又不見怪爺爺前來相救，果眞候至王萬知回來這危險就更大了。

想着，想着，忽記起，外面的小金兒的全無聲息，卽喚道：「小金兒，你在做甚麼？」

外面寂然無聲。金不換一震，高聲道：「小金兒，你在何處？」然而，一連數聲，並無回答。這可連一旁的逍遙散人也慌了，接着喚道：「小娃兒，你走了？」

兩人更相呼喚，外面一點音息也沒有。

兩人越喚越急，連最後的一點希望也沒有了，金不換更是心痛了，一定，小金兒是着了郝石波的道。

小金兒年紀小，經驗不足，易於着道。小金兒着道，金不換對他不起，這份內疚，也是極難抵受；加上自己現在不僅困處瀰漫天網中，還要無端端被逍遙散人點中穴道，連一動也不能動。金不換的心情惡劣，可想而知。

逍遙散人見小金兒不在外面，也知是事出非常，定是郝石波等得了手，則自己也無竄出這瀰漫天網的希望了。一代武林强者，竟成了籠中鳥，甕中鼈，不由得又憤又羞又怒。

睜着眼睛，向金不換道：「這小賊竟一點不留神，定是給冥宮的人捉去了。」

金不換道：「老前輩，你也須冷靜一點。我們現在同處絕境，你還要同室操戈，先向我下手。這樣，怎能共同對付當前的大敵？」逍遙散人道：「你有甚力量對付當前的大敵？」

金不換道：「如果我兩人有商有量，和衷共濟，總比前輩一人當担，要有些主意。」逍遙散人道：「有主意，你現在就不能說嗎？」

金不換道：「前輩先將我制住，對我如同大敵，卽有所見，也不敢貢獻了。」

逍遙散人道：「你是要我解開你的穴道？」金不換道：「前輩想想，現在的情形，豈是我們共同應付大敵的作法？」

逍遙散人笑道：「鬼婆子門下，一定鬼怪多端，我不能不加提防。」

金不換故意作了一聲長嘆，也不再說話了。然而，他的心思是未曾停止過一瞬的。困在這天網之內的本身安全，他還置之度外，他所惦念的，外是不知去向的小金兒，內是懷在逍遙散人身上的那個字條兒。金不換斷定這字條兒必在逍遙散人身上，甚至，怪爺爺交下的那五個紙包，也都藏在他身上。

逍遙散人是武林中鼎鼎大名的人物，所知必多，他必已將那個包兒拆開看過了，也可能會知道一點有關情節。至於彩雲的字條兒，更會一目瞭然。他似是要用這祕密來要脅金不換交出孩兒面，將字條兒當作了奇貨。金不換心中，可不會放過。找到機會，是必要從他懷中取了出來的。

這正與逍遙散人先點倒金不換，從他身上搜取孩兒面一樣。僅是逍遙散人先下手爲强，金不換就遭殃了。

逍遙散人見金不換沉默了，也事實上搜過身，孩兒面不在他身上，對金不換的謊言，不信也得信上一二。金不換不出聲，逍遙散人認爲他是心理上受了寃屈。卽道：「娃兒，你也不必慌急，我不會傷害你。防你，可不是害你。」

金不換卽道：「老前輩，晚輩有何可防？同在困境中，同是別人的砧上肉，尙有何猜忌可能？前輩有無門人或友好在外，可以及時前來相救？」

逍遙散人道：「誰不知我逍遙散人從來不收弟子？這是問得多餘的了。外面恐有不少的人，可惜同是爲了一個目的而來，幸災樂禍則有之，相救就不必說了！」

金不換精神一振，卽道：「如此，老前輩更不能對晚輩心存二意。眼前，晚輩就有小金兒在外，而且，爺爺也必會前來。相救我們，就全在他們身上，老前輩怎不讓晚輩得有一伸傾慕的機會？」

逍遙散人有些心動了，金不換說的是事實。但仍道：「怪老鬼怎會救我？你師父，鬼婆子，更不會有此好心。」金不換不知道逍遙散人與師父的關係，祇道：「家師暫時不會前來，爺爺也從不隨便遷惡於人的。」

逍遙散人道：「娃兒，你知道甚麼，聽你說話，尙屬忠實，我解了你的穴道，也不會怕你反臉，祇是，你交不出孩兒面，可白費了我一場氣力。看你的修爲，不能在我面前作怪，却可背我而逃，我沒有這多的精神來追趕你。」逍遙散人竟將心頭的話也說出了。竟是要困住金不換，直到取得孩兒面爲止。金不換可聽得心頭大急。知道求情無望了，金不換又默默無言。金不換全身癱瘓，正與啞老四一樣，睡倒在地上，有一隻耳朵是貼着地面的。

望着不遠處的啞老四，他的眼睛，却總是盯向地面，偶然溜動，却是望着金不換。金不換起先未曾注意，後來，越想越起疑，一雙眼，即不停落到了啞老四的眼部。啞老四的眼睛，每一轉動，也都被金不換追隨。原來，他老是看着這兩處。看完地面，又看金不換；看完金不換，又看到了地面。金不換心想，莫不是可以掘地而出。掘一隧道，自天網下面穿出，未嘗不可。可惜自己已不能動手。即道：「老前輩，我們能不能自行設法外出？」

逍遙散人却搖頭道：「既是瀰漫天網，就不必想自行外出的主意了。」

金不換道：「不能掘一隧道嗎？」

逍遙散人道：「談何容易？天網裏的地面是動也動不得的。可能是岩石，無法掘動，也可能藏有各種奇毒虫蟻，掘出來，反而使這網內不能淸靜，連立脚處也沒有了。」當然，掘地道，這一極簡單的方法，逍遙散人不會想不到，他不願做，就是必知不可能。

金不換又失望了。再度靜寂之後，金不換貼地的耳朵，忽聽得地下有剝啄之聲，如同敲響房門一樣，三下一歇，又是三下。金不換料到這定是一種暗號，但，自己不能用手擊地，也是不能回答。即刻想到，應不應告訴逍遙散人？再又凝神靜聽，聲音正是發自這寢宮的地下，並非遠處，回想當時郝石波要娘娘轉入密室之時，娘娘轉走了幃幔後的那道月門。這月門，已被逍遙散人擊破了，並非通去了外面，僅是一個門形。擊破了門扇，也與正門一樣，外面也為軟壁所封。則娘娘並未逃出這寢宮，所謂密室，是否就指這寢宮之下，另設有地下室？

這室內的一切陳設，已全被逍遙散人擊得東倒西偏。四面的幃幔也扯得七零八撕，一間豪華富麗的寢宮，已變得除了地上的破布碎木之外，可以一覽無餘，剩下一間平方約有五六丈的空洞洞的房間而已。金不換盡目力所及，向遠處張望，他想搜尋出娘娘通入地下室的孔道。要由上面轉入地下室，必有一個機關，也必須有一條路。可是，金不換的身體不能轉動，大體上看不出形跡，如果用心找尋，也許會找將出來。金不換的眼睛轉動，逍遙散人却注意了，即道：「你在想甚麼？可不能打甚的壞主意！」

金不換嘆道：「老前輩，我們處境相同，還有甚主意可打？要打的，就僅有一個，我們怎的可以逃了出去！」

逍遙散人道：「小娃兒也被他們制住了，沒有外援，怎樣也出去不了！」說着，起身將啞老四踢了一脚，啞老四叫了一聲，逍遙散人即道：「郝石波，道爺可得開殺戒了！先殺了啞老四，看他傷殘七子怎生自處？」說着，又連踢幾脚，啞老四哇哇大叫。然而，外面仍是寂然無聲。

金不換道：「老前輩，此處一定沒有看守的人了，殺了他，也無用處。我想，我們如能合手，試用內力，將這屋裏的樑架一齊拉倒，天羅墮了下來，彼此互扯，或者可以拉破。」

逍遙散人笑道：「別想得這容易，瀰漫天網，我們可以拉破，就豈是武林奇珍！」因為外面沒有人聲，兩人的談話，就不像以前一樣輕聲。

金不換道：「即使無用也須一試。前輩將我制住不過是少了一個幫手而已。」

逍遙散人道：「我可用不着你這幫手。你能帮我的，恐怕祇是儘快送了我這條老命。」

金不換尚未作答，貼地的耳裏，突傳來一聲嘆息。這嘆息，使得金不換為之悚然。這正是娘娘在石龕所發的嘆息聲，在萬寶林也曾聽過一次。由此可知所料不差，所謂密室，必在這地下。娘娘不會害怕自己傷害於她，她為甚不逃出這宮門之外，反而是進到這瀰漫天網所籠罩的寢宮地下祕室？既在這祕室中，當然也與自己同一命運了。地下可以傳上嘆息聲，金不換一想，也許可以將聲音傳下。於是，也發了一聲長嘆。

但是，身被點穴，不能使出內力，這聲音能否下傳，自己也無把握。繼着又自言自語道：「我金不換怎的這樣命苦！」他希望地下的娘娘能聽到他報出的名字。

逍遙散人即道：「有甚命苦？全是你自己討來的！還賠了我一條老命呢！」

金不換不答，逍遙散人又望向啞老四，啞老四叫聲才住，眼睛仍是望着地面。逍遙散人似有所覺，走上前，扣住啞老四的左手脈門，並即解了他的痲軟穴與上關穴，喝道：「你老看着地面，有何古怪？他們不理你了，你的性命也危在旦夕，救得我，你也可得救！」

啞老四手脚靈活了，楞楞地向兩人望一望，又復低下頭，毫無表示。

逍遙散人將手指一緊，怒道：「有辦法，快說將出來！」啞老四痛得大叫，右手指着地面。

金不換乘機道：「老前輩，看來，這地面是必有古怪的，不妨找找通道。」

逍遙散人道：「這還待你說！如有通道，我早就找到了。想是有甚機關，這啞子還不肯說出來。」跟着，又將啞老四掐得眼淚直流，啞老四手舞足蹈的亂跳，可跳不開逍遙散人的掌握，祇落得多挨了拳脚。逍遙散人逼得緊，啞老四痛得亂跳，始終作不出一個甚的指點。金不換倒在地上不能動，啞老四的亂跳亂踢，因為距離近，很多次碰到了金不換身上。最後一次，踢得金不換通身一震，不禁心中大喜，想不到是胡亂踢來，恰恰踢開金不換的穴道。金不換暗中自行運氣，果然八脈無阻，本可一躍而起，但想到逍遙散人對自己既是如此忌視，如果驟然起身，必會再遭他的挾制。雖說金不換如有提防，也不一定怕逍遙散人，但，他究竟是有名的前輩高手，總以謹慎為好。因此，仍是裝着穴道未解一樣。逍遙散人正在逼着啞老四說機關，也未加留意。

啞老四被打得已是遍體鱗傷，仍然指不出甚麼。他根本不知這寢宮以內之事，又怎能破得這瀰漫天網？逍遙散人白費了一番氣力，一無所獲，祇得又將他點了痲軟穴，拋棄一旁。又復在各處瞭望一回，全然想不出一點辦法，反而一聲長嘆，在金不換身邊就坐了下來，雖有一些被踢倒的錦墩，他也不用。

金不換這時仍不敢轉動，也再聽不到地下的任何聲音，想是自己的嘆息聲，無法下傳，娘娘得不到回音，也就不再有所動作了。即向逍遙散人道：「老前輩，可找到了一點綫索？」

逍遙散人道：「綫索是始終要找出的，你不要心急。」金不換當然知道是他口硬心軟，他還有甚的辦法？即道：「晚輩認為這房子必有地下通道。」

逍遙散人道：「有，可是，有的是虫蛇鼠蟻。不信，我就掘給你看。」折了一根椅脚，用內力向地下一揷，椅脚折了，下面是岩石。再找一根，另揷一處，也是一樣。逍遙散人垂下頭道：「這是有意的佈置，原來未設地獄門。王萬知這老狗，怎的花下這多精神！」金不換問道：「甚麼是地獄門？」

逍遙散人道：「瀰漫天羅，如傳聞，則天羅之內，有氳氤之氣，有地獄之門，是和合二仙到處燕好之所，外人不能侵入，非他夫婦自用，就無氳氤之氣了，而必設地獄門，以防有人自外穴地而入。所謂地獄門，是二仙擅於驅使虫豸之術，一律藏於地下，有隙即出，外人經地下而上，先就會被這些虫豸困倒。二仙用天羅困住別人，也就不能穴地而遁。現在，竟是將天羅佈在岩石上，不須移動。大約是為了保護他自己就寢之後的安全。誰知這岩石有多厚？誰能穿過？」

這都是金不換聞所未聞的，想來也甚有理。却又道：「老前輩，既是二仙常將天羅自用，他兩人必是睡在天羅之內，則天羅之內，必有啓閉之處，要不然，他們怎能外出？」逍遙散人笑道：「娃兒確也聰明。我就是憑着這一點，認為尚有可為。祇是暫時還找不出跡象而已。」

金不換心中也為之一喜，裏面終究應有開啓之方。即道：「老前輩，不如讓我也相助找尋如何？」

逍遙散人道：「那倒不必了。總之，在你未交出孩兒面前，你就不能自由行動。」金不換道：「去取孩兒面，也得晚輩領路啦！」逍遙散人道：「那個自然，少不得耗些老精神，馱着你走路就是。」逍遙散人是眞無絲毫放鬆金不換之意了。

金不換暗道：「老妖道，且看是誰馱誰走啦！」這時，就起下了狠心，必須以牙還牙，將逍遙散人點倒。不過，為了謹愼，必須選擇一個十拿十穩的機會才能出手。兩人坐得很近，金不換忽道：「老前輩，你聽，這地下似乎有點聲音。」

逍遙散人道：「以耳貼地，可聽遠處，當然時常會有聲音。」金不換道：「不是遠處，像是就在地底！」

對這地底，逍遙散人是正在注意着的，即道：「是甚麼聲音？」

金不換道：「像是敲擊。晚輩聽不很準。」逍遙散人聞言，即一伏到地，將全身臥在地上，也用一隻耳朵貼近地面，恰又是背對着金不換，相距不過盈尺，這正是金不換所要獲得的機會，暗運玄功，蓄的一掌伸出，分點逍遙散人背後，第九椎節間的「筋縮」「肝俞」「鬼門」三穴，更觸及第十椎節間的「胆俞」「陽網」兩穴。出手不饒人，用的是生平絕學「鬼爪」，一舉而中五穴。這在逍遙散人而言，做夢也想不到金不換的穴道已解，竟能出手傷人。登時「呵喲」一聲，痛澈心脾，椎節骨像斷了一樣，饒是具有天大的武功，椎節不能着力，任何內力不僅不能施發，稍一着力，其痛更甚。何況金不換是以你死我生的態度，出此一招，下力奇重，不僅點到五穴，兼用了鬼爪，使逍遙散人在點穴之後，又復受傷，連喝罵也無氣力了，豈能還手？

金不換一躍而起，並道：「老前輩，得罪了，晚輩實是萬不得已，絕無傷害之心。」逍遙散人不能運出內力，手足雖能動彈，却抬舉無力，口裏祇罵道：「賊小子，你竟敢暗算起道爺來了！」

金不換道：「這是老前輩的手法，晚輩照樣施為。還望原諒！」逍遙散人負痛不能大罵，祇是額上冒汗，也咬住牙關，一聲不響，眼睛却像噴得火出似的，盯着金不換。

金不換不再理會，即行向周圍觀察一番，却也看不出有何通道的痕跡。又即用手指向地面連叩三下，伏地貼耳傾聽。連叩數次，果又聽得回音，立即運起內力，貼地念道：「金不換在此！」相繼，果又聽得嘆息聲。金不換高興了，這次眞已聯絡上了。即貼地道：「在下被困天羅中，望指示出路！」可是，得回的，仍是那一聲嘆息。也不見有人言語。

逍遙散人原在漫罵，見金不換的這一行動，也明白了地下果有古怪。他是全身可以移動的，僅因椎節有如斬斷，不能運用，也就强忍痛苦，將頭側下，以耳貼地。因此，也聽到了嘆息聲。

但是，自己栽在一個晚輩身上，又羞又憤，事實上自己也無主意，祇有靜待其變，罵聲因而停止。金不換可再也無別的主意了，也正在徬徨無計之際，忽聽小金兒在外道：「道爺，你怎的不罵人了？」

金不換大喜道：「小金兒，你去了那裏？還不趕快救我！」小金兒道：「我找飯吃去了！那位道爺怎樣了？」

金不換道：「他睡在地上，很好！」

小金兒道：「你呢？」金不換道：「我沒有事。」

小金兒笑道：「我知道你給道爺制住了。所以，我就去找飯吃！」金不換不悅道：「你眞不曉事！我被道爺制住了，你不從速設法，還有心事去吃飯！」

小金兒道：「誰教你被制的？爺爺說，我如果上了別人的當，一定不理我。誰要我上當的？你知道嗎？奶奶聽到你上了當，還會生氣呢！」

金不換對小金兒的天眞，不願將廢話拉長，祇道：「你現在還不要郝總管設法？」小金兒道：「他知道甚麼？你能够自行解脫道爺的禁制，不就解脫這圓罩子的禁制了？」

金不換道：「這是甚麼瀰漫天羅，武林中的奇珍，我怎解得？」

小金兒道：「你問道爺，是不是用小解方法照頭淋下，便可以解得？」

金不換道：「為什麼你不早說？」

小金兒道：「阿哥，你請道爺與我談話。我要他說，永遠不再欺侮你，我小金兒的阿哥，欺不得！」逍遙散人聽得漲紅了臉，却是一言不發的眼睜睜的任由金不換脫出自己禁制，要知金不換脫困後能闖羅刹宮詳情，請留意獨闖羅刹宮故事。

都市社會技擊傳奇故事

東門白・文
培　新・圖

女俠金燕子（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金燕子獲岳敏之助，逃出虎窟，事後根據種種跡象，及所得情報，判定鬼手孫七之首領地位，已被日人森山雄所取代。那日，忽得一署名冷眼旁觀者來函，約金燕子與岳敏，帶同半數鑽石，前往郊外一幢檸檬別墅，交換被擄的四打撈商父女及孫七。那晚午夜，金燕子與岳敏依約前往，甫抵門外，驀聽屋中傳來激烈打鬥聲，聰敏如金燕子，也為這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件，弄得胡塗起來，與岳敏輕身潛入屋中，為屋中人用槍制住，岳敏不忿，予以反抗，終為對方放槍嚇阻，乖乖丟出武器——

龍潭生死鬥　虎口攫食傷

毛毛雨更大了些，在這一片遼濶的檸檬山莊中，萬籟俱寂，落針可聞之下，雨聲有如千萬隻蠶在蠶食着桑葉，也像啃噬着人心。

所有的屋中都沒有開燈，持槍的人退到屋子四周，屋子外間僅有兩個人，一個是代言人張法，和高大健美的菊池香了。

金燕子在岳敏力拚的同時，如果猝然發難而突圍，自信可以脫身，可是那等於白來一趟，況且她對於菊池香的表情暗示，已具有信心。

為了尊重金燕子，對方並未銬綑他們，也自信他們二人跑不了。現在張法打開金燕子攜來的手提箱，裏面有少部份鑽石，大半是化學結晶體，但外行人是認不出的。

張法這時忽然以日語向內間報告，說：「大約數十分之一是鑽石，其餘都是化學結晶體。」

內間的窗帷放下了，也就更暗，僅隱隱看出有兩個人，金燕子可以猜到這二人是誰了。

事到如今對方似乎也不想瞞他們了。

內間傳來了濃重的四國口音，說：「金燕子，上次本人說過，本人的作風與『鬼手』孫七不同，只要妳交出全部鑽石的一半，馬上解散『蛛網俱樂部』，返回日本。」

金燕子避而不答，岳敏以流俐的日語說：「他媽的！我看你是開了半天船還沒有解纜呢！這沉船既在此國，自屬此國的國有寶藏，你憑什麼要拿一大半。」

那人冷峻地說：「如果不是本人的沉船圖，此國永不會發現沉船位置，所以本人要一半鑽石，絕對不算過份。」

金燕子說：「你就是森山雄吧？」

門內沉默了一會，說：「不錯。」

金燕子說：「另一位，是宮澤信先生嗎？」

內間傳出一陣陰冷笑聲，顯然這宮澤信比森山更陰險，說：「妳完全猜對。」

金燕子說：「宮澤先生的雙簧演得很出色，正因為我對那尋人啓事早已注意，且因上次失陷，森山在黑暗屋中出現，說話又有代言人，至使我產生聯想，加之森山亮了幾手，那完全是日本的『柳生流』



劍道招術，空手道和柔道的路子，輕功也是日本的特有風格。所以當時就以為他不是『鬼手』孫七而是個日本人。」

森山說：「不錯，本人由日本來到B城，遇上孫七，一拍即合，立即決定合作，三天後即出海勘察。」

金燕子說：「勘查結果証明果有沉船他動了殺機？」

森山說：「應該說他與我合作之初，即有歹念。在第二次出海複勘，証明沉船的確原封未動時，返航中他在我的左腿及臉上戳了七八刀，本來還想多戳幾刀，但當時有一艘漁船駛近，他把我推入海中離去，可是我的命大，並沒有死。而是被附近的另一艘日本漁船救起。從此跛足而且面目全非。」

金燕子說：「因此，憑你的身手殺了孫七，却繼續冒充他統治這個俱樂部？」

「是的，在我傷癒之後，最大的心願是復仇，鑽石是次要的。那時鑽石已打撈上來，被四個打撈商明分，而『鬼手』孫七正在實行他的勒索計劃，裝神弄鬼，嚇唬第三個少女，以便把警方的注意力引到本市所有的廟宇中，就在那時，我憑自己的輕功進入『蛛網俱樂部』殺了孫七。」

金燕子說：「如此說來，巨缸中的屍體就是孫七了？殺了他為什麼還用藥水泡起來！」

森山說：「那時宮澤已來B城，據他偵查所知，你們已在懷疑俱樂部的頭子是不是孫七？繼而又懷疑我殺了孫七，這一點本人十分佩服，孫七既是本案的主要人犯，妳當然希望獲得他或者他的屍體，以便向警方交差結案，所以留下來，作為談條件的本錢。」

宮澤陰聲說：「你們二人今夜會上當，主要是由於我們的情報靈通，知己知彼。我獲知妳猜想我是森山的仇人，來本市找森山，是解決一件紛爭。由那尋人啓事上，妳會誤會我們之間也因沉船圖而有仇恨。」

金燕子的確有此假設，根據尋人啓事，那夜張法的代言，森山的跛足，孫七的失踪，以及宮澤偷襲岳敏，乍看是和森山作對，她以為那圖的原始持有人是宮澤而非森山，所以接到「冷眼旁觀者」的信之後，她以為宮澤即為「冷眼旁觀」者，也就是向岳敏施襲之人，在俱樂部中盜出人質，向她換取鑽石。

人類再聰明，往往因第一個意念和構想而鑽牛角尖。

由這一切跡象顯示，宮澤信與森山必有衝突，所以她寫信給森山，叫他和菊池香同來，無非是讓他們雙方火併，以便從中取利，趁機救人擒兇。

可是，這正是所謂「道尺魔丈」，森山和宮澤信本是同伙，正好予以利用，佯作火併，剛才在外面負傷的漢子，不過是苦肉計而已。

這是一場智慧比賽，金燕子在這個回合中落了下風。

但她目前還不服輸。她說：「這就是了！因為以孫七的作風來說，他既不會藏頭露尾，找個代言人，更不會在我陷入你手時委屈求全，條件一再讓步。更不會讓四個打撈商逍遙法外。」

森山說：「金小姐，今夜和上次不同，本人既已自動揭開本來面目，說出一切秘密經過，就不會再作讓步和妥協，如果一半的鑽石都拿不到，我們只好認栽，但第一件事是讓你們失踪，包括打撈商及三個少女。另外，我們既已來此不能空手而回，將幹幾件大案，然後遠走高飛。」

宮澤信陰聲說：「神秘失踪不須再進一步解釋吧？」

岳敏大怒，說：「他媽的！你大概是從陰溝裏鑽出來的。要不怎會那麼陰毒？你敢和我動手嗎？」

宮澤信說：「弟兄們，先把這小子整服了再說。我不信他是鐵打的。再說對他們太客氣，可能會產生輕視之心。」

張法哈着腰說：「宮澤先生，用什麼方式？」

「讓他屈服，而不讓他停止呼吸的方式。」

「是……是的……」張法諂媚地說：「在姓岳的外型上弄出重傷，金小姐會不高興，俗語說：打狗看主面——」

岳敏厲聲說：「你才是一條不折不扣的走狗。」身子一閃，已到張法身側，一腳把他踢了個觔斗。

可悲的是，宮澤和森山根本未加阻止，而且還笑了起來。

張法面孔扭曲着，到此地步他仍不知應該恨誰？吩咐部下說：「把揭指甲的刑具取來。」

「算了吧！」菊池香在一邊一直未出聲，現在她開了腔：「森山先生，宮澤表叔，現在還是先談正事吧！須知這兩個人並不是一點皮肉之苦所能屈服的。甚至於在除死無大難，討飯不再窮的心理下，來個反抗到底，並不是我們所希望的。

「試試看吧！我總以為，一般人都是互相尊敬的，我們自接掌本俱樂部以來，並未作太大壞事，至於勒索四個打撈商，金小姐也知道，沉船圖本是我們的，現在退而求其次，僅要一半鑽石，金小姐一定會答應的。是不是金小姐？」

金燕子還沒有表示意見，岳敏吐了口唾沫說：「菊池香，早知妳是這種女人，我——」菊池香向他眨眨眼，金燕子扯了他一下。

岳敏悻悻而止。金燕子說：「這件事可以考慮。但我有個條件。」

菊池香說：「請說出來，頭子都在這裏，答不答應都有個交待。」

金燕子說：「你們必須馬上放了打撈商和三個少女，而孫七的屍體也要讓我們帶走。」

森山說：「原則上可以答應妳，但妳帶回這些人質，暫時不能交給警方，我們要姓岳的留下，金小姐在一小時內把鑽石帶回換人。」

金燕子想了一下，說：「原則上我也同意。先把人質帶出來吧！」

五分鐘後，非但見到了四個打撈商和三個少女，連孫七的屍體也用塑膠袋裝好，在外面仍可看清全貌。

金燕子並不太重視活的人質，對孫七的屍體卻十分注意。

她不問少女們是否被辱？打撈商們是否受虐待？而仔細看屍體，像一位珠寶鑑定家，在鑑定一件名貴珠寶一樣，沒有人能瞭解她。乍看起來，金燕子今夜的行為多少有點虎頭蛇尾，尤其是岳敏，他一向是「精鋼寧折豈為鈎」的作風，內心雖不高興，卻因對表妹有信心，只好聽她的。

就這樣，雷聲大，雨點小地和解，匪徒們幫忙把屍體送到她的車子上。

車子上路，胖子打撈商古一舟說：「金小姐，妳能作主把大半鑽石送給匪徒嗎？這是犯法的呀！」

金燕子沒有出聲，她在想着很多事，包括菊池香的曖昧態度是否可靠？上了一次當應該學乖，這種可能性各佔百分之五十。另外，她剛剛發現的秘密是否神經過敏？對這件事的判斷正確與否？比前者更重要。

她自反光鏡中看看三個少女，不禁暗暗搖頭，她們的衣服不足羞遮，只能作為點綴。

那種不在乎的神色，似乎說明了內心的厭惡，並不欣賞金燕子的多事。她們已經到了隨心所欲，只追求器官上刺激的境地。林國泰對他的女兒說：「我們林家世代書香，妳看看自己的衣服……」

林女皺皺眉頭，就像聽到粘在蒼蠅紙上的蒼蠅「嗡嗡」聲一樣，無比的厭惡，連反駁的興趣也消失了。

她們的淪落，固然是受了孫七的誘惑，服用迷幻藥的後果，但這四個暴發戶本身，實不足作為下一代的楷模，像他們這種自私，貪婪，刻毒的人的下一代能出人頭地，那才是奇跡啦！

那知古胖子的女兒仰仰頭說：「爸，你看我這衣服如何？」

古一舟痴肥的臉上抽搐了一下，嘻嘻笑着，說：「時代潮流所趨，利弊互見，不過在經濟立場來說，卻十分省布！是的，太省布了……」

林國泰以潔癖出名，這麼多的人擠在一輛車上，加之古一舟一口黃牙，又有口臭，他厭惡地說：「古一舟，你能不能閉住你的臭嘴？當初如果你媽不把你生下來，有多『省人』？」

邱森笑了起來，李雲不出聲。

車子開回別墅，金燕子發覺有人跟踪，她反而暗暗高興，她不信是森山派來。

因為岳敏在他們的手中沒有這必要。還沒有進入大廳，他就知道有人來過，但不敢進入，因為監視系統中有雷射死光鏡。若非大行家無法破壞。

把人質送入密室內，然後再找出孫七的資料，查對一遍，再用最新袖珍通訊器與陶帮辦連絡。

然後仍然帶着大半假鑽石，駕車開往檸檬山莊。

她走後不到半分鐘，陶帮辦即帶着三十名精明警員到達，照金燕子交待的方法，進入大廳，有二十八名警員在四周嚴密監視着。

他運走了人質，屍體和眞的鑽石。然後再帶五十名警員在檸檬山莊附近待命。

車子距目標還有半哩時，這是個迂迴的山坡路，左邊是坡度極陡的斜坡。

這時在右邊山坡上的林叢中，有人向車子射了三槍。

車子似乎立即失去了控制，向左邊衝去，僅差三五寸，就會翻入坡下，而車身已經斜傾了。

接着，車上冒起火光。

汽油一着火，就無法控制。這時山坡上奔下兩個大漢，來到起火的車子附近，束手無策。

甲說：「告訴你只能射車胎，不能使車子起火。」

乙說：「他奶奶的！距離五六十公尺，又是晚上，而車子又在跑誰有把握？」

甲說：「頭子叫我們速戰速決，這樣一來，就只好等燒完了才能取鑽石了！萬一鑽石燒壞了怎麼辦？」

乙說：「他奶奶的！你沒有吃過猪肉，也沒見過猪跑嗎？鑽石能燒壞還值什麼錢？」

「萬一大火引來警方的人，那就完了。」兩個大漢圍着「火車」直冒汗，只有等着自動燒光熄火了。

但在檸檬山莊中，有人發現金燕子的車子起火燃燒，報告了森山，現在森山和宮澤仍在那個屋中等候而岳敏也在外間。

大部份匪徒撤出房間，在大宅外幾個重點處防守，另有七八個在這院子附近戒備着。

所以這部下報告時，忘了迴避岳敏，他當然全聽到了。表妹的生命比他自己的重要，身子如火中爆炸射出的栗子，破窗而出。

這一手出乎意料。但這院子四週七八個最得力的匪徒，此刻雖仍不敢開槍，却有六柄飛刀呼嘯而至。

可是岳敏一身是胆，身經百戰。身子在院中一着地，又彈了起來，像爆豆，也像一支箭，沒有人知道他掠向何方？

這次竄起，身邊又掠過七柄飛刀。其中一柄在他的頭皮上擦過，帶走了一縷頭髮。

他現在有着萬丈怒火，眼球上血絲隱隱，但是，他必須先弄清表妹有沒有死？

現在他已掠到院子對面的走廊上了。只聞宮澤陰聲說：「如果沒有把握生擒，死的也行。」

這些話若在平時，岳敏會不顧一切回頭對付宮澤信，但他又衝入另一房間中，他知道要脫困須由這房竄入另一房，反正房子太多，佔地太大，對方的人手分散，以捉迷藏的方式，可以衝出檸檬山莊。

這畢竟是如意算盤。因為宮澤信的命令，使局面更加困難，有三支連發的武器，也就是二次大戰期間所用的「湯姆生」或「加拿大」衝鋒槍的改良品，附有銷聲器。向房間中集中猛射。

紙門上及塌塌米上冒起陣陣烟屑和塵土，岳敏則以伏地竄掠方式，更換房間。

那就是竄一次，就地不動，看準了下一目標，再如箭射出，像一隻大蚱蜢。却是驚險而狼狽。

因為他的身邊附近，只要冒起烟屑，就不止一兩發子彈。

此刻只要速度稍慢，判斷畧差，就得認命。

好在對方射了數百發子彈後，並不知道岳敏是否仍然活着。

因而，有時須停下來聽聽動靜，順便換上彈夾。

岳敏扯開胸衣，抹抹額上的汗，他現在也精了。

絕不弄出聲音，但沒有武器，總是挨打，仍是凶多吉少。

可是一想到表妹生死不明就冒汗，現在整個上衣都被汗水濕透了。穿着濕漉漉的衣服還不如光着好，他脫了上衣。

就在這時，忽然聽到有人在「塌塌米」上輕輕移動之聲。

岳敏却又不敢回頭。因為聲音來自左後側。

如果他回頭主動攻擊，他的動作快，却不如子彈快。

近了，那人似也屏息靜氣，儘量不發出聲音。

他知道，這人似想出風頭，只要傷了他交給森山，那的確是大功一件。

後側的人一寸寸地接近，他已蓄力以待，他必須憑敏銳的聽覺，準確地估計雙方的距離。

太遠或太近，都能造成了致命危險。

顯然的，這個人的槍法不精，飛刀更談不上，反之，他早該在三五步外就出手了。

總之，站在這人的立場，沒有理由繼續接近，非伸手可及不可。要不，此人的目力可能太差。

就在岳敏判斷對方距他絕對不超過兩步時，在側頭一看的同時，飛起一腳踢中了對方的頭部。

左邊太陽穴完全塌了下去。

絕的是此人身上無槍，只有一柄七首，而且很鈍。

岳敏抓起七首，又是一陣「卜卜」聲，屍體最少落彈十五六發。

他竄入另一房中時，才發現塌塌米掀起，地板上有個活門，可通屋下。因為日式房子大多是架空的。剛才那個偷襲的人正是由此處上來的。

但這條路他絕對不能走。

衝鋒槍再次密集射擊，岳敏連竄四個房間，突然又聽到後面傳來爬行的聲音。衝鋒槍聲又停了。但仍有零星的槍聲。

他媽的！儘管來吧！他又暗暗蓄滿了力道。

「喂……喂！」一個女人的聲音，低聲說：「岳先生，岳先生！」

這不是菊池香的聲音嗎？他媽的！難道硬的不成，又要派這軟皮鷄翟來誘惑我不成？

岳敏回過頭時，菊池香丟過一支槍和兩個彈夾，人也爬了過來，說：「你要逃走？」

「他媽的！我的字典中沒有一個『逃』字。」他說：「我要去救金燕子。」

菊池香說道：「金燕子絕對不會有事的。」

「去妳的！妳為什麼要幫我？」

她苦笑一下，美眸凄迷地說：「岳敏，你吻過女人嗎？」

「這……」他不耐地說：「這是什麼時候？」

「我也沒有被男人吻過，你信嗎？」

她把面頰貼在他的手背上，幽幽地：「岳敏，乍看起來，我是一個善於利用哺乳及

生殖器官引誘異性的女人，其實我是清白的，在很多男性之中，如果僅有一個女人，這女人反而十分安全。」

岳敏抹抹汗，說：「他媽的！妳對我說這個幹什麽？」

菊池香說道：「岳敏，能够吻我一下嗎？這是我最大的要求，但也許太侈奢的了！」

「他媽的！現在我那有這心情。」岳敏說：「我必須衝出去救我表妹。」

菊池香凄然一笑，喃喃地：「你表妹的確值得你關心，我多麽妒嫉她？」

「妳如果眞心帮我，我要走了！」他正要爬起，菊池香說：「金燕子沒有死，已經來了！」

岳敏道：「他媽的！妳何不早說？她在何處？」

「現在我也不知道，但槍聲已停，你必須相信，他們目前不得不全力對付金燕子，所以暫時放棄了你。」

「那我必須去接應她。菊池香，妳何不趁機脫離這是非之地？我相信他們逃不過今夜的厄運。」

「我會的，岳敏，再見了……」

岳敏竄起，再次向大廳附近竄掠，他相信表妹不會死，心情開朗，特別有勁，有如一頭羚羊，能突破視覺之網。

屋中傳來了金燕子的聲音：「森山，我已經擒住了宮澤，快和你的部下投降，罪魁是孫七，你們的犯罪動機是值得同情的。」原來金燕子故意引火燒車，人却翻入溝中溜走。

金燕子的聲音在岳敏耳膜上造成美妙的音響，是萬籟之音中最美妙的一種。

金燕子能潛入此莊，在重重戒備下生擒宮澤信，那是智識與輕功的有力証明。

森山藏在何處？無人知道，但他仍要負隅頑抗。

在他來說，殺死孫七，獲得鑽石的一半，已經是十分委屈了，絕對不甘作警方的俘虜。

「弟兄們，準備火攻。」這是森山的吼聲：「宮澤，你可能變成火神的貢禮，但要原諒我，自我被孫七所害而倖免之後，就下了决心，殺孫七和獲得鑽石是永不改變的。」

岳敏大驚，立即自身上取出一個照明訊號彈——「迷你之星」，以袖珍發射器射入空中，有如一束明亮的辰星。他大叫說：「森山，警方全部實力約百餘人，已把本莊包圍了三層，你犯不着自殺，你的罪名的確輕微，快出來投降吧……」

喊畢，已換了七個不同方位，而在這六個方位上，落彈如雨，木石橫飛。

森山嘶聲說：「弟兄們，快動手吧！張法，請督促部下作殊死戰……。」語音中有末路窮途的悲戚和顫慄。

岳敏辨別了方位，三柄匕首瀉向院中一株鳳凰木樹上，「刷」地一聲，人影飛落地上，再一彈進入空曠的屋中。

幾乎同一時間，岳敏跟踪而入，在黑暗中，兩團黑影忽合乍分，是兩隻餓鷹在爭食唯一的獵獲物，勁烈的掌風與腿力，撕裂着不到五碼方圓的空間。

岳敏從未確知自己有多大膂力？今夜獲得証明，因爲森山出手投足渾猛沉厚，準確而快速。

這對岳敏是莫大的誘惑，第一次全力對付一個人，而這人曾經是日本「柳生流」及「神陰流」劍道有數高手之一，空手道六段，射擊會幹事，一個值得一拚的貨色。

一黑一白，兩個影子在飛瀉跳躍，掌與掌接實，腿與腿相撞，能造成日式房屋的顫抖，形同二級有感地震。

一個是滿足自己的好勝欲望以及對法治的効忠，另一個是爲不廿被俘或保命而戰，五分鐘過去，居然沒有一個人趁機施襲。

這是因爲這棵大樹雖仍未倒，却因樹上已無野果，猢猻已經散了。他們以前的頭子是孫七，從未灌輸他們有關道義和生死的眞諦。

岳敏全力施爲，無法擊倒甚至於實實地擊中對方一下。像被放在天秤上，準確地稱出了二人的斤兩，在任何一面，都必須加上一兩個法碼才能重於對方。

二人嗓門好像都不够寬大，以至無法使呼吸暢順，嗓中有如拉着胡琴，汗水自髮際中淌下。白影是岳敏，他赤裸着上身，汗水被抖洒開去，如勁風中的雨箭。

突然，紙門被拉開一個縫隙，匕首的寒芒在閃爍，此人揚起匕首，瞄着岳敏的要害，希望能一擊成功。

他恨岳敏，更恨金燕子。自頭子移主，森山倚重他，視爲左右手。引爲無上光榮。自上次精彩的表演，騙過金燕子，以至俘獲了岳敏，繼而誘金燕子救人而以巨網制住。那是相當順利的。

這一切幾乎都與他的傑作有關，不免憧憬着鑽石到手的美夢，以他的功勞，可分五六分之一，終生享用不盡。

但這一切都成泡影，今夜能殺了金、岳二人之一，再順利突出重圍，已經很幸運了。人類欲望隨環境變遷，雖瞬間之隔，却有霄壤之別。當然，到目前爲止，他的身份仍是個謎。

然而，刀子還未出手，一個人影激射而至，切中張法的後腦，已飄落屋中，說：「表哥，閃開……」

岳敏竄出時，森山的一式「旋手」還未施出，迅疾的身影已繞至後側，在他的左腿彎上踹了一脚。

這力道不能算大，但在不及防時被踹中腿彎，非跪下不可，森山單膝一着地，却趁機雙手按地，雙足交剪，三分之一秒內踢出五脚。

可是在森山力盡欲竄起時，金燕子不給他喘氣的機會，一脚踢中森山的下顎，翻個觔斗，被岳敏制住。

莊外傳來了槍聲和廝殺聲，這是一次大狩獵，兜捕着企圖衝出的困獸。

宮澤信早被綑起，張法也被銬在森山一起。陶帮辦由三位警員陪着進莊，看到了這三個主犯，自不免驚喜莫名。

雨停了，下弦月扯起風帆在雲隙中飛馳。

在歸途中，陶帮辦和金燕子及岳敏同車，這是警方的吉普車，他們高談濶論着，後面有五輛大篷車，載着數十名警員和匪徒。

「金小姐，岳先生，我們要代表B城

百姓向二位致最大敬意。」陶帮辦神采飛揚，他引爲驕傲的是，能慧眼識英雄，及時請來了金燕子。反之，不要說破案，他的飯碗非砸不可。

金燕子大聲說：「陶帮辦，案子已經破了，匪徒幾乎全部落網，蛛網俱樂部已瓦解，請順便到舍下去，把所有的眞鑽石帶走。我想在目前，已經不須我們獲送的了。」

「當然，B城一向平靜如波，如今不必担心有人動鑽石的念頭了。」

這聲音在原野上傳出很遠。

到了金燕子的別墅，三人進入秘室。陶帮辦慨然說：「金小姐，無論如何，二位要在B城多住幾天，讓我們以盡地主之誼。」

金燕子說道：「表哥，請把鑽石準備好，交給陶帮辦。此案，今夜大致可以結了！」

陶帮辦說：「到此爲止，已算結案了。只待我撰寫移交報告書了。」

金燕子搖搖頭說：「陶帮辦，事情還沒有這麽簡單。」

陶帮辦愕然失色說：「還……還沒有完？」

「當然，眞正的壓軸戲往往在最後。」金燕子說：「森山和宮澤很不幸，他們的遭遇是值得原諒的。此案的主兇是『鬼手』孫七。」

「是的，可是孫七已死，他的屍體也可以結案交差。」陶帮辦說：「如果宮澤來到B城尋找森山時，卽與警方合作，他不會有今天，而事情也將改觀。」

金燕子說：「陶帮辦，宮澤刊登尋人啟事，那也是計謀的一部份。因爲那時他們已猜出，本人對他們的陰謀畧知端倪的了。」

陶帮辦苦笑着說：「金小姐，恕我愚昧……」

金燕子說：「他刋登的啟事，在字裏行間看來，一定以爲他與森山有糾紛，而且很容易聯想到，這糾紛必是和沉船圖有關。」

陶帮辦說：「宮澤旨在使我們誤認那沉船圖本是宮澤的，又落入森山手中，而宮澤由日本追到B城？」

「對了！」金燕子說：「事實上，我看了那則啟事後，的確有此想。」

陶帮辦說：「他們的目的呢？」

金燕子說：「使我們誤解他們是敵對的，以便演雙簧，合力擒住我們二人，達到最終目的。但森山這人的手段，還算溫和。」

岳敏說：「我明白了！那夜表妹陷入俱樂部中，那怪客卽是宮澤，旨在使我們相信他也是森山的敵人。明知我們已不可能向森山妥協，而換一個方式達到他們的目的。」

金燕子點點頭：「因此，宮澤進入本別墅，找不到鑽石，也不敢搜索，就留下一封信，聲言人質及『鬼手』都在他的手中，而且把條件再降低。表示他的妥協態度。」

岳敏說：「他們在那個回合中，的確佔了上風。」

金燕子說：「我本想予以利用，把森山騙到宮澤處，讓他們火併，那知正中下懷。」金燕子續說：「所以幹這行，萬萬不能大意，更不能鑽牛角尖，一念之差，往往會使整個事件不可收拾。」

「我眞奇怪，有些人整天想些空洞的念頭。」陶幫辦說：「如果把沉船圖繳給政府，持有人可抽三分之一的利益，何樂而不爲？」

金燕子說：「這的確發人深省，人類喜歡追求空洞的事物，愈來愈明顯。在大的方面來說，太空學者在强調宇宙無限的。就以地球來說，僅是太陽系中的一個行星，而太陽却僅是銀河系中的一個小恒星，銀河系是個星雲，其中大約有一零零零億個恒星。其總質大約等於太陽質量的二零零零億倍。但是到目前爲止，天文學家觀測所知的星雲，大致有一零零零億個星雲，其直徑大約有一零零到二零零零億光年的範圍。想想看，天文數字已不足應用，那要另創新的計算方式。事實上，以有限度的人生及智慧去研究無窮無盡的宇宙，那豈不是在追求空洞的虛無的東西嗎？」

岳敏和陶幫辦似在深思，被那天文數字所困擾。金燕子續說：「在小的方面來說，我們創造了音樂及歌曲，這本是空洞的，但又追求所謂音色，音量及音質，那不是更空洞嗎？在另一方面，人類追求美好的事物，就像美好的女人，觸之有物，視之有色，甚至於嗅之有味，然而，人類却又在追求抽象而空洞的內在美。人類所追求的眞是空洞的嗎？當然不，不過是在延伸自己的思想畛域而已。」

陶幫辦感慨地點點頭，說：「這眞是不可想像的問題，談到天文的深奧，再看看人類自作聰明的愚行，就覺得愚蠢得可憐了。」

岳敏把鑽石弄好，陶幫辦說：「金小姐，您剛才說過，此案還沒有完了吧？」

「是的。」

「您是說還有重要的人犯漏網嗎？」

「如果我們敷衍了事，就算它結了案，也未嘗不可。」

「金小姐，我不懂您的意思。」陶幫辦說：「您是指『蛛網俱樂部』中唯一的一個女郎漏網了。」

金燕子說：「菊池香也沒有逮到？」

岳敏吶吶地說道：「我……我也不知道。被抓的人犯太多，誰知道她有沒有落網？」

「這個女人。」金燕子說：「也許讓她漏網是公平的。」

陶幫辦不知道其中有一段微妙的插曲，連金燕子也僅知一點點。他說：「金小姐，那日本女郎不是要犯嗎？」

「是的，但她已有悔意，對我們破案，已盡了不少的力量。」金燕子望着岳敏，說：「是不是？表哥？」

岳敏臉上一陣燥熱，吶吶說：「這，……是的……也許，應該給她一條自新之路……」人一急就冒汗，一冒汗就敞開胸衣。

金燕子神秘地聳聳肩，美眸中又昇起一層光霧。

「金小姐，既然不是菊池香，那是誰呢？」

「走吧！」金燕子說：「由表哥護送

您回去。」

岳敏把鑽石弄上車，人也進入後座，陶幫辦激動地和金燕子握手，說道：「無論如何，賜我們一個表示心意的機會。」他以爲案已結，金燕子不過是故弄玄虛而已。

金燕子說：「不必放在心上，我們也許仍有幾天逗留。」

「那太好了！」陶幫辦說：「金小姐，我是一個不善詞令的人，沒有辦法表達內心的意思。」

「我都知道。陶幫辦，再見。」

車子開走，岳敏躺在後座中，由陶幫辦駕車。

而金燕子把門鎖上，匆匆進入車庫，上了她的另一部輕便的跑車。

「岳先生，您眞幸運。」陶幫辦認眞地說。

「這話從何說起呢？」

「您有一位了不起的表妹。」

「嗅！是的。」

「您也了不起啊！」

「我？」岳敏說：「如果不在表妹身邊，我的了不起就談不上了！」

「您太謙虛了！」陶幫辦說：「像金小姐這位聰明過人，身手非凡而又艷絕一時的女性，也只有您配得上她。」

「他媽的！這話從何說起？」岳敏就怕別人扯上這件事，他以爲這對表妹是一種瀆褻。

陶幫辦這些日來，對岳敏已有足够的瞭解，自不會怪他。直憨是一種美德，而他憨直而不愚昧，粗中有細，是難能可貴的。

若非如此，也沒有資格爲金燕子作助手。

車子又來到林蔭小道處，岳敏說：「陶辦幫，請不要說話。」

林蔭洒落一地葉影，大自然的樂章已結束了最後一個休止符，而微弱的餘音却仍在繚繞游離。

林梢上，有隻燕子，大概是位早起會的會員吧？來往飛掠着。

「卜卜」聲來自車胎上，車子速度雖不太快，車胎洩氣和車子的衝刺餘力，造成刺耳的聲音。

而且車子已經偏了。

陶幫辦拔出槍來，立被射飛。一個幽靈似的影子，自陰暗處竄出來，低聲說：陶光，你要乖點！」

像嚴厲的父執之輩對兒子的口吻，却沒有一絲妥協意味。

「後座中有人吧？」那人影緩緩走近，儘管放輕脚步，仍發出「沙沙」聲音。

「你是誰？」陶幫辦有恃無恐，他以爲有岳敏一個人應付這個餘孽已經够了。

「把你的爪子放在頭頂上。」那人步步爲營，一寸寸地向車邊移動，手中的槍，在樹隙中洩下的淡淡曙光中泛起寒芒。

陶幫辦沒有動。「沙沙」聲在他的心頭上造成輕微的痙攣，他說：「『蛛網俱樂部』在一夜之間瓦解，兩個兇悍的日本人以及數十個匪徒全部就逮，你比他們如何？」

「嘿……」此人笑起來比宮澤信更陰沉，「一個鞋拔子的材料，如果一定要把它雕成一個大圖章，那是有眼無珠。」

「我說你們都是有眼無珠，包括金燕子在內，森山和宮澤算是什麼的東西？」

陶光沉聲說：「你到底是誰？」

「嘿……」此人陰笑着，說：「一個聰明的人。所以我要告訴你，聰明人所製造的機會，一定比遇上的多。你懂嗎？」

近了！那人距車子已不及五碼了。可是陶幫辦想不出此人是誰？而後座的岳敏，又沉住了氣，這簡直是吊他的胃口。

他身爲幫辦，辦過不少的案子，但是他沒見過本案中這些悍不畏死的人物，爲了自己的身份，又不便示弱。

「五秒鐘以內……」那人一字一字地說：「如果不把雙手放在頭頂上，你將是第一個死在槍下的幫辦。」

陶幫辦本以爲現在岳敏必定現身了。但他似乎在後座中睡着了。不由大恨，五秒時間稍縱即逝，他必須安慰自己：任何一位幹練的幫辦，警官或者探長，此時此刻都會照辦不誤，低潮是高潮的延續，失敗是成功的累積。

於是他把雙手放在頭頂上。

那人說：「很乖！後座有人嗎？注意！別迷信後座那人能救你。」

陶幫辦狠聲地說道：「金燕子和本人，都以爲案子已結，匪徒全部就逮，根本未想到還有人敢玩這一套。後座連個鬼也沒有，……」

「鑽石在車上吧？」

陶幫辦嘶聲說：「你明明都在暗中看到了！何必多此一問？」

就在這一刻，車門打開，岳敏的槍伸出來時，「叭」地一聲，雙方的手槍同時落地。而人也竄出來。

現在他才相信表妹的話，似乎對任何一件事，表妹都比他看得更深更遠一層。

幾乎又是同一時間，雙方的刀子出手，「噹」地一聲，中途撞擊而落地。

兩個人影像磁鐵似地吸在一起，眨眼工夫，已經互接了幾手。

岳敏力大勁猛，對方畧遜，但速度比他畧快。

「陶老哥……不許插手……。我說過要打扁這小子。」

陶光攤攤手，金燕子像一位未卜先知者。

「閃了舌頭！」這人差點揪住岳敏的手腕，快而滑，是此人最大的優點，爲人和動作也許有相似之點。

這樣打下去，萬一岳敏敗了呢？陶光不免暗急，這些鑽石再入匪手，那就不可想像了。

然而，一旦插手，就等於不信任岳敏，也等於沉不住氣。所以陶光不能不埋怨金燕子，什麼忙都幫了！又何差這一次？

設若金燕子在此，絕不會折騰半天，還解決不了。

岳敏愈打愈寒心，他知道，目前不是能不能够把對方打扁的問題，而是能不能多拖時間，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的問題。

對方的攻勢令人無法捉摸，有時是空手道，有時是泰拳，中國的長拳，擒拏，或者西洋拳。

甚至於有時出手時是空手道，半途變

爲中國的擒拏。

此人反應快，閃避迅速，使岳敏渾猛的鐵沙掌幾乎無用武之地。

天空像個有了光亮却仍無畫面的銀幕，遠處已有車聲和市聲了。

「嘿……」這人比鬼還陰，比狐狸還狡猾，似知要速戰速決也辦不到，就出言譏諷他：「姓岳的，你的火候還差得多，回去叫你表妹多教你兩手！」

岳敏雖火，却並不上當，現在他也焦急，弄不淸表妹一向謹愼，爲何今夜如此大意？

那隻燕子仍在上空飛掠，似也在爲他們焦急。

「岳先生，我看還是把他放倒吧！」陶幫辦說：「此時此刻，却不是逞強好勝的時候啊！」他回到車上去取武器。

岳敏厲聲說：「陶幫辦，你如果開槍，不是打他而是打我！」

「這……」陶光無法解釋這句話，却知道自己盲從下去，後果是不堪設想。

岳敏再次猛攻，對方守而不攻，引他到黑暗的樹影下，此人臉上飛舞着死亡的誘惑。

就在這時，樹上飛掠下一道金穢，來勢之速，對視覺是一種揶揄，出乎之快之絕，只有高速度最新攝影機能予以慢動作分解。

即使如此，那個詭譎的狼，仍在金影射下的刹那間有所警覺，本來他把岳敏引到樹下，準備用他那最拿手的玩藝暗算岳敏。

這是長僅三寸半的小刀，可以同時發五六柄，手才揚起，就像天外飛來了一脚，踢在此人手腕上。

四柄小刀脫手掉落，金燕子這才落地。岳敏抹抹汗退到一邊，陶幫辦呼一聲，却又暗叫一聲慚愧。

「金燕子，儘管我恨妳入骨，却不能不承認，妳是我的尅星。」

金燕子冷漠地說：「即使在所有的注意力全貫注在森山及宮澤二人身上時，我仍然沒有忽畧你。因爲你的資料太多，記載也極詳細，五年前東南亞各國都在全力通緝你，你仍有六次被數十人包圍而脫困的記錄。評語：都是『狡黠無比，詭譎莫測。似通左道旁門』。」

「嘿……」厲笑聲中有無限的凄楚，但笑聲隨動作戛然而止，掌腿交錯，凌厲無匹地攻上。

金燕子的輕功和反應，在這一刹才顯出來，身子竄起，金色光弧作奇妙的懸空轉折，對方的攻勢立即落空。

誰也相信，此人的身手超過森山和宮澤聯手的總和，但金燕子更絕，似乎遇上高手則更高，遇上庸手則平淡無奇。

「克察」一聲，她的右脚，踏實地踹中了對方肋骨，身子飛出，但沒有哼出半聲。

金燕子剛站定，那隻燕子就落在她的肩上。燕子在空中，指示了正確方位，金燕子才跟踪而來。

「金小姐……」陶光好像冬眠了半天，現在才喘了口氣，說：「這人是誰？」

「『鬼手』孫七。」

「他？」陶光以爲耳朶有問題，吶吶說：「他不是死了？」

「如果孫七那麼容易被殺死，他早就落網了。當我在檸檬山莊看到缸中屍體時，也以爲是孫七，但森山所說的殺死孫七的經過，却使我懷疑。凡是狡猾的人，大多善於利用別人，坐享漁利，孫七最初能利用四個打撈商，當他發覺森山未死時，也會予利用，犯不着火併，因爲他的目的是鑽石，而不是爲了出名。」

陶光吶吶說：「那缸中的屍體呢？」

「當然就是那個名叫張義的人，作了孫七的替死鬼，而孫七却又自稱是張義，那夜被我們俘獲時，表演精彩絕倫，誰會知道他深藏不露呢？但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有一點他露出了馬脚。」

「是那一點？」

「在孫七的記錄資料中，有口吃的記載，但大家都忽畧了這個小毛病。」金燕子說：「我也是事後想起那個自稱哥哥被孫七利用押圖，被林國泰等人殺死的張義的弟弟有點口吃，再次對証他的指紋，才知道是他，但我知道此人太陰，絕不能稍露聲色，也猜到他必是等我們殲滅對方後，移交鑽石時才下手。由此看來，他根本沒有把我們放在眼中。狂妄聰明的人，難免賣弄，而賣弄就是失敗之因。」

陶幫辦和岳敏相視苦笑。金燕子說：「現在各位也該瞭解『蛛網俱樂部』這名稱的含義了吧？蜘蛛結好了網，坐待飛虫自投羅網。不須舉手之勞，便可以坐享其成……。」

過人的智慧，是上帝賦予的特徵，那是沒有辦法在後天補充的，陶辦帮覺得，自己佔着這個帮辦的職位，終是不免素食尸位之譏啊！

孫七被送醫院急救時還沒有死，儘管此人陰險狡詐，但他服了金燕子，也知道一切都完了。所以十分合作地供出一切。

但仍有一點點的出入，也可見本案的複雜多變。那是有關張法的身份問題，原來此人自始至終都是孫七的心腹，以後在森山手下極受重視，那不過是作孫七的耳目及內應罷了。

正因爲這樣，在裝瘋表演時，故意洩漏森山部份秘密，以使金燕子早日瓦結森山及宮澤，坐享成果。而得手之後，警方很可能根本不知孫七仍然活着。他們將可以海闊天空，逍遙法外了。

× × ×

一週後的傍晚，金燕子和岳敏在登機前，和陶帮辦及二三警方高級人員握別。

岳敏發現菊池香在另一邊的人叢中向他揮手，自以手帕按着眼睛，岳敏向她揮揮手。這時金燕子回過頭來，但菊池香技巧地在人叢中低下頭。

金燕子說：「表哥和誰打招呼？」

「嗅！」岳敏抹抹汗，說：「一位，……一位警方的老朋友……」

陶帮辦眼尖，已看到了這一幕，再次和岳敏握手時低聲說：「岳先生，您的艷福不淺哪！」

「他媽的，」岳敏心急，「三字經」又脫口而出說：「你扯到那裏去了？」接着二人相視拍肩大笑，金燕子莫測高深地望着兩人，此刻，是她唯一不能充分瞭解表哥的時候。

——本文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高翔與窮家三聖，乘天火、天魔兩邪教中人火併，殺得難解難分之際，救出阿媛和趙大娘等，突圍而走，回到三義祠丐幫分舵，決議護送高翔之母徐蘭君及毒菓往巴山紫竹庵，托庇苦竹師太。抵埗後，由高翔先往庵中，將無形之毒的解藥給予千面笑俠李昆服食，然後定計連激帶諷，說服苦竹師太答允收容徐蘭君，且在庵堂設齋宴欵待衆人。庵中幼尼秀兒發現有一青年在牆頭窺伺，李昆往追，却不見人影，回來後，編設說詞，謊言來人口出不遜，冀激怒苦竹師太重出江湖——

劍靈心狠毒　箏重不鬩牆

苦竹師太目射怒光厲聲道：「無論是什麼髒話，心淨自無塵，你儘管直說。」

李昆又故意遲疑半响，才道：「那小輩說：『老尼姑如果要苟延殘生，就該閉庵不聞外事，咱們憐她一把年紀，尚可讓她蹉跎自死，無聲無嗅再活半年一載，現在尼庵中男女混雜，還幹得出什麼好事？大爺限她三日之內，親自把庵中年輕尼姑裸裎送出來，跪地懇求，或可網開一面，饒她一個全屍，否則……」

他只顧順嘴說得痛快，却沒留意苦竹師太已經越聽越怒，滿臉抽動，面色變得鐵青，一隻扶搭在桌沿的手，五個指頭，都深深嵌進桌面中了。

高翔輕輕推了他一下，低聲叫道：「老前輩，別說下去了。」

李昆扭頭一看，心裏也是一驚，忙不迭住了口。

苦竹師太硬生生將一角桌面捏成了粉碎，氣猶未消，喉中咯咯響個不停，許久，許久，才迸出一句話：「老殺才，你……是死人？就讓那小輩如此凌辱……」

李昆忙道：「我當時就想出手跟那小雜種把老命拚了，但是轉念一想，又忍住了。」

苦竹師太吼道：「爲什麼？」

李昆嘆了一口氣道：「我知道妳的脾氣，這種凌辱漫罵，必不甘忍受，少不得要親手痛懲那小雜種，才能消得氣悶，如果我冒然出手，豈不是減了妳紫竹庵的威名！」

這話一出，苦竹師太突然縱聲大笑起來，霍地推席而起，道：「好一個老滑頭，咱們相識近六十年，只有這句話才算得深體吾心，做得對！珠兒快去把窖藏百花露再取兩罈來，咱們今天該痛飲一番。」

李昆驚喜莫名，饞液險些流出口來，趁機又道：「我聽了這許多凌辱漫罵的髒話，當時何嘗不一樣氣得發昏，雖說他們三日內自會來送死，也不能不給他留點記號，於是，我迅速出手，用『大力鷹爪功』，扯下了他一隻左耳……」

那知正吹得有勁，苦竹師太却怒目斷喝道：「混賬！誰叫你出手傷他？難道我倒不能親手撕了他？」

李昆連忙改口道：「誰說不是呢，我才扯下他半隻耳朵，也想到這句話，一反手，又用武當派的『裂膚補肌』手法，把半個耳朵又替他按回原處了。」

這些鬼話，聽得高翔等人目瞪口呆，心裏大感詫異，但苦竹師太却「氣」令智昏，一點也沒發覺話中滿是破綻。

不多久，兩罈百花露取到，苦竹師太又命換上大杯，舉杯豪笑道：「出家人不生嗔念，但老婆子退隱數十年，却決非畏事苟安，三天之後，倒要看看那批狂妄鼠輩有幾條狗命。」一仰脖子，喝得涓滴無

俠義恩仇連載故事

林　非・文
培　新・圖

劍羅



存。

大家都懷着忐忑的心情，陪着乾了一杯，李昆連忙又替她斟滿了第二杯，笑道：「來！老尼姑！祝賀妳塵刀新拭，舊威不減當年，我敬妳三大杯！」

高翔等見他只顧喝酒，却不知他剛才所說，是不是確有其事？默默喝着悶酒，面面相覷，心裏都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

他們固然樂於見到苦竹師太挺身江湖，為正道武林添一有力奥援，但又担心那窺探的人，不知究竟是天火教？還是天魔教？假如强敵掩至，毫無準備，雖說未必會失手落敗，要是損壞了紫竹庵中一草一木，他們都將愧疚難安了。

但是，這些心事，當着苦竹師太在座，又無法吐露出來，高翔和窮家三聖本來準備午後就動身趕赴太白山的，這一來，也不便再提了。

好不容易一席酒罷，苦竹師太業已薄有醉意，豪與更熾，親自領着徐蘭君和阿媛回房談論武功，指點劍掌招法，高翔得隙拉了李昆退出屋外，焦急地問：「老前輩，你說的這些故事，到底是眞是假？」

李昆却借酒裝瘋，笑道：「眞卽是假，假卽是眞，亦眞亦假，存乎一心。」

這一天，高翔和窮家三聖祗好留住在紫竹庵後院耳房中。

三聖跟高翔私下商議，四人分作兩班，輪流巡視全庵，以防發生事故，高翔本欲與李昆計議，誰知他獨自躲在房中，又喝了兩罈百花露，早已酩酊大醉，擁被高臥，叫也叫不醒了。

前半夜，神丐符登和苦行丐呂無垢巡守，並無事故，高翔和冷丐梅眞輪守後半夜，兩人分別巡視後庵，約莫在丑末寅初時候，高翔正穿過後園，突然聽得兩丈外草叢中「沙」地一聲輕響。

高翔耳目最敏，霍地旋身，凝神而待，過了片刻，却不見另有響動，分明是一撮砂石。

他心裏暗自冷笑了一聲，閃身避入一叢花樹蔭裏，摒息而待。

又過了片刻，一陣輕微的衣袂飄風聲響自牆外，一條人影，宛如舞蝶般掠過牆頭，飄落院中。

這時，月色如銀，慘白色的月光，映着那人慘白色的面孔，夜風陣陣，園中頓時滿佈陰森寒氣。

那人一襲青衣，肩插長劍，立在園中緩緩運目搜視，等到轉過臉來，高翔駭然一驚，敢情竟是他同父異母的哥哥高翊。

夜靜更深，他獨自一人，到庵裏來幹什麼？

高翔正在驚愕，追魂手一雙精芒四射的眸子，也發現了他藏身的樹蔭，神色似乎一動，忽然輕聲叫道：「是高翔嗎？」

高翔見形藏已露，索性邁步而出，一面凝神戒備，一面冷問道：「是我，你到這裏來幹什麼？」

追魂手如釋重負般吐了一口氣，嘴角泛起一抹苦澀的笑意，嘆道：「我一路南來，追趕你們已有好幾天了，總算到現在才被我見到……」

高翔詫異道：「你追我們幹什麼？」

追魂手道：「唉！一言難盡，你能不能跟我來一趟？咱們到庵外竹林中再詳細談談呢？」

高翔想到岳陽樓上的一幕，遲疑道：「這個——有什麼話，儘可在這兒直說，何須另覓地方？」

追魂手感嘆道：「我知道你不會相信我，這幾日來，我想過不止千百遍，今天白晝，我才到牆頭張望一下，便險些被人截住，我要說的，也是咱們高家的私事，能够不使外人知道，還是隱蔽些的好，你——難道還信不過我？」

高翔道：「不是我不敢相信你，那以前在岳陽，以及幾天以前在灌縣……」

追魂手搶着攔住話題，道：「從前的事，咱們總是一父所生，你如念手足情份，就請給我片刻時間，要是不願，我也無法勉强，就當我沒有來過這兒吧！」說罷，黯然轉身，便欲離去。

高翔目覩他神傷之情，大感不忍，忙叫道：「你等一等，我先去告訴符伯伯一聲……」

追魂手高翊驚道：「不！不！千萬不要告訴他老人家……我實在太辜負他一番苦心了，現在被他知道我在這兒，一定饒不過我……」

高翔見此神情，不似虛偽，心裏暗忖道，庵中盡是武林高人，還有梅伯伯在巡視防守，暫離片刻，想必無碍，再說，他縱有陰謀詭計，祗要當心一些，他又能奈我何？

主意一定，點點頭道：「好吧！我跟你走一趟就是了。」

反手一問肩後鐵箏，跟在追魂手身後，一同騰身越過庵牆。

追魂手高翊在前面引路，穿過紫竹林，直到林邊一條小溪，才站住了脚。

高翔一路留心並未發現異狀，心中稍安，問道：「有什麼話，你現在可以說出來了。」

追魂手先揀了一塊大石坐下，又指着另一塊大石，輕吁一聲，道：「唉！滿腹愧恨，眞不知該從何說起，坐下來，咱們再談吧！」

高翔小心翼翼坐了下來，却猜不透他究竟要說些什麼要緊話，他天性友愛，對這位誤入歧途的兄長，始終充滿了關切和尊敬，記得當他初離後山石穴，九天雲龍也曾囑咐他「長兄如父，須加友敬」，現在見他頗有悔悟之意，心裏雖然信疑參半，却掩不住一陣竊喜。

追魂手高翊仰望夜空，神態黯然，接着又幽幽說道：「我自從幼年離家出走，當時年幼無知，祗有仇恨偏激，藝成之後，更仗着一身武功，也不知道造了多少罪惡，終日沉緬於砍殺血腥中，幾乎忘記天下還有可貴的友愛之情，直到幾天前灌縣城中遇見符伯伯，以及你對我這做哥哥的呵護友愛，才使我幡然悔悟，可惜，實在太遲了……」

高翔欣喜道：「不！並不遲！大哥，俗語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祗要你願意擺脫魔教，現在開始還不算遲……」

追魂手凄然搖頭道：「不行了，我自知作惡多端，負義叛父，卽使你能原諒我，符伯伯和爹爹也不會原諒！」

高翔道：「大哥，你千萬別這樣想，符伯伯嫉惡如仇，但是，他如果知道你願意從此棄邪歸正，一定會比我更高興，至於爹爹，他老人家更無時無刻不在惦念着你，大哥，從前的事，不要再提，我帶你立刻去見符伯伯！」

追魂手仍是搖頭，感嘆道：「你的好意，我祗有永遠存在心底，但現在一切都太晚了，我沒有臉再去見他，同時也不可能再見到他們。」

高翔詫道：「為什麼？」

追魂手苦笑道：「我和盟弟常銳，被天魔教四釵中的藍衣妖女郝玉蠱惑，受聘為教中護法，又被毒蝶靳莫愁用毒藥陷害，內毒已深，難以自拔……」

高翔驚道：「啊！她們用什麼毒物陷害了你呢？」

追魂手長吁道：「那是一種很難解的毒，其陰毒不下於天火教的罌粟毒丸，我自知已經萬難掙脫苦海，今夜見你一面，把心裏的話傾吐出來，決心自戕以謝家門，今夜一見，便是永訣，翔弟，你要多多珍重……」

高翔激動地說道：「大哥，不要這樣想——」

追魂手眼含淚光，站起身來道：「愚兄內心愧怍，生不如死，今後盡心盡孝，責任全在你雙肩，爹爹和二媽面前，你就說不孝的哥哥，已經……」

高翔心酸意亂，一把拉住他的衣袖，叫道：「大哥，大哥，你不能這樣，毒蝶靳莫愁毒物，不會比罌粟毒丸更難解，我們還有一瓶苗疆無形之毒的解藥和兩盆毒菓，都是擅解百毒的珍品，紫竹庵苦竹師太另有一種叫做『瓊液』的解藥，咱們也可以試試，一定能替你解去內毒的。」

追魂手注目道：「毒菓珍貴難得，瓊液更是師太視若性命的東西，他們會給我一個罪大惡極的叛父之人服用嗎？」

高翔連連點頭道：「會的，我去求娘和師太，她們一定答應，你要是不相信，我身邊還有一瓶無形之毒的解藥，是從毒神女兒陸羣仙那兒奪來的，大哥，你先服下一粒試試好嗎？」

一面說着，一面探手取出解藥，遞了過去。

追魂手眼中一亮，猶自遲疑道：「這解藥珍貴難得，現在天火天魔二教，都欲得之甘心，你……不可以這樣浪費珍貴藥物……」

高翔誠摯地道：「當時我奪取解藥，祗是為了李老前輩，和防止天魔教跟天火教合流，原沒有其他需用，大哥，你就快服下解藥試試有沒有效吧！」

追魂手仰天嘆道：「唉！我對你幾次構害，你竟然一點也不記恨，反把這麼珍貴的藥物給我，想起來殊令人慚愧。」

高翔含淚道：「大哥，別再想那些舊事了，來吧，服下解藥試試，李老前輩曾經服食二粒，解毒的確很有效……」

追魂手十分為難地伸手接過解藥，趁高翔語聲未畢，突然五指一翻，竟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一把緊緊扣住他手腕脈門，登時臉色一變，目中凶光頻射，獰聲笑道：「高翔啊高翔！枉你聰明機警，今天也上了圈套了。」

高翔不防被他扣住穴道，全身勁力頓失，張口瞪目，愕然道：「大哥，你……你……」

追魂手「呸」地吐了一面口沫，沉聲叱道：「誰是你的大哥，老子在岳陽樓上未下殺手，留你活到今天，早就追悔無及，方才不過是想套問你這瓶解藥在不在身邊罷了，咱們兄弟之誼早就絕了，你還在做什麼春秋大夢！」說着，駢指點落，一口氣點了高翔七處穴道，揚目道：「常二弟，可以出來了。」

溪邊一塊大石後傳來幾聲狂笑，血手常銳漫步而出，極口讚道：「老大，眞有你的，咱們結盟迄今，小弟倒不知道老大還會演戲呢！」

追魂手揚揚手中的解藥，笑道：「幸不辱命，解藥已經到手，這小子要如何處置？」

血手常銳道：「教主有令，暫時還不能傷他，因為須得用他作為人質，好逼取另兩盆毒菓。」

追魂手點點頭道：「既然如此，咱們帶他去見教主！」一抖手，將解藥藥瓶擲給常銳，自己俯腰挾起高翔，騰身而起。

兩人剛掠過小溪，突聽一聲厲叱：「忘恩負義的東西，想往那裏走！」

隨着話聲，三條人影從竹林中凌空拔起，一字排開，攔住去路，竟是「窮家三聖」。

追魂手目光一瞬，反手撤劍，低喝道：「常老二，闖！」

雙煞霍地一分，劍花陡現，分由左右兩方同時舉步硬衝。

「窮家三聖」個個緊繃着面孔，六隻亘掌齊翻，掌力直如排山倒海般，迎頭擊到。

追魂手一手挾着高翔，一手運劍，劍勢如驚虹閃爍，招招辛辣，毫無怯意，一邊應敵，一邊沿溪退走，血手常銳却趁機奔向竹林。

窮家三聖志切救人，捨了常銳，逕撲追魂手。

高翔身上穴道被制，無法動彈，見此情形，心中大急，突然叫道：「快截住血手常銳，他身上有……」

語聲未畢，追魂手劍柄疾橫，猛撞在他啞穴上，話祗叫出一半，便無法再出聲了。

神丐符登闖聲一驚，腦念飛轉，已經領悟過來，但他因見追魂手一支長劍十分潑辣，如果自己再分身去追常銳，冷丐梅眞和苦竹丐呂無垢恐怕擋不住他，空自心中着急，一時又想不出良策。

焦急中回頭一望，血手常銳已經竄進竹林不見踪影，神丐一頓足，怒從心起，雙掌猛然加了十成眞力，呼呼連劈兩掌，反手一探，從腰帶上抽出了打狗棒，厲吼一聲，道：「亮傢伙，今夜好歹要擺平這畜牲。」

冷丐梅眞和苦行丐呂無垢也應聲抽出打狗棒，三聖聯手，棒影瀰天泛湧，登時將追魂手高翊罩入一片勁風之中。

追魂手單手隻劍，漸感支拙不靈，突然一横心，振劍揮掃，脚下倒退了三大步，長劍一轉，鋒刃架在高翔頸上，喝道：「誰敢妄動，我就先宰了他！」

窮家三聖投鼠忌器，連忙撤招停步，神丐符登恨恨罵道：「狗畜牲，你要是傷

了他一根毫髮，今夜也休想活着離開。」

追魂手冷嗤道：「我若要殺他，在你們三個老不死趕到以前，早就下手了，現在解藥已經到手，你等死期將至，但教主寬宏大量，祇要你們願意交出毒菓，就可以貸他一命。」

神丐符登怒叱道：「放屁，姬天珠那不男不女的東西，他也敢口吐狂言！老要飯捉住他時，他縱是跪地叩頭，也饒不過她……」

苦竹丐呂無垢忽然心中一動，搶着問道：「天魔教中盡是些無恥之徒，既無罌粟毒丸，要毒菓何用？」

追魂手高翊冷笑道：「你們這般老朽昏庸的東西，怎知教主的妙用！」

冷丐梅眞嗤道：「什麼妙用，不過是想用毒菓示惠被天火教脅持的正途人物，企圖爲她所用罷了，這種卑鄙念頭，簡直是痴心妄想。」

苦行丐呂無垢突然岔口道：「兩盆毒菓，是準備留給你父親九天雲龍解毒用的，難道你連生身之父都不顧了嗎？」

追魂手毫不猶豫冷冷答道：「二十年前，我與他父子之情已絕，他貪戀美色，不納諍言，死了也是活該。」

呂無垢非但不生氣，反而笑道：「你既然連父子之情都不念，心腸之硬，可想而知，咱們雖有意將毒菓給了你，就怕你東西到手之後，言而無信，仍然不肯放過高翔。」

追魂手道：「依你要如何？」

呂無垢道：「依我之見，咱們以花換人，必須雙方都不吃虧，你在此暑候片刻，老要飯的返庵取來毒菓，再想一個最妥全可靠的方法，跟你交換。」

追魂手神色數變，冷笑道：「你的用意，是先誆住我，然後去邀約那老尼姑一同來，以多爲勝，算計大爺？」

呂無垢笑道：「這點你儘可放心，老要飯的一人前去，一人返來，假如多了一個人，交換之事可以作罷，高翔的性命在你手中，你還有什麼不放心的？」

追魂手又沉吟片刻，道：「你是想暗去佈置，表面故意跟我交換，等我取得毒菓，高翔脫身，那時伏兵盡現，不讓太爺帶着毒菓離開，是不是？」

呂無垢哈哈笑道：「何必儘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這樣吧，交換之時，老要飯的願抱着毒菓，任你扣住穴道，親自送你走出五里以外，如果途中有變，你隨時可以取我性命。」

追魂手聽了，一時竟有些沉吟不決。

神丐符登詫異地問道：「呂老二，你眞要把毒菓交給他換人？須知那東西關係重要……」

呂無垢輕聲嘆道：「小弟也知道兩盆毒菓，關係九天雲龍至深，但如果保有毒菓，失去高翔，即使能替九天雲龍解得毒癮，他也會憂鬱終身，不復重見歡樂，兩害相權取其輕，小弟這般做，相信他會體諒的。」

神丐符登默然無語，許久，才長長的嘆了一口氣，說道：「也罷！祇好這麼辦了。」

呂無垢揚目叫道：「你考慮妥當了沒有？是否願意？快些決斷，轉眼天色將明，換到天亮，驚動了師太，老要飯的就無法掩遮行動了。」

追魂手心一橫，終於點點頭，道：「好吧！你快去把毒菓取來，但你如心懷詭詐，却休怪我手下無情。」

呂無垢沒有回答，身形疾轉，匆匆而去。

苦行丐呂無垢去不多久，果然捧着兩盆毒菓，回到小溪岸邊，那兩盆毒菓晶瑩碩大，沉沉垂在枝上，相隔數丈，異香撲鼻生津。

追魂手高翔目光炯炯注視着兩盆毒菓，神色顯得頗爲激動。

呂無垢沉聲說道：「老要飯的偷取毒菓，險些被庵中小尼姑發覺，咱們各憑誠意，最好快些交換，不要再躭誤時間。」

追魂手精目連閃，說道：「你們共有三人，我只有單人隻手，爲了安全，你叫他們兩人先退出一丈以外。」

呂無垢轉面說道：「二位，就依他了吧！」

神丐符登和冷丐梅眞憤憤地哼了一聲，果然依言後退了一丈。

追魂手又道：「你剛才說過，願意手捧毒菓，讓我扣制住穴道，送我走出五里之外，這話還算不算數？」

呂無垢笑道：「大丈夫一言既出，豈能反悔！」

追魂手道：「好！你就走過來吧！」

呂無垢爲示誠意，先取下打狗棒挿在地上，徒手抱着兩盆毒菓，一步一步向追魂手走去。

神丐符登和冷丐梅眞四隻眼睛，睜得宛如四盞燈籠，瞬也不瞬注視着呂無垢沉重的步子，兩人都呼吸緊促，揑着兩把冷汗。

呂無垢緩緩行到距離追魂手五尺左右，突然停步，道：「老要飯的都依了你的意見，你也該坦白相示，先解了高翔的穴道。」

追魂手獰笑道：「那是自然，但我必須在制住你的穴道以後，才能放他，否則，豈不中了你的詭計？」

呂無垢聳聳肩道：「你這畜牲好深的心機，全不似你父親心地光明磊落。」說着，脚下一邁，果又跨近了三尺。

這時，兩人相距，僅只二尺不到，氣息相聞，已等於貼身相對。

追魂手面色鐵青，顯然內心亦甚緊張，冷冷道：「先伸出你的右手來。」

呂無垢揚目道：「且慢，老要飯已如約送來毒菓，你那柄長劍，也應該離開高翔的頸脖了吧？你是不是想一石二鳥，制住了老要飯的，再加害高翔？」

追魂手冷笑道：「易如反掌，還須費許多心機不成！」口裏說着，長劍倒垂向地。

呂無垢爽然將兩盆毒菓齊交左手，伸出右臂，道：「來吧！老要飯的言出行隨，希望你也不要暗存二心。」

追魂手高翔這時一手揚劍，一手挾着高翔，如欲騰出一隻手來扣制呂無垢穴道，應該先將長劍入鞘，然後解開高翔穴道，待放了高翔以後，再制住呂無垢的穴道一同離去，但他從來生性奸詐，加以根本就沒有誠意放過高翔，所以並未收劍入鞘

，左臂一抬，把高翔向地上一摔，閃電般伸左手，來扣呂無垢腕脈，同一刹那，右手長劍一探，竟向高翔背心挿去……

但他快，呂無垢却比他更快。

追魂手左臂才鬆，高翔尚未落地，呂無垢突然一聲冷哼，飛起右足，直踢高翔臂部，頓時將高翔踢得一連四五個翻滾，跌出一丈以外。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好個呂無垢，上身疾仰，左手一揮，兩盆毒菓也同時脫手擲出，大叫道：「梅老二，接住！」

人影應聲暴起，冷丐梅眞飛步迎出，接住了毒菓，神丐符登則奔向高翔，巨掌起落，搶先替他拍開了穴道。

變起倉促，這邊兩人發動都快逾閃電，追魂手一劍刺空，怒火勃發，長劍一彈一擰，轉向苦行丐呂無垢雙腿掃到。

冷電掠過，呂無垢悶哼一聲，兩條腿活生生被齊膝砍斷，身子重重墜在地上。

一股求生的本能，使他暫時忘記了殘肢斷腿的痛楚，一雙手猛拍地面，連滾帶爬，恰巧又避開了追魂手疾劈而下的第二招。

神丐符登虎吼一聲，掄動打狗棒，飛步迎了上來，高翔穴道初解，目睹慘狀，也顧不得運氣調息，匆匆提着鐵箏，奔了過來。

追魂手咬牙切齒，緊一緊手中長劍，接住神丐符登，兩人各施煞手，捨命相撲，一時棒影劍芒，激鬥了起來。

高翔俯身從地上抱起滿身血污泥土的苦行丐呂無垢，心裏一陣酸，淚水不禁紛紛滾落，一面替他止血裹傷，一面顫聲問：「呂伯伯，你這是何苦啊……」

呂無垢傷中要害，斷腿又得強運眞力，失血甚多，臉頰上，蒼白得看不見一絲血色，但他却毫無悲慼之容，反而笑道：「那小畜牲，不愧心狠手辣……可是……咳！咳！我老要飯的也不是好東西……咳！這一下，他才是駝子摔觔斗——兩頭不着實了……」

高翔也含淚淒笑，道：「伯伯，你失血太多，最好不要多說話，翔兒先送你老人家回庵調息！」

呂無垢雙目一睜，毅然道：「不必了！老要飯的活了偌大年紀，生死事小，我要親眼看見那忘恩負義的畜牲，看他逃得過符老哥九九八十一招打狗棒法麼！」

高翔揚目望去，只見神丐符登和追魂手高翊激戰已近五十招，神丐雖然勇猛如虎，那高翊也同樣劍招凌厲，一時半刻，還難分出勝負。

呂無垢搖頭嘆道：「小畜牲功力精純，令人驚心，可惜竟不入正途，這種人如不早除，將來定成武林巨孽……」一語未畢，高翔突然沉聲道：「不好！魔教援手趕到了！」

呂無垢驀地奮力坐起身來，舉目一望，果然看見一大羣人，正沿着小溪如飛而至，走在最前面的，赫然竟是「獨眼鬼母」駱天香。

心頭駭然一驚，忙道：「你不要顧我，趕快去助你符伯伯一臂之力，叫梅老三速返紫竹庵，知會你母親和老師太，看來今夜難免一場血戰。」

高翔躍身而起，匆匆將話轉告了冷丐梅眞，掄動鐵箏，上前助符登雙戰追魂手，冷丐梅眞眼見大勢不妙，一手捧着毒菓，一手抱起呂無垢，飛步向紫竹庵而去。

獨眼鬼母婆媳和魔教衆女，顯然都已服用過解藥，一個個健步如飛，不多久，便越過小溪，追魂手望見，精神大振，長劍翻飛，放手力拚，招勢更加潑辣起來。

高翔雖然舞箏參戰，心理上仍然感覺矛盾，鐵箏出手，處處顧慮，總不願施展煞手，是以僅能收牽制之效，對神丐符登並無多大助益。

神丐符登氣得怒喝道：「高翔，勢已急迫，你還在念什麼手足情份，再不放手力戰，索性給我退下去，讓老要飯一個人收拾他！」

高翔聽了這話，心裏好生難過，顫聲道：「符伯伯，他總是我嫡親哥哥……」

神丐符登嘿地一頓足，叱道：「儍東西，滾吧！老要飯的一根打狗棒，足够弄死這忘恩負義的畜牲了。」

高翔含着眼淚，既不能棄手退開，又不願生死拚搏，只淒聲叫道：「大哥，你當眞不念父子兄弟的情份了嗎？弟弟縱有對不起你的地方，看在爹爹份上，快放下劍來，咱們還是一家人……」

追魂手不待他把話說完，狠狠啐了一口，罵道：「呔！誰是你的大哥？誰是我的兄弟？我跟姓高的早已一刀兩斷，要打儘管放手相拚，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高翔神色淒楚地道：「你一生都在忿恨中長大，不怪會這樣偏激，但是，你不以我爲弟，我却不能不以你爲兄！」

追魂手狂笑道：「你愛怎麼樣，那是你自己的事，我認識你，手中劍可認不得你！」反手揮劍，刷地直刺了過來。

高翔略一失神，險些被劍鋒刺中，把心一橫，道：「大哥，既然你如此絕情，就別怪小弟無義了。」

追魂手掄劍猛劈狂刺，揚聲大笑道：「說得是，咱們倒正該較量較量，看看誰強誰弱，你如敢單獨跟我戰三百招，才算是個人物，別他媽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叫人看見噁心。」

高翔意念飛轉，突然一緊手中鐵箏，朗聲道：「符伯伯請暫退，攔住魔教援手，讓翔兒獨自鬥鬥他！」

神丐符登虛幌一棒，抽身躍退，這才展顏笑道：「好小子，早該如此啦，伯伯替你掠陣，放心幹吧！」

這時候，獨眼鬼母和魔教衆女已趕到場邊，老婆子看見只有符登高翔兩人，猛力一頓鳩頭拐，仰天笑道：「閻王註定三更死，不肯留人到五更，小雜種，你認命了吧！」

陸羣仙最恨高翔，又見符登一身叫化打扮，想起在沱江渡口受辱的事，怒火上衝，接口道：「婆婆，別多說了，咱們一起上，撕了這老小兩個兎蛋！」

其餘毒蝶靳莫愁，白娘子白秀文，妖女郝玉等人，莫不磨拳擦掌，躍躍欲動。

追魂手高翊突然厲聲道：「諸位誰也不要出手，只須先斷他們退路，本座要親手宰這小雜種。」

妖女郝玉問道：「你有把握能料理得了他嗎？這小子扎手得很！」

追魂手冷笑道：「待我無力料理時，

妳們再出手也不爲遲。」

毒蝶靳莫愁格格笑道：「護法說的是，咱們多準備暗青子，只別讓他溜了，遲早叫他死在手中。」

衆女妳一句，我一句，說得正興頭，神丐符登突然一聲斷喝，罵道：「又不是叫妳們打簾子接客，他媽的吱吱喳喳算什麼名堂，要打儘管出手，不然，就趁早閉了妳們這些臭嘴！」

靳莫愁等人都被他嚇了一大跳，撇着小嘴，反唇相譏道：「喲！咱們是臭嘴，他那一身跳蚤子難道是香的，睜開你的狗眼，看看姑奶奶們是幹什麼的？」

神丐符登把眼一瞪，道：「幹什麼的？全是他媽的一羣不要臉的臭婊子！」

白秀文柳眉倒竪，嬌叱道：「喂！老不死的，你嘴裏放乾淨點，姑奶奶不是省油燈，若不是嫌你又老又髒怕污了刀劍，你隨便挑一個，也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神丐符登冷哼道：「那妳們就一齊上來試試！」

妖女郝玉回顧人妖姬天珠，輕聲問：「這老叫化到底是誰？」

人妖笑道：「眞是一羣儍孩子，連窮家三聖中頂頂有名的神丐符登都不認識，妳們說闖的什麼江湖！」

衆妖女這才吃了一驚，彼此竊竊私語道：「難怪這老傢伙火氣大，敢情是仗着窮家幫的勢力？」

有的却道：「窮家幫有什麼了不起，人多爲王，狗多爲强，饒他勢大，遲早還不是咱們天魔教的俎上肉……」

衆口紛紜中，獨眼鬼母排衆而出，鳩頭拐向神丐符登一指，桀桀笑道：「符化子，還認得老婆子嗎？」

神丐符登眼角一瞄，冷冷答道：「憑那隻瞎眼，就是燒了灰，老要飯也認得妳出來。」

鬼母縱聲大笑道：「很好！很好！這麼說，老婆子這隻眼睛怎樣瞎的？想必你也不會健忘了？」

神丐符登面色一凝，沉聲道：「家先師當年號稱『鬼見愁』，對邪惡極凶之輩，向來不留餘地，妳只被弄瞎了一隻眼睛，已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鬼母笑容一斂，滿口黃牙咬得格格作響，喝道：「寃有頭，債有主，你既然承認下這筆債，老婆子就跟你連本帶利算一算！」喝聲甫落，鳩頭拐一擺，摟頭蓋臉，直劈了下來。

神丐符登挪開脚步，揮杖相接，兩人一上手，各以眞力相拚，蓬！蓬！蓬！一連三招硬接，身上衣衫全被勁氣鼓動，竟然未分高下。

論兩人的武功修爲，獨眼鬼母實要略勝半籌，但她因中過苗疆無形之毒，眞氣滯阻過久，雖然已獲解藥，一時尚未復原，以致難操勝券。

鬼母是個心高氣傲目無餘子的人，三拐竟未擊倒符登，只氣得滿頭怒髮箕張，嘿地吐氣開聲，雙手握拐，欺上兩大步，左揮右掃，狂風暴雨般又攻出四拐。

神丐符登傲然不懼，但硬接四拐後，內腑已感眞氣浮動，不由自主倒退半步。

他也是孤傲不羣之人，受挫後怒火狂熾，猛可一聲大喝，掄起打狗棒反撲而上，一口氣也攻出六棒，硬生生將鬼母也迫退了半步。

鬼母桀桀冷笑道：「符化子，你敢跟老婆子不施巧力，硬拚一百招嗎？」

神丐符登昂然道：「便是一千招，窮化子也不怕妳！」

兩人初時一邊咒罵，一邊動手，每拚四五招，各自躍退調息，復又揮拐掄棒相搏，等到三十招之後，彼此眞力都感疲乏，出手漸漸緩慢，但每一出手，莫不竭盡全力，石破天驚，必須久作調息，才能再度出手。

這時候，追魂手高翔兩兄弟，却已迅捷縱搏將近五百招。

高翔幼經苦練，天資聰敏，化箏爲劍，揮洒從容，久戰之後，內力反而比先前更覺充沛，逐漸取得優勢。

追魂手暗暗焦急，心忖道：這小雜種體力雄厚，如此纏鬥下去，何時才能尅敵制勝，看來不出險招，難以得手。

心念電轉，突然假作失手，脚下一個踉蹌，長劍故意閃露出一個破綻，暗中却空出左手，解開腰際一排三粒暗扣。

他腰間所束帶子，乃是以南海鮫皮絲特製，刀劍難損，平時束作腰帶，危急時抖散開來，形如魚網，網上並且附有細如牛毛的假鬚，觸人即收，十分歹毒難防。

追魂手惡念已起，藉着傾身的剎那，左手小指已套進網端銅環。

高翔果然不知是計，鐵箏就勢疾探，箏柄遙指脅間「期門」穴，輕喝道：「大哥仔細了！」

追魂手暗喜，待他招勢用老，突然一聲冷笑，身軀一扭，避開箏柄，一揚左臂，鮫絲網「刷」地抖開，迎頭罩去。

高翔眼快，見他竟棄右手長劍不用，忽然揚起左手，心裏一凛，已經明白其中必有蹺蹊，鐵箏疾轉，「噗」地一聲，竟敲在追魂手左肘肘彎上。

鮫絲網才抖開一半，追魂手猛覺左肘一陣椎心刺痛，頓知不妙，長劍一式「簾捲西風」，攔腰掃出。

這一情勢的轉變，不過是一瞬間的事，高翔無意取他性命，在敲中追魂手左肘時，人已收招後退，忽見一件黑忽忽的東西洒落下來，本能地揚起鐵箏一繞，整隻鐵箏，竟被鮫網束住。

剎時間，寒光耀眼，長劍又至。

高翔抽臂一掙，沒有掙脫，腦中閃電般湧起一個念頭：如果他這時施展重手法，用力將鐵箏向前一送，然後鬆手躍退，不但輕而易舉避開長劍，同時，追魂手在冷不防的情形下，必被鐵箏撞中，當場便得重傷。

他力貫右臂，已經準備推箏鬆手，就在這剎那間，心裏忽然又不忍起來，飛忖道：不！不能！寧可他無情，不可我無義，無論如何，他總是我的兄長……

這念頭在腦海中一閃，手上不期然一滯，長劍劍鋒，已到了近身。

高手相搏，常因一線先機的得失，立判生死，高翔這一遲滯，先機經失，立陷險境，這時他右手鐵箏已被鮫網束住，左手空空，無法格拒劍勢，除了橫心下手，就只有束手待斃一條路了。

（下期續完）